唐人街外史

程千里著

星島出版社印行

國本學弟指正

許云樵[illegible]敬

Mr. Kok Chai Lu
8500 Viau Blvd., Apt. 20
St-Leonard, Qc Canada H1R 2T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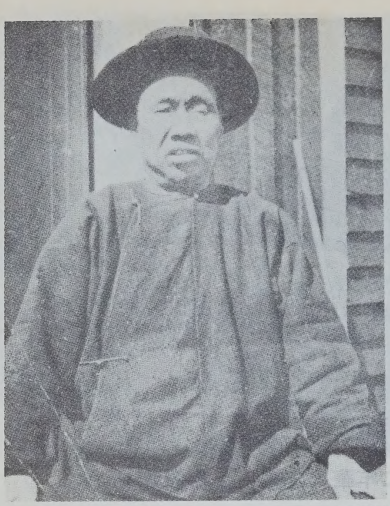
唐人街外史

程千里著

14 AUG 19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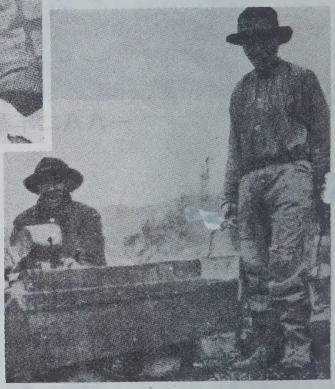
Mr. Kok Chai Lu
8500 Viau Blvd., Apt. 20
St-Leonard, Qc Canada H1R 2T7

程千里：台灣大學法學士、多倫多大學文學碩士、香港筆會會員、星島晚報專欄作者。



淘金時代唐人街大賭商阿熾

淘金工作中之華工



淘金僑胞所用之工具

一八八二年華人建築C. P. 鐵路實況

一八六三年華人建築補驛道實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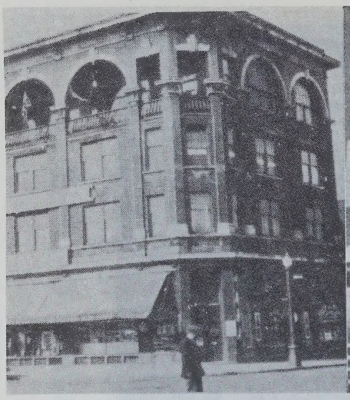
一九三八年域多利支持抗戰大巡行

一九三九年域多利爲抗戰募捐醫藥大巡行

加國華人最具歷史性之社團致公堂。發展成爲後來之洪門民治黨。該黨在各埠唐人街均有產業。圖爲各埠黨所。（圖片所示，均攝於一九四八年前之歷史建築物）

⇩柯京　　⇧域多利

⇦多倫多　　⇩雲高華



⇧雲高華

⇧多倫多

民國成立後，國民黨分部設立於各地唐人街，爲支持中華民國政府最具影响力的社團。圖爲各埠黨部。

⇧柯京

⇩滿地可

加國華人第一個百萬富翁查理張（廣就）。攝於四十左右，那時他的礦場已成了金鑛。

華僑革命世家。前座右起第二人爲余毓材（孫總理爲他剪辮的同盟會會員），第三人爲其子余梅慶。後排右起第三人爲孫余緒源、第二人爲曾孫余道生（國民黨十全會加代表）。

目錄

第一回　坐桅船生離祖國・傷心淚痛話僑情……1
第二回　賣鴉片鄧强中伏・防艷妻曹濟築欄……11
第三回　阿熾揚威番攤巷・常哥大鬧鷄籠環……25
第四回　淘金致富翻沙屎・忍辱報仇學功夫……37
第五回　築鐵路腐屍棄野・賣勞力土著排華……48
第六回　道友計李三自盡・女傭案鷹眼横屍……58
第七回　革命熱華僑入黨・世情淡會館貼文……72
第八回　解寂寥亞珍學戲・殺軍閥王昌劉蛇……81
第九回　多倫多後來居上・雲哥華藉勢佔先……93
第十回　老拳師飛脚傷狗・張阿聯入秋起程……103
第十一回　夏利屋面臨破產・張廣就情重輕財……113

第十二回　會區海角今生續・楊柳梢頭舊夢稀……122
第十三回　華裔組成抗日會・日僑被困集中營……131
第十四回　溺水三千一勺飲・綠楊全蔭三家春……141
第十五回　黃伯飛刀白番鬼・亞冲生子黑炭頭……152
第十六回　林舉恩父子捉賊・葉生伯兒孫有成……164
第十七回　曹國舅一言失愛・章皇后半夜偷情……175
第十八回　盧醫生一針解毒・王法官大義儆頑……186
第十九回　中國館無端失火・老梁伯有意賣田……198
第二十回　猛龍坐退香港客・那邊能保釣魚台……210
第廿一回　論治亂人才難得・講僑團劇社有成……219
第廿二回　唐人街寸金尺土・多倫多臥虎藏龍……231
篇成贅語……242

第一回：坐桅船生離祖國 傷心淚痛話僑情

漫道金山容易去，萬里飄蓬，身已如飛絮，白髮蕭蕭回首暮，辛酸多少難忘處。

今日洋場趨若鶩，同是漢人，爭說胡人語，看盡升沉貧與富，寫成滿紙荒唐句。

這一首詞，是用「蝶戀花」的詞牌填成。寫新舊兩代僑民的不同境遇，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但同是異鄉作客，雖然民主思潮日漸發達，種族日漸平等，並揭櫫着人權；但總究隔了一層，還是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視。可是，也就是爲了這不同的程度，新舊之間的感受也自不同，老一輩的華僑，把僑居地只當旅舍，到老總想落葉歸根，回唐山去。如果落得客死異鄉，算是不幸之尤了。新的華僑就不同，僑居地就是他們安身立命之所。然而，想深一層，我們又豈能苛責他們，要他們落葉歸根？究竟歸到那裡去！「道不行，乘浮於海」，千古傷心作僑民，今昔應同一例看。

話說一八〇五年，加拿大滿地可有個商人，常到洛磯山麓，向土著收購獸皮、獸毛。然後轉運到香港，或其他中國海岸城市。有一次，無意中靠着山麓的河道西行，竟發現此河可通太平洋。這個商人叫做詹文·菲莎（SIMON FRASER），他發現的河流，就叫菲莎河。想不到這條河的中流，竟是黃金地帶，黃金隨地可拾。到了一八五八年，竟演變爲菲莎河淘金狂潮。

加拿大的淘金熱，只比美國加省的淘金熱，大約遲了十年。那時華僑在加省已有不少，一聞加拿大發現金礦，便紛紛結隊而來。有的從三藩市乘船到達域多利；有的從陸地趕來，也散居在域多利一帶。而遠涉重洋，從香港來的桅船，也載着一批又一批的冒險者，來加拿

大參加淘金的行列。

且說從香港來的一條桅船，載着一百〇九人，他們大多是來自四邑的農家子弟。因田地不足，糊口不易，聽到加拿大發現金礦，就離鄉別井，先到香港，就坐了桅船，冒險越洋而來，幸好一路風平浪靜，剛剛航行了一週，就靠近台灣海峽了。

「阿熾，」一個中等身材。圓臉的中年人，壓低他的嗓門，向一個二十出頭的小夥子說：「天快黑了，你還起來幹甚麼？」

「我想到船頭望一望，近夜的風，吹得有點邪門。」阿熾提起外衫，站起來，向船頭跨着闊步走。

阿熾走出了艙座，聽到浪濤一個接一個的打在船身上，天空沒有月，黑沉沉的週遭，只有幾點隱約的疏星。

「咳！如果在鄉下，這是偷鷄摸狗最好的時候。」阿熾這樣想。

船面沒有一個人，波濤像嘆息，阿熾感到有點緊張和神秘。忽然，一隻手搭在他的肩膊上。

阿熾本能地猛一回頭，右手已反撩，搭在那人的肩肘之間。反把他嚇一跳，在微弱的星光下，阿熾看到他的鬢髮都皤白了。

「後生，這麼夜出來幹嗎？」他有點薄責，也有點懇求：「天下不太平，回艙去吧！明天就一路太平了。

「你是說今晚會出事嗎？」阿熾敏感地問。

「難說！難說！」老者依然面有難色：「不要管閒事，後生！犯不着，你以後的日子還多呢！」

「老伯！」阿熾聽到老者對他的關心，反激起豪情，攘起臂：「你看，我吃過『夜粥』，可以幫忙你，保護你啊！」

老者忽然笑瞇了眼，雙手攏着阿熾的兩肩，細細端詳他一下：偉岸的身形，寬闊的肩膀，粗黑的眉，大鼻子，闊咀巴，眼睛在黑夜裡

更顯得精光暴射。

「夠義氣！好後生！我已經這麼老了！他們要來，也不會難爲我。你放心！」

「究竟誰要來！」

「海盜！還有誰？」

阿熾心頭震了一下。這一條船，像個不設防的城市，如果海盜眞要來，大家豈不是像待宰的羔羊，連一點還手之力都沒有，船面只有一人，爲什麼不把大家叫醒，一同抵抗，總比束手待斃好的。

「老伯，如果担心海盜來，我馬上叫醒船艙裏面的人，大家同舟共濟，我們有一百多人，未必打不過他們。」

「千萬不要亂動。」老者搖着手，阻止阿熾說：「我們不能打，他們一來就幾條船，前後左右而上，一遇到抵抗，他們就先鑿破我們船底，即使打劫不到。我們也全部喪身海底。」

「你的意思是任由他們宰割！」阿熾心裡不平，這條船有一百多人，每人的船費可觀，難道船主連一點保護責任都沒有？

「不是我的意思。船主也和我們同一命運，不只我們的船，所有到金山去的船都是一樣：海盜來，任由他們劫去財物，不傷人就好了。其實，像你們這些到金山掘金的人，都是窮苦出身，誰帶錢在身上？說實的，船主損失最重，他帶有私貨。」

「爲甚麼明知有海盜還帶呢？」

「碰運氣嘛！所以一定在黑夜過海峽，如果碰不上，一船私貨的利潤，可抵十次的失手，爲甚麼不做？就算碰上了，一百多人的水脚也不少。他沒有做賠本的生意。」

「船主也在船上麼？」

「在！」他指着船尾一個透出燈光的艙座說：「海盜來，我把繩子拉動三下，他就知道了。」老者說完，指一下一條沿船邊上空而過的白繩，然後向不同的方向望。忽然，遠處閃爍着幾盞紅燈，老者急忙執着白繩。

「後生！你看到麼？他們的時間拿得眞準

！」老者的語氣仍這樣鎮定：「到他們追到我們的時候，我們剛好在海峽的中流，大多數已暈船，大家七顛八倒了。」

「你要通知船主麼？」阿熾道。

「當然！」老者說完，把手上的白繩拉了三下。

原來老者是守夜的老海員。桅船上的繩纜，眞像蜘蛛網的斜拉直吊着，只有一條是白油漆過的，在黑夜最清楚的環着船身，吊在半空，一舉手就搭拉上。

「老伯，海盜來了，我們應該怎麼辦？」阿熾雖然有胆識，遇着海盜還是第一次，他請教老者。

「不必怕。他們只想謀財，大家無怨無仇，如果不抵抗，不會被害的。總之，和其他船客坐在一起，任他們搜劫財物，只要不動，他們不會傷人，搜劫完就走。」老者頓一頓又說：「他們主要的對象，還是船主的私貨。」

阿熾剛想起一些問題，正要開口，忽然船艙裡面騷動起來，燈火陸續點起。原來船主在十多個水手的簇擁下，已站在船艙的中央。

「各位鄉親！」船主操着純正的廣東話，向團團圍着他的客人，拱着手，轉身打一個圈，再站在原來的位置說：「大家不要害怕，我們已遇上了海盜。」雖然船主先要大家不要害怕，但遇上了海盜，誰不害怕呢？有的竟當場抖索起來，有的還在哭泣。最鎮定的也與左右交頭接耳。氣氛立即緊張起來。船主叫大家安靜坐下來，總算成功了。大家帶着忐忑的心情，希望船主能爲他們避過這一場劫難。

「海盜的劫掠，歷來只是財物。請各位鄉親鎮定，俗語說：『錢財身外物』；我們返回自己原來艙位，他們到來時，要拿走甚麼，就讓他們拿，千萬不要反抗，以免被傷害。如果不反抗，他們是不會殺人的。」

大家聽到海盜不會殺人，秩序漸漸安定下來，各自返回自己的艙位。水手檢查未亮的燈，次第燃點起來，像歡迎朋友的光臨。船主再

巡視一下，就和水手一同離開了。

阿熾在船頭與艙座的通道上，清楚看到和聽到船主的舉動和講話。果然和老人的說法完全一樣。

「老伯，」阿熾問道：「你爲甚麼不進艙？大家在一起總比較安全啊！」

「我年紀最大，負責守望，他們來，我向他們打招呼，像歡迎朋友一樣，他們不會難爲我；而且，打劫金山船，他們是有經驗的，一下來，先向船主要貨，不足才向搭客下手，你回去吧！」

阿熾回到自己的艙位上，桅船已進入海峽，波浪的衝激也越來越大，船在飄搖中繼續向前。艙中的搭客們，有的開始發生嘔吐，有的呻吟。再過一會，突然「梆」的一聲，清脆地傳了進來，嚇得大家面面相覷。

「弟兄們！大家求財，要甚麼；拿甚麼。給個面子，不要殺傷！」

阿熾認得是老人的聲音，他胆大好奇，靜靜起來，趁着衆人七顚八倒之際，躡足走出船艙，從通道向船面一看，只見老人高擧火把，照着一個接一個的海盜，從船外攀登而入，穿的是一身黑短打，赤脚，髮子盤在頭頂上。手執明晃晃的刀，大約有四、五十人，最後攀上的，手裡沒有執刀，黑夜裡人頭洶湧，黑壓壓的一片，到他們齊集以後，老人就爲他們開道，帶着火把，直向船主的艙座走來。阿熾遠遠的看到，爲了好奇，也遠遠的跟着，走在最後的徒手海盜們的後面，但保持一段距離，靠着船面上的設備，當了藏身的保護體。

阿熾等了不久，就看到海盜們，一個接一個挽着包裹出來，有的兩人合扛，有的頂在頭上，斷斷續續地走回攀登而來的原處。爲首的呼嘯一聲，又一個接一個從原路走回，大概搬運未完的緣故。阿熾等了不久，船外又冒出頭來，幾個海盜上了船，將堆放在船面的包裹，一個接一個向外運。第一批剛剛離開，而從艙座搬出來的海盜還沒有到，就在這一接銜的空

隙，阿熾的腦袋突然靈光一閃，想到就做，他一個箭步衝出，一探臂，隨手在包裹行李堆積中，抓了一件體積最小包裹，想不到十分吃力，幸好阿熾力大，手到提來，立即竄回掩蔽的地方。擇了一處，將包裹塞了進去。然後隻身慢退回艙座，還未坐定，一陣腳步聲先到，接着幾十個海盜出現了。嘰嘰咕咕，操的是廈門土話。隨即分批在各處搜索，遇到要的，吆喝一聲，徒手搬運的海盜就走過來，提着就搬走。

其中有個搭客，捨不得行李被劫，哀求手下留情，用手扯着行李不放，惹得那個海盜火起，掣起刀來，嗖一聲砍下，嚇得那搭客趕快縮手，還是慢了一點點，中指的前節生生砍了下來，痛得他像滾地葫蘆，鮮血淋淋，以後再沒有搭客敢生枝節，任由海盜予取予携。但搭客大多沒有甚麼行李，賸折了一陣，就呼嘯走了。

水手們趕快爲那受傷的搭客敷藥，又過了一會。船主再度出現艙座，向大家宣佈：海盜已全部走了。水手們熄滅了火把。

阿熾靜悄悄走出船面，找到那個包裹，又靜悄悄搬回自己的艙位上，用爛布蓋好，當作枕頭。眞是神不知，鬼不覺，只有阿熾自己心裡有數，但包裹包着甚麼？阿熾還是不知道，心裡只是胡思亂想，自己瞎猜着。

看官！不是我特別賣關子，這個包裹，以後關係阿熾一生榮辱。阿熾是加拿大華僑史上第一個大賭商，老一代的華僑都知道。

話說海盜洗劫了那艘金山船，像經過一夜惡夢似的，已渡過了海峽。旭日從水面的盡頭升起，桅船也開始漸漸穩定起來，暈浪的搭客們，也開始起來清理自己吐出的穢物，只有一部分被劫的人，還在愁眉苦臉的獃坐着。

阿熾也隨着大夥兒，在船面躑躅着。看着這一艘雙桅的船，兩枝風帆，滿滿的鼓着風。一望無際的太平洋，水天相接，阿熾想起家鄉的老母，和將分娩的妻子阿英。也想起小時候「走長毛」，那時聽說是甚麼太平天國。阿熾

還小，只知道「長毛」來了，殺了很多人。不久，清兵又回來，也殺了不少人。太平了幾年光景，「客家」又來了，土客相殺，一年有好幾次。阿熾的父親是被殺的。這幾年總算比較太平，可是，又碰到天災，不是旱災就是水災。阿熾在廿歲時，他的母親就趕快爲他娶媳婦，希望馬上生個孩子，有人承接香燈，就趕快打發阿熾出洋，解解家裡的窮苦。因爲這幾年，同鄉的壯丁差不多都去了美國淘金，很多已發了達，滙了錢回家。半年前，同村有一位叔伯，寫信回來，告訴阿熾關於加拿大也發現金礦，並附了香港一個金山庄的地址，要阿熾和他們連絡。阿熾和母親、妻子商量，以生計困難，有了這機會，當然不會放過。經過半年的等候，在金山庄的安排下，就乘了這一艘桅船，冒險涉洋，準備參加淘金的行列。

和阿熾一同來的，還有另外四個人。其中兩人，一個叫做羅安、一個叫鄧强。是阿熾的師兄弟，他們曾在羅村跟一位白眉老教頭學功夫。論頭腦，阿熾最靈活，論功夫則鄧强最好。另外兩人，是阿熾的表兄弟，長的叫李昆，少的李勝。李昆是三十出頭，李勝近三十，都比阿熾大。李昆兄弟的家境比較好，讀了好幾年私塾。不像阿熾，斗大的字，也識不了一籮。

看官！昨夜賊劫之前，那個壓低嗓門問阿熾在黑夜出外幹甚麼的人，就是阿熾的大表哥李昆。

且說阿熾也和許多搭客一樣，在賊劫後的黎明，走出船面，舒展一下脹悶，吸幾口新鮮的空氣。他又遇到那位看夜的老人。

「怎樣？我說的對麼？」老人得意的對阿熾說：「如果不是那個搭客抓着行李不放，昨晚的賊不會見血了。」

「船主的損失怎樣？」阿熾好奇的問。

「這次最重，聽說帶的特別私貨被拿走了！」

看官！阿熾到現在還不知道，他在海盜的行李堆拿走的，正是老人所說的特別私貨。

老人的身體看起來很硬朗。阿熾的四邑話，他聽來也毫不困難。雖然，他說的，却是一口流利的廣州話。

「阿伯貴姓？」阿熾道。

「我姓黃。」老人說：「你鄉下在那？」

「公益埠附近，和單水口隔一條潭江。」

「嗯！屬新寧。你們有很多鄉親在舊金山。爲甚麼你到加拿大去呢？」

「我有一位叔伯，本來也在加省的，現在轉到加拿大卑詩省淘金，叫我也到那邊。你知道，我們鄉下，自己那裡有主見，有個親人在，只好到親人那裡，有甚麼選擇呢？」

「在外謀生，可不易啊！我行金山船十年了，以前都是到美國，這次是第一回往加拿大。後生！你叫甚麼名呢？到加拿大預備幹甚麼？」

「我叫阿熾。聽我的叔伯說，目前加拿大菲沙河淘金，收入不錯，我想也許幹這一行吧了！」

「很難說。阿熾，你不知道，在加省初期也是一樣，不久，白人就向政府買下產金的地段，開設鑛場，那裡還讓你們去淘，跟他們工作還勉强可以。」

「如果我們華僑集資也購買鑛場呢？」

老人搖搖頭：「說不定！他們未必賣給華僑，你不知道，他們對華人的歧視，有時候連狗都不如！」

「我們也是人啊！」阿熾氣憤的說。

「我們沒有國家的保護。你難道不知道麼？華僑是『天朝棄民』啊！」

「除了淘金，我也不知道可以做甚麼工作。」阿熾茫然道。

「美國華僑是做築路工人，或跟着開發的城市，開設洗衣店，近年有少數開餐館。」老人說。

「除了靠手作謀生，還有甚麼行業？」阿熾問道。

「當出番或者撈家。這兩行最好，但不是誰都可以幹。」

「撈家」這一門，阿熾當然知道，但「出番」就不懂，他請教老人。

「黃伯！『出番』是甚麼行業。」

「即是繙譯，華僑叫做『出番』，出來和洋人打交道，做傳譯的人。」

阿熾連漢字也認不了幾個，漫說是洋文。當「撈家」這一門，又缺乏資本，而且當「撈家」也有「撈家」的瞄頭，阿熾是稼莊子弟，懂得甚麼呢？

「阿熾，你不知道，當『撈』最易發達，但不容易，要有綽頭，還要有資本。華僑社會所謂『撈家』，和唐山『撈家』不同，華僑『撈家』是獨沽一味——開賭，不似唐山的五花八門。」

阿熾却牢牢記住：「當『撈家』最易發達」這一句。

「黃伯，我們還有多少日子才到呢？」

「說不定。」老人數數指頭，默算一陣，然後說：「順風順水的，大約還有五十日，如果有風浪就難說了。去年的一次，我們還有一週就抵達舊金山，結果一場逆風，把我們倒吹了，要二十天才到達。阿熾！你到加拿大以後，看看那些後枕沒有頭髮的鄉里，大多是經風浪而暈船的人了。」

「那有甚麼關係呢？」阿熾不明白的問。

「你想想看，暈船的人天天睡着。桅船又沒有棉花枕頭，日夜在船板上反來覆去，經過七十多天的輾轉，頭髮壓斷了，而且連毛孔的機能也破壞了，那還長得出頭髮來。」

「你們不是說，過了台灣海峽就太平嗎？那有浪呢？」

「唉！阿熾，我們當海員的當然這樣說。你想想，天有不測之風雲，小風起小浪，大風捲大浪。無風時遇上暗流，還是有浪。而那些身體孱弱的人，小小的浪，短時間還可以抵受。像這種幾十天的航程，即使沒有浪，那些易

於暈船的人，還不是連黃胆水也嘔了出來麼？」老人低頭述說，像爲那些飽受苦難的過洋客致歉。

阿熾本來想問一下，如果華僑坐外國的「火船」，是否會好些，當他想到坐「火船」的價錢，比坐中國人的桅船，差不多多了一倍，能有多少人花得起呢？如果花得起，他還到金山去幹嗎？不窮不過洋，自己來時，也要典當了家裡一些值錢的祖先遺物，東借西凑足坐桅船的船費，連發夢也不敢坐「火船」。於是想問的話又嚥回肚裏。

阿熾和黃伯再扯了一陣，就各自分開，在船面蹓躂着。同船的人，經過昨夜的遭遇，陰影仍在，顯然還深深的影響着，多半沒有情緒。出門的人遭到困難，而且前途未卜，誰能有舒暢的情緒呢？阿熾是比許多人幸運。第一，由於他沒有被劫走過甚麼，說實的，也無可劫之物。第二，也反過來還拿走海盜的一件賊物。

阿熾的師弟羅安和鄧强，雖然也沒有被劫，但碰到煞星，也算是晦氣十足，也沒有情緒。而李昆兄弟，家裡比阿熾稍好，帶了幾件行李，被海盜搬走，還受了虛驚，所以大家愁眉苦面的相對着。

有話則長，無話則短。這條桅船向美洲東海岸而來，日復一日，體質弱的人，漸漸難受，有的因暈船而病倒，又輾轉傳染他人，艙裡的呻吟聲每日增加，臥滿面色枯槁的病漢，像個活地獄似的。

這條船終於在一八六零年二月八日抵達域多利之西的中國岸（China Beach）。他們經過三個月零十天的航行，是從香港乘桅船來加拿大的第一批華僑。

這一艘桅船，到上岸的時候，大家才發覺有一位是女姓。看得這一百零八條好漢都眼紅了。有分教：同舟萬里天涯客，也爲紅粉起波瀾的。

第二回：賣鴉片鄧强中伏　防艷妻曹濟築欄

且說桅船在域多利附近的海灣靠岸，這個海灣本來沒有特別的名字，到菲沙河發現金鑛以後，三藩市的華僑坐船北上，都到這海灣上岸，以後大家叫做中國海灣，一直沿用至今。

當桅船的通譯上岸，向碼頭海關報告他們在海峽被劫以後，很博得當局的同情。本來華僑入口，每人要繳交一定的入口稅，這次特別通融，不須繳交，也領到正式入口証。事實上，入口稅雖然不多，但由於連行李被劫，許多入境客，確實無法繳交。當桅船被劫的消息傳到域多利。有一位慈善的華僑，叫做溫利，他首先捐了一筆可觀的款，作爲發起，然後挨門逐戶去勸捐，在半日內就趕到中國海灣來。找到上了岸的新來客了。

由於桅船被劫，海關人員可憐這批劫後的餘生者，不但不檢查，還每人分派了一包香烟，作爲慰問品。阿熾用舊布裹着那件賍物，提在手彎裡，跟着人羣，毫無枝節地出了關。

新來客中有些是由親人援引而來，如阿熾等人，出了關，就有親戚接去安置了。那些受招募而來的人，也有人照應。只有一些沒有任何關係，只靠金山庄的安排，冒險來碰運氣的人最倒霉，出了關，沒有人接應，眞是前途茫茫，大家在海關附近集合籌商着。

而最後出關的新來客，竟是個女人，這不但使海關人員驚異，也使羣集在附近還未散去的同船客，更大大的吃驚。經過二個多月的同船共難，大家都被瞞過了。原來她一向戴着草帽，也穿着男裝，混在艙座裡，雖然日子不短，但大家多半暈船，又飽受虛驚，自顧不暇，誰管得誰的呢？

這個女人是個已婚的婦人，夫婿曹濟，兩口子一同而來，也是出關的最後兩人。原來曹

濟夫婦，也以在鄉生計艱難，結婚不久，曹濟的老母就病死了。早年，曹濟的叔父，在菲莎河發現金鑛的那一年，第一批從加省到了域多利，做了兩年淘金工人，覺得氣力已不如前，安份地在華人聚集的附近，開了一間洗衣店。由於近年各地來淘金的人陸續增加，生意不俗，就寫信叫侄兒前來幫忙，曹濟捨不了年輕嬌妻，所以一同而來的。

曹濟帶領着嬌妻，出了關卡，面對多少似曾相識的目光，像集中射向自己的妻子身上，有的全身在打量着，有的嘴角掛着邪門的笑。曹濟都沒有特別的留意。唯一可怖的眼神，是發自一個瘦削臉型像老鷹似的盯着他的妻子的高瘦漢，雖然他憑在牆壁上，却像鷹隼一樣的發出兇光，伺機一擊的眼神，使曹濟一見就怔住。

曹濟趕快懾住了心神，帶着妻子，離開了人羣，就見到他的叔父，站在當眼的街道上。曹濟和他的叔父分別了將近十年，樣貌還是認得的。叔侄倆相見後，就離去了，拖着幾十對眼線，直到轉彎才斷了下來。

大家嗒然若失似的，鷹眼的人只翻了一眼白，也看不出他的內心在想甚麼。

「怪怪！我們怎不知道有個雌兒同籠！」有人沒頭沒腦的說。

「怎樣？即使知道，這麼多人，黃鼠狼也沒有辦法。」那個邪門的光頭漢，口含住煙火，不清不楚的答着。

「那小子叫甚麼？」有人問。

「曹濟！」中年的胖漢說：「他的叔父在唐人街開洗衣舘的，聽說生意不壞，接他們來幫手。他是和我們同村的人。」

鷹眼的高瘦漢的眼又翻一下，還是把手繞在胸前。

大家無聊的扯着。李昆和阿熾等也找到來接他們的叔伯，也相繼離開了。只有三、四十個還沒有着落的人，大家正要聚集起來商議的時候。忽然有人高聲說：「各位鄉親！我是域

埠廣利的店主，知道你們被劫，特別在唐人街籌了一些錢，來這裡接你們。」原來說話的人，就是溫利，他接到消息，籌了一部份欵，就親自趕來。

大家一陣歡呼，就跟着溫利，乘着幾部馬車，離開中國海灣，就望域多利而來。走了約二十英哩，就到了域埠，大家先塞在廣利那個雜貨舖內，聽由溫利的安排。

溫利也確是個善心長者，他已準備了晚飯。三、四十人一頓虎嚥狼吞後，當晚就在廣利打起地舖來，樓上樓下躺滿了一地。幸好天氣冷，擠一點還好過。

一早起來，溫利就帶着這一羣新鄉里，大家徒手走到離廣利不遠的一塊空地上，那裡已堆起一堆木板、木柱。原來，溫利早已安排了建造材料，爲這一羣被劫的流浪漢，營建他們自己的臨時住所。

經過一夜的睡眠，他們又恢復像生龍活虎似的氣力，爲自己的住所，他們同心合力地開始建搭。

看官！一枝筆不能分兩頭。再回頭說阿熾，跟着那位叔伯，和表兄弟、師兄弟一同返域埠。阿熾當晚把行李提到自己的房間。趁着沒有人注意到，把門關起來，解開那個包裹貯物的行李了。

「他媽的！」阿熾罵了一另。

也的確令阿熾失望。「原來是唐山腐乳。」阿熾心裡有氣，怪不得這麼重。拿了幾甑，又有幾層布隔着，拿開了布，阿熾同樣失望，依然是腐乳甑。他挖到最低的一層，依然是同一種物品。

阿熾拿了一甑在手，想看看貼在甑身的招紙，是那個字號的。他存了萬一的希望，如果是單水口「廣合腐乳」，還不枉了他拚命得來。可是甑身連招紙也沒有。

阿熾突然冷靜下來，腐乳甑沒有這樣精緻，體積也大一些。用手搖幾下，也沒有腐乳水在內。阿熾從口袋裡拿出一把小刀，劃開上蓋

的封條，打開一看，黑黃色像藥膏一樣物質與甑口平齊，香氣已直撲阿熾的口鼻，癢癢的幾乎得起噴嚏來。這還不是鴉片煙泥麼？阿熾在鄉，到過煙舘多次，雖然沒有抽過，但這種氣味特別，顏色特別，見了幾次的煙土，怎會不記得？

阿熾的心突突的跳動着，腦海中浮現出「橫床直竹，」一條條像鹹魚般的煙客，在煙霧瀰漫中那副陶醉的舒暢表情，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神態。這是人間至樂麼？如果不是，爲什麼有這麼多人，爲了它傾家蕩產而不惜呢？他也浮起一副副可憐兮兮的形相，一把眼淚一把鼻涕，身形抖索着，喉部發出不像人類應有的悲鳴，瘦得像骷髏，慘白得像僵屍的活死人，他們同樣也是煙客啊！

阿熾手裡拿着烟土想得出神，但他果竟是個理智的人，一陣玄想過後，他迅速恢復過來。首先把這些煙土重新裝回行李袋裡，打紮像以前一樣，放到不當眼的角落，和其他雜物一同放着。才若無其事踱出來了，但他心裡一直盤算着了。

如果說阿熾足智多謀，那麼，他的智謀確是天生的。要不然，說他福至心靈吧。人有三衰六旺，旺的時候特別靈光，衰的時候頭頭是黑。阿熾現在是福至心靈的時候，特別靈光的時候。

翌日起來，他們五人，跟着阿熾的叔伯阿求，在唐人街逛逛。唐人街不大，洗衣業和餐舘最多，全市華人，只有一千人左右。

「這條街名叫『轉順』。」阿求伯說：「那油綠門的舖戶，地下做雜貨，二樓開賭場。」

聽到賭場，阿熾怦然心動。他記得黃伯說過，『撈家』是最易發達的。

他們又從「轉順街」折入一條窄巷去。巷窄僅足兩人併肩而行，但很長，兩邊對門而開，也有二、三十間。

「這條就叫『番攤巷』，我們也叫做銀行街，銀紙滿天飛，誰有彩，誰就可以拿，眞像

銀行一樣，取之不盡。」阿求伯一副陶醉相。

從巷口一直到巷尾，將近走完，那靠近轉彎的幾間，飄出了異樣的氣味。

「嗅到嗎？」阿求伯問：「煙屎館也有兩、三間，你們青年人，萬不能染上啊！煙土太貴，染上就麻煩了。來貨要靠行船走私，本來已經一本萬利，如果遇上缺貨，更漲得驚人。」

「怎樣說太貴呢？」阿熾插了一句。

「貴得很！」求伯搖搖頭：「煙屎偉昨日才告訴我，聽說桅船被劫了，消息一到，就地漲價。一口煙要價一元。我們淘金的，好運的那天，才可以得五元，打工仔的工資兩、三元，甚麼都不包的，你想，如果除了吃、住，能剩下多少呢？」阿熾默默盤算一下包裹有幾個煙土甑；每甑可以分幾口？他再不出聲了，只默默跟着走的。其他的說話，他都漠不關心，一直思考他的計劃。

唐人街不需很長的時候就走完，阿熾記下地形路線，他在四方八面打量着。

阿求伯帶着他們，還不斷在街上指指點點，短短的唐人街，阿熾聽得留心，已差不多都記了下來。

阿求伯的年紀近五十了，他也在四十左右來金山的。先到加省，再轉來加拿大，是個熟練的淘金工人。離域埠不遠的「跳舞標公司金鑛」（Dancing Bill Co.）的華工領班，就是求伯的職位。阿熾和李昆兄弟，都是求伯鼓勵而來，安插他們到金鑛當淘金工人是不成問題的。羅安、鄧強與阿熾份屬師兄弟，也可以一同到鑛場工作。那時泡金事業方興未艾，鑛場工人不足，向隣近省份招請，但當地白人工資高，又不如華人勤奮，初期到加參加淘金的華僑，是不愁找不到工作的。阿熾本來也預備當淘金工人的。但想不到意外地獲得的賍物竟是煙土，他改變了主意。

求伯對阿熾的改變是失望的，以爲自己的子侄，一到外洋，就露出好吃懶做的習性，究竟是不成器的。其實，阿熾是難於解釋的，他

已決定他下一步的步驟。

就在阿求伯帶着李昆兄弟、羅安師兄弟開始上工的同時，阿熾却在番攤巷最後一所鴉片館出現了。

阿熾推開了門，一陣鴉片的煙霧，帶着特有氣味吹送出來。一個矮弱的老者彎着腰，向阿熾略約打量一下，見他是個新客，問他找誰。阿熾要找老闆，老人斜瞄他一眼，也不答腔，彎腰向內走。不一會，一個約五十左右的人，穿着長衫，薄底唐鞋，掀開布簾走出來，見到阿熾，也上下打量一下。

「後生！找我有甚麼事嗎？」老闆神色冷然，口氣像域多利二月的天氣似的。

「老闆，我有貨。」阿熾直截了當說。

「甚麼貨？」老闆似乎不明，他是木然的。誰知道裝蒜，或是眞不明白。

「鴉片，這裡賣的鴉片。」

「後生！這不是開玩笑的地方。」老闆補上一句：「放明白一點，你不是來找麻煩吧。」他的眼光無意中洩出凌厲的兇光，一剎那又被低垂的眉壓了下來。

阿熾究竟是初出道，他從心底冒出一絲冷氣。然而，他非要成功不可，他也冷冷的說：「大家出來撈，志在求財。我有貨，老闆這家不要，還有第二間的。」阿熾說完，掉頭就走了。

「老友，貨呢？」老闆接上。

阿熾轉身：「要談嗎？找個地方。」

老闆伸手把布簾掀開，作讓阿熾進入的姿態。阿熾跨着大步，跟着老闆往館內走。原來布簾的後面，就是一排板床，床上躺着幾個「道友」，仙風道骨，大家的面前有一盞半明滅的燈，一條條的煙槍伸向小燈，燈火在煙嘴上，發出輕微的燒响，「道友」用嘴迫到槍口，用力一吸，把鴉片煙一絲不漏地全吸進去，然後閉着口鼻，可像讓鴉片煙要繞過所有五臟六腑，才過足癮；再慢慢地鬆弛起來，讓消化過的煙霧徐徐泄出去。週而復始，到過足癮才起

來，全身舒泰得像神仙似的。

阿熾跟老闆走到最後的房間，老闆反手把門鎖上，房內只有阿熾和老闆。

「老友！貨呢？」老闆還是說着同一的話，沒有增多減少，連聲氣高低都一樣。

阿熾徐徐探手到腹部，從縐紗帶中提出一甑未開封條的鴉片膏。也不交給老闆，只放在桌子上。

老闆劃開封條，正是自己所要的貨色。他翻一翻眼，向上瞪一下阿熾。

「只有一甑？」老闆還是冷冷的問。

「不！幾十或幾百甑。」阿熾也冷冷的說。

「多少錢一甑？」老闆的聲音突然和媚起來的。

「你說？」阿熾還是冷冷的答。

「嘿！」

阿熾還是沉默，大家都僵持着。

「老友！怎樣個稱呼。」薑老就辣，老闆岔開說。

「阿熾。」

「阿熾哥！」老闆說：「來了多久。」

「剛到。」

「貨從那裡來？」

這顯然在盤問阿熾的底細。

「老闆不必多問。你有沒有興趣講價。」

「有有……有。」老闆的氣燄顯然被阿熾壓了下來，這並不是阿熾比老闆高明，而是他實在缺貨，萬一得罪阿熾，讓這隻送上門的肥羊，跑掉在同行的手上，那才可惜。而且要等下一次船來，則這幾個月的生意豈不白蝕，況且私貨能不能帶上，誰也沒有保險。可是他還是要摸一下阿熾的底：「所以，我希望你開個價。或者和你的朋友商量好，大家一齊來這裡研究研究。」

「老闆，阿熾一個人可以決定，你買與不買沒有關係。」

老闆獰笑一下：「那就是說，阿熾哥是個人出來撈世界了。」

「老闆，如果你只管摸底，我就走了。」

「阿熾哥！貨在你手上，怎麼連個價錢也拏不定？」老闆倒眞犀利，阿熾默默想，自己不開價，是恐開得不倫不類，不但被人佔了便宜，更重要的，是被人當「新雀」看待。而阿熾是滿肚密圈，要創出個名號出來。然而阿熾是個聰明人，他最大的能力是懂得應變。

「老闆，不瞞你說，我這手貨，是唯一在本埠的存貨，你們就地起價，一口賣一元，我的貨當然也漲，所以要老闆開個價，如不滿意，我可另到其他的去。」

這一下可擊中老闆的要害，他知道無法向阿熾取巧耍手段了。實際上，阿熾耍這一招也十分高明，軟硬兼施。其實他仍不知道批發商與開煙舘的價錢的差距。

老闆沉默了一陣，多少數字已在他的腦袋翻過了。

「阿熾哥！老實說，太貴了，客人也吹不起，如果索性去戒，也不是我們所願的。將來還有誰吹呢？」

看官，粵人叫抽鴉片煙爲吹。將鴉片搓成一口一口的叫打土，而土讀「何」。所以也叫煙土。那個老闆也是粵籍人士，他說的是實情。

「所以，你酌量一下，開個適中的價，讓我考慮吧！」阿熾的答覆仍有彈性。老闆無法找到取巧的線索，又恐阿熾眞的過了別家。

「阿熾哥，賞個面子，五十元一甑。我已經出高了許多。」阿熾心頭一怔。

那的確開得很高，「打工仔」淘金一天的收入，只有二元到三元。阿熾沒有數清楚，究竟他有多少甑。

可是，阿熾這個人，頭腦算得更快。一口煙土值一元，一甑應在一百口以上。

「老闆！」阿熾冷笑一聲：「不要忘記，最少也要幾個月後才有貨啊！七十元吧！」阿熾也開個價。

老闆算了一陣，面有難色：「阿熾哥！我的皮費大，綠衣方面的開支，出番的索取，其

他應酬也大，七十是誰都無法，我只能出到六十元。」

阿熾不知綠衣是警察的稱謂，他也不問，他思考的是老闆的語氣，盤算的數目。結果，他是滿意了。

其實，阿熾的確沒有吃虧，在這次交手中，他佔盡了便宜。於是，他點一點頭。老闆鬆了一口氣，頭也像軟了下來。

「這一甑先過水吧！」阿熾指一指桌子上他帶來的一甑。

老闆急忙數了六十元，阿熾順手往口袋塞入。看官！當時的六十元，可不能拿今天的來相比啊。

「阿熾哥！你甚麼時候交貨？大概多少甑，我可有個準備，銀碼大，還要時間籌錢啊！」老闆等候阿熾答覆。

「後天中午十二時？」阿熾說。

「好！一言爲定，你自己來？」

「我不來，交一個兄弟送來就好了，我遲半個小時來這裡收錢。」

「阿熾說完就走，老闆送他出門。他沒有直接回到寓所，却到唐人街幾間賭博館去打尖。他算準阿求伯放工，才回家晚膳。

吃過晚飯，阿熾約了羅安和鄧强到街上逛逛。他沒有問及他們工作情形，倒是鄧强向他說了許多鑛場的工作。阿熾沒有答腔，他在思索後天的交易。

「阿强。」阿熾突然說：「我們到金山來第一個目的是甚麼？」

「當然要求財！」阿强說。

「阿安，你說呢？」

羅安有點含糊，他看看阿熾：「熾哥！幾尺的雪，不爲了求財，來這裡充軍似的幹嗎？」

「既然求財嘛！」阿熾說：「放明白點就想發達，是不是？」

「當然是。」阿安和阿强差不多一同回答。

「我可以馬上發達的。」阿熾說：「不知你們肯不肯幫我？」

「熾哥！」阿强說：「我們來這裡，是你念在一場師兄弟，我們不幫你，幫誰？」

「兄弟！」阿熾說：「我們要同心合力才可以撈起世界。如果你們肯幫我。後天，我就立刻可以發達，而你們也從此以後不愁生活。」

「熾哥！」羅安說：「阿强已說過，我們一定幫你的，你講出來吧，究竟怎樣可以發達。」

「你們要答應我，一定要守秘密。」

「當然！」

「我有一大堆鴉片煙膏，是甑裝大號的。你們不必問我怎樣得來。後天，你們不要返工，阿强功夫最好，由他先送去，到時我會教你怎樣做。」

阿熾說完，從口袋掏出一叠鈔票，分成兩叠，交給羅安和鄧强，並且說：「大家禍福同當，兄弟！我今天自己賣了一甑，得了這些錢，分些給你們。」

阿熾是個精明的人，他要先攏絡羅安、鄧强的感情。本來，阿熾未嘗不想每日自己帶多少出去賣，這樣，可以不需他的師兄弟幫手。但是他清楚的了解，鴉片是違禁品，萬一日久被人查出，如果有人靠害，阿熾會被查出，犯了法，在外誰保得出。而且，這種黑貨，即使政府不知，但黑吃黑，日久亦難免被人吃掉。還有另一個原因，如果有船來，貨源一多，出手就更難。所以，阿熾必須將它儘快出手，把錢收在手上才安全。

是晚一宿無話，次日照常返工，阿熾也照常到賭館逛，可是他不賭，只和人搭訕。晚上，照樣回家吃飯，那晚大家都早睡。一早起來，阿熾先交五元求伯，說是請他飲茶的，因爲手氣好，贏了錢，所以今天特別帶其他兩位師兄弟到處逛逛，請他向公司請假。阿求伯雖然詫異，但亦不表異議。就和李昆兄弟上工到鑛場去了。

阿熾帶着兩人，先到附近咖啡館吃了早餐，再到空地舒展一下筋骨。特別經過番攤巷才

折回家，他一面走，一面解說地形和可能發生的事，又怎樣去應付。

回到家裡，大家休息一會，就開始裝束。當時鐘指正中午十二時，鄧强已提着一個大黑布袋，走入番攤巷。

這一條巷除頭尾有路可通以外，中間是互相毗連的。開賭館的門戶是打開的，住宅多半是閉着。

鄧强走了將近一半，迎面來了兩個身裁高大的人，他們併肩而走，這條巷的闊度剛可給他們佔去，一直走到鄧强的面前，仍不停下來。鄧强迅速將背靠牆。雙手護胸，黑布袋放在右手的地上，這樣，仍無法可讓兩人併肩而過。那個走右手一邊的大漢，只先跨步，走到鄧强的面前，突然左掙一起，不偏不倚直衝鄧强腹胸之間的部位。差不多在同一時候，在後的那人，伸手就來攝黑布袋。

鄧强本來雙手護胸，見他手掙撞到，馬步一斜，身向右側，左手向下一卸，化去衝力，連消帶打，一卸未盡，掌忽變拳，趁勢一拳，正擊中先起掙的大漢背部。右手也在同時變掌爲爪，順勢一沉腰，正抓在那想攝布袋的手腕，他一抓一按，那人身體向前傾，鄧强忽在一按之後提拳，向上直擊那人的太陽穴。只聽見兩聲慘叫，兩條大漢分別向前後直仆。

兩旁的幾家賭博館，已有人伸了頸子出來看熱鬧。那被擊中太陽穴的人，倒臥後不能即起。而背部受拳的大漢，一穩定身子，就從腿部抽出一把鐵尺來，約有兩尺左右，立即反身來劈鄧强，來勢十分兇猛。鄧强將布袋一提，擋在大漢之前，他冷不防要此一着，正想踢開布袋，誰知鄧强比他還快，布袋直飛他的面門來。大漢拿起鐵尺一擋，却不料鄧强已閃到，拳跟在布袋之後，在他的下顎着實地抽了一拳，後枕碰在牆壁上，冒着血，也癱瘓倒下來。鄧强在不到二分鐘內，已打得兩條大漢重傷，不能再戰了。

正當他要提起黑布袋時，巷頭和巷尾各出

現一人。一人手執鐵棍，一個手提菜刀，向鄧強走來。鄧強立刻拾起鐵尺，準備應戰。正在這時，忽有人喝一聲站住，巷頭巷尾又多了一人，各執木棍，那兩個人，正是阿熾和羅安。他們也向中逼近，使原先夾攻鄧強的兩人，現在却兩面受敵，他們看到先前的兩人，都躺在地上冒血和呻吟，心底早就倒抽了一口冷氣。現在兩邊都向他們逼來，只得硬着頭皮，提起武器，手有一點發抖。還是阿熾看出，再不逼他們。

「聽着，回去告訴你的老闆。」阿熾說：「我阿熾是講義氣的，如果他還講信用，半小時內，帶足一百飯的錢，到轉順街二號榮記餐館找我，貨銀一手交一手。如果他不來，我會去找他，問問他今天的事應該怎樣了結？」

那兩人聽了，也不言語，扶起在地的同伴，一拖一拐的向巷尾走了。賭博館有幾個看到鄧強出手的，正在繪聲繪影的說着，有的還學着打鬥的招式。這一戰，影响三人以後的命運實在很大。俗語說：「猛虎不及地頭蟲」。阿熾雖然料到煙館的老闆有此一着，但他仍然要賣給他，是因爲想快一點將黑貨脫手，雖然不是只有他一所煙館，但阿熾仍顧慮他們之間的勾結或通報，他亦沒有把握能順利地賣給另外一家。所以，只要他仍有意買，阿熾就不會節外生枝，這也是阿熾待人的厚道處。

半小時之後，阿熾果然在榮記餐館，而煙館老闆亦果然來。

在煙館老闆來說，能在煙館之外搶到最好，就算阿熾來收錢，一個不認賬就可以，但搶不到，還得要買，不買落在別家手上。而且結上樑子，阿熾又是個胆識過人的對手，將來裁在他手裡，眞是十年道行一朝喪，想來是犯不着。所以，他來。

「阿熾哥！」他一看到阿熾就堆起笑容：「聽說有一點誤會，都是手下的人搞不清楚。你大人大量，原諒他們。」

這老闆倒推得乾淨，阿熾也不答腔，只問

道：「錢呢？」

「當然帶來。」老闆吩咐同來的人走過來：「你打開手提包，讓阿熾哥看看。」

那人果然應手開了手提包，一疊疊的鈔票彷彿在阿熾的眼前跳動着。

「貨呢？熾哥！」老闆還是哈腰的說。

「我先要看你還有甚麼綽頭可出？所以先把話說明白，老實告訴你，剛才鄧强提的黑布袋，你搶了也沒有用，裡面不是煙土，你以爲我會相信你麼？」

「這就是說，你不和我交易。」老闆失望的說。

「我阿熾說一不二，我叫你來，自然是交易，不過，我只告訴你，不要再耍把戲，如果再不知趣，不要說我得罪你啊！」

「那麼，貨呢？」

「你等一等，自然有人送來，老闆，這裡恐怕有人出入，叫餐館老闆關上門，半個小時就夠，你不須驗一驗貨色麼？」阿熾看來不但愼密，而且忠誠。

「人家做生意，恐怕未必肯。」老闆說。

阿熾離開座位，向守在銀櫃的餐館老闆嘰嘰咕咕一番，又在口袋掏出鈔票，塞在他的手裡。結果，餐館的門就關上了。

「老闆，你先點銀碼，一百甑的銀碼。」阿熾說。

「我還未見貨，點來有甚麼用。而且，一紮一百，我已經紮好，一共六十紮，六千元，一百甑的總值。」

「老闆，你既然點過，好，你隨便抽最底一紮當我的面前自己點，我看看你點，然後再點紮數就可了，也不必每紮都點。」

老闆躊躇一下，終於叫隨行的人，依阿熾的吩咐做了。剛可完畢，有人拍門了。

阿熾叫餐館老闆開門，說是送貨的人來了。

鄧强提着黑布袋進來的，羅安不入，守在門口。

「老闆，我給你介紹，我的兄弟鄧强，他

學的是白眉，一個鳳眼拳，輕易可以打穿一寸厚的杉板。不過，他今天和你的朋友開玩笑，免傷大家和氣，手重一點，就不好看了。」

鄧强把黑布袋輕輕一提，放在餐檯上，也不言語。站在一旁。老闆覷顏唯唯。阿熾解開袋口隨便提了一甑出來。老闆也不氣，劃開封條，果然是眞貨，但仍一甑一甑拿出來，經過手，差不多就知重量，點過甑數沒有錯，又隨手劃開幾甑封條，全是眞貨。老闆滿意，將手提袋整個交給阿熾。阿熾也照辦，略約點過了。也不少。

看官！在阿熾時代的六千元可不少。唐人街的樓宇，兩層高的閣舖位磚樓，大約二千元就足夠了。阿熾憑着這筆現欵，成爲淘金時代唐人街最大的賭商，此是後話，暫且按下。

且說曹濟帶着嬌妻跟着叔父走了。唐人街有了一位美麗婦人做生意，生意突然好起來，曹濟怕黑夜有人來窺秘，就把洗衣舖的週圍築了一道木欄。

正是：木欄堪可防鷄犬，怎拒人間毒丈夫。

第三回：阿熾揚威番攤巷 常哥大鬧鷄籠環

這可不能怪曹濟多疑，事實上，自從他們夫婦來到以後，許多以前所未發生過的事都是發生了。曹的叔父曹旺，開張兩年，洗衣館的顧客差不多全是洋人。到曹濟夫婦來了以後，第二天就有唐人，拿着衣服來洗了，而且借各種理由，問左問右，眼睛準向裏面瞧，像搜索甚麼似的。有的乾脆問是否來了一個唐人阿嬸。曹旺看到不是頭路，當然一律回答沒有這回事。可是，有的還死心眼說是聽到女人聲音了，反說曹旺不老實。而且，一連好幾個晚上，近後門還發出前所未有的聲响，曹濟壯着胆拿着棍子出來，結果看不到甚麼，但似鬼影憧憧。

而且，還有幾個唐人，不時借頭借路來問衣服洗好了沒有，這都是前所未有的怪現象。白天在光天化日下，心裡還沒有甚麼特別害怕，晚上那些怪响，聽來總不是味道，好像裡面的事，全瞧在他人眼裏，特別是曹濟夫婦，幾次在夜裡驚醒，大家就不能安睡。

還是曹旺先出口：「阿濟，我看後園要起一道木欄，越高越好，免得歹人再出歪念。」

「阿叔，你也聽到聲音嗎？」曹濟問道。

「怎不！狗貓的騷擾不會這樣。現在新鄉里多，好歹不知道，還是小心的好。阿嫂年輕，全埠只有一個唐山女人，唉！」

「只有一個女人！」

「可不是麼？一千多個漢子，都是年富力强的，良莠不齊，又是曠夫！」

就這樣，曹旺叫曹濟到木材廠買了長衫板回來，一連好幾天，總算把後園團團圍住了。板高與人齊，到後園圍好，夜裡就少了那種怪响了。

曹旺還是憂心忡忡的，新的唐山顧客還是不斷增加。曹濟夫婦也帮着做，幾天來也沒有甚

麼事發生，大家的情緒就比較安定下來。

一般來說，曹旺是少離店的，除了有時到對面咖啡店喝杯咖啡，曹旺是不出門的，買伙食的時候，一週一次，以後也由曹濟做了。

曹旺出門飲咖啡的時候，櫃面由曹濟出來暫代。他也見過幾個同船的新鄉里。

有一天，曹旺出門喝咖啡，外面闖入一個高瘦的唐人；曹濟一看怔住。

他就是那個鷹眼人，曹濟和妻子離開關卡時，就曾見過他，他的眼光令人怔懾，曹濟沒有忘記。

鷹眼沒有言語，只把舊衣服放在櫃面上，拿了收據，走了。

曹濟看看衣領，沒有任何記號，他是第一次送衣服來的。他怔忡地看看那堆衣服。

洗衣館的生意日漸多起來，沒有任何事故。曹濟漸漸覺得自己少見世面，想起以前的疑慮，眞是多餘的。不錯，這裡雖然只有一個唐山女人；但洋女人多的是。他有好幾次到外面喝咖啡，就聽到幾個青年人，陰陽怪氣講述和洋女人混的笑話。

域多利當時是淘金時代的新興城市，吸引多少冒險的流浪漢，也吸引多少爲淘金而來的女人；她們來淘那些淘金客的口袋，是利用她們原始的本錢。一到華燈初上，市中心那幾條大街的街角，站滿了多少洋娼妓呢？

「阿秀！」曹濟有一次和他的妻子說：「初來的幾天，眞是疑神疑鬼，就怕妳被人拐去。」

阿秀看着戇直的丈夫發笑，呶一下小嘴：「現在就不怕麼？我被人拐不好麼？你可以找個鬼婆消遣消遣。」

引起曹濟也笑起來：「滿身洋騷！有甚麼勁？」

「你莫不是背着我去幹過！」阿秀似也起了醋意。

「那有這事，我聽咖啡館的人說過。」曹濟有意解釋，他和妻子耍着：「老實說，洋女

有甚麼好，大家言語又不通。滿身毛，那及得你的皮膚細嫩呢？」

阿秀咬着口唇忍着笑。

「不是麼？如果我捨得妳！就掉下你一個人在鄉下了。不必到這裡來提心吊胆！」曹濟捉一下阿秀的下巴。

阿秀笑了！她眞是個美麗的女人，雖然帶有一點泥土味，一點粗獷氣。但她透紅的膚肌，潔白的牙齒，雖然荆裙布，仍掩不住那自然的秀氣。

不說曹家事。再說阿熾得了六千元，和鄧强羅安回家，當晚就商議開賭館。

「阿熾哥！」鄧强面有難色：「叫我衝鋒陷陣，我可以，開賭館不是內行。而且，我們三個人，人手也不夠。」

「不妨！」阿熾成竹在胸：「豎起死人幡，就有寃鬼到。人手不夠，可以請人。」

於是鄧强和羅安就沒有異議，他們是阿熾的忠實追隨者。三個人的腦袋，似乎只長在阿熾一個頭上。

「明天就不要上工了，我們先到賭館去學。」阿熾說。

就這樣決定下來，爲了鄧强和羅安不上工，阿熾向求伯解釋，並說出理由來。

「開賭館，你們有多少身家？」求伯以爲他們在做夢。

「我有錢了，已經足夠開了！」阿熾說。

「甚麼？」求伯以爲自己聽錯了：「你眞是發神經了！」

阿熾不想再費唇舌：「求伯，這裡一百元，是我們三人給你的，謝謝你對我們的照顧。」阿熾把一紮鈔票塞在求伯的口袋。

行動有時眞比言語靈光。求伯相信阿熾是有辦法的，可是他仍擔心阿熾學壞，辜負他一番心血。

李昆和李勝兄弟和阿熾是表兄弟，他們有一股農家子弟那種沉毅，他們不同意表弟的不勞而獲的念頭。但表弟既然有辦法，要在異鄉

闖出個名號來，是向上心的表現，他們也不反對，只有替阿熾擔心。

阿熾未嘗不感激他們的關懷，但他有他的辦法：「表哥；華僑胼手胝足，一味靠十隻指頭，到有個積蓄的時候，年紀也老大了，我是無法等得這麼久，你不是不知道，我來的時候，阿媽向大姨借的水脚要還，你的表嫂又懷了孕，都等着我賺錢回家。」

李昆默然，阿熾說的是實情。

阿熾把剩餘的鴉片點一下，還有四十多甑。他沒有一次賣給煙舘的老闆，當然有他的道理。但他還是要賣給他，這是阿熾的厚道。

煙舘的道友們知道唐人街近日發生的事，那三個新鄉里的表現，像英雄事蹟的被傳說着。

那一天，煙館的老闆正和煙客聊天，突然闖入了三個人，一個手提着包袱。

煙館的燈火不大亮，但老闆一眼就認出阿熾。

「阿熾哥！」老闆憂心忡忡的招呼：「有甚麼事嗎？」

「老闆！我們進去講話！」阿熾挺着胸膛說。

「我還有四十多甑，一樣價，你買不買？」阿熾跟着老闆進入房間，就開門見山說。

老闆放下了心事，他很欣賞阿熾的義氣。本來，他也清楚，阿熾可以賣給其他煙舘。他先送上門來，現在再賣，也先賣給老主顧，眞沒話說。老闆也想到，其他的煙舘已缺貨，如果阿熾這一批是最後的，那更非買不可，對競爭的對手打擊，又多一批資本了。

「阿熾哥！你還有多少呢？」

「這是最後的貨，沒有了。」阿熾坦白的說。

老闆是相信的。他買下了。

看官！阿熾的義氣，以後經老闆的宣揚，大大增加了聲譽，但也對其他兩間煙舘打擊太大了，阿熾也種下了後患。

阿熾終於在番攤巷買了一棟房子，請人裝

修過內部，可以適合做賭館了。在此同時，他們三人對賭場的情形，經過月餘的了解，已經摸到頭緒了。他們也由秘密的籌備，到公開的發表消息了。

域埠經幾年的發展，華僑立足未定，一般賭館，多半由攬手招股，合數人之力，租了一座房子，經過簡單的佈置就「開皮」了。如今阿熾以新鄉里的姿勢，居然一出手，就自購產業，裝修得比他們好，而且聽說資本雄厚，許多賭徒都說要去試試。這樣，大大威脅了已存在的番攤館。

阿熾的番攤館還未「開皮」，已經先聲奪人。當然，做生意能先聲奪人是好事的，但也招到妒忌了。

看官！唐人街的攤館開賭（張）叫做「開皮」。唐人街一向靠口語傳播，阿熾三人像彗星式的出現唐人街，更增加人們對傳奇人物崇拜了。

「泰安和」和其他的攤館，都一樣以番攤爲主，開字花爲副。長長的一副攤檯的專司扒攤，坐在高高的櫈上。另一個專負責「殺錢」和「賠錢」，人多的時候可能增多一人。賭字花也是一人負責開，一人負責殺賠。

阿熾當然是「總包」，收放總數。羅安負責守門，鄧强是個「巡場」。「坐檯」的另請精於賭博的賭徒。

「開皮」的第一晚，煙館的老闆送了一個鏡屏來，上書「客似雲來」四個大字。攤館定了下午六時「開皮」。果然湧來不少客人。羅安是坐在第二道門口的。第一道是大門，進了門，羅安就從第二道門，門開的方孔望到進來的客人，如果是警察，他會立即把第二道門關了，賭徒便從後門「散水」——走避。進了第二道門，就見到一個神龕，供奉的神，是個青面獠牙，似人非人的怪獸，上書「貔貅座鎮」和「大殺四方」兩條紅紙。下面就是番攤檯，對面是字花檔。最後一檔是「排九」，是「泰安和」比其他攤館多出的一檔，算得是創舉。

番攤已經「開皮」了，賭徒一次一次的下注，有殺有賠，開攤抽百分之五佣，被殺的當然不須再抽。好不熱鬧。

羅安又看到四人踏入。他們不能不讓羅安望多一眼，因爲他們的確有點怪。那走第一的是個鬍鬚滿面的人，生得一表高大，第二那個雖然瘦一點，可是精光外射，也算高大，羅安跟師傅這麼多年，一看就知道他們武藝底子，其他兩個，身裁平常，但同樣馬步有勁。他們進了第二道門，立即吸引所有賭徒的眼光。

他們向番攤檯走來，早有人讓出了位置。有些人乾脆走開，繞着手不賭了。賭場有了一點異樣的氣氛。連羅安鄧强都感到了。

那四個人一同佔了一角，番攤還是開下去。到下一次，他們趕上下注了。滿面鬍鬚的大漢將一叠鈔票放上，攤在二三角上。

「入門買二三」。那是一般賭仔的習慣。

「開！」扒攤的吆喝一聲，隨手揭盅了。

「二！」他中了。

鬍鬚漢將贏的放在口袋裡，本來十元，抽了五毛「水」，他將五毛堆在二三角上，只袋九元。

第二次他又中了，他袋了整整十元，五毛零錢抽了水。第三次開個「四」，他被殺了，當扒攤的叫出「四」時，他已伸手將買的十元收回，同樣放在口袋上。十元算是豪客了，那負責賠殺的人，一見他伸手收回，望了他一眼。他沒有說甚麼，照樣收完其他被殺的，賠了應賠的。扒攤的又抓了一把攤，用蓋子壓着，那鬍鬚漢又重新從袋口拿出原有的十元，同樣放在二三角上。可是扒攤的不再揭盅了。

鬍鬚漢骨碌一下眼珠：「怎樣！收檔麼？」

鄧强輕咳一聲，人已走過來：「老友！一次夠了，以後我們不再受你的。」

鬍鬚漢輕薄地裂一下口唇，香煙還半吊在嘴上，其他的賭徒已開始散開，大家靠着牆邊看熱鬧。只有同來的三人，參差地拱衛着他。

「你是鄧强吧！」鬍鬚漢將煙蒂擲在地上

，眼瞧着地上的煙蒂，然後踏上一脚，擰了一下。

「老友怎樣叫法。」鄧强無形默認他自己，他問對方了。

「新鄉里！」鬍鬚漢打個哈哈，像個老虎狗似的咆哮着：「誰不知道我的綽號鬍鬚狗呢？」

羅安早已站了過來，阿熾也剛好從二樓踏下地下了。他們都不發一言，眼睛只向四週射住，他們沒有正眼看過鬍鬚狗。

鄧强跨上一步，將右手揚起：「鬍鬚狗，我們第一晚『開皮』，大家圖個吉利，大賬小賬明天算，現在請你走！」

「我就是不走！我們四兄弟的規矩，每晚到攤舘中三口才走！」

鄧强一聽，那當然是變相的勒索。大概其他的攤舘也是一樣，否則，何來規矩。如果每晚中三口，豈不是三十元。

「泰安和沒有這種規矩！」鄧强再跨上一步。

鬍鬚狗彷彿沒有注意鄧强已跨了一步，他的眼睛還看在別處。怎知嗖的一拳，已從上掛下，直劈鄧强的額頭。這猝不及防，如果掛中，像沙保似的拳頭，豈不從額頭開始，連鼻也打個稀巴爛。

這一下來勢，大大出乎旁觀者的意料，大家「噓」驚一聲；都替鄧强捏一把汗。看官！鄧强跨出第一步，是要鬍鬚狗離開。第二步跨出，是在對方說明不離開之後的行動，當然不是善意的，即使鬍鬚狗不出手，鄧强亦採取行動了。所以鄧强是有備而來，那裡會被鬍鬚狗佔到便宜！何況已叫出了鄧强之名，更使鄧强警惕，來者不善。

出其不意的攻勢，有好有壞，如果一着先機，把對手打傷或打倒，當然目的達到。如果一擊不中，由於馬步未穩，吃虧也說不定。

鬍鬚狗這一拳用力猛，但馬步沒有，鄧强有備而來，見拳一出，他腰一沉，頭部向後退

避，左手順勢由上而下，堪可撥在鬍鬚狗右肘之上，他的拳下得快，他的掌又跟得快。由於鬍鬚狗來不及馬步，下盤不穩，鄧强的左掌向下一帶，順勢向右一撥，右掌已到他的脇下，勁由腰發，右掌一吐勁。鬍鬚狗馬步不牢，身不由主，直向後倒，結實地彈向對牆。這不過接手後第一個回合，大家還未看清楚究竟怎麼一回事。原來白眉這一家，妙是妙在因勢利導。而且每一招式，必定連消帶打，而且力發於腰，外表看不出的勁。

可是就在鬍鬚狗一倒的同時，他的三個弟兄，却一同湧上。

看官！他們四兄弟在唐人街賭館橫行，每間收保護費，已有不少時日，同進共出，自然心手相通。三個一齊上，氣勢驚人。羅安一沉腰，勢仍未起，已被阿熾擋住，他不明白阿熾爲什麼不救，而且還擋住了他。到他這念頭一轉，現場已起了變化。原來鄧强一掌推出以後，本身已退到靠牆來。賭館場地是長方形。

鄧强久經戰陣，背是靠牆的，避免腹背受敵，兩牆相對，不過十八到二十呎之間，他一退馬就靠了牆，到三人一上的時候，鄧强向左一讓，避了兩個，專接右單邊那個。其實，不是這四兄弟窩囊，而是鄧强的技擊太精。也許對手估計錯誤，以爲三人猛撲而上，鄧强如何抵擋，殊不知對壘，料敵最重要，三人患的毛病，就是料敵不週，不知鄧强閃了一邊，那個一撲而上的，中門一開，被鄧强所乘，一個招面，也不知怎樣出手，已直仆出去，跌在地上。鄧强再一坐馬，另一人的脚已到，只見他一讓，左手一撥，轉腰的同時，右掌已擊在那個的背門，也踉踉蹌蹌的倒下。看官！不是誇大鄧强的能耐，他年歲不過二十出頭，但拳怕少壯，而且鄧强從七歲開始學武，經過幾個師傅，最後一個與阿熾羅安相同，是白眉派的老教頭，鄧强學武成痴，終日拳不到手，又不結婚，不好女色，眞是個金剛不壞的身子。

閒話少提，那人一倒的同時，忽然有人大

喝一聲。大家一看，原來鬍鬚狗已站起來，正一步接一步的向着鄧强走來，那未倒的一人已避開站在一邊。鬍鬚狗雖然失手被鄧强推倒，但他仍不死心，以爲自己大意所致，這次含恨而來，背張髮指似的，十分嚇人。鄧强注視着他，左右手微曲護胸，馬步斜出，就是可攻可守的招式。

鬍鬚狗也在注視鄧强，觀着破綻，等待出手，誰知鄧强始終不動。鬍鬚狗左手忽然打出，直插鄧强的面門，右拳出後，搗向腹部，一先一後，虛實並用。鄧强右手一撥，馬步一換，鬍鬚狗右拳搗空，鄧强左手已跟馬步而轉，一個鳳眼拳，已打在鬍鬚狗的左肋上，只聽見鬍鬚狗一聲悶响，右手掩住左肋，蹲在地上，面部像痙攣似的扭動着。

看官！拳擊這玩意，好不是耍着玩，更不是爲電影那樣，花招多？打得好看，打得夠癮，其實，精於技擊的人，最多三幾招已分出高下，如果强弱懸殊，一出手就立見，那裡像小孩揪鬥。所謂「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沒有。」

白眉派最善用鳳眼鎚，拳頭旋轉，食指屈着微出拳外，像鐵鑽一樣，向肋骨打上，必滑在兩肋之間，重者穿入，兩骨齊斷，輕者肋骨受傷，內部亦傷。鄧强打的重，尚幸鬍鬚狗也是個武人，筋骨頑健，雖不致兩骨齊斷，但已受傷很重，整個軟下來，連舉手也成問題，怎能再鬥呢？那個未倒的人那裡還敢望鄧强一眼，彎身去扶鬍鬚狗和其他兩人。

阿熾這時站出來，說：「各位鄉親，大家求財，我們不會難爲他們，只是要保護顧客。如果在本舘贏錢被搶的顧客，只要告訴我們，必定爲各位要回，原物歸還。鄧强是我和羅安的師弟，如果大家有興趣玩玩，這次輪到我或羅安奉陪了。鄧强已過足癮。」

阿熾剛才出手阻止羅安參戰，是有理由的，第一，他知鄧强身手好，足可應付。第二，不露實力，才可以懾衆，他特別說鄧强是師弟，這雖然事實，但誰敢料師兄不比師弟强呢？

阿熾借此一戰立威番攤巷，並且說明在這賭舘贏的錢，他人不得搶劫，對賭徒來說，那是壯胆的話，大家都想，只有在阿熾的賭舘去最安全。

「泰安和」的「開皮」之晚受到干擾，不但搗亂不了，而且經此一戰，誰都不敢再打他的主意。以後果然客似雲來，「泰安和」賠殺又公道，賭業蒸蒸日上，阿熾終成了最富有的大賭商。此是後話，暫且擱下。

且說「泰安和」的生意日好，鄧强和羅安也閒着，不需多管理，羅安也不需守門，他不似鄧强潛心練武，他是年青人，有他的生理需要，他好色。

「泰安和」也有時冒出幾個專講洋女的顧客，他們有時互相戲謔，把賭運和艷遇扯上。看官！今日華僑，有家室，很難想像昔日華僑無伴無偶，長期單身之苦。當然，有些人長期禁慾，成了習慣，也有的爲了道德觀念，或言語不通的關係。乾脆以苦行僧的禁慾主義爲戒規，從而不沾女色的也大有人在，但食色性也，到底不多。「飽暖思淫慾」，許多年富力强的小夥子，就很少可以長期節制。

那晚羅安在賭場巡視。字花檔上的謔語又出了。

「常哥！怎麼你今晚專買『吉品』，是不是昨晚見過『吉品』呢？」有個顧客半吊着香烟說。」

「沒有去了很久，今晚很想去，如果好運，贏些彩頭，倒要去看看了。」那個叫常哥的說。

原來『吉品』的暱名，在賭字花人來說是女人的下體。「元貴」則是男人的生殖器。

「幾個月來企街的都是籮底橙——爛貨。有甚麼看頭呢？還不是閉着眼，唉吔吔！不說也罷！」有人冒失的接上。

「昨日聽到高佬貴說，在轉順街角，九時左右，常常走出一兩個雛妓來，碰得巧，說不定是新貨。」常哥不以爲然說。

那晚，常哥的好運沒有來，他拍一拍身走了。倒是羅安聽在耳裡，在門口截住了他。

「常哥！」羅安說：「今晚還去不去？」

「輸光了！」常哥無可奈何說：「怎樣去的？」

「我借給你，你帶我一同去。」羅安靜悄悄說。

不是羅安小氣，嫖、賭、飲、吹這四門，算得是邪門，染上而不能戒者叫做鬼：那是色鬼，賭鬼，醉鬼和煙鬼。可是煙鬼聰明，自謔爲仙風道骨，所以應稱「道友」，才不以鬼爲伍。色鬼和賭鬼可以借，不可以請。醉鬼和道友則可以請，而不可以借。每行有每行的行規。

常哥今晚正想去嫖，樂得有人借款，而且同行者是羅安，「泰安和」的老闆之一，亦有榮焉。

他果然帶着羅安到轉順街等那幾個神出鬼沒的雛妓。等了不久，果然閃出兩個女人，年齡不大。常哥是「老雀」，走過去，指手劃脚一番。原來索價三元，他是個「老雀」，還價二元。結果一番交涉，洋女肯了。常哥和羅安跟着她們走。

「這轉彎的街角，我們叫做鷄籠環（彎）。鷄籠者，即娼妓之竇也。」常哥陰陽怪氣的解釋着。

他們跟娼妓上了樓，一條通道進入了後房，後房兩間，各跟一妓進入。

却說羅安入房以後，洋女就伸手要錢。羅安是新鄉里，他想，常哥首次說她們要三元，後來又議定二元，倒不如給足她三元吧！那洋女接到三元，很高興自動脫了衣服，解下乳罩，向他賣弄風情。羅安的眼睛睜大，那洋女年紀廿歲左右，身裁高挑，好得很。乳暈像玫瑰的淡紅，不像唐山女人帶黝黑，腿部圓滑修長，沒有一點鬆弛的現象。眼睛藍得像火燄似的，看得他的心突突的跳。

羅安情緒激動，也顧不了甚麼，就和她纏上了。到他喘氣，身體軟瘓下來的時候。隔鄰

房就傳出常哥與妓女的粗聲大氣，像吵鬧似的。

原來，常哥一進門，那妓女也先要了錢，常哥交了兩元給她，她也脫了衣服，却不脫胸圍。常哥指一下她的胸圍，她搖搖頭。常哥不滿，要她脫，她又伸出手來，要多拿一元。常哥自以爲「老雀」，明明講好二元，堅持不肯多給，那洋妓也堅持二元只是造愛，當時沒有說明一定要解去胸罩，就偏不脫，兩個僵持不下。常哥是不服氣的，而且僵了一陣，連甚麼胃口都倒掉，那裡還提得起勁來。既然洋女不肯，乾脆就索回原銀，不幹了。誰知錢到了她手，她又已脫了，常哥也看了，并不是她拒絕，當然不幹隨你，二元則決不退回。常哥也有道理，既然講不來，又還沒有幹上，自然要「回水」——退錢。大家起了衝突，聲傳羅安耳裡，他趕快穿回衣服。那邊已乒乓噹噹的打起來，原來有兩個洋人，坐在前房的，洋女一聲招呼，他們就衝過來，將常哥推出房門，並且拳打脚踢。羅安奪門而出，見常哥被打，一個箭步，擋在常哥面前，幾下散手，就擊退洋漢，扶起常哥，奪門而出。到了街上，看到常哥已被打黑了眼。

阿熾是講義氣的人，「泰安和」的生意日見穩定，人手多請了，鄧强和羅安就比較優遊。入息也可觀，雖然，本錢全部是阿熾的，但鄧强和羅安爲他出死力，才得這樣順利，他不是可以共患難；而不可以共安樂的人。他把「泰安和」分成四份，自己佔兩份，鄧强和羅安各佔一份。阿熾爲人忠厚，賺進多少，明碼實數，不少毫釐照分，鄧强和羅安自然更沒話說。師兄弟三人，倒是一條心。不像那些吃碗面翻碗底的人，或滿口仁義道德，內裡做的，盡是陷害他人的勾當。越是開口兄弟，閉口同志的人，暗裡幹的，比對仇人的手段還要惡毒。

阿熾發達以後，見到表兄李昆兄弟還是胼手胝足，心裡不忍；就找他們來商量。

有分教：賭館亦有情義漢，金鑛多屬黃面人。

第四回：淘金致富翻沙屎　忍辱報仇學功夫

且說阿熾覷準李昆兄弟放工回來，離開賭舘，到求伯寓所去。自從阿熾開了賭業，見到求伯，亦時有餽贈。這次也不例外，又交了十元求伯作茶資。他就和李昆兄弟踱了出來。

「表哥。」阿熾終於開口：「你們這樣下去不是辦法，我知道淘金業越來越難，好的鑛區都被白人佔了，你們雖然爲人打工，終難出頭，何不向白人買一個鑛回來，賭賭運氣。」

「阿熾，誰不想做老闆！買個鑛？談何容易！」

「要多少錢？」阿熾問。

「好的鑛當然買不起，新的鑛也難買。舊鑛倒有幾個出賣，但華僑大家都不敢買，一則錢不少，二來這是白人的行業，大家不敢做。」李昆說。

「表哥，如果錢不多，我可以帮助你們。至於華僑沒有做過的就不做，這就太保守了，任何行業都有個開行的人。你們敢不敢開業呢？」

李昆兄弟聽到阿熾一番誠意，倒也感動。他們默默盤算，的確，阿熾說得對，每一行總有個開始。淘金業目前已困難，因爲鑛苗越挖越少了，許多白人已將舊鑛封閉，因爲人手不易找。當地人的工資高，只有找工資低的華僑，但華僑人口仍不多，許多舊鑛找不到華人，乾脆封閉，或出賣。

那些舊鑛，雖然已經開採過，但初期淘金熱的時代，因爲新的鑛苗發現多，所以淘得不澈底。可以再淘出金來，只要請到華工，工資不太高，仍有利可圖，那些舊鑛要再淘，華僑叫做翻沙屎。

「如果你要幫我們，能投一個舊鑛，我們有把握做起來。」李昆終於開口，李勝一向以

長兄的馬首是瞻，他很少開口。

「舊鑛大約多少錢？」阿熾急於要知道多少就能帮助他們。

「普通的二千元就可以開始。」李昆答道。

「好吧！我帮你們，找到以後告訴我。」

就這樣決定出來，李昆兄弟果然不久就找到一個認爲可以一試的舊鑛，阿熾也不反悔，借了二千元給他們。

李昆、李勝從阿熾手裡拿過二千元，果然就買了一個舊金鑛，加上求伯的帮手，也招了一批華工，就翻起沙屎來。華僑難得向淘金業發展，許多華工情願工資少一點，也爲自己人工作，好過言語不通，活受洋罪，所以李昆很容易請到工人。

李昆兄弟爲人篤厚刻苦，而求伯對淘金業，從加省發現金鑛開始，一直從事此行，算得上是個熟練工人。李昆買的金鑛，也由求伯探測過土質，所以不久，就見了成績。李勝慢慢有了積蓄，又多買了地皮，擴大了開採範圍，慢慢也富裕起來，終於成了華僑鑛業鉅子。後來，由於李昆的帶領開鑛，也引動許多華僑效法，他們大家集資，也先買舊鑛來翻沙屎，慢慢擴大，形成淘金業的後期，差不多全掌握在華僑手上，最著名的有四家，李昆公司是其中最大的，後來還收購了最大一個白人經營的鑛場，使李昆的名字不只在華僑社會响亮，連西人也聞其名了。

李昆發了達以後，當然不忘表弟阿熾的義氣，他交了西人的上流社會，很容易就辦了阿熾的母親和妻子來，使阿熾一家團聚，算是以德報德了。而且許多在鄉無法生計的兄弟叔侄，多接了來，他自己一家更不在話下，所以李姓在域多利和雲哥華人數衆多，有許多是李昆的後代，或與他有關係的同宗子侄，他們多能克紹箕裘，此是後話，暫且不提。

再說曹旺的洗衣生涯不俗，一家融洽。但是曹濟仍沒有讓阿秀踏出店門半步，他心中有一道陰影，那是鷹眼人到過洗衣店一次，以後

就絕跡。可是，令他忐忑不安，則是最近的一次，在對街的咖啡店，他碰着他，而鷹眼人却有意避開他的視線，匆匆離開了，似乎有規避之嫌，曹濟看在眼裡，使他又增加了那道陰影。

「阿秀！眞邪門，我總覺得那個像老鷹眼睛的高瘦漢，是衝着我們而來。」曹濟那天晚上對他的妻子說，而且補述了他第一、二次見到他的模樣和神情，使阿秀也有忡忡的感覺。

「那人這樣高大，又那麼兇暴，要是不幸言中，我怎樣保護妳呢？」他又喃喃自語地說。

「你去學功夫嘛！」阿秀看到自己的丈夫對她那麼好，像和他開玩笑似的說。

「學功夫？」曹濟說：「功夫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學會，說不定還沒有學成，事情就發生了。」

曹濟雖然這樣說，但他仍覺得這是可行的方法，急又沒有甚麼用。何況，這是自己的懷疑。人又不可以貌相，鷹眼人也許不會如自己想像的歹毒。曹濟不竟是個憨厚的人，阿秀這樣提過，他就眞想學功夫，也就不期然想起唐人街的英雄鄧强來。

鄧强的好功夫已經是傳遍了唐人街！看官，加拿大初期移民，華裔中有不少好武之人，所謂武，不只是好功夫，而且是好武德，不像目前有一些好功夫而武德不修的人，不是救難解危，而且動輒欺負善良百姓，違背了學武主要的原則。武是止戈爲武的，不是好勇鬥狠的，撩是挑非的。有武德的人，是維持社會秩序，使人們和平安寧，禁止逞兇的人，懾伏强頑，和懲罰惡類。鄧强是初期華裔的好武之人，後期有劉一點，他的事跡沒有鄧强的多，也是個好武的人，謙謙的君子，聽說後來移居多倫多，又在孟嘗安老院頤養天年，後來壽終正寢，享得天年。和劉一點同時代的文士有許一謂，他教導了早期華僑青年，是個有學問的秀才，許多還健在的七、八十歲的老華僑，有不少是許一謂教導過的，他們都知道這一位從事教育的先僑，是個學養俱優的人。所謂文有許一

謂，武有劉一點，此是題外話，暫不喋喋了。

曹濟想起鄧强，就去找鄧强。鄧强那時的「泰安和」已經眞的是「客似雲來」了，一切順利，他已經很少在賭場裏面，很多時到外邊走走，或坐在二樓，練練武，到賭場一日一、二次，露一下面就走了。

曹濟找了幾次才碰上。鄧强與曹濟是同一條船來的，談不上交情，但是認識的。早期移民，同船之誼是講究的。鄧强見了曹濟，聽說要跟他學功夫，因爲他沒有設館授徒，當然是拒絕他。

「强哥！」曹濟還在哀求：「你破例收我這個徒弟吧！你看，我這樣矮，怎可以保護家人，遇上惡人，簡直還手無力。我的叔父又老，帮不上忙。」

「你遇上惡人麼？」鄧强看看站在面前的曹濟，那裡是塊學武的料子，只是好奇的問。

「還沒有遇上，但誰知道那一天呢？到時就遲了。」

「誰是你心中的惡人呢？他的名字叫甚麼？」鄧强問道。

「我不敢說，也許不是惡人。但我懷疑他對我的妻不利。他高大，一副兇煞相，我一看到他就心跳。」

「阿濟，不必胡思亂想，如果兇惡面相的人都是惡人，也不會有這麼多的不幸發生，那些長相忠厚的，說不定就是大惡人，大奸似忠，這些人，才夠你防不勝防。阿濟，謹愼一點就好，而且我沒有空暇，我不會收徒弟。」

曹濟再找不到更好的話題，來請求鄧强教他功夫，他只有死了這條心，也向阿秀說了。其實，阿秀並沒有把話當眞的，只是他說着玩而已。曹濟仍然記得鄧强的話，以後更謹愼照顧阿秀。

曹旺每天總到對街的咖啡店喝咖啡一次，多半在下午二、三點的時刻。本來曹濟每週買一次伙食，都在早上出去，這次因爲有幾份大洗單，答應了顧客早上來提取，所以就沒有去

，到了下午，曹旺就催促他上街，他本來不願，但又不好意思說明理由，就只得出門。那時域多利只有馬車，但華僑節約，都是步行，把一週的食物買回來，總需一個小時左右。到他回來時，阿秀已不知去向，只見曹旺愁眉苦臉，一見曹濟回來就急着對他說：「阿濟，你去了半小時，我到咖啡店去，前後只有十五分鐘，回來時，阿嫂不見了。你看！那扇內門的橫鎖，是被外推的力量突破的。」

曹濟呆了一呆，掉下買來的伙食，衝進店內，直入內室，阿秀那裡還在？他憂心如焚。

「我去報巡警！」阿濟說完就走了。

不久，他果然帶着幾個警察回來，也請了咖啡店的老闆來當繙譯。曹濟自己也小心再隨着他們，看看有沒有可疑的痕跡。

內門的板相當厚，橫鎖是從內關的。據曹旺的叙述，他到咖啡店去的時候，臨行還吩咐阿秀關內門。外門仍是虛掩的，顧客進來，不管送衣來或提取，都只能面對櫃檯。而櫃檯相當高，與普通人的胸部齊，上面用板擋着，即使跳上檯面，因爲開的孔道不大，很難從檯面跳進來。這個擄去阿秀的人，只有推毀了內門的橫鎖才可以進入採取行動。

曹濟看到地上的脚印，脚步跨得寬寬的，脚印也很大，這個人絕不是小個子。曹濟馬上聯想起那個生着一副鷹眼的高瘦漢來。

後門是洞開的，木圍牆缺了一個大缺口，擄阿秀的人，是從後門走出，打開木柵，向屋後走的。屋後靠着的是一塊廣大的叢林。警察帶着獵犬往叢林搜索。

終於在傍晚的時分，警察爲曹濟帶來了不幸的消息！

原來警察經過了兩小時的搜索，已經找到阿秀的屍體，就在叢林裡面。當時全市只有華婦一人，那屍體不是阿秀，還有誰呢？

這樣一個旱天雷，把曹濟轟得幾乎昏過去，他的眼淚奪眶而出。他和阿秀結婚不久，夫婦情深。他就是捨不得她，才一同到加拿大來

，想不到反被殺害。他跟着警察，找着屍體，果然是自己的愛妻，忍不着的悲哀，嗚嗚的號哭起來。曹旺也流着淚，他對自己讓阿秀一人守店，造成如此後果，感到悔罪。

阿秀的死顯然是經過劇烈的掙扎，衣服撕得不像樣子。胸部一片瘀黑，頸項有被緊握過的痕跡，眼睛睜圓着。下肢全裸，顯然是先姦後殺。曹濟越看越傷心，跪在阿秀的身旁，摟着她屍體，哭得像淚人一樣。

「阿秀！妳死得這樣慘，如果有靈，保祐我爲妳報仇！」他在哭聲中禱告着，他的確是心碎了。

曹濟的確決心報復的，料理了阿秀的喪事後。他又去找鄧强了。

唐人街對於阿秀的被害，已經傳了開去。西報也發了消息，是當時社會一件大兇殺案，警局也懸紅捉拿兇手，但是線索不多，案發了幾天，還是石沉大海。但是鄧强也聽到了消息，他爲曹濟難過；而曹濟適時找到他了。

「强哥！」曹濟帶着眼淚講完阿秀的死狀，就哀求着：「這個兇手太無人性，我一定要報仇。强哥，你可憐我，可憐阿秀！收我爲徒弟，來生做牛做馬報答你，我都願意！」

鄧强看到這個憨直的青年人，他同情他的遭遇，可是，他担心曹濟不是個學武的料，將來不但報不了仇，反而也把性命賠了。

「阿濟！學武的人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學得好，學藝不精，仇報不了，還掉了性命。而且人死不能復生，讓綠衣偵查，找到兇手，還是判他死刑，不就報了大仇麼？」

「强哥，如果查到當然好，但你知道，白人對我們這些留着辮子的人，他們會認眞去做麼。出個花紅，做做戲而已！」

「如果連警察也找不到，你怎樣找呢？」

「强哥，我也沒有把握，總之，盡自己能力，我還找不到，沒話好說，也對得起阿秀。」

「如果你找錯了人，打傷或殺死了無辜，是做師傅的罪過。阿濟，學武的人都知道，教

出壞徒弟，使人受到苦難，這種苦難會報應在師傅的身上。」

「強哥！我答應你，如果沒有眞証據，我決不會冤枉好人，如果殺錯了，願受你的懲罰。而且，報了仇，我就找一處隱姓埋名，決不再以技擊示人。」

鄧強躊躇起來，他是個義氣漢子，看到曹濟誠懇，也看到他的痛苦。可是，他仍不願意傳人功夫。就在他躊躇之際，曹濟突然跪下來，帶着兩行清淚，仰望着他。

「阿濟，你幹嘛！起來！大家慢慢商量！」

「強哥，你不答應，我決不起來！」

「阿濟！」鄧強被迫不過：「這樣吧！我教你功夫，但不收你爲徒，而且，你不能殺錯人。仇報了，遵守諾言，不能再用功夫見人。只有性命危急，爲着自救才可以用。除此之外，任何情況下，不能用，即使被人打傷，也不得再用。如果你答應，我才教你。」

曹濟破涕收淚，再三致謝。前人一言九鼎，口齒有信，不像今人「口齒無憑」，有時簽了字，也在尋缺找隙，覷個正着，便佔人便宜，不履所簽，法律難奈何。曹濟知道鄧強是一條講信義的漢子，他復仇的希望露出了曙光。今後，爲了報仇，第一是找証據，第二是學好拳脚。

曹濟人雖戇直，却是粗中有細，那命案發生的當天，認屍回來以後，兇手的脚印尚在，他把距離的寬度量好，把鞋印的大小也劃下來。以後幾天，大家心情不好，關了幾天門，沒有做生意。曹濟一直在店裡踱方步，無意中發現一粒洋鈕，本來在洗衣館跌落，是很平常的事。曹濟也沒有留意，順手拾起。找尋當日顧客拿來的舊衣，沒有一件相同。猛然想起拾得洋鈕的那天，正是命案發生之日。他猜在心中，是不是阿秀和他糾纏的時候脫落？他在盤算着。

他不動聲色去找鷹眼人，當時唐人出入的地方不多，找了幾次，他找着了。然而每一次

鷹眼人見到他來，就借故走了。曹濟倒不在乎見他，只留意他的衣鈕。最後一次，他看到他穿的衣服，有着同一衣鈕，而且剛好是脫落了一粒。

曹濟眼裡突然冒出火來。

然而，曹濟很快就恢復了理智。今天不是和兇手較量的時候，他默默留意着他的走步和皮鞋，那鷹眼人不久也就走了。曹濟認着他的跨步，他已確認是他幹的好事。

看官！這一個生着一副老鷹眼睛的人，當然也有姓有名，他一生作惡多端，來到加拿大，還是兇性不戢，爲非作歹。後來，由於他的惡行，害得加拿大人對守法的華裔，有一段時期不再信任了，還使到移民法也因他的事故，對華僑極盡刻薄之能事，這固然是狹隘的民族思想，和峙視有色人種而產生，但畢竟使人有所藉口，鷹眼人無論如何是害羣之馬。可是，這畢竟是歷史的陳跡，他的後代、親戚還有不少遺留下來，罪不及妻孥。所以他的姓名不錄，雖是混帳，筆下猶恕他三分吧！

且說曹濟確認以後，就去告訴鄧强，還帶了那粒鈕作証：「强哥，他今天穿的是那天衣服，你不相信，可以找着他看看。」他看着鄧强沉思時說。

「我不是不相信！你可以報警，讓警察審訊的。」

「不！我想過，掉了相同的一粒鈕，沒有其他印証，還是不充份，而且我們開洗衣店的。此外，打草驚蛇，他可以走遁，要不然，一不做二不休，在我還沒有還手之力的時候，反被他害了，阿秀的仇也永遠無法得雪！」

曹濟說得有理，鄧强對他又有多一點信心。但那個鷹眼，鄧强不是不知他狠毒，他爲曹濟的復仇更躊躇起來，要多少時候，他才可以打敗他。他思考着。

「阿濟！」鄧强說：「他是個扎手的人物啊！你還是死了復仇的心吧！」

「強哥！我不死心，請你教我，隨時都可以開始了！」

鄧強見他有決心，自己又答應過，就說：「好吧！賭館人多，我又不想他人知道是我教你。這樣吧！我每週到你的洗衣店一、兩次教你吧！但你一定要曹旺不可告訴他人。」

曹濟滿心歡喜。回去向曹旺說，鄧強來教他幾下防身的功夫，請他不可告訴他人。曹旺頭腦簡單；想起阿秀之死，如果能有防身之術，也許悲劇就不會發生。

鄧強果然來了，巡了一週，就選定後門與圍牆之間的空地，剛好是個寬闊的練武好地方，而且圍牆高，外間誰都看不到。

鄧強叫曹濟在地上劃着九個方格，大概兩呎左右一間，九個方格，正好像小學生描紅的九宮格一樣。

鄧強在九個格子上走步，每一跨步，正好是另一個格。曹濟不便問他，他想，本來學功夫，應從馬步開始，而鄧強教他的，却是先學走步的。

曹濟爲人忠厚，師傅怎樣教就怎樣學。由於報仇心切，鄧強叫他每日走一個小時，而他則一有空暇，就不斷的練習，自己也算不清楚究竟走了多少次，到第二次鄧強來的時候，他就完全熟練了。鄧強很喜歡，這是一個意外。

「阿濟。」鄧強在還沒有教他之前，看他走完步之後就說：「這是九宮步的基本走法。是太極拳一派的精要之一，走得純熟，可以閃避襲擊。」他說完自己走入九宮格內，然後招呼他說：「你盡量打我，怎樣打法隨你，不要怕，我不還手，我用九宮步閃你。」曹濟依言，就在鄧強面前出手，不管他怎樣打，無法打到鄧強。

「你知道，你個子矮，先天吃虧，要閃避來勢，這是防身需要。此外，九宮步法可以讓你避開正門，專打敵人的小門，在行家來說，這叫做打步，以步補拳短的不足，一閃一衝，把步當長拳用，步一上，身衝上來，與拳齊發

，這叫做步打。」看官！鄧强到底跟過名師，自己浸淫武術十多年，對於搏擊之術精嫻，見識多，學得雜，心無二用，眞是無話可說。

鄧强開始傳授曹濟開馬步，也與其他師傅不同，他用前後馬，前腿重心，支撐整個身體，後脚放鬆。這樣一前一後，交換左右兩腿用。到曹濟練了幾個月，就是馬步和走位，天天練，月月練。曹濟不以爲苦，他完全信賴鄧强。

鄧强時時讓曹濟穩住了馬步，就出其不意，當胸或背後一推，來測驗對抗的反應力，初期，一出手，曹濟被拋得數尺遠，漸漸就改進過來，這証明他進步了，馬步漸穩了。

於是，鄧强教他發拳，也不教他全套，只是左右手換發，食指微出，打的內勁，拳在勁鼓動下疾出，帶有旋轉性，這種鳳眼拳，是鄧絕活之一。曹濟開始時當然有困難，但他有的是恒心和信心，慢慢也發出內勁了。

看官！所謂洪拳佛掌九宮步，武界以洪之拳爲正宗，掌之妙在佛家，太極以步發勁，因勢借力，也是武林中的獨步。他打鬍鬚狗的時候，就是用九宮步，左手一撥來勢，步走小門，右拳一個鳳眼鎚，打在鬍鬚狗右肋最下第二條的末端，那正是「奇門穴」，是人體要害之一，使鬍鬚狗連環手的氣力都沒有。

鄧强教曹濟用前後馬，是有道理的，那是配合九宮步的活動，人可以易於游走，不必固定了下盤，這是鄧强因人而教，鷹眼人高大，曹濟身材矮小，兩相對抗，如果以硬碰硬，矮小的顯然吃虧。鄧强教曹濟放棄打正門，專打小門，用九宮步輔助，自有妙用。用的前後步，一進一退，以步補長拳不足，又是因人而施。後來，鄧强教他踢腿，就是把後腿提起，在前步不動的支持下，可以疾出，像箭一樣用脚尖踢對方的脛骨上，也就是俗稱上五寸下五寸之處，那是全脛最脆弱易痛之處，左右互換踢出，所以前馬一定穩紮才可以，否則勁力不足，下盤不穩，遇上高手，當然會吃大虧。

鄧强除了教他踢後腿外，還教他外踢與內

踢。外踢用左右脚的外脚踢出，腰一頓，脚一彈即出，又是踢上五寸下五寸之處，內踢則用左右脚的內脚掃出，那是進一步用內脚掃上，也專攻上五寸之處。整個打法，專攻對方下盤，這的確針對鷹眼人的弱點。

鄧强還教了曹濟用「掙」，肘臂之間一曲，借勢暗出，傷人於無形，是洪拳一派的善長。

凡是精於搏擊的人，必不會墨守成規，對實用又較注意，鄧强集幾家之長，把精粹傳給曹濟，那是清楚知道，他不能復仇，必然被害，兩者之間沒有選擇，他學的不是玩着的，而是死活之間選擇。

鄧强教得好，曹濟學得勤，雖不是學武材料，但勤能補拙。曹濟已漸漸領略武藝的精妙處了。以後，鄧强就教他搏擊、散拆。每一招，解釋臨場搏擊的變化，在眞對打時是十分重要的，一招之中，可以時時變，所以招招不會使老，而且一招幾變，也就是一招幾攻。老教頭的辣處就是變得快，沒有練歷，是無法講出的。好在鄧强就是搏擊有經驗的人，他不是花拳綉腿。

看官！休道寫來筆墨太多。鄧强是唐人街第一位英雄，鷹眼人是第一個惡人。而且曹濟，以後隱居，還有事跡出現，那又是五十年以後的事，他的出現，又引起一場官司，都是唐人街的大事。

鄧强的好武，曹濟的後園是最好的練武之地，他不但教曹濟，而且自己練習。初期教是眞的教，後期教則是教與自練合起來。這樣，對曹濟自有莫大裨益，鍛鍊了曹濟成爲一個武界奇材。可惜的是，曹濟爲了諾言，終身除了兩次動過手以外，也沒有傳到一個可傳之人，這不能不算是僑界的一個損失。然而，曹濟的成功，有分教：惡漢橫屍叢林處，江湖洗手封金盆。

第五回：築鐵路腐屍棄野　賣勞力土著排華

光陰如駛，曹濟隨鄧强學武，不覺過了兩個年頭，如果論年資，兩年學武，不會好到那裡去。但是，曹濟則不同，因爲他爲復仇而學，不成功，便成仁，而且連阿秀的仇，永遠報不了。這是一種置死地而後生的學，自有別常人。鄧强是名師，傳授的，完全是實學。鄧强本身嗜武，他有許多怪想頭，而且技擊一道，熟能生巧，許多大師，能創巧招，都是在實用中，或臨場中悟出來。鄧强許多平時想不通的，或想而不知效果的，就拿曹濟當靶子練習。而曹濟呢？所阻擋的，身受的，却是名師絕技，這種搏擊，註定了曹濟非精不可。所以兩年的功夫，眞可以抵得常人十年。他爲人誠謹，又是鄧强所賞識的原因，也就傾囊相授。

「强哥！」曹濟終於忍不住問道：「如果我現在報仇，有成功希望嗎？」

「你會贏他；但要致命，則只有一半機會。阿濟！不必急，他又不是返唐山，何必急呢？聽說他的家人快要來了！讓他安頓家人再算吧！」

鄧强在賭舘，耳目當然比阿濟靈敏，他也是一片好心腸。阿濟的仇，只及鷹眼人的身上，他也有鄧强的氣度，也就不提了，只是繼續練下去，暫且按下不提。

這時，域多利的唐人街的華僑日漸多起來，從八面四方湧到的不斷增加。金鑛已逐漸向雲哥華擴充。許多開過的舊鑛就無鑛可開。就關閉了。許多華工就失了業，許多人另謀發展。由於華人在異鄉，沒有團結，工資低薄，積蓄不多，一旦失業，大家惶恐起來，而移民仍不斷增加，使失業的嚴重性增加了。

唐人街人數多了，良莠自然不齊，也有許多亡命之徒，到加拿大來混，當時入口，只要

交入口稅就可以。遂有許多販賣人口的歹徒，在唐山擄了村女，或買來婢女，上岸時當作自己家眷，繳稅上岸，竟在唐人街開起娼寮來。那時，雖然漸漸有些新客，也眞的攜家眷到達，究竟不多，所以開妓院的生意，十分好賺。但是，唐人街也變得十分複雜，許多爭風吃醋，演成聚幫打鬥的，時有所聞。也有許多華人，吃裏扒外，發現到好鑛，竟偷偷通知白人，用白人的勢力欺負自己人。所以，當時主持正義的洪門致公堂出了一張告示，規定了採金的規矩，如果犯了，以割耳爲儆戒。公告是這樣的：

「一議：凡洪門兄弟採金，採有好坭口，裏在界外方得開泥口。採金如有恃强在界內開泥口，即與侵奪同例，重責不宥。

二議：倘有私穿（串）外人侵奪兄弟泥口者，擒回照例去順風（耳朵）一對，不許叔父保結。

三議：如果不肯出身，暗唆外人侵奪兄弟泥口，被查出者，擒回照例去順風（耳朵）一隻，不許保結。

四議：凡屬洪家兄弟，採有好泥口，每人以一百尺爲度。如兩頭若有界，至未暇往衙寫紙；倘有兄弟知之者，不得先往暗投衙門寫紙爭奪，如有行爲者，與侵奪同例，重責不恕。」

所謂泥口，即鑛源所在之出口地。當時採金者多屬洪門兄弟，致公堂是洪門兄弟的堂所。以前老年華僑有的少了一隻或一對耳朵，就是犯了堂規，被割掉的。這條堂規，一直沿下來，直至淘金時代過去才擱置不用。看官！華僑在加拿大第一個堂口，是一八六四年在百加委路建立的洪門致公堂。

由於華僑一向老實，大家像盤散沙，工資比白人低了幾倍，雇主當然喜歡僱用，但白人當時已有工會成立，對華人的競爭，甚表不滿，處處虐待華人，岐視華人，政客爲討好當地人，時時訂定了不合理的法規，增加華僑的苦難。

那時，詩卑亞鐵路開始建築，於鑛業凋零的時候，正好給華僑效力的去處，許多白人不敢做的工作，多由華工完成，披荆斬棘，爆石，穿洞。如果坐過卑詩省的火車，穿山穿洞，最曲折的地方，那些路軌，差不多沒有一節不是由華人所建。當時資本主義方興未艾，工人死亡沒有賠償，尤其是華人，眞是各安天命，許多因工致死的，就由一同工作的華工友，就地埋葬了。爆石爆死的，遇蛇咬死的，從高跌下來死的，或鑿懸崖失愼跌在河谷的，非死即傷。早五十年，該鐵路有一段，火車經過之前，司機照例必燒紙錢，那是相沿下來的，是華僑教白人司機做的，因爲煞氣大，時有翻車，燒了以後就平安，這樣沿習下來的，可知華工犧牲的慘重了。

看官！如果以今人的眼光來看歷史，未必公平的。清朝末年，國勢日蹙，那裏可以護僑，而當時正是帝國主義最猖獗的時候，無所謂人權。種族的分界劃得清清楚楚，黃面漢的命運在外國是註定苦難的。

一切法律爲白人而設，社會觀念是優勢劣敗，適者生存，無所謂同情，弱者應自動淘汰，這是典型的强權時代。

淘金業已漸漸趨於式微，資本少的華人鑛場，已無法支持而陸續的關閉，只有最大的四家，李昆兄弟一家、鄧氏一家，此外合資的還有兩家。當時有白人經營很大的鑛場，叫做「跳舞標公司」，也因經營不理想，發生搖動，董事會決定在破產之前急售，但華人鑛業公司自救不暇，那來如此大的資本呢。只有李昆兄弟公司，因爲開得早，基礎早定，加上年來有計劃的經營，是金鑛業中最穩定的一間。因爲「跳舞標」鑛場太便宜，即使買地，也是值得，於是李昆兄弟決定買下來。

因爲價錢便宜，李昆兄弟特別來找表弟阿熾。

「阿熾！」李昆開門見山說，其實李昆兄弟自己已有能力獨立購買，但他認爲地皮好，

希望表弟也參加，引導阿熾將一部份資金投資正當產業上：「我們合力買這塊地皮，你現欸多，常帶在手上，不穩當的。」

阿熾也知表兄好意，當然也沒有兩句，佔了一半股權。看官！後來域多利逐漸發展，所買的地皮，差不多就成了一個小鎮，他們的子孫也成了巨富，此是後話。

且說自從由李昆兄弟接收了「跳舞標」鑛場，在他們有計劃的經營下，便穩定下來。白人看見也眼紅，但他們知道華人是在該公司頻於破產而購買的，倒沒有話說。但是隣近的印第安人，一則妒忌華人購買，二來看不起華人，常常藉故到鑛場來搗亂，有的偷竊。但李昆兄弟容忍，也就敷衍過去，怎知這樣，反使紅番以爲可欺，索性按時來索飯吃，李昆也敷衍他們。豈知有一次，煮得不夠，拿不出飯菜來，紅番們在粗口大罵，繼而毆打了伙伕，惹起公憤，華工羣出，驅逐他們。豈知他們心有不甘，跑回自己的部落，號召了五十多人，浩浩蕩蕩殺到鑛場來。華工想不到他們有此一着，急忙中應戰，但人數只有他們的一半，結果寡不敵衆，被他們打傷了十多人，打死了兩個，才呼嘯走了。李昆兄弟不在鑛場，聽見管工報告，只得向阿熾求救。

阿熾當時在番攤巷已經是大阿哥，一聲令下，自己押陣，由鄧强率領，連同鑛工，也有六、七十人，便殺奔紅番村落來，那只不過相距幾個小時。那批來鑛場打殺的人還在，他們遠遠見到華人洶湧而至，就呼嘯全村動員起來，就在村前的廣場上排列陣勢，等候華人。

兩陣對壘，倒也人數相當，旗鼓相桴。但紅番看到唐人，一般比他們生得矮小，心裡有點輕敵。雙方人馬，一見面就不由分說，拳來脚往，打得黃沙蔽天。但華人由阿熾、鄧强，羅安好手帶頭，有些也懂得拳脚，一接觸就分出高低，尤其是鄧强，一出手就是重手法，制服了幾個好手，其他的就易解決，一場惡鬥，華工當然也有打傷，但不重。而紅番則慘矣！

橫屍當場的四人，受傷的，重的斷肢斷肋，輕的也頭破血流，已經不能再戰。阿蹇才率領華工退下。

看官！中國人與紅番這一場搏鬥，卑詩省警察局是有紀錄的，但是羣毆，各有死傷　而且他們對華人和紅番，同樣歧視，也就不了了之。但從此以後，紅番就再不敢欺負華人了。

加拿大慢慢發展起來，城市也接連而建，鐵路也漸漸發展，許多華工，紛紛從淘金業轉到興建鐵路，但待遇微薄，仍是不曾改善，白人依然歧視。而且鐵路工人，往往藉故毆打華人，以爲華人是專與他們搶飯碗，提出許多苛刻的法例，想禁絕華人進口，但當時因工人不足，政府還沒有接納，只加重了入口稅額，當時工會仍不甘心，處處不願與華人合作，所以，許多困難的工作，他們藉拒絕與華人合作的理由，就不參加了，迫得華人獨力完成，以致犧牲慘重，許多在冰天雪地工作死了，大家都不知道，到明年春天到來，屍體的冰雪溶解了，才發現他的屍體，但也腐爛了。

當時，第一任加拿大總理，在答覆對華人入口的政策質詢時，他說過：「不要華人，就沒有鐵路！」由於這句話，才能繼續容許華工入境。

所謂窮則變，變則通。中國民族是有適應生存的方法和能力的。他們已慢慢向洗衣業和餐館業發展起來，跟着鐵路的發展，華僑也逐漸在各大都市建立起他們的唐人街。雲哥華就繼域多利而起，成了加拿大第二個華僑人口最多的城市，不久，又漸漸取代了域多利，成爲加拿大華僑人口最多的城市。除了美國三藩市以外，是北美中國人第二個最大的都市。即使到了今天，雲哥華仍是在加拿大最多中國人的地方。

一八六四年，也是同治三年，太平天國敗亡，粵籍的人士出洋的更多。也在同一年，華商曾致省督一個備忘錄，籲請域多利埠，應和中國貿易。這是華僑第一次從事國民外交。

一八六五年，美加交界的（Fort Colville）柯華利堡發現金鑛，華人又轉到那裡，并且成立了唐人街，但金鑛源不多，一下又烟消雲散，華人又隨而他遷了。次年在百加委路市的華人，大家集資購下墳地，這是第一個華人墳場。這一年，在中國廣東省中山縣翠亨村，中華民國的國父中山先生出生了。他後來奔走革命，也到加拿大來，受到華僑熱烈的擁戴，有不少回國參加革命。在黃花崗的革命烈士墳碑上，有不少鑿着「加拿大華僑」的字樣。前數年，安省亞倫高士文部長曾到大陸，在黃花崗拍下了幾幅加拿大華僑烈士墓碑的照片，曾在宴會上出示華僑。

一八七一年，卑詩省加入了聯邦政府。到了一八八六年，雲哥華正式立埠。一八八七年，域多利的華僑以歧視法例的不平等，開始籌欵，預備對抗苛例的經費，由李祐芹、董謙泰主持，并且延聘了律師，可是，當時社會風氣排華，沒有得到預期的效果。

看官！我在這裡要補上一筆，華僑雖然對不平等的法規未立即見反對，但已經覺醒，以後積取經驗，就知道團結的重要。初期對抗不平等法，是由域多利中華會舘開始。這個會舘成立於一八八四年（光緒十年），是全加拿大中華會舘中的最早者。域埠中華會舘的建樹很多，應該特別表揚，在加拿大蕭條時期施粥施飯，代先僑運屍骸歸葬，做了許多好事。不似以後各地有些團體，假立名目，爭名奪利。做僑領的人只顧出鋒頭、謀私利，頂着僑領的銜頭，在國內招搖撞騙。有的自封百萬富翁。更可笑的是迎合國內崇洋的惡習，娶個洋妻，斗大的中國字認不了一籮，却說是研究甲骨文的漢學家。這實在高明，有幾個識甲骨文的中國人呢？只任得天花吹得亂墜，末世人心不古，使我們對篳路藍褸的老實華僑，不勝今古之嘆。此是後話，人心不古，不提也罷。

當域多利中華會舘成立之時，唐人街已有四、五千華僑了。開雜貨舖的便有好幾間。其

中一間，座落在菲士賈街。店主叫黃春，老婆叫秋桂。秋桂平日搽脂蕩粉，口角春風，時時和黃法、李三眉來眼去。誰知那黃法是好賭，李三吃鴉片煙。那個秋桂不知好歹，竟然以爲談得來的漢子，漸漸姘上了黃法。那李三冷靜，看在眼裏，也不動聲息。有一天，趁着黃春不在，走入雜貨店，找秋桂答腔。

「阿桂！黃法怎麼不在呢？」李三一副陰笑的。

「我怎知道他。」秋桂有點薄責，但顯然是軟軟的。

「你甚麼不知呢？他有幾條毛妳也知道。」黃法仍是笑臉，眼睛斜斜的向着她。

「衰鬼！」秋桂以爲他調侃着她，恨恨的說：「你亂說，我回頭就告訴黃春。」

當然，秋桂是絕不會告訴黃春的。她是喜歡李三這種邪門的笑謔。

「阿桂！不是我說妳！黃法是不及我的，他不能令妳得到最大的滿足。」李三仍是一副笑臉的。

秋桂臉上一熱。雖然她不是個正當的人，但這樣開門見山，總是快得一點，也沒有保留的餘地。

「你再亂說，我就趕你出去！」她紅着臉，眞的有點怒氣。

「妳不要生氣。」李三倒放低嗓門：「我的確見妳在昨天下午，和他到大衞街皇后旅店開房，我在對面街角，等了三個鐘頭。阿桂！妳還敢生我的氣，其實，我認識妳早些，妳應該鍾意我才對，老實說，我比他斯文，又比他能耐。」李三一口氣說完，聽得秋桂紅一陣、白一陣，無法答上。她的確昨天做過這件事，如果李三向黃春告發，那的確是麻煩的事。想想那李三，清瘦斯文，說話也解人意，禁不住斜瞟了一眼。李三是何等樣人，他馬上接口：「阿桂！我也不禁止妳和黃法來往，但妳也應該想想我啊！」

秋桂怎可以答得上呢？她只有默默的垂着

頭。

李三拉着秋桂的手：「日頭落了，我知道黃春去找人，他不會早回來，妳關門吧！」

秋桂當然知道丈夫那裏去，也該關店的時候。她就把門關上。只有她和李三在一起。看官！一個有心而來，一個又不正當。髮膚一近，幾下挑撥，就挑出火花來。秋桂的確是個蕩婦，第一次就反應熱烈，而李三是個癮君子，是耐戰的能手，兩個旗鼓相當，這種穢事，休費筆墨了。

秋桂與黃法、李三同時混上，一直瞞着丈夫。黃春是老實人，天天顧的是怎樣做生意，存點和供應，誰會想到枕邊人，已經綠楊移作三家春呢？

如果是勾搭的人善良還好，偏偏黃法好賭，李三嗜煙，這種人既不立品，那有善終呢？兩個人已不約而同在打黃春的主意。黃法是老粗一名，向秋桂賴幾個錢，救救急的事早已做了，但終是老粗，想不到別的方法。可是李三就不同了，睡在烟床上，甚麼詭計都會想上。尤其是吹足幾口，精神百倍，想想秋桂這個蕩貨，反正不是自己老婆，何不借黃法之手，敲上一筆，尋個出處，不是更好？於是立定主意，就找黃法，兩個同屬壞蛋，一拍即合，但李三始終沒有說明，他也是秋桂的姘夫。

李三打的好主意，由黃法引誘秋桂出來，然後脅挾秋桂，再發信通知黃春提款贖人。而李三則仍常到黃春的雜貨店去，勸黃春息事寧人，照付贖人，必要時代提款項前去。這樣，成則坐地分肥，敗則由黃法一人獨當。

世上有許多人，只顧自己，不理人死活，善於利用他人的弱點，來做負情負義的事。被利用的人固然可憫，但他甘被利用的又豈無可議之處；而且一再被人利用，則不是心懷叵測，就是個大蠢材。心懷叵測的人，日久必露眞面目，到時，令人驚駭的是，他那副扮豬吃老虎的忍耐工夫。

黃法果然依計而行，秋桂跟他坐了小船遊

覽，以爲一、二小時就回岸，怎知黃法一直划，直向遠遠的小島羣前進。秋桂哀求要回頭，黃法依然不理，一直到了一個小島，那裡有一間木屋，大概是人家的別墅，但久未住用，經久失修了。

「阿法！你帶我到這裡來是甚麼意思呢？」秋桂大發嬌嗔的質問着。

「老實對妳說，我近日欠了人一筆債，要還。只可請妳來這裡，離家幾天，黃春會拿些錢來，解決我的困難，我便放妳回去。」

秋桂不聽猶可，一聽之下，顯然是擄自己當人質了。深悔自己的浪漫，想到丈夫知道以後，不知會怎樣對付自己，她急得哭起來。

「阿法！你這樣攪，我那裡有面子見人呢？你念在我們過去的情份，放我回家吧！總之，我將自己的私己錢送給你，不要讓我的丈夫知道！」秋桂在哀求着。

黃法心裡暗想，我平時叫妳拿，妳總是推三推四，現在自己却自動提出，眞是不見棺材，不流眼淚！

「妳有多少？」黃法冷冷問。

「一千幾百總有的？」秋桂不敢相瞞。

黃法暗想，怪不得人人說黃春有錢，秋桂的私己也有一千幾百。他想，如果她早點拿出來，倒不必擄她來了。這樣，一次殺鷄取卵，也不化算。可是信已發了。他在擄她同時，約好李三在當時就發了。

黃法默不出聲，一直在盤算問題。他當然不會同時放秋桂回去，因爲還沒有得到李三的消息，會不會上去，就被警察捉住。

「妳不要急，我自然送妳回去，我要等李三的消息才放得妳。」黃法安慰她。

「甚麼？你約李三同謀麼？」秋桂急問道。

「當然，我一個人怎樣可以幹。」黃法沒有隱瞞。秋桂暗想，不知黃法知道她與李三的事否？

「李三怎樣教你呢？」她在試探着。

「他大概知道我和你的關係？就慫恿我做

，他還知道黃春有錢。」秋桂知道李三的唆使，他還沒有將自己的秘密告訴他。她也在思索着問題，兩個人同床異夢，各盤各數。

且說黃春見秋桂離家，一直到晚上仍未回家，探問過幾家親友，都沒有見過她，心裡着慌，不知如何是好，適好李三來訪。黃春告訴秋桂的事，他想再過一會，她還不回家，就要報警了。

「這可不能報警！」李三插口說：「第一麻煩，說不定阿嫂不久回來，你又去銷案。人家聽到也不大好聽。」

黃春想想也有道理。一夜就這樣過去了。

第二天，郵差送了一封信來，打開一看：

「黃春先生：請携現款三千，着人送來孤島。如報警則與李妻同歸於盡。見欵後，第二天立即放人，送回原埠。另附圖，可依址着人來。」

這一封信，沒有署名，只劃了一個地圖，小島四面環水，註明怎樣可到。

黃春呆了一呆，不知怎樣才好，而李三又剛來；探問秋桂的訊息，黃春把信拿給他看！

「三哥！你說應該怎樣做呢？」

黃春方寸已亂，問計於李三。李三躊躇一會，向黃春分析說：「春哥！這種惡人，還是不惹他的火好！三千元雖然多一點，但人命要緊，阿嫂又能幹，不理她是說不過去的。我們份屬好朋友，我願意爲你去一次。」黃春很感激李三的義氣，心裡安定了一點，但是，他仍把心不定，三千元確是個大數目，而且，他想到，一次三千元，誰担保沒有第二次？正是：來者似善原不善，無心正是有心人。有分教：螳螂捕蟬雀在後，紅粉回頭身已殤。

第六回：道友計李三自盡　女傭案鷹眼橫屍

黃春想起秋桂，十多年來同甘共苦。三千元又確實太多，他正在進退維谷中。

那李三本來是個深沉的人，但他欺黃春老實，而且無人幫忙，就催促他立即辦理。黃春原沒有對他任何懷疑，但見他急着催促，好像成竹在胸，這樣一來，漸漸引起黃春的懷疑。但這種意外還是沒有經驗處理，他就支吾着李三，說要到銀行商量，然後請他幫忙，就打發了李三，說要到銀行去。

李三和他出了門，各走各的路，那黃春却不去銀行，去找他的兄弟黃友商量、將事件的原本向他說了一遍，黃友比較精明，就爲黃春出主意，認爲應報警辦理。於是馬上報了警。警察局於是從銀行提了足三千元，記了號碼，交給黃春，叫黃春着李三去贖秋桂，也不告訴黃春的處理方法。黃春拿了三千元回來，李三已在那裡等候，果然不少，心裡高興，以爲自己眞是諸葛亮，囑咐黃春不要担心。

就提着那三千元，依着地圖來找黃法秋桂。其實他早就知道在那裡了。

李三不是善類，心想這三千元，何不自己先吞了一千，只拿二千，與黃法對分，勸黃法放人。黃法擄過秋桂，即使將來洩漏秘密，只是黃法幹的勾當，他不能存身，一定逃亡，就更與自己無關，主意既定，就先拿起了一千元，另外紮在腰帶上。一直望小島而來。到了接近小島，然後租了小舟划來，找到了黃法和秋桂了。那時已經近黃昏的時分。

李三的出現，黃法與秋桂都鬆一口氣，不過，秋桂還是急着要知道丈夫的反應。但天已黑，划船要經過許多河道，很不好走，就決定明天始動身。

本來，黃法知道只得二千元，是不同意的

，但經不起李三的勸告，同時他也想到，秋桂那幾百至一千的私己，遲早都是自己的囊中物，也就將就了。大家預備明早動身，這本來就應該告一段落。誰知人的禍福生死，有時眞一念之差，就有全然不同的後果。

秋桂雖然放蕩，但究竟是舊式女人，心裡總有些愧怍，這次被黃法一攪，不知道丈夫知不知道自己與黃法的糊塗賬，而唐人街是否已傳出這擄人勒索的新聞，大家的反應怎樣？一連串的問題，都教秋桂怔忡不安。他急於知道，但黃法在旁，又不敢去找李三，雖然他就在隔房。終於等到黃法鼾聲大作，她靜靜的起來，躡足推開李三的房門，然後又輕輕的掩上。

那李三正睡得濃，忽然有人推動，正想開口，一隻香軟軟的手掩過來。睜眼一看，原來是秋桂。她用手指壓住口唇，示意他不要張聲。那李三千不該萬不該，在虎榻之旁，尙起慾念。他只以爲秋桂夜半過房，一定舊情難忘，或慾念方起，就來移船就磯。便急不及待爲她寬衣解帶，秋桂本想拒絕，要問他消息，但那李三已慾火焚身，一味蠻幹，秋桂恐驚醒黃法，只得將就了，任由他入港，以爲一陣完後，便可低聲問他，怎知那李三道友之流，慢撚細描，忘記了身在他人之側，得意處又忘了形，咿咿唔唔，誰知秋桂，那還是他的？折騰了許久，還未完工，看官！那種避暑木屋，經久失修，黃法更睡得死，也會吵醒，半夜醒來，手搭向秋桂，那裡還有人。耳聽的聲音，那還須問呢？早就妒火中燒，黑中摸着帶來那把菜刀，靜靜行近房門，貼耳一聽，果然是秋桂與李三在幹那事，他不知道李三與秋桂早就搭上，只道秋桂淫賤，半夜勾李三，怒火往上一冲，忘記了秋桂也是他人之妻，自己也是姘夫而已。大喝一聲，用手將門一推，嚇得李三和秋桂兩人，趕快爬起。那李三一滾身就離開了秋桂，可憐秋桂在下，正要起身找褲子，那黃法已衝來，不由分說，黑夜裡那知是誰，一刀劈下，正斬個正着，只聽到秋桂一聲慘叫，刀鋒從

前額下，整身已軟瘓下來，倒向後死了，只濺得黃法一面血。就在此同時，李三奪門而走，只顧逃命，在岸上尋回小舟，赤身而划，離開小島。那黃法見李三跑掉，眼前一片漆黑，但他知道已經闖了大禍。定一定神，思考着如何善後。他轉身出門，將門窗打開，讓淡淡的星月的光輝射入。已見秋桂赤條條的躺着，李三的衣服仍在。他想：自己一千元加上李三的一千，如果能游水而出，二千元也足夠逃亡，或者隱居起來，避它三、五年耳目，也足夠生活了。

那秋桂的屍體，怎樣處置呢？又是傷腦筋的問題，倒不如將她分屍，然後拋落這大河，變了魚類的飼料，總比將來人骨一副，留下來多給警察一條線索。主意已定，就眞個動手起來，將秋桂斬成幾塊，拋入河裡了。

看官！謀殺與誤殺不同，雖然殺人之實則一。謀殺是出於理智的，是有計劃的，如果動機成立，又付於行動了，則不管是否已致人於死，都算謀殺，已構成法律的要件。至於殺了人，只要証明不是蓄意令人致死，不算謀殺，只屬誤殺，法律的責任就不同了。

黃法打發了秋桂的屍體，也跳到河裡洗個澡，預備天色一看得清楚，就準備逃亡。誰知人算不如天算，遠遠聽得有摩打的聲响，出來一看，已見有兩艘快艇，向島上駛來，黃法知事不妙，又無處可避，只走回屋內，希望不是爲他而來。可是，不久，已經有人叫他的名字，說明是警察來找他，叫他出來投降。

看官！原來警察局接到黃春的報告，已經組成了專案小組辦理，一路跟踪李三，早就構成了包圍網，李三赤條條的逃出來，划出來就被警察的巡邏截住。那專案小組還準備了繙譯，李三支吾可疑，追問他的錢，他說已經交了人，問那人是誰，開始時他不肯說，後來也說了。於是警察認爲錢已交上，勒索的事實已在；罪名成立，就帶同李三向小島而來。

黃法從屋內向外窺望，十多個警察，已手

持手鎗上岸，還帶了狼狗，知道無法隱藏，只有舉手出來。

那時候差不多已黎明，警察用手鐐扣上他，繙譯看到血跡斑斑，便問秋桂的下落，黃法只有供了，而那三千元，黃法只說兩千，一千是從李三的衣服拿來。

警察也帶李三上來，追問還有一千，他知無法抵賴，也告訴紮在腰帶上，於是從李三的腰帶也搜出來，恨得黃法牙癢癢，破口大罵李三不夠義氣，也就一股兒將李三怎樣教唆他拐了秋桂，怎樣寫信勒索，到怎樣晚上與秋桂通姦，全部抖出來。於是李三也扣了手鐐。

警察經過一陣的搜索，好在秋桂的屍體下水不久，很快逐件找回，到了早上九時，已全部辦完，便帶着黃法、李三返回域多利警察局落案。

經過了法院的審判，黃法擄秋桂的同時，携帶了菜刀一把，這刀是殺人的兇器，額骨斬裂，以後亦憑這把菜刀，將屍體斬分，拋屍落河，企圖滅跡，罪名重大，被判絞刑。李三教唆勒索，幷參與勒索，是個主謀，雖然未至殺人，也是大罪，被判終身監禁。該案發生於一八八七年春天，宣判與執行在秋天。

黃法是中國人在加拿大被判絞刑的第一人。李三是判終身監禁的第一人。審判的檔案，還留在卑詩省的法院裡，犯罪檔案在省警局中。爲我華人辛勤守法之叛逆，瑜中之瑕，不說也罷。

如果講因果，以爲就是迷信。其實，並不盡然，下甚麼種籽，開甚麼花，結甚麼果，不是可以預知麼？不過，人總是善忘的動物，除非現眼報，時間一久，誰記得呢？其實，因果的報應有時是迂迴的，或者過了一段時間才出現。當然，天道不常也有，「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橋整路有屍骸」。這一句粵諺，憤時嫉俗則可，如果自以爲是，或教於子孫則不可。

不錯，現社會有多少歹人，過橋抽板，心狠手辣，幹得便幹，騙得就騙，全無一點道義

心，也許他僥倖可以揚名立萬，致富有餘，但他這種秉性，必會有形或無形傳諸子孫，其受害者，雖不及身，但貽禍子孫，此又是因果迂迴耐久之報。

看官！廿多年前那個殺害阿秀的鷹眼人，接了家眷來，雖然有家有室，子女均已長大，但他還是好漁色，娼寮處常見他的踪跡，這倒無所謂，用錢買笑，各得其所。

不該就是他那種兇暴，到這一把年紀，還不稍戢，這也許又是報應吧！

原來那時距他殺死阿秀已廿多年，他自己亦已近五十歲人了，開了一所小餐館，夫妻檔。自己和老婆管廚房，另外請了洋女當侍者，生意也不惡。如果他收斂劣跡，多行善事，補救以前的罪愆，說不定曹濟寬恕他，可以善終也說不定。偏偏他色心不斂，兇心仍頑。

有時看到侍女穿着高蹺鞋，屁股一左一右的浪花，早已惹得眼紅，暗暗噎了一陣，又礙着老妻面前，下不了手脚。那女侍叫露絲，鷹眼人知道是玫瑰的意思。他想，這妞是這幾年來請的女侍中最惹火的一個，見她時常和客人打情罵俏，不見得是三貞九烈的人，骨子裡定是個騷貨，也就時時趁機檢檢便宜，吃吃豆腐，那玫瑰也可像不是峻拒的模樣，更令他放恣，以爲總有一天可以染指。

那一天，也合該有事，鷹眼的老婆病了，只有鷹眼一人打理廚房，到了夜晚，另一個女侍走了，只剩下玫瑰一人，還在進進出出廚房與餐房之間，一步一扭，早扭得鷹眼眼火亂冒，他開始用言語挑逗她，偏偏又惹起她的浪花秋波，更加使鷹眼的慾火冒起來，眼瞪瞪的望着她，那個小妞不知好歹，還特別的扭得起勁。鷹眼人像老鷹看小鷄似的，預備一抓到手，好容易才等最後一客人離開。

他就急不及待地自己走進了餐房，把大門關了，玫瑰雖然意外一點，但老闆自己關門，也不覺甚麼，便預備除下制服回家了。誰知鷹眼一路跟着她到換身房，她便覺得有點異樣，

用手推他出來，這種動手動脚的舉動，以前也有過，以爲就沒事了。鷹眼在門外，隔着虛掩的一扇無鎖的薄門，看玫瑰脫了制服，露出一雙豐滿的胸脯，曲線迷人，早忍不住，推門就進入，一手就搭着她穿衣的手，她不防有此一着，再看他一眼，一看猶可，不看之下，見他紅腺滿眼，眼睛射出兇光，像要擇人而噬的樣子，這是她前所未見的，尖叫一聲。

看官，鷹眼人的眼睛生得本來十分可怖，又在慾火冒升的時候，就更嚇人。如果他不操之過急，也許成其好事，偏偏他不解人意，像霸王開弓，怎不嚇煞這小妞呢？但見他一伸手來阻搭她的穿衣，另一手來脫她的胸圍，更嚇得她尖叫，用手亂打他，並死手掩着胸圍不放，惱得鷹眼人性起，一手就來勒她的頸，一手仍來搶她的胸圍，拖拖扯扯兩個跌在地上打滾。玫瑰究竟是個女流，她的死力是出於自衛，倒是十分勇敢，但終於惹起鷹眼人火起，用力一勒，她就失了抵抗，鷹眼人放了手，就除了她的褲子，草草把她强姦了。

本來，玫瑰受他一勒，失了知覺，但一會就醒了，那時候全身癱瘓下來，知道自己生命的危險，也無能反抗，任他强姦了。

那鷹眼人穿回衣服，慾火消了，就很不好意思。看着玫瑰躺了一會，慢慢起來，蹣跚走了。

鷹眼人以爲得償所願，雖然草率一點，沒有細細品嘗的滋味，但此妹不是賣肉者流，也就甚覺滿意，以爲是人生一次豐收，他做夢也想不到，因此會影响整個僑社，更想不到會爲此丟了性命。

玫瑰受創回家，衣履不整，頸上被勒的傷痕，胸部的一堆堆瘀黑，一見家人，就委屈嗚嗚的哭起來。她的父母不聽猶可，一聽之下，也不管女兒的意見，立刻報警。當晚就把玫瑰車到醫院驗傷，也立即逮捕了鷹眼。

那時，卑詩省歧視華人，已經成了風氣，强姦女侍案，經報界有意的宣傳，政客的討好

羣衆的談話，把這件事擴大成排華的藉口。首先的反應是，所有在唐人餐舘工作的女侍者，集體一律不幹了。有的唐人餐舘被人擲石頭，搗毀了，所以有許多被迫關門大吉，甚至被焚燒了，當街毆打華人的事時常發生了。

這還不算，最慘的是政客們藉此討好工會，不准華人餐舘請洋女侍，又增加了人頭稅，幷且聲言要立法禁止華人入境。

唐人街憂心忡忡，大家不敢出街，都抱怨鷹眼闖出這大禍。而其中最感慨的，當然是曹濟了。

曹濟跟鄧强廿多年，早想報仇，好幾次被鄧强勸阻了，曹濟爲人也是個厚道的人，以爲放人一馬，讓他改過遷善。則天有好生之德，也就久久不動手，誰知鷹眼人品性難移。曹濟從報章上一知半解，又從人口中德到的强姦經過，傷者的傷痕，無不與阿秀之死一樣，不同的，一個僥倖生還，一個被生生勒死而已。

如果鷹眼人被拘留到判刑，或者可以逃過曹濟的復仇，多活幾年。但鷹眼人經過幾年的經營餐舘，手頭已有個積蓄，住在拘留所不慣，而審判的日期排得遠遠的！他就出資請律師担保出來，等候審訊日期，强姦罪雖大，好的律師還是有辦法減少服刑期的。

當然，鷹眼人的餐舘，已經被當地人搗毀了。他又被一般華僑所憎恨，至於親友，自己也不好意思，所以也沒有甚麼來往，獨自困在家裡，悶得一肚子氣。

那一天，正是一人獨困，家人都不在家，外面却有人拍門，他開了門，對着的是個矮胖胖的中年人，一時想不出是誰。那人已開口了：「我們廿年來的怨仇應該了結。我是阿秀的丈夫，你勒死我女人。」那人正是曹濟。

鷹眼人正悶得一肚烏氣，看看旁邊的隣居，沒有人在場，惡狠狠的沉着嗓門，說：「你想死嗎？你敢惹我！快走，老子發狠起來，連你也送上西天！」看官！這無疑已自己承認殺死阿秀了。曹濟心頭一陣悲慟，一陣憤怒。

他學武廿多年，涵養的功夫不是等閒，他依舊沉聲說：「我能來找你，當然要求個了結，你殺死我也不走，除非我們一同到那叢林去，大家拚了，生死各安天命。我沒有帶刀帶槍，你不去，我們也得在這裡幹，隨你選擇。」曹濟拍拍自己的衣服，表示沒有夾帶任何武器。

鷹眼人好火光了，這個胖嘟嘟的人，居然要和自己比武，眞太不自量了。他想，如果在這裡幹，大家都知道，而且目前衆怒難犯，官司還未審，怎可以當衆再殺人，既然這小子不知好歹，一不做，二不休，免得日後糾纏。自己做得手脚俐落些，打發他上西天，也不怎難。

「好！走！你自己找死，怨不得我！」鷹眼說。

曹濟心裡是何等氣憤，這一個人，自己曾在鄧强勸告之下，忍了廿多年的仇恨，也曾想過，放他一條生路，希望他能改過向善，想不到落得這樣的結局。

他的失望，比他的仇恨更憤怒，他慨嘆人心的歹毒，像鷹眼這種人，應該是百死不捨之尤了。

曹濟默默地帶路，當然，他也防備他在後頭暗算，走得距離一點，不時回身看看他。這使鷹眼十分可笑，這樣一個胖嘟嘟的人，居然向自己挑戰，而又怯兮兮地回頭看自己，即使他懂得幾下功夫，在氣勢和胆識吃了虧。

原來武藝這一道，胆識十分重要，許多很有武藝底子的人，如果胆識弱，臨場經驗不足，說不定一交手，甚麼都施展不開。而來搏鬥的人，不是日夜陪伴的師父或師兄弟。對拆的橋手也不同，那就不一定可勝對方，這原是知武的人誰都懂得的道理，何況鷹眼這個人。他身高體健，出身就是個流氓的人，心又狠毒，那把曹濟看在眼裡。自從玫瑰事件發生，早就認爲晦氣透頂，連像曹濟也找上門來算賬，那肚子怨尤，非發洩一下不可。他也想，殺他一條命，等於以毒攻毒，以凶消凶，說不定轉運。

他想到得意處陰笑，憤怒處咬牙切齒，七

情上面，看得曹濟也有點心寒，暗道這人實在豺狼成性，也就下了決心，非致他死地不可。

兩人各有各想頭，不久繞過轉順街，向叢林裡面直走，那鷹眼人一點不含糊，亦步亦趨跟定了。

終於來到阿秀的死處，四週草木荒蕪，空了一塊曠地，曹濟站定了。他暗禱阿秀芳魂鑒領，她的仇人償命來了。那鷹眼又何嘗不記得此地呢？他也想，曹濟找死之處，亦阿秀奪魄之地，也算他死得其所，黃泉又彼此相見，也便宜了這小子的來世艷福！

「廿年來你的洋鈕，在這先還給你。」曹濟拋了過去。鷹眼陰沉一笑。

「來吧！」鷹眼輕蔑地說：「不過說明，你死了可不能再纏我！」

「那只能怨我學藝不精了，鷹眼！你先動手吧！我為了報仇，天天練武，算我讓你先招。以後各安天命了！」

鷹眼暗裡好笑，算你天天練吧，身裁臂力先天已吃了大虧，我鷹眼難道就沒有練過的麼？

更令鷹眼好笑的是，曹濟自認練武的人，馬步開得不倫不類，右腳踏前，左腳座後，雙手吊兒郎當的放下，心裡早瞧不起。他也想，這個馬步，像五形拳中的豹馬，是以靈活見稱，但又似是而非，豹馬的後腿略吊起，雙手也不是這樣。的確，鷹眼不錯，可知他也是行家。原來鄧強身兼數家之術，因人設教，他是專應付鷹眼而設的馬步身段的。

看官！凡是狠毒的人，即使外表生得兇惡，亦必粗中有細，否則不算狠毒。能狠能毒，其人必帶陰險，不能算是純陽剛之人。所以，鷹眼儘管長相兇惡，其心陰險不過。他能伺機擄姦阿秀，強暴玫瑰，可知他亦有機心。這種人豈易對付。他見曹濟開個不三不四的馬步，雖然可笑，可是他仍在上下觀看，想摸清楚一下。但見曹濟不動，他一步一步的迫近，仍是一樣不動，終於，他迫近到拳可及身之地。

嗖的一拳，向曹濟的面前插出，那是最簡單的一招單龍出海。曹濟一退身，變成左脚前右脚後，剛好避開這拳。那鷹眼一拳打出，見曹濟身形一動退後，早已如影隨形而上，他的馬步闊，一進步，變拳爲爪，直罩曹濟的面前，眼看曹濟就傷在他的手下，只見他右手一格，身一幌，馬步轉斜而出，左手轉附鷹眼右脅。鷹眼受曹濟一格，見他腕力不大，正想進馬，誰知曹濟比他更快，左掌已向自己的右脅攻來，正是變生肘間，轉身已來不及，那鷹眼也是個善於搏擊的人，身向側彎同時，右拳順劈下來，飛起右腿，橫踢曹濟的腹部。這也是連消帶打的。曹濟見他肩頭一斜，已知脚起，馬步一退，避開鷹眼一脚。鷹眼已恢復身形，這是第一個回合。

鷹眼當然是行家，第一個回合，自己雖然出手試探，主要目的在摸底。但已經幾乎失手，要靠起脚來救，差一點吃了大虧。顯然他已對曹濟重新估計。可是，他仍以爲自己無論如何不會輸給他，臂力和體型，仍不是曹濟的取巧可以拉平，而且，多少年來，與人抗手，除師傅外，想不起誰還贏過他。

而面對這個人，自己比他高出一個頭有餘，手脚也比他長了這麼多，不與他打近身，只管用長攻，他就只有捱打的份，拳落得猛，他能擋得幾拳呢？

武藝的對敵，如戰陣一樣，高估自己，低估敵人，時常造成重大的失着。

鷹眼在腦海轉了幾個念頭，停在原地。曹濟也在想，你鷹眼這樣暴戾的人，怎麼還不動手呢？

「過來吧！怎麼停着不動？」曹濟逗他。

鷹眼的眼睛翻了一下白，還是不動。他想你這個說爲報仇而來，怎麼偏要我先動手？我乾脆看你來攻我一次，然後找出路數，也好對付。於是他就更不動。

曹濟見他不動，當然不會就此罷手，他一步一步迫來。鷹眼人見他前身略向前傾，後腿

半吊，他確信他用豹馬。原來五形拳中的馬步，虎拳擒手馬步注重穩實，豹拳的馬步注重快速，配合攻擊與防守。他的猜想只對了一半，曹濟學的基礎雖然類似豹形拳的馬步，但不全對，他走的步法却是太極拳的九宮步。然而，這一猜不無好處，他知道曹濟的豹形拳的攻擊猛烈，就加倍留意起來。

身材矮小對高大的攻擊，常是事倍功半的，那是身形在先天吃了大虧。曹濟跟隨鄧强廿多年，豈有不知。

鄧强比他也高大，平時的教導與練習，多針對了這缺點。所以，曹濟是有經驗的。但見他一直走向鷹眼的面前，到鷹眼伸手可以打到他的時候，他忽然斜跨，可像向他的身旁走過似的，那又是九宮步的走法，是放棄打正門，要打小門的方法。

鷹眼於第一回差一點吃了虧，豈有不留心？但見他馬步一轉，跟着曹濟，左拳如影似的直追曹濟的背心，只見曹濟反臂挫腰一擋，左手兩指如戟，直插鷹眼「左期門」穴，這是心臟的附近，與「不容」穴只有一指之隔。

那鷹眼的左拳被一擋架起，回救不及，被曹濟的一戳正着，痛入心肺，吔的一聲向後倒去幾步。

看官，這一手是五形拳中的蛇形拳的一着，蛇形拳以指代拳，像毒蛇吐舌似的，專攻人的雙眼與要穴。那「期門」穴在下肋骨第四條與第五條之間，是人體要穴之一。受曹濟一戳，雖然退幾步就拏定下來，但受了傷。

鷹眼已確信，曹濟不是容易對付的好手。然而再清楚不過，這是一場生與死的鬥，不分出生死不會罷手的，他開始懷疑自己有勝算的把握。

兩個回合自己都吃虧，趕快收斂精神，并暗中藉這一停，調息一下自己傷勢，他發覺「期門」穴仍隱隱作痛，他强忍住，而曹濟又再迫近過來。他想，攻勢操在自己手上，當然比被動好，他後悔剛才爲甚麼這樣愚蠢，讓曹濟

先下手。

在曹濟來說，最好由鷹眼先下手最好，然後看他的破綻，伺機出手，比自己下手要好得多，但如果他不攻，那是不得已的事。所以他只有去迫着他出手。

任何武功，都有破綻，問題是能否看破。鷹眼眼看曹濟迫來，有了上一次的教訓，他那會再容他近身，右掌如刀劈出，左手似劍插來，一虛一實。那曹濟不退反進，左右將來勢向外分撥，右後腿同時暗暗提起，突然箭似地飛出，用脚尖直踢鷹眼的「下巨虛」穴，正是上五寸下五寸的脚脛。鷹眼的反應也夠快，見曹濟冒進，直入正門，與他第一、二回合都不同，雖然他踢得快，鷹眼也退得快，左脚一縮，避過曹濟的右脚。那知曹濟右脚剛落地，左脚用內門掃出。

鷹眼想不到曹濟雙脚交叉踢掃而出，右脚來不及避，正掃中「下巨虛」穴。那上五寸下五寸是最易感痛的地方，倒不是只因受傷的原故，痛得鷹眼不由自主突然一挫，給曹濟右手一插，又中了「天池」穴，鷹眼單脚不牢，向後倒下。

拳擊不是玩着的把戲，一寸之差，後果就不同，曹濟矮小，打步與用掌指，是彌補這種缺陷的方法之一。鄧强因人施教，他是教對了。

鷹眼當然知道情勢險惡，曹濟的表現，一次比一次凌厲，自己不是可以在拳擊技術中與他一爭了，看來今天難逃劫數。

可是，他豈是個束手待斃的人，他心裡迅速地想着，唯一可以的，拚着個同歸於盡，也不會讓曹濟檢到便宜。他心想，即使捱你一拳一脚，只要我能將你攫着，就是不放，拚着自己不管，忍着痛，總可以拚最後一口氣，也可以箍死你，大家同歸於盡。

「過來吧！怎麼躺着不動！」曹濟說。動

鷹眼想：這小子倒迂腐得可以，如果易地而處，我鷹眼早已送你上西天去了，對！我就利用你這弱點吧，出其不意，能攫住你，就能

箍死你了！

但見他像重傷的慢慢爬起來，那曹濟亦已一步步的走過來。鷹眼連眼也不望上去，步履維艱，一身難動的樣子，好像連站也站不穩。

「曹濟！」鷹眼有氣無力的說：「我年青好色！殺害阿秀！罪有應死了，你動手吧！我無力再戰了。」

這倒大出曹濟的意外，「難道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而古來名將，不殺降卒，好武者不殺無力還手之人。而面對的仇人，有殺妻之恨，如果教曹濟爲難。罷罷！打斷你一雙手，廢了你武功，好用終身引以爲鑑，讓你自新。將來法院判你坐牢，多少年牢獄之苦了，出來也垂垂老矣。

曹濟默默在想，與鷹眼不過咫尺，給他覷個正着，一撲上前，像老鷹攫小雞似的，從後雙手一箍，牢牢將曹濟連肋帶肘箍着。曹濟冷不防有此一着，身手彈動不得，說時遲，那時快，曹濟右脚向後一鋤，那也是全力的救着，鷹眼冷不防，正被鋤着新傷，剛被曹濟掃中的右「下巨虛」的脚脛。這不但是全身最易感痛之處，且是新傷。這一痛，使鷹眼本能地全身一軟，箍力就鬆弛下來，這不是大意的問題，是生理上的本能，這只不過電光火石的一刹那，曹濟已然一發勁，雙肘向後疾出，擋處正是他胸前左右的胸骨，這是近身開肘，鷹眼雙手全合抱着曹濟，這可像火藥的爆炸，越緊越受力，只聽得鷹眼慘叫一聲，兩旁胸骨，有幾條斷了，兩手一撒，曹濟反身提腿，一脚向上飛出，正踢中鷹眼的陰部，只見他仰身便倒，血像噴泉從口中噴出。

鷹眼癱瘓仰躺着，血仍從口中流出來，曹濟仍恐他有詐，走近踢他一下，全沒有反應，只見他緊閉的雙眼，忽然緩緩的睜開，他保着一點元氣，口中蠕蠕而動，曹濟留心的聽，原來他想不通曹濟能打敗他，究竟是誰教出來的。

曹濟雖然覺得可笑，但學武的人會知道，敗也好，死也好，總要明明白白。曹濟也不必

隱瞞了。他就說出鄧强。那鷹眼一聽，眼神表示了恍然而悟的樣子，露了一絲微笑，眼一翻白，頭一側，死了！正是：惡人自有惡報，名師自有名徒。

第七回：革命熱華僑入黨　世情淡會館貼文

唐人街第一個惡人橫屍荒叢，確是人心大快，華洋一樣。兩日以後才發現，屍體有點浮腫，驗屍發表了因傷致死的，是胸骨折斷，插入了肺部，下體腎囊爆破，其他的傷也重，但不致死。

當時西人時常毆打華人，致死的也有，以排華風氣盛，歧視華人更不在話下，何況鷹眼是假釋待審的犯人，他的死，正好給當地人發洩一口氣。又由於他的下體破裂，警察都以爲是由白人羣起架押報復，到荒野去毆死他的，還有甚麼可查呢。

所以這案也就不了了之。只可憐鷹眼的家屬，哭哭啼啼收了殮，將他埋了。他的子侄，後來發憤做人，安份守己，也能重振起來，做了許多造福僑社的事，爲先人補過，此是後話了。

除了曹濟以外，尚有一人知道，致鷹眼於死地，是他教出來的，當然是鄧强了。

曹濟沒有去見鄧强有好幾天，他終於出現了。

「强哥！」曹濟手提着大包袱，像有遠行似的！「我來向你辭行，我的心事了結，洗衣舘交給我的侄兒，爲了諾言，此後埋名隱姓，不與世爭。」說完向鄧强拱一拱手，轉身走了。

鄧强實在捨不得這個朝夕相共的人，雖無師徒名份，實則情逾師徒了。這個老實的人，從來沒有以武技炫人，是謙謙君子，誰懷疑他與世爭了，是他自己開的諾言。

「阿濟！」鄧强終於忍不住，將他叫回：「我并沒有叫你離開此地，亦不懷疑你與人爭，我這裡需要人，如果你厭倦洗衣生涯，可以轉業或來這裡工作。」

曹濟回頭，一雙熱淚盈眶的眼睛，閃出感

激的光芒：「强哥！謝謝你！阿濟雖然粗人一個，但有守信的義氣，阿秀隨我離鄉離親，客死異地。今日大仇已報，我要將她的墳墓，遷到大湖的旁邊去。强哥！你不知道，阿秀生前常常提到西湖，聽說過西湖的美，我們鄉下沒有，多可惜，她生前沒有機會見到湖，死後我要還她這個心願。聽說安大略湖很大，我會遷到那裡去的。還有一件事你不知道，就是學功夫，也是她叫我學的。」

鄧强看到他一派天眞的講起阿秀，眞情流露。而阿秀去世廿多年了；他知道無法說服他了。天地間，雖然無情無義的人多的是，究竟還有信守不渝的人。如莠草遍地，一枝奇葩，越顯得它清新脫俗。阿濟粗人乎？俗人乎？鄧强腦袋打了幾個問號。

他看到曹濟一步步走了；從此，他消失了他的音訊。而且，他再見不到他了。到另一個廿年以後，曹濟又在華人社會露了一手，那時鄧强已經下世了。人生聚散無常，寧不教人浩嘆呢。

第一批淘金客，如阿熾、鄧强、羅安等輩，都接近六十歲的人了。阿熾添了孫兒，可是也患了病，他一向頑健，但忽然消瘦下來，大家諱莫如深。傳說他大意吃了仇家的下毒，一身氣力減了一大半。近年也很少到賭舘去，業務交鄧强、羅安分担。究竟他們沒有阿熾的聰明，業務也今非昔比。新的華僑日多，在新來客眼中，他們顯然又算老華僑了。這原是新陳代謝的規律，他們不能不認老了。

他們都已有錢了，尤其是阿熾，和李昆兄弟購買下來的鑛場，年來地產的發展，都賺了不少。鄧强是個好武而知足的人，就更無所謂了。羅安在年青的時代好女色，後來娶了親，到現在孩子們都長大成人。所以師兄弟三人商議結果，不再開賭了，將賭舘的資產分了，大家就退休。本來，近年來，華僑已多向雲高華遷徙的多，但他們熟識域多利，又在那裡起家，始終沒有遷去，以後也就終老該埠。

一八九三年，也是光緒十九年，雲高華的中華會館成立了。次年，正是中日的甲午戰爭，我國大敗，華僑面目無光，越發被當地西人歧視了。到了一八九六年，本來加政府要增加華人的入口稅。後來李鴻章從歐洲途經雲高華，華僑上書請他向加政府說情，結果總算沒有加，也從那一年開始，唐餐的「雜碎」。因李鴻章吃的關係，以後一直成了唐餐的招牌菜，并且相沿下來，到了現在，唐餐菜式仍以「雜碎」，最受西人歡迎。

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戊戌政變失敗。次年，康有爲到了域多利，成立了保皇會。又次一年，他又到雲哥華，也成立了雲埠的保皇會，仍是主張君主立憲，也有許多華僑受他們的煽動，成了保皇會的會員，以擁護清朝的統治。另一方面，由於甲午戰爭的失敗，中國受到列强瓜分的危險。當康有爲在雲哥華成立保皇會的同年，正是庚子之亂，八國聯軍侵入北京，而在外的華僑，更處處因此飽受虐待，大家對清朝徹底的失望。這個時候，孫中山先生早已從倫敦蒙難出來，經過美、加兩地，到處向僑胞宣揚革命思想，已成爲革命的領袖，深得僑胞的愛戴了。

孫先生眞不愧爲有氣魄的革命領袖，有眼光、有學養、辯才佳，又肯接受同志的意見。他從倫敦蒙難出來，兩年後就到了雲哥華、域多利，當時華僑受虐待，清廷又不爭氣，對外戰爭，一次比一次慘敗，割地賠款，給予身在異地，心懷祖國的僑胞莫大刺激。

看官！昔日華僑，對祖國鄉土觀念，遠較當今濃厚得多，如果以今觀昔，當難想像。舉個列來說，昔日華僑，一般年老了就思返唐山，那是落葉歸根。一生的積蓄，在鄉置田產，建新居，很少在外買田地。所以，老華僑即使一生在加拿大，許多並無片瓦寸土，其故在此，他們在心理上，決不認同當地國家，一心只想返唐山，即使有些生前無法歸家，死後亦望親友將他的骸骨運返故里。以前各地會館或堂

所，都曾爲先僑做過這些事。他們對國內事也比當今華僑關心，所以，滿清的腐敗，華僑漸醒覺了，富有革命精神的致公堂，原是一向反清復明的洪門弟兄組織的，他們有的是驅除韃虜，復興中華的思想，正好和孫先生提的革命口號一致，他們嚮往他的號召。孫先生在倫敦蒙難，在個人經歷是生死一髮，但其脫險以後，經過蒙難的事故，變成海內外一致景從的革命領袖了，他的氣度、言談和學養，第一次到雲、域之行，已經獲得致公堂洪門弟兄一致的擁戴。

當時致公堂的監長是陳文錫，財政岑發深，文書許魯門，顧問馮自由。看官！馮自由從追隨孫先生以後，一直効力革命，以推翻滿清，建立民國爲職志。他的儀表出衆，文筆縱橫，極得孫先生的賞識，當時是任大漢公報的編輯，眞是個青年俊傑，以後成爲開國的先烈。

致公堂對建立民國，有過莫大的貢獻。黃花崗之役的欵項，有一大半是該堂捐出來的。在革命行動之前，孫先生便再來雲埠，議決舉事。該堂弟兄竟將自己的堂業，都向當地銀行抵押了，將欵交給孫先生做舉事的支應。後來，該堂在辛亥革命，又將餘欵捐去，以後討袁、抗戰，致公堂都盡了最大的努力。到抗戰勝利後才贖回。該堂存掛開國元勳的題匾很多，也的確名至實歸，講民國史的人不可不知，華僑史的人更不可不知。此是後話，暫不提。

且說一八九八年，正是光緒戊戌政變的時候，孫先生已從倫敦逃難出來，到了雲哥華，受到洪門兄弟的招待。看官！華僑雖然多半出身農村，所受的教育不多，但來到加拿大，看到當地的政治自由，言論自由，法律平等，耳聞目睹之下，滿漸對清政府失望。加上對外戰爭一敗再敗。又把唯一的希望寄於德宗皇帝的變法圖强，誰知這一年，西太后把皇帝幽禁起來，逮捕了六君子，殺了。只逃了康、梁兩人，其他餘黨坐牢的服刑，削職的回里，維新的黨人就此銷聲匿跡，變法也煙消雲散。華僑唯

一的希望都成了泡影。而孫逸仙博士適時到了。許多頑固的老華僑，基於臣民的奴隸思想，多少有點鄉愿的顧慮。一般來說，都已嚮往自由民主的政治號召，希望國內政治清明，建設民生，使中國富强起來。但要做到政治清明，必須打倒貪污腐敗的滿清皇朝，要實行自由民主，也非推翻專制的滿清不可，自然以滿清爲革命的對象；革命的阻碍。這種想法，已經逐漸明朗起來。但是，以前還沒有革命行動，也沒有革命領袖，大家心裡雖然有這個念頭，但沒有效忠的對象，沒有組織的機構，也就沒有積極的行動。現在不同了，革命的行動已經在大陸展開，革命的領袖已在世界各地，宣傳革命的思想，策動革命的行動。

加拿大的華僑起來了，特別是致公堂的洪門弟兄們，他們開始把辮子剪了，到他們迎接孫先生到致公堂的時候，已經沒有人在背後還拖上一條豬尾巴了。許多人以爲加拿大各地的致公堂，在現階段是多少與國民黨是對立的。但這是現在的致公堂。不是十九世紀的致公堂，當時的人物和現在不一樣，講歷史是根據歷史的事實，不能臆斷的。也有許多人以爲講華僑史不應涉及政治。那是不懂華僑史的人，才有這種怪論。其實，任何歷史的主要目的，在歷史事件的本身。華僑對祖國之熱愛，在海外發生的歷史事故，常與政治有關，如果把有涉於政治的削去，還有甚麼可講呢？推翻五千年專制政體的源頭在海外產生，因爲孫中山先生本身是華僑，國民黨的前身也在海外創立，立黨的創始黨員全部是華僑；革命的犧牲者，許多是華僑子弟，這不但是華僑史中的大事，也是中國近代史大事。所以，不說華僑史則已，要說，是不能無視歷史的事實，不能以避談政治，來腰斬了當時的大事，這是不智的，缺乏治史的常識的。

孫先生到了致公堂，和洪門的弟兄叙了姓名，陳文錫盟長早與他有了連絡，由他介紹各位認識。其中一人，年紀輕輕的，坐在最後的

位置。陳文錫介紹他的名字是馮自由。

那時孫先生也是三十出頭，見馮自由儀表出衆，又是青年，心裡不由一震，好一個名字。暗想！我們革命黨人，追求的就是全中國人民的自由。不由得多注意他起來。那個馮自由，却不喜歡講話，但精神飽滿。到孫先生的講話完畢，馮自由却首先起來。

「請問孫先生，你說了這麼多的理想和計劃。有沒有實行？」馮自由不客氣的問。

「有！革命是講求實踐的，革命的目的達成，要靠我們的實行。我們第一次革命的行動，早在一八九五年已開始，由於我們經驗不足，被滿清發現，我們第一個就義的同志陸皓東，就是那一次被捕後成仁的。」

「以後還有行動嗎？」許魯門接着問。

「我們會選擇適當的時機而來，并且再接再厲，一定要把滿清推翻！」

「孫先生，下一次行動，我們能夠參加嗎？」馮自由又問。

「革命是一種犧牲，不怕犧牲的人才好參加，我們以必死的生命，來換取民族不斷的生機，這種犧牲是值得的，歡迎弟兄們來參加！弟兄們，革命的事業是做大事，不做大官！」

洪門的弟兄聽到孫先生歡迎他們回國參加革命行動，樂得磨拳擦掌。反清復明的思想隱了二百多年，現在總算熬出頭了！誰希罕做大官呢？

看官！以後加拿大華僑參加革命，眞是無役不與，對建立民國，立下了很大的功勞。

孫先生第一次在雲哥華逗留不久，他又轉回美國去。他與馮自由約談幾天，他希望馮自由留在加拿大宣傳。後來，馮自由遵照孫先生的指示，一直在雲哥華負責大漢公報的編務，對宣揚革命思想，做了很大的貢獻，又和康、梁筆戰，表現得十分出色。

一九〇〇年，庚子之役，八國聯軍入京，國人受了很大刺激，這是革命的適當時機。孫先生策動了第二次革命於惠州，屢戰屢勝，到

後援失繼才敗下來。雖然也失敗了。但已經有了經驗，以後的行動更越來越有規模，終於推翻滿清，此是後話。

且說在這一段時期，華僑在域、雲兩埠，處境甚劣，備受歧視，加上經濟衰退，失業的人數也就愈來愈多，但許多僑鄉子弟，還是源源而來。來後又找不到職業，生活十分苦悶，有一些舊鄉里，見日久仍找不到出路，也就提早返唐山。但新客仍源源而來，日久仍找不到職業，身又無餘錢帶來，只有到會館掛單就餐，或由會館施粥救濟，但長此下去，總不是辦法。開了理事會，爲了釜底抽薪，只有將實情遍告唐山的僑鄉，俾他們的子弟在前來之前，得知實在情況。以免以爲來金山，眞的是拾金一樣的容易致富，作愼重的考慮。

於是，便請歸僑將會館的告白，親拿到僑鄉的鄉公所，請求貼出。以下是公告的文字：

公啓者：域多利一埠，近年商情冷淡，工業稀疏。現在呢麼煤礦入孔者，禁用華人。山裡金坑採挖者，皆屬陳舊。年中所望以餬口者，祇有夏秋兩季，做魚濕一途，上年每人可得上期工銀三十餘元，今年濕少人多，工價頓減，每人所發上期工銀十元至十餘元。縱江海將來出魚豐盛，做到完場，每人至多亦得廿餘元。如是則一年之工業已畢，交冬春兩季，幷無工業可做；而此除天氣嚴寒，雨雪紛紛，雖有亦不能做得，惟有坐食數月，以待來年，又做魚濕而已。況在外洋居住，其食用衣物房租等費，所費十倍於中國。每人每月最慳都要五六元，每年盡要六十、七十圓，計其所入，實不敷出，惟有親朋在此，暫可照料。然長貧難顧，久則不能支持，其舉目不相識者，更無人肯招待，彼此惟有饑寒，歸於絕路。

如欲走過花旗，則查禁森嚴，斷難私渡，倘若走過被巡捕拿獲，定必逮載回華，故迫得在此困守，無可奈何，此本埠華工艱苦之實在情形。……。」

以下就勸欲想出國之僑鄉子弟，愼重考慮

之語。看官！此書第一章開宗明義的詞的第一句，不就是說：「漫道金山容易去」乎？這是實情。「傷心淚盡話僑情」，亦此之謂了。

一枝筆不能分幾頭，僑社問題，長久以來，不只失業存在，風氣之不良，在早期尤甚。現在的情況較前已改善了許多，當然，僑社的結構不同了，質量變了，這是可喜的現象。前兩年，從紐約、三藩市幫會青年之橫行，風氣本已吹到加拿大，在多倫多也有過一個時期，人心浮動，幸好不久就在警民合作下，把那股邪風壓了下去。在這浮動的時期，多倫多許多華僑領袖，都表現得沉着而有決心。只有一位甚麼博士，專向當地英文報社發表措詞嚴重的談話，搞得一般西人，以爲華埠快將陸沉似的，這種影响華埠的聲譽，是不負責任的。試問現在的多倫多不是安謐如故，興盛如常麼？華埠是許多華僑立命安身之所，有什麼不妥當，我們能自己解決的最好，配合政府和法律的執行，亦是另一途徑，但決不是專向西人的大衆傳播界，將家醜一件一件抖出來。則何益於唐人街，何愛於僑社。如果不是沽名釣譽，最好就應去看一看心理病醫生。

閒話不必再絮，再說早期唐人街的風氣，由於謀生不易，以後苛例又禁止家人來，所以，陰盛陽衰，一直是唐人街的現象，於是娼寮不少。而且華娼盛行，始於同治初年，盛行於光緒七八年。在那時，全卑詩省有華娼七十二人，分佈於各埠唐人街。

初期的華娼，是來自三藩市，供不應求。不久，就有人看準這一邪門生意，直接從香港運來，那些都是出身於貧苦家庭，被賣身於鴇婦作娼的少女，她們悲慘的身世是十分可憐。入境時，冒認了華僑的女兒或妻室。由於私娼盛行，在當時的唐人街，也發生了幾宗人命案。如順三、亞四被人斬斃，也成了社會的大新聞。

後來，經過加拿大調查局的努力，逮解了販賣女子的老鴇出境，搜出了數名從四歲起至

十六歲的少女。使華娼的來源減少了。

許多受不住摧殘的少女，時常從娼寮逃出來，請西人求救。也有逃出生天的。但不幸的，如果落入不良的西人手中，倒便宜了他，被他姦淫以後，又轉賣給娼寮。其中有一西人，名叫文氏，假意專照顧逃難華娼，其實不久，又轉賣給他人。後來被華人知道了。有一個青年，名叫陳興，激於義憤，用刀將他斬死，他被判了監，在獄中自縊死了。

經過了幾年的不景氣，加拿大的經濟又復甦起來，特別是雲哥華，以新興城市的銳氣，發展得很快。更加速華僑從域多利轉往，逐漸地，華僑的人口超過了域埠，成爲華僑在加人口最多的城市。行業也從洗衣舘擴及餐舘，而且餐舘日漸多起來。跟着鐵路的開闢，有的華僑來到了溫尼闢和卡加利，也次第建立了唐人街。有些再向東部走，到了滿地可、多倫多、坎問頓諸城了。那時，華僑每年的入口，大約在一千人至三千之間。

唐人街自從孫中山先生來過以後，革命的風氣大盛，許多有志的青年，回國參加革命起義，興中會也秘密組織起來，大漢公報了當時革命的宣傳報，馮自由的文筆勢利，批駁康、梁，宣傳革命，做得有聲有色，許多華僑也剪了辮，革命的風氣，風起雲湧。

滿清皇朝的氣數已盡，黃花崗之役雖然失敗，但全國革命的風氣已開，同年十月十日，武昌義旗一舉，全國響應，民國成立了。

當時孫先生正在美國，加拿大許多革命同志也陪同他到處宣傳，道中聽到革命成功，大家相抱稱慶，致公堂的弟兄們，革命黨的同志，大家在唐人街放起鞭炮來，竪掛起革命黨的旗幟，有的打鑼打鼓，喧騰了好幾天，引得西人圍觀，許多華僑當街剪了辮尾巴，扔得半天高。這正是：昔日留頭不留辮！

第八回：解寂寥亞珍學戲　殺軍閥王昌劄蛇

中國在推翻滿清以後，如果上下一心，摒絕私心，重頭追趕列強，未始不可以同登富強之國，使得人民安居樂業；或可避免列強覬覦的野心，增加日後的苦難。可惜，一誤於袁世凱的洪憲稱帝，再誤於軍閥的割劇。使中國不因革命的成功而減少了人民的苦難，反增加混亂不安了。有負華僑先烈締造民國的犧牲。

加拿大許多華僑革命家，都功成不居，他們有些重回加國，仍操舊業，不回的，都做了孫先生的侍從，他們對革命領袖，都抱着捨命相隨的決心。事實上，孫先生對華僑子弟，也是愛護如子侄。

加拿大在民初那幾年，特別是雲哥華，發展得非常迅速，已經取代了域多利的地位。華僑聚集，各業興盛，新客又源源而至，大家不愁失業。年富力强的，固然不愁出路，年老的，合幾個老友，開一間洗衣舘或餐舘，不但可以生活無慮，運氣好的，還可以致富，與十年前的清淡，又顯然迥異。所謂十年河東；十年河西，眞是一點不錯的。

由於加拿大經濟的蓬勃，華僑收入不錯，消費力比前增加了，他們便時時從香港或廣州，請梨園子弟來雲哥華和域多利獻技。

說到粵劇團來加，在光緒初年已有，如「鈞天樂」、「堯天樂」、「丹鳳山」等戲班，均曾先後整班而來。民初紅伶如：肥仔懷、小生坤、蛇仔利、風情已、黃小鳳、李雪芳、牡丹蘇、關影憐，都曾來加表演。有一部分紅伶因故留下來，便成了僑社劇藝的種籽，他們教導後進，組織劇社，使僑界的文化活動增加，也使僑衆生活豐富了，他們對中國傳統的劇藝，作了朱舜水的傳薪工作，功勞至大。例如，多倫多的粵海音樂社，初由少崑崙、馮盈、何

醒華等留加佬倡倡導成立，以後訓練人材，盡了很大的努力，年來的努力，已能獨立演出許多傳統劇目，並且演得有聲有色。話劇界的最早劇社，應該是「警魂白話劇社」，可惜以後沒有了。到目前爲止，仍在多倫多存在的最久的劇社，應該是世界鏡劇社，現任的社長是吳賢輝先生。

且說自從梨園子弟，經過幾次在雲、域兩埠的演出，頗能使土生土長的華僑子弟大起興趣，他們跟着父兄到堂所來，向會唱藝的人，學習「唱工」和「做工」。雲哥華當時有位懂得教戲的老伶人，收了好幾位徒弟，男女都有，其中有一位土生女，叫做亞珍，生得十分標緻，彎彎的眉黛，下有秋水橫眸的眼波，瓜子臉，笑起來才出現的兩個淺淺的梨渦，十分好看，因爲這樣，許多人都想她對自己笑上一笑。她的皮膚又白，牙齒長得齊齊的，配着櫻桃般的小口，裝扮起來，眞是宜古宜今，年紀不過十八歲上下，眞是花年玉貌，惹得未婚的土生華僑子弟，像蜜蜂纏花蕊似的，常常繞着她打轉。

亞珍的父親只是個普通華僑，開餐舘的，但喜歡粵曲，也拉得一手好絃索，亞珍自小跟隨父親到堂所裡跑，間中也跟着哼幾句，確也中規中矩。到亞珍稍稍長大，就正式跟那位老伶工學戲，到她十八歲那一年，不但長得俏麗，而且曲藝也有了基礎，但還沒有登台表演，雖然有人知道她可以唱，但究竟不多。

那一年，加拿大國慶，卑詩省省政府爲慶祝鐵路的全面完成，藉慶祝國慶，與民同樂，撥了一筆資金，邀請各民族，在雲哥華一個市屬的公園，舉行一個慶祝會，每個民族提供自己的節目。唐人街也組織了一個粵劇隊去參加，由華僑扮演舞台的歷史人物，配着醒獅前導，浩浩蕩蕩，在公園集合。

那一天，風和日麗，人山人海，少說也有二、三萬人。把中央團團圍住，像個山谷似的。中國隊的節目，無非是傳統的舞獅舞龍，以

及表演國技，想不到最後的壓軸戲，一聲鑼鼓，跟着弦管齊奏，從中走出一個穿着古裝的美人，明眸皓齒，艷光四射，不但中國人眼睛一亮，連外國人也從沒有見過這樣漂亮的中國人。但見她一搖三擺，踏着舞台的步伐，輕盈地走到了中央，還展開像出谷黃鶯的歌喉，正唱着貴妃醉酒的戲文。

看官！十八姑娘無醜女，何況亞珍是個美人胚子，面目姣好，再加上一身打扮，端的是比貴妃還要勝得多。於是，無數中國人，外國記者，不約而同帶着相機，劈拍劈拍的對準鏡頭，不知謀殺了多少菲林。只看那亞珍，左擺一個折腰兒，右擺一個橫眸態，邊唱邊舞，弄得那些搶鏡頭的，越拍越起勁，有的變了滾地葫蘆，甘心在石榴裙下等鏡頭，亞珍眞是顚倒衆生了。

亞珍的美麗，身段和唱工，次日即受全市的中、西報紙讚揚，中文報更以聲、色、藝三方面來討論，大捧特捧，亞珍在一夜之間成了唐人街家傳戶曉的人物，連帶她父親開的餐舘，生意也日漸好起來，父母更愛如掌上明珠，師傅也更賣力教她，希望她對粵劇能發揚光大於僑社，也不枉他邦流落的委屈。

知好色，則慕少艾，亞珍的艷名已騰喧於唐人街，唐人街的小子們，難道不善鍾情麼？於是，有多少殷商的子弟們，多藉故來與亞珍接近。亞珍剛在西人中學畢業，因爲沒有上大學，空餘之暇，還是跟着老伶工學戲。餐舘忙碌的時候，間中也出來帮助父親掌櫃面，這樣，就有機會給垂涎她美色的小子們許多親近的好機會。

於是，許多青年也跟那老伶工學戲了。餐舘的生意也好起來。

一般青年，亞珍是無動於衷的。眞是五百年前的寃孽債，亞珍却偏愛上一個薄倖郎。

那人的年紀剛比亞珍大上一倍，卅五、六歲左右，胖胖的很有福相，在唐人街算是後起之秀，獨自經營一間照相舘。那個時代，照相

舖算是頂尖的新興行業，不要說中國人，外國人知道的也有限。偏偏那人又懂招徠之術，唐人街有甚麼慶典，他總帶着相機隨處跑，幷且常常免費贈送，唐人街誰不識映相德呢？

映相德的攝映術也眞不壞，當亞珍接到他拍的放大照片，就比任何人送她的都好。

那個婦女不喜歡美麗，不喜歡諂媚，慇勤於她呢？映相德對女性的經驗有的是，何況純情如亞珍呢？幾次交往，捧得她飄飄然，以爲個郎對自己青睞，而且小心細意，況且季子多金，長袖善舞，也就對他深留印象。映相德手段豪爽，亞珍的照片，永遠不收費用，雖然是小惠，但亞珍却另有感受。

亞珍終於答應映相德的邀請，開始時，阿德一派正人君子模樣，年紀雖然比亞珍大一點，樣子也擺得夠純情，也循序漸進，很久以後，大家才開始「拖手仔」，亞珍的父母也開始關心起來，這究竟是掌上珠的婚姻大事。

舊派人物對男女交往，尺度不如現在的放鬆，以前牽手而行，那嚴重的程度，似乎近於非君莫屬的相許了。不像當今的新潮，認識一、兩次，兩情相悅，就在衆目睽睽下接吻，或像脆蔴花似的纏扭起來，招搖過街，甚至來個新玩意，大家試婚，聽說是測驗一下對方的滿意程度云云，眞是不能同日而語。

亞珍父母的關心，自然就打聽一下映相德的來頭，後來發覺，映相德的映相店裡，有一位胖胖的小姐，聽說是映相德的女朋友，嚇得他們急忙向亞珍報訊，並且勸告亞珍立即疏遠他，以免日後吃虧。亞珍也暗自傷心，怎麼個郎瞞着自己，又有另一個女朋友？但亞珍究竟是個情竇初開的小妮子，雖然傷心，却還希望是誤會，不確的消息，就忍不住直問映相德，那映相德豈肯承認？信誓旦旦，亞珍心軟，實在無法鑒別是眞是假，也就藕斷絲連了一段日子，又轉回以前的狀態，以後還漸漸親暱起來，亞珍父母看在眼裡，明知映相德另有女友，但他矢口否認，亞珍初戀，又不能一刀兩斷，

只有暗中發愁。可憐天下父母心，端的是古今一樣。誰知那映相德的確精明，看在眼裡，爲了表示自己忠心不二，將映相舘的牌照，轉了亞珍的姓名，表示這盤生意，歸到亞珍的名下。這樣一來，老實的華僑如亞珍父母，也就半信半疑，慢慢也就不再嚕囌亞珍和他的交往了。

看官！初戀的青年男女，父母一旦同意，而自己又以爲情投意合，精神上的藩籬一撤，男女的關防就容易突破，何況亞珍具有懷春之心，而映相德有挑逗之能，日子一久，亞珍在甜言蜜語下，竟像雲迷津渡，糊裏糊塗，給映相德撞入了桃花源，她的父母還被瞞在鼓裏。

這一對貪歡樂的男女，旁人看到，也算登對；男「財」女貌，大家都等着喝喜酒，追不到亞珍的唐人街小子們，也只可呷乾醋，眼光光看着映相德時常出入亞珍的香閨。

亞珍戀愛了，而且對象是映相德，成了唐人街的大新聞，暫且不停。

在此同時，另一件大新聞，是北洋政府派了湯化龍來雲哥華和域多利，表面是宣慰僑胞，實則是調查國民黨在海外的組織，招降納叛，想打亂與分化他們。並且安撫華僑對北洋政府賣國的憤慨，配合國內洪憲稱帝的醜劇進行。一石數鳥，所以此行的任務重大。北洋政府駐加領事舘，爲配合湯化龍的來加，也積極宣傳，許多僑胞頭腦簡單，也參加了迎湯的行列，表示擁護，使湯的行色大壯，加拿大的朝野，因此也認爲北洋軍閥，已深得華僑的擁戴了。

看官，當時袁世凱大權在握，解散了議會，實行獨裁，逮捕民黨籍人。孫中山先生已重到日本，進行第二次革命，再造共和。許多革命意志不堅定的人，倒向袁世凱的一邊，是民國締造以後的最低潮。

湯化龍唧命來北美，任務重大，袁派的嘍囉，搖旗吶喊。民黨的叛逆，眼看大勢已去，如蟻附羶的投靠，使湯更趾高氣揚。這樣，却激起唐人街一個大英雄出來，使湯化龍在五步之內濺血，橫屍在唐人街的中心處，俾天下人

知道，世間熱血男兒還在，小丑跳樑的是怎樣的結果。

這是一件轟動加拿大朝野的大事，使加議會還爲此立下法例，禁止華人政黨在加存在，僑胞稱之爲「黨禁」，直到對日抗戰，加拿大成爲中國的盟邦，才將黨禁解除。這件大事，七十歲左右的老華僑，一定會記得。

那位刺殺湯化龍的大英雄，并不是三頭六臂的好漢人物，也不是滿口擁護領袖的人。他只是一位籍籍無聞，只在唐人街開一爿小小理髮店的理髮匠，華僑叫做剃頭佬而已。他姓王名昌。看官！語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那王昌中等身材，語不驚人，不論從那個角度看，都是名副其實，一名理髮匠而已。可是，王昌畢竟成了刺殺大軍閥的英雄好漢。後來，經過民黨的調查，才發現王昌成爲烈士，早就有了蜘絲馬跡了，決不是一時衝動，堅子僥倖成名的。原來，王昌早歲加入了民黨，當時還沒有成立民國。他開剪髮店，原來專向顧客遊說，將腦後的猪尾剪去。如果誰將辮子剪掉，不但不收錢，還特別送上一點禮物做紀念，如果不聽他的勸告，他即使爲了理髮，也是無精打彩，諸多挖苦那辮子，許多老頑固不願聽他嚕嘛，也就不到他的理髮店去，他也不在乎。到了辛亥革命，大家剪辮，王昌其門如市，也因爲他是免費。那些平時不聽他勸告的人，雖然靦顏去剪辮，以爲少不免吃他一頓挖苦，誰知倒不然，他反向顧客道賀。他的奇行，也漸漸有人注意起來，認爲他是獨具慧眼的人。

民國成立以後，許多參加革命的同志，很多有了出處，有的回國參加政黨活動，有的留在當地，成爲海外的幹部，只有王昌沒有，仍當他的理髮匠。有些人笑他，大家都是黨員，爲什麼他還當剃頭佬呢？王昌也不以爲忤，他只笑着說：「幹革命的人，何必一定要做官哩！」有些人聽到他這樣說，認爲大言不慚，也就不假辭色的挖苦他：「以前你說幹革命，還可以勸人剪辮，現在誰還有辮呢？你有甚麼革

命可幹呢？」

王昌也不同他爭辯。

當時中國在北洋政府統治下，南方革命根據地的中央黨部，因袁拘捕黨人，也就轉入地下組織，與加拿大黨務的連繫，委託一個姓吳的人負責。豈料那個人，是一個假革命的投機份子，看見袁的勢力大，不敢有所作爲，只是乾支薪，對同志反爲多作掣肘，一味瞞上欺下，許多同志看不過眼，紛紛告到中央去，那知道中央顧慮太多，沒有撤他的職，他還不反省，繼續招搖，許多同志看到黨部腐化，不交黨費，免又給他中飽，他就乘機說這同志脫離，那同志不熱心，挑撥離間，搞得天昏地黑，對革命的工作提不起半點勁。就在這樣環境下，湯化龍來了。

自古英雄握時造勢，其出現之際，往往如驚雷起蛰，未見之時，潛於泥沼之中，不識者以爲泥鰍而已，一旦騰然而起，霖雨蒼生，大衆始仰望，驚俗眼於翻騰之際，不意其即當日之泥鰍也。

王昌那一天提早收了工回家，帶了半瓶洋酒，幾樣菜，還買了一隻鷄。踏入家門，大兒子王復國也剛好放學回家，看見王昌手提一包包的酒菜，滿面笑容的回來，他就走過去接着。

「復國，」王昌提高嗓子說：「晚上不要上僑校，今天是你阿爺的忌辰，叫你母親下來，剛好這隻鷄，炒幾味菜，拜拜阿爺吧！」

他的兒子果眞跑上樓上告訴母親。王昌的女人也覺得納罕，從來沒有聽王昌說過，這一天就是他父親的忌日。家裡雖然也有歷代祖先的神位，每逢初一、十五，總是自己焚香一炷，還沒有聽過王昌自己說要拜先人。而且買了一包包的菜殼。她是一個賢德的婦人，見王昌一臉笑容，不想掃他的興，既然他這樣說，就這樣辦；在廚房裡，就殺鷄弄菜。

王昌有兩個兒子，長的叫復國，已經十七、八歲，讀高中，晚上放學回家，吃了飯就上中文學校。次子扶國，約十四歲，讀初中，也

跟哥哥一同上僑校學中文。復國是個勤奮的人，知道父親一直幹理髮匠，支持一家四口，煙、賭不沾，敬業樂羣，對他十分尊重，也希望自己早日完成學業，爭個出頭，來幫助家計。扶國年尚幼，學業資質都不俗，一家父慈子孝。兄弟二人，聽說是阿爺忌辰，留在家裡拜祭，就不打算上僑校了。

王昌今天回來，比平日有顯著的不同，他把扶國攝住，往自己的睡房走，一面叫復國跟來。

「阿媽燒飯，我們聊聊天。」王昌和顏悅色逗着兩個兒子說：「爸爸提早回來。」

「我們談甚麼？」扶國一臉稚氣，想知道爸爸有甚麼特別可談的事。」

「甚麼也可以談。」王昌說：「譬如你們阿爺在生前的事。」

「在唐山？」扶國說。

「當然。我們的鄉下近薛公岩。阿爺曾說過：薛公岩有一個流米洞。相傳有一個好人，住在薛公岩附近，天天早出爲人看牛，經過薛公岩山麓的小徑，因爲路小石滑，人畜一不小心，常常滑跌下去，有死有傷，他心地慈祥，每次經過，一定找幾塊岩石，填在路邊，將路面擴闊，從不間斷，漸漸路面闊起來，再沒有人畜死傷，到最後差不多完工的時候，在附近挖去的岩石也不少，他只有向遠處找，有一次，那一塊岩石生得很緊，他用手搬不動，只得用鑿來鑿，那知一鑿鋤下去，岩石果然鑿開，却有白米流出來，原來是個流米洞。」

這雖然是個似童話的故事，但却發生在祖父故鄉，引得扶國眼睛睜圓。催着王昌說下去。

「那個看牛郎，家裡很窮，米糧不足，時常不能溫飽，見米流了出來，趕快脫去外衣，將米裝下來。不久，米停止流出了。他有點失望，可是，還是滿心歡喜拿回家，剛足夠一天的食糧了。」

「只有那一次！」扶國說。

「不是。第二天他經過，又走去看看，米

又流了出來，他又拿外衫去裝，只是也剛好一天的食糧。」

「他可以多去幾次嘛！」復國說。

他又試過，不管他去幾次，只有一次流出，而且不多不少，更神奇是，多一人吃飯或少一人，流出的米也有增有減，反正足一日食糧。」

「這個流米洞現在還正在流麼？」扶國問道。

「沒有了！」

扶國好失望：「誰弄壞了？」

「牧牛郎自己！他在開始時很滿足，也很安份，看牛如故，仁慈如故。可是後來慢慢改變了，他想，自己當用力一鋤，鑿得的孔是這麼小，如果開大一點，早就不只流這麼一點點了。他開始不滿意這個米洞了。而且，也開始懶散起來，反正流米可以足夠溫飽。」

「你不是說他弄壞米洞嗎？」復國追問。

「對，他不安份，決心拿起鑿，對準那米的孔道，用力鑿開一個更大的缺口，那知道用力過猛，準頭不對，一鑿鋤下，偏了一點點，反把原來的小孔塞了，新的孔却沒有米流出來。他趕快照原來的小孔處用手挖，希望清開碎石。但那裡可以呢！只可再用鑿了，這樣越弄越糊塗，連舊孔的原處也迷失了。任他怎樣後悔也沒有用。」

故事就這樣結束，兄弟倆好失望！

「你們知道，非份的不要貪啊！你們做了甚麼事，就有甚麼報酬，少一點沒有關係，人能知足，就心裡平安，非份之想，有時反而自斷生機的。」王昌爲兩個兒子說着道理：「爸爸一生無所長，是個理髮匠，但我安份，這是我的職業，民國成立，革命的老同志都有出路，孫先生也問過我，但我自己想過，清朝的腐敗，顢頇無能的官吏要負一部份責任，弄得唐山瘡痍滿目。我不善於行政，何能牧民，當了官，增加人民苦痛，那麼我當日對革命的貢獻，豈不是專爲了自己的出路？所以我不幹，仍

做我的理髮匠。你們小的時候，還記得孫伯伯——那個長兩撇鬍子的伯伯嗎？他在溫哥華宣傳革命的時候，就常到我們的家裡來，也由我和他剪髮。有一次，他和我談革命，他指示我說：『你的革命工作，是開導華僑把辮子剪掉，不要以爲這是小事，剪掉一條辮子，就剪斷一條姑息滿清的心，增加革命的一份力量。』於是，我就勸人剪辮子，人家說我神經病，我不在乎，這是革命。」復國兄弟倆，平日也有聽過爸爸說起革命的故事，都感興趣。在王昌的口中，孫先生是個開國的大革命家，是他們崇拜的偶像，說起他，大家都屏息的聽。

「孫先生曾對我說過，革命的成功與否靠同志。革命同志只有一個身分——黨員，不是地位高低決定貢獻。我們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所以，大家做了官，我還是不做，我安分守己，做個普通的黨員就夠了。」

「我們打倒滿清，還有甚麼可幹呢？」復國懷疑地說。

「你年紀還少，不知道。譬如，現在來雲哥華的湯化龍，是袁世凱的爪牙，殺害我們的同志，打擊我們的革命事業，做個好黨員，不是可以好好跟他幹一下嗎？」

復國的眼睛睜了一下。

「爸爸，你們還有許多同志，爲甚麼大家不熱心呢？聽說那個姓吳的，還領薪水，怎樣不幹事呢？」復國說。

「你不知道，革命成功以後，許多同志變了質，大家想做官，想要地位，想要錢。大有大扒，小有小扒。勾心鬥角，黨中分黨，就因爲這樣才給袁世凱革了我們的命。奪了革命的成果，荼毒唐山億萬生靈。那個姓吳更不是材料，只識吹牛，倡言甚麼僑社爲前鋒，黨爲後衞，實則是王八政策。聽說他馬上要領養老金了，領了以後生活解決了，就不幹。你想想，這種人能幹出些屁！」

父子們談談說說，王昌的婦人把菜弄好。大家合力安好桌子，將菜餚擺好，對着祖先神

位，王昌領頭拜了幾拜，復國兄弟也照樣做了。

拜過祖先，一家用膳，那王昌表現得興緻勃勃，逗着太太喝酒，那是從來沒有過的事。王太太心裡也好笑，自己這個木訥的丈夫，不知衝着甚麼興頭，逗自己喝酒。好！跟你喝！夫妻兩人有說有笑，樂得復國兄弟都笑了。

「你們兄弟不知道，爸爸很少和你們在一起，其實是工作忙，難爲你媽媽，結婚十多年；不！近廿年了，還沒有好好安樂過。媽媽雖然是個安份的人，但爸爸心裡還總覺得歉仄，將來只望你們努力做人了，奉養媽媽好一點，代爸爸補償啊！」

「這爸爸倒眞風趣，平時我們只知帶點木訥。」復國這樣想。

那晚兄弟果然沒有上僑校，大家圍着說笑，只以爲王昌喝多了兩杯，沒有其他。

一宿過去，王昌照樣早出到唐人街開門，照樣爲顧客理髮。那天，唐人街特別人多，聽說湯化龍和領事館的人員，來拜會中華會館。

王昌的理髮店在唐人街的主街，是到會館去的必經之地。湯化龍到會館去拜會，早已通知了；時間也決定在下午一時。

王昌在中午就不再爲顧客理髮，店門還是打開着，他一直注意街上。有些入來的顧客，王昌推說頭痛，請明天再來。但他的朋友來探訪的，大家留在店裡閒扯着。

其中有兩位是民黨的老同志，不久就扯到湯化龍來唐人街的影响，他們唏噓着黨部爲甚麼不組織同志，起來與他對抗。

「你們不必發愁，」王昌打斷他們對話：「湯化龍馬上來了，你們預備看，一條龍是怎樣變成一條死蛇。」

「你眞神經病，他現在正是大紅大紫，神氣十足，出入前呼後擁，怎會是條死蛇呢？」有一位朋友不服氣說。

「龍是正派的瑞物，那湯化龍，助紂爲虐，鼠首兩端，本是滿清的遺孽，現在是袁的臣奴，他不是正派的龍，是一條蛇。你們看好了

，我是劊蛇的專家。」

誰會把王昌的話當眞呢？

湯化龍果然來了，街上人聲鼎沸，大家都走出街上，一瞻他的風采。湯化龍穿了一身北洋軍裝，帶着佩劍，白手套，不停向唐人街兩旁的羣衆揚手致意，昂首闊步，後面跟着許多領事館的人，或他的隨從，身旁陪着他走的，是幾位所謂僑領，他們有說有笑，一直望會館而來。

王昌已站在人叢中，看到湯正走來，他從容迎着他上去，是徒手的。由是他的態度從容，又是徒手，沒有人注意他，只當他向認識的僑領打招呼，或碰巧過街而已。那知他一接近湯化龍，身子突然竄上，右手已從西裝內抽出一技匕首來，由下向上猛插湯的腹部，而且一連幾下。不要說像湯這把年紀，任誰都無法抵受，只悶哼幾聲，掩着噴血的肚子，仆倒當場，由於事出突然，大家猝不及防，那裡可以帮得上。從第一插，到湯化龍倒下，不過幾秒鐘的光景。到侍衞撲上來的時候，湯已倒在地上了。但見他面部抽搐一陣，頭一側，眼就翻白死了。

「各位！」王昌高聲說：「我不會走，你們報警吧！我刺殺湯化龍，是因爲他是袁世凱的爪牙，爲虎作倀，阻碍中國的統一，妨碍共和的建立。」他仍提着血淋淋的匕首。

王昌被捕下獄，在審訊時有沒有請求呢？不知道，但王昌自始至終自認此爲個人愛國的舉動，與任何人和組織沒有關係。可是，北洋政府致加拿大的最嚴重抗議，爲了保証領事人員的安全，要求禁絕一切民黨的組織。加政府受了壓力，接受了，頒布了著名的黨禁令。

王昌後來瘐死在獄中，犧牲了。「慷慨就死易，從容赴義難。」而王昌兩者都做到了。他是華僑史上的奇男子、大丈夫！可笑那個湯化龍，多行不義，落得如此收場。正是：吐信昂頭來北國，可憐偏遇劊蛇人。

第九回：多倫多後來居上 雲哥華藉勢佔先

看官！人生難免一死。而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王昌死得其時；得其地。遂立不朽之名；以其行不朽之事，立不朽之功。然而，在中國社會，無論國內國外，以傳統所關；男主外，女主內。即使貞烈奇女子，好事不出門。誰能知呢？漫說立名立功了。所以，幾許奇女子，常憾己身不幸生作婦人，湮沒了。在封建時代，或藉相夫教子之功，夫子成名，獲得封誥，於願已足，還敢有非份之想？悲哀的是，「自古美人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如亞珍這種美人，不要說生在海外，難得一見；即使國內，也不容易。又偏偏碰上如王魁薄倖的人，又能經得幾番風雨呢？

原來映相德確有女朋友，而且已定終身。他的女朋友不是別人，而且是表親。映相德無法擺脫人情，另一方面，他能夠自立門戶，是得到女家的支援。他將映相店過戶給亞珍，只是欺亞珍及其家人無知。第一、他可以隨時暗中撤銷註冊，另外重新登記。第二、他可以只承認牌照是亞珍的，貨物是他的。除了貨物，牌照有什麼用呢？三元幾塊在市政府便可以拿到，不似屋契的註冊重要。

亞珍與映相德來往了半年。漁郎行慣了桃花源，也再不如先前的馨香了，何況，利害關係？映相德豈是個有情人物呢？亞珍有眼無珠了。

當亞珍與家人認爲他們的戀愛已經成熟，男婚女嫁，是天經地義的事，怎能長期沒有名份呢？於是向映相德提起婚娶。初期映相德借故推搪，大家仍以爲是理由，慢慢看出不對勁。做父母的就急起來，靜悄悄跟踪他，終於發覺映相德早和他的表妹同居了，已是有實無名的夫妻。這一驚非同小可，趕快向亞珍報訊。

可憐亞珍遭此大變，早已六神無主，深悔自己的浪漫，當初不聽父母之言，落得被映相德玩弄，成了婦人之身。看官！舊時僑社風氣，雖然比國內開通，但依然對婚前貞潔，看得十分重要。亞珍頓覺得面目無光，個人走出街上，看到他人的眼神，彷彿利刃一樣，似看穿自己的秘密，只可躲在家裡暗泣，一家籠罩着愁雲暗霧似的。還令亞珍忐忑不安的，是感覺自己時時作嘔，但又吐不出，這些現象，看在她父母的眼裡；急得去找映相德，那知映相德矢口否認，并且一反過去的態度，說亞珍男友多多，不知誰的。眞令亞珍父母火光，但爲了亞珍的前途，只有忍氣吞聲，要求映相德和她結婚。豈料反惹了他一頓奚落，亞珍的父親，如果不是怕這種醜事傳了出來，早就向映相德用武了。只有忍着一肚氣回家。將映相德的情形告訴亞珍。

亞珍已經飽受刺激了，也沒言語可以安慰父母。

亞珍的父母，日間忙於做餐館的生意，那一天回家，已經深夜了，而亞珍不在家，不知那裡去了。

亞珍離家出走，究竟下落如何呢？連她的父母也不知道。亞珍以後再沒有在雲哥華出現過。

說起亞珍，誰都記得唐人街這個美人的風姿，可惜她的出現短，像殞星一樣，只留給人們的唏噓而已。

加拿大的鐵路已經建立起來，華僑爲築路而犧牲的人，眞是沒有確數，其慘重是無可否認的了。看官！第一間華人廟宇，建立在錦碌埠，離雲埠不遠，那是奉祀殉職的華裔工人的。這個廟宇的建成，究竟是華人建的，還是政府建的，已無從考証了。不過，我們只知的，華裔對加國的功勛，并無補於不平等的待遇，那是有史可據，有目共睹的事。

所謂「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十年」。那是新陳代謝的作用，歷史演進的法則。

任何人都有自然生命的限制，終有一天，名將好，美人也好，都難免一坯黃土覆上了。只可笑那些自命不凡的凡夫俗子，看不開名位，撒不下錢財，拚命的保，死命的存。眞的以爲自己是無可替代的，是何等愚蠢的世俗呢？

域多利早期的人物俱往矣，死的死，隱的隱。新的又起來了，唐人街仍集中於皇家街、弗市葛街。李業森的大板廠，李華鉗的玻璃屋、茂利辦庄，關祝華之裕綸商號，周家超的興利公司，周廣雄的德隆，徐奕燕的永益公司，林灼如的滙生源等，都經營得有聲有色，他們也成了唐人街的領袖了。

雲哥華亦然，集中於片打街一帶，新的人物商號出現了不少。林擧振之金利源，李日如之輔行公司，關崇穎之廣裕隆，李照初兄弟之元發辦庄，曹振威、關文熾的聯合公司，關耀崇之柏委公司，黃淵偉之竹園，陳品乾之製衣廠，李給珉等的金然棧，蓮花旅舘之林逸川等都相繼起來，成了唐人街的中堅。再往後數，又有李樂天、林西屏等出現了。

華人有的向中部走，在各大城都建立了唐人街。卡加利、溫尼闢、坎問頓的唐人街，次第建立起來。其中以溫尼闢的區富翁的聲譽最隆，人緣佳，肯提掖後進，有長者風，前年始退休，已八十開外的高齡了。他每日打「八段錦」一次，數十年未中斷。退休後卜居雲哥華，含飴弄孫。僑界每有紛爭，許多人還是去找富公作仲裁。早幾年，他促成了溫尼闢與台中市結爲姊妹城，是國民外交中一件值得稱頌的事。

從中部往東部走，自然要說到兩大名城了。一爲滿地可，一爲多倫多。論以前聲譽，滿地可爲加拿大第一大都市，但華僑則不如多倫多的衆多。可是近年來，多倫多市迅速的發展，已取代了滿地可，躍居爲全加最大的都市。華僑人口在八萬與十萬之間，遠遠跨過滿地可，漸漸可以和雲埠爭衡。

這一座名城位於安大略湖之畔，與美國紐

約等州隔湖相望。近年的發展速度，的確令人驚羨，市中心的銀行大厦，一座比一座高，近年起建那座C．N．塔，居然成爲全世界最高之建築物，在湖畔矗立着，成立多倫多市的標幟。唐人街就在這個名塔不遠的市中心。

多倫多市的唐人街的發展也眞夠快，比起北美洲任何名城的華埠，都不會遜色，而且有後來居上之勢，此是後話。

看官！以前老華僑稱多倫多爲：「都朗度」，有的甚至稱：「都朗粗」。很早已有華人遷來謀生。可是建立唐人街，還要等到光緒年間。最初在教堂街（Church St.）。華僑成立了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請了馬鏡湖牧師主持，教授華僑子弟的中文學校，則由麥造舟先生。當時也有幾間唐人雜貨店。一間生菓舖，開生菓舖的叫梁羣，他一直活到九十餘歲，在早幾年才下世。

馬鏡湖牧師畢生從事教會工作，淡泊自處，甚得僑衆的愛護。他的夫人，早幾年已九十歲，住在離華埠不遠的住宅區。子女均卓然有成。其子馬天傑先生，也能繼承遺志，服務僑社，勞績迭著。而麥造舟先生，畢生爲僑教盡瘁心力的人，到八十以後始退休，辭退僑校校長職，由黃秉勛先生接任。麥校長辭職不久後謝世，接任的黃秉勛校長，在校長任內逝世。這兩位校長爲了僑教，是盡一生心血的開拓者，造就了多少華僑領袖，開導了多少頑劣的僑童，使他們知有所行；知有所止。在海外仍能成爲一個崇尚禮義的中國人，這種功德，正是朱舜水傳薪海外的主要收穫。緬懷前賢，不禁肅然起敬！

在教堂街的青年會址，孫中山先生也曾到過，他是教會的人，就在教會向教友們，宣揚愛國復國的革命思想；吸收同志。後來，他在安排下到維多利亞街與央街附近的橙堂（Orange Hall 靠近皇后街）向中外人士宣揚中國革命，使革命思想在華僑心中滋長，在外人心中引起共鳴。

唐人街後來漸漸在約街建立，取代了教堂街的地位，最早的店戶有泗盛隆、振華豐、永同昌、泰生等。

泗盛隆是麥文和張景憲醫師開的。原來麥文是從美國移來，開了一間規模很大的洗衣店，用馬車收送衣服，算是多倫多洗衣業的巨擘，也是多市華人洗衣業的第一人。後來生病，由張景憲醫師醫好，他敬佩張醫師的醫術，結束了洗衣店，和張醫師合夥開設了泗盛隆，不但賣雜貨，而且有藥材。張醫師常駐爲主診的中醫師，算是唐人街第一位正式的中醫師了。他青年來加，夫人於一九五零年始能移民到多倫多團叙。有兩子。在鄉的男長孫，張醫師生前便申請他前來，到死後才批准，未及一見，現在其孫與張夫人相依，孫兒勤奮，孝順祖母，亦仁者有後歟！

振華豐的東主李瑞文，其後人開設現在之南京，亦能克紹箕裘。永同昌之東主，乃今快報司理李强先生之父，人極忠厚，晚輩均卓然有成。泰生爲新會籍姓吳的華僑，其後人仍留多倫多，開枝散葉而榮昌。他們的父祖是唐人街的開拓者，談多城掌故者不可不知。

較後的聞人，有張子田、麥錫舟、劉祖佐、李民權、劉子澄等，亦多於這廿年內下世。其中以張子田最得人緣，張公原名湘培，以字行。讀書不多，來加後仍隨秀才許一謁讀書，背得出張啓琛中式會元之文。初在DANFORTH AVE開洗衣舘，後來到唐人街與劉祖佐開廣恒泰，就一直留在唐人街服務，歷任醒華報社長、會舘主席、國民黨部的常委等職，極得當時華僑的擁護。國內行憲，遂爲僑選，膺國民大會的代表，其榮歸故里之際，開平四九墟鑼鼓喧天，舞獅舞龍，眞是「富貴而還故鄉」矣。張公子孫均在多倫多，其長孫即當今杏林名西醫張燦文先生，次孫名武師張大衞，在唐人街曾設武舘，三孫亦爲骨科醫生，各有成就。張公逝世之日，停棺於中山堂，爲僑界安葬前的公祭，輓聯素花，牆無虛壁，地無空間，滿

滿的墳密了。張子田公生前獎掖後進，其中一聯可以看出，錄之如下：「於黨稱耆勳，長存浩氣，望不滅英靈，遙領王師光大陸。視余如子侄，知遇微時，感提携恩德，痛將淚眼瞻遺容！」素車送殯的行列，差不多可以從墓地一直排到中山堂，張公生榮死哀，在多倫多唐人街是空前的，他是老一輩華僑的領袖，醒華報在他任社長期間，大有盈餘，購置了一孖房屋，座落在達士街與庇華利街之間。

張公讀書雖不多，但有長者風度，胸襟闊，有容人之量，有學問的人肯接近他，就因爲他有長者風。「不知爲不知，是知也。」他肯虛心向人請教，功成而不自居，本市許多張姓子姪，一提起子田伯，大家都豎起姆指，大讚一句：「冇得頂！」其他稍有才具的青年，張公無不加青睞，加提携。放眼今日，緬懷前賢，頗有張公一去，僑社無容人之人。可悲乎！可嘆乎！

僑社另一領袖爲麥錫舟先生，是長老會的長老，教會的中堅。父衍盤老先生，是僑界的洗衣業先進。錫舟公幼即來加，曾就讀多倫多大學醫科，因故未畢業，他的中、英文造詣都不錯。繼張子田先生爲醒華報社長，也有盈餘。子爲麥芝祥醫生，蜚聲杏林，服務僑社，有乃父風。

多倫多市第一個算命先生，名叫趙乙藜，招牌寫着「天中鏡」，台北浮石人，目前操此業不少，「天中鏡」是這行業的開山師，談多倫多風鑑算命者，不可不知。

多倫多的唐人街慢慢的擴張起來，在現今的新市政廳及四季酒店一帶，亦陸續有唐人商戶的出現。醒華報的舊址，亦包括在內。當時還有一間叫北京餐館，是現在松柏社社長張錫芹老先生開的，現在也八十開外了，他的公子張作新先生，是龍岡公所的青年部主任，也是服務僑社的中堅份子。

唐人街後來又轉入依利莎白街，現在的假日旅店地盤，包括了環球治安，龍岡產業，聯

僑劇社舊址等。聯僑曾在那裡演戲，每位五毫入座，省港名班也曾到過。賣了這舊址，才搬到現址旦打西街三五〇號來。環球治安是林善彰翁的產業。林翁本爲名中醫師，早歲來加，爲人忠厚誠道，經營商業，的確童叟無欺，愛國尤不後人，打軍閥，抗日本；都能出錢出力，前年逝世，亦已八十開外，家裡藏有由林翁購買的民國公債，有美元數萬之鉅。看官！四十年前的幣值，這種數字，眞是大手筆。後人繼承祖武，子侄各卓然有成。長子早喪，遺下諸孫，亦長成獨立。次公子環陔君，繼承遺業，經之營之，有出藍之兆。善書，能寫蘭、竹，不落前人臼穴，詩號釋玄，誰謂市肆無雅士呢？

如以地區性社團來說，寧陽會館最早，現在已不復存在了。如以姓氏言，應推龍岡公所爲第一個。當龍岡公所開幕之日，四姓昆仲齊集，舉行盛典，青年會致送牌匾，上書「承其祖武」，出自麥造舟先生手筆。許一諤有賀聯：「雄據巴蜀，氣吞魏吳」。領事館亦有賀詞，極一時之盛的。

華人到多倫多市來，當然與加拿大的鐵路有關，而加東的發展，慢慢變成國內經濟發展的重要部份，人們容易找到職業，又與美國紐約省接壤，安大略湖的水源充足，水電供應不愁，都是日後發展的條件。也吸引大量華人東來，當然其中也有不因生活與職業的也有。

例如曹濟，爲了阿秀埋骨湖畔，先到坎問頓，後來也轉來多倫多，阿秀的墓地是在多倫多與坎問頓之間的波靈頓，離坎城稍近，但離多倫多也不遠。

曹濟在坎問頓廿多年，隱姓埋名，做當地一個富豪的私家廚子，到快將七十歲時才退休。時常來往於多城與坎問頓之間，因他的侄子一家，也從雲哥華遷來多倫多市。

有許多華僑，時常執業爲私家廚。所謂私家廚，是爲私人或一家人的廚子。不是營業性的餐館可比，工作清閒，每日三餐，做完就無

所事。也有的兼園藝等，待遇各有不同，以前又無最低工資的限制，端視雇主的喜愛和能力。外國人時常以能請得一位中國廚師爲榮。加上中國人本身的謹愼勤力，對主人忠誠，甚少見異思遷，也是令雇主視私家廚作家人一般的原因。有許多華僑執業這一行，一輩子的生養死葬，由雇主或他們的後代做了，這是司空見慣的事。

話說有個叫保叔的人，他也當西人的私家廚。他的遭遇令人羨慕，又令人同情。但他不幹了，遷來多倫多，在唐人街雜貨店帮傭，以後再沒有和外國人交往，爲的是有一段秘辛，使他不敢再幹。

他原本在雲哥華附近一個小鎮當私家廚，雇主是礦場老闆，是當地的大富豪。住所佔地甚廣，自有園藝者管理，還請了保叔當私家廚。保叔爲人勤愼，甚得雇主夫婦的歡心。他們英年得志，生有一子一女，子名保羅，女名芬妮，阿保叔從小看着他們長大。保羅十九歲，喜歡體育，常常不在家，芬妮十七歲，長得十分嬌美，也到懷春的時期，間中也有和男朋友出外逛逛，有時也有男朋友來拜訪。保叔常當招待，奉茶端咖啡，都是他份內的事。保叔的英文名和幼主保羅相同，所以兄妹爲免混淆，就叫保叔（UNCLE PAUL）。

雇主夫婦的社交頻繁，時時不在家，倒是保叔與兄妹兩人，接觸的機會還多。保叔也有大顯身手的機會，就是雇主在家請客的時候；每週平均一次，除此以外，保叔的身分，看起來當管家比私家廚還多了一點點。賓主間的感情也十分融洽。保叔一直是單身漢，也以雇主之家爲家了。

芬妮的發育正常而且早，十七歲就亭亭玉立，男女社交在西方社會，本來就普遍，年青的男女有更多的機會交往，階級與門戶沒有顯著的重視，許多少男少女，只要兩情相悅，家長少有阻梗的，何況芬妮的父母又是忙人，更少過問女兒的事。

芬妮有不少男朋友或同學，保叔也沒有留意。有一天，只有保叔在家，芬妮帶了一位男友，進了家門，開始在地下室聽音樂，後來不知怎的，音樂停了下來。保叔小心，想看看是否需要他的服務，發覺地下室的門已掩上，他就懶得管，轉身要離開，忽聽得芬妮的喘息，他恐有意外，按着耳朵一聽，他是過來人，聽得出那是男女相悅的事，他就趕快離去，走回自己的寢室，免得春心蕩漾。

那時將近傍晚，他扭亮電燈，正想翻看書報。他的房門被匆匆的敲响着，開門一看，原來是芬妮，雙頰緋紅，衣服不整，急不及待來問的，却是怎樣可以順利的完成做愛。原來芬妮的男朋友，也是十七歲，大家都沒有經驗，搞了半天，還搞不進去，越急越窩囊。她索性來問保叔；趕着要他回答，以便即時實驗，那保叔本是廚子出身，一想就想起鷄蛋，就告訴她試試用鷄蛋白塗上，或者一滑就能進入；幷且到廚房拿了一枚鷄蛋給她，也就不管了，依舊返回寢室，看他自己的書報。

不久，他的房門又被打响，芬妮一絲不掛衝了進來，老實不客氣跳到床上，嚇得保叔睜大了眼。原來芬妮依足保叔的方法，和男朋友幹上了，但那少男，一接觸就完了事，而且心慌走了。芬妮的情緒剛高亢，男朋友一走，就像吊在半天，便走來找保叔，要他和她玩玩。保叔那裡敢，但經不起芬妮的懇求，而且眼看這位千金小姐，白裡透紅的肌膚，眼睛噴出的像藍火燄，曲線玲瓏，那裡看過有這等性感的美人，不覺心動，就和芬妮成了好事。

保叔心裡委實害怕，萬一芬妮有一天嘴巴不牢，即使無意向父母洩漏，他的父母會怎樣處置自己呢？確實夠他憂心忡忡。一時六神無主，思前想後，又拿不定主意應付。

到了第二天，芬妮放學回家，見沒有其他人，又要纏保叔做愛。保叔那裡還敢，芬妮見他不就範，便出言恐嚇，要告訴父母，迫得保叔又要敷衍効命。

保叔想不到芬妮對這事發生了興趣，自知如果繼續下去，遲早會被雇主發覺，萬一芬妮有孕，那更斯事體大。以前唐人街發生過女傭案，已經爲華僑造成災害。何況此爲名門小姐呢？他越想越驚。趁着芬妮走開，匆匆忙忙，執拾起自己的衣物，裝成行李兩件，左右分提，悄悄地溜了出來。離開了雇主的家，坐了長途火車，直望多倫多市來，遠遠離開卑詩省。

雇主不見了保叔，以爲自己待遇不優，使保叔不辭而別。那芬妮失去保叔，更悒悒不歡。雇主便決心登報尋人，以後，凡加拿大唐人街的大都市，都曾登廣告找他，寫明加薪金若干，望保叔回任云云。保叔曾輾轉得聞其事，就更不敢與西人來往，索性隱在唐人街的華人商戶中幫傭，亦絕口不提過去的出處和經歷。這正是：「嫦娥應悔盜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

第十回：老拳師飛脚傷狗　張阿聯入秋起程

保叔是華僑芸芸中的一個典型，既不求名，也不求利，只是求最基本的生活解決而已。不同的，僅是遭遇不同。我們老一輩的華僑，來外洋的目的是如此單純。時代的進步，民智日發，今日已有許多華裔，非但求財，也是求名了。而且不只求華僑社區之名，還要與當地白人爭一日短長，這是可喜的現象；也是華裔不甘久居人下的表現，與老一代的淡泊和安份，迥然有異了。

聽說黃鶴樓前面便是長江，來往的船隻很多，但主要來分別，只有兩條船。一條求名；一條求利。「黃鶴樓前看翻船」。翻的是名、利之舟，溺於名利的漩渦裡，觀者可以撫掌一笑，只是觀者不多，溺者過多。先僑求非份之利舟雖有，却並不太多，所以溺者也少。與今日不同日而語了。

看官！曹濟殺了鷹眼，向東而來，也爲白人作私家廚，一做廿多年，安份守己，一直到他退休。到他的侄子一家搬到多倫多來，就不時來探望，住上幾天，又回雇主老家去。雖然他已退休了，仍住在雇主的家。雇主不以爲忤。因爲他也年老了，一所偌大的房屋，子女都長大他遷，難得有老伴同住，曹濟着實也老了，雇主另請了人，他只是伴住而已，平日清閒得很，要要拳脚，也可舒展筋骨。探望侄兒一家，東住住，西走走，晚年倒寫意。加上無兒無女，心中毫無掛慮，天氣晴明的時候，到阿秀的墳上坐半天，也是常有的事。

那一天，他從墳場出來，上了巴士，預備轉回雇主的家。巴士載得滿滿的，只有一個空位，却坐着一個彪形大漢，龐大的身體，佔住了兩個座位。坎問頓的巴士，座位都是兩人一行，那人體大，全行佔了三分二。曹濟年老，

從郊區回市區，要有一段頗長的路，就側着身坐在那三分一的排位上。原來那大漢還帶了一條大狼狗，蹲在曹濟的椅子之下，曹濟既坐下，那狗就向內縮。大漢很不高興，一臉晦氣，望着曹濟。那曹濟年老，當作沒有看到，一副菩薩低眉的樣子，更使那大漢火上加油，竟破口大罵曹濟，罵的是種族歧視的話，無非是最難入耳的那些羞辱華人之言。曹濟見他罵得粗鄙，用眼斜看他一下，看看是甚麼樣人，誰知這一舉動，大漢以爲藐視他，更加怒不可遏，右肘一起，險些把曹濟擠了下去。

曹濟看不是路，忍氣吞聲，只得站起來，不再坐了。看到停車站，就拉了停車鈴，準備下車去，再轉搭後來的一班，免得與他生氣。

許多乘客，本來就不值那大漢所爲，只因曹濟是中國人，大家也不出聲，任由那大漢辱罵。現在曹濟自己要下車，大家省得耳根乾淨。誰知曹濟要走，那大漢却跟了上去，看情形像跟曹濟找麻煩，大家都爲曹濟捏一把汗。

看官！曹濟在中國人的比例上，已經是個矮子，比起那洋大漢，剛可等於他的一半。原來那人，是坎問頓有名的拳師，而且是職業的，許多人都認識他，這也是大家不出聲勸阻的原因。開車的司機，看見他氣虎虎的跟着曹濟下車，還帶着一條高大的狼狗，當然也不敢去阻勸，但却停車下來，暫不開動，看情況怎樣。果然不出所料，那大漢果然有意找曹濟麻煩，才跟着他下車的。

曹濟雖然年老，可是練武不斷，知道那大漢跟來，準是不懷好意，早已暗中戒備。一踏下去，即頭也不回，跨着大步向前走。忽然，聽得後面一聲呼嘯，一陣腥風已撲到。眞是說時遲，那時快；曹濟久經戰陣，猛一回頭，驀地看到一條狼狗，已然飛身而至，只見他身一側，右脚已飛出。只聽得那狼狗悶哼一聲，從半空掉下來，跌在地上，奄奄待斃似的，不停的喘着氣，當眞傷得重。這只不過半分鐘的事。

那洋漢見自己心愛的狗傷重垂死，那裡會放過曹濟呢？原來曹濟飛出一脚以後，也是頭也不回向前走，免得與那洋漢過節。可是，在衆目睽睽之下，一個出名的拳師，自誇久經訓練的狠犬，竟被曹濟踢得快要死。這個面目蒼老的胖老頭，他早已看不順眼，那會容得他跑掉，幾個飛步，已趕過了曹濟，攔住了他的去路。那時，巴士的司機和乘客都下了車，要看看那拳師怎樣對付曹濟，他們都替曹濟担心着。

曹濟見他截住了去路，就停了下來。那拳師質問曹濟爲甚麼踢傷他的狗。

曹濟說：「你的狗來咬我，我不自衞，難道白白讓牠咬死？」

「這個我不管，你打傷我的狗，你不叫牠好過來，你也不能活着離開這裡。」拳師說。

「牠如果眞的死定了，我怎樣令牠好活？」曹濟答道。

「那你非償命不可！」拳師說完，已跨上了步，望曹濟而來，拳頭握緊，像茶煲似的大小，好不嚇人。而面對的曹濟，七十歲的老頭，鬚髮花白，人又矮小，怎經得起他一拳半掌呢？大家都緊張的注視着。

那拳師走到曹濟面前，右拳一起，橫擊過去，嗖的一聲，挾着風嘯而至。看官！西洋拳的重手法，右鈎拳是最重的，如果一個沒有練武的人，着實地捱一拳，會把面骨打歪，立即暈仆在地，非死即傷。也不知怎的，曹濟身子一轉，那一拳就擊虛了。拳師立即轉身，曹濟却又站在離地兩三尺之間。原來曹濟用九宮步避了這一擊，他沒有還手，希望那人知趣而退。可是，這一位拳師，那會把曹濟看在眼裡，徒然更加憤恨。

只見他一換馬，左拳又橫擊而來，曹濟右腿退後，左手順手一帶，右手向他脅下一推，那拳師失去重心。正是來勢越猛，跌倒的去勢越大，劈拍一聲，結實地仆在地上。惹得圍觀的乘客拍起掌來。他們不必爲他担心，却爲他打氣了。不管甚麼種族，除了一般偏激，毫無

理性的人外，人是富同情的，惡兇暴，愛善良。人的自私，會對兇暴姑息，即使善良的被欺侮，被迫害，雖憤於心，總不敢宣於外，就是怕惡暴者的報復。但是，惡暴者一旦失其勢，他們對惡暴的憎恨就會宣露出來。曹濟——這個弱者，從車廂上開始，一直受他的壓迫，過程都看在他們的眼裡，現在弱者總算不使他們失望，擊倒強者，他們焉不拍手稱快呢。

拳師不明不白似的跌倒，又受了觀衆的奚落，那能受得起，猛然一翻身，眼中冒火，像咬牙切齒，似非置曹濟死地不可！

曹濟是站在原地，并不是曹濟欲戰，而是他走過幾次，都給拳師截回，走是走不過他的，那只可不走就是了。

善戰者不戰，有待敵之可勝而戰，他是以逸待勞。只見那拳師走來，右拳從下而上擊出，左手蓄勢。曹濟退馬，避開那拳。拳師在進馬的同時，左手依樣擊上，曹濟又退馬，那拳又落空。拳師看這不是辦法，乾脆用西洋拳和職業拳師的對抗的辦法。以快速度的出拳，一秒鐘可以打出四、五拳的速度，配合靈活的跳躍方法，着實地，非打倒曹濟不可。

曹濟對付西洋職業拳師的經驗還沒有過，他已年老了，氣力是不利於長戰，那雨點似的拳影，一直在面門幌動着，他恃着九宮步的變化，都險險地避開了。看官！老教頭之可怕，在技術經驗還在其次，最可怕的是他們對敵鎮定，定而後能思，思有破敵之法，定而後知對手的强點在那，弱點在那，眞是洞若觀火，不似一般打架，只是拳來脚往，在力氣和技術上分高下。

西洋拳以靈活的跳躍，配合臂力揮拳，拳打得重，算是外功。弱點是馬步輕浮，下盤不穩，與中國功夫不同，特別是內家，力發於腰，拳力是借勢而出，一聲不响，有時疾如鷹隼，在緩慢中然後借勢一擊，令人防不勝防，不像西洋拳的公式化。

曹濟閃挪之餘，已有破敵之法，拳師着着

進迫，觀衆看到曹濟連連退後，左閃右避，奈何長拳不得，似乎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又開始爲他担心起來。拳師心裡想：我這樣打，雖然辛苦一點，但你無法接近我，雖然都給你避了過去，只要你中一拳，就教你好看！而且你年老，我長期消耗你，看你能支持多久！

怎知曹濟一換馬，不退反進，向拳師左側轉來，拳師的脚步，却跟着曹濟的身形移動，右拳仍舊向曹濟的面門擊到，那曹濟却不對付，只是游走。可像你打你的，我走我的一般，這樣向左轉，一直游走了幾圈，可像成了慣性，豈知曹濟突然一換馬，但作勢仍然左轉，待拳師一移步的一刹那，曹濟形隨勢退，像蛇的靈活，反向右轉來。拳師拳已出，眼前已不見曹濟，正想回頭，那來得及，只見曹濟雙拳齊出，擊中拳師的背部，幷立即化拳爲指，雙指分插，又中上了。這只不過電光火石的一刻而已。

拳師本想回身，突然背上已捱了兩下，也不知怎的，只覺力不從心，身已跳不起來，兩臂像斷了發條似的，齊齊的垂了下來。身體也像失去勁力，勉强穩定了，沒有倒下來。

看官，拳師感到是着了兩下，實在是曹濟出手準，拳指一齊，拳是兩處，指也兩處；因爲一齊擊到，他只感到兩下痛楚而已。

曹濟再沒有動拳了，他轉身走到拳師的面前，向他說：「不要遲過三天來找我。」隨後，他告訴他的地址，幷且清楚地說了兩遍。

那些圍觀的乘客，看見拳師站在那裡，却不再打了，以爲他受曹濟打了兩拳，知道利害，不再打了。大家對曹濟的武術，能制服了本市的名拳師，都給他喝采和掌聲。司機叫大家上車，曹濟也跟着他們，重回車廂，一溜煙開走了，只剩下那拳師和躺在地上重傷待斃的狼狗。

那拳師全身的勁氣消失，只得撥個電話告訴家人。開一部私家車來，把他和狼狗扛上了車，開回家去了。

狼狗回家不久就死掉，那拳師是傷心的。他本身更發覺自己的不妥，初時以爲捱了兩處處，回家却覺得四處發痛，精神是萎靡的，這是他從前都沒有過，而且是勁力全失，躺着就不想動，連說話也不想開口似的。一天過去了，拳師不只覺得沒有勁力，簡直是虛脫，而且昏昏欲睡，這一下，可把家人嚇着，大家追問拳師，究竟是甚麼一回事。拳師本不想說，經不起家人的懇求，把始末說一遍，當然沒有說自己的不是。

家人的心是矛盾的，狗是死了，當然要曹濟賠，但拳師的性命更重要，莫不是那個中國老頭，可以把拳師治好，如果不，爲什麼叫他不要遲過三天去找他呢？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呢？他們商議的結果，還是寧信其有。要陪着拳師依地址找他。可是拳師堅決的拒絕，他的面子是拉不下來，而且他不相信曹濟有這本事。

拳師的家人，找了家庭的西醫來，檢驗的結果，找不出甚麼毛病，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拳師像昏昏迷迷似的，大家看不是辦法，便把他送進醫院去。

醫院還是找不出頭緒，但病人已漸漸昏迷，那是事實。再過幾天，更是不吃，清醒的時候不多。醫生只有吊鹽水、葡萄糖等營養液體，來維持他的生命。

那拳師本來二百多磅，睡在醫院，靠吊入的營養活命，不到一個月，已憔悴得不似人形，再過兩週，終於一命嗚呼了。

醫院在家人同意下解剖了屍體，找出了頭緒，知道在背部腰處，是十五椎下，從脊柱中間橫量一寸五分左右，兩邊都不偏不倚有瘀血，是受過傷的痕跡。此外，再上一點，肌肉無損傷，肝臟在同一的左右兩處，却發腫充血。如果致命，應該是這兩處，不過，西醫生說明，由於肌膚並無傷損的証明，不能斷定是拳擊從外撞傷。而腰部之傷，不足以致命。

看官！十五椎下的腰傷處，是人體要穴中的兩個，叫做「氣海俞」。拳師被曹濟用鳳眼

拳打中，全身就此一痲，已無再戰之能。這個部位，乃在第三、四腰椎橫突起間的外側，上層有腰骨肌膜，下層有荐骨、脊柱肌及方形腰肌，循腰動脉的背枝，分布腰椎神經的後枝。這兩穴分在腰部左右，被曹濟用重手法傷了。由於拳師體大力大，曹濟用重手廢去他的氣力，才防止他有再戰之能，用了十足功力。而且他認穴準，打得不偏不倚。拳師腰脊柱兩個要穴被傷，全身氣力就打消了。另兩處受傷的地方，正是背部另兩個要穴，那就是「肝俞」，是在「膽俞」之上，「筋縮」與「魂門」之間。由於曹濟用指，打的却是內家，所以肌膚不傷，力道是透肌而入，傷了肝臟，西醫是無法說明的。醫學上無法証明是曹濟打傷。

曹濟幷不是不知道他打出的兩拳雙指，足以致拳師之命的。他痛恨他在無怨無仇下，竟在自己走避時，還呼嘯狠狗向自己要命。以後，並親自幾次攔截，出手招招足以致命力道，全無一點理性和人性，但他究竟是個性氣不忍的人，告訴拳師去找他，用意是爲他解穴解傷。並且在三天之前，他知道，三天以後，由於肝臟的惡化，就難處理了，以後越久，希望就越微了。肝臟不是外傷或筋骨之傷可比的。

拳師是坎問頓有名的拳師，由於收入好，家裡富裕，人面熟，朋友多。與曹濟打架，回家就因傷而死，焉有不找曹濟痲煩之理，立即就請了律師，向法院告了曹濟一狀，說曹濟行兇，將拳師打傷致死。

看官！這是刑事案件，曹濟嫌疑重大，被警察拘押了。幸得雇主保了出來，等候開庭受審。

這件事當然成了報紙轉載的大新聞。曹濟於雇主處爲傭廿多年，賓主一向相處得好，知道當時的眞相，便爲曹濟聘了律師，積極徵集目擊証人。到了開庭的那天，肯爲曹濟出庭作証的目擊証人，却有五、六人之多，他們都是當時的乘客，最重要的，巴士的司機也到了。他們將目擊一切，在辯護律師的問話下，從曹

濟上車起，到對打完畢，包括拳師喝狠狗要咬曹濟，及幾次攔截，並先動手等情形，繪聲繪影的說明。那些陪審員心裡早就同情了曹濟，這個七十歲的老頭，誰相信他敢向紅拳師挑戰呢！即使紅拳師因傷致死，曹濟也不過出於自衛自己。便一致裁定曹濟乃出於自衛，是無罪的。於是法官當場宣佈對曹濟無罪釋放。

曹濟晚年還吃這樣的官司，心理很不舒服。便不再在坎問頓住了，以後遷來侄兒的家，絕口不談以往的事。他是感激雇主的情義，以後也時有往還，常常去探望他們。曹濟到八十開外才壽終正寢，卜葬阿秀墓地之側。一代武者，長伴芳魂，有桃花紅葉爲隣，同覽湖光水色，千古相終始了！他一生坷坎，但得一美婦，一師一友，都是風義之人。亦可稍慰平生了。

坎問頓離多倫多只有四十英里左右，工業城，著名的國家鋼廠建立在那裡，那是在一九一〇年的事，它帶動了加拿大的工業發展。華僑在坎城也有唐人街，不過只有幾間商戶，是在威廉街和頃街附近。以後也漸漸零落不見了。城邊有一所密瑪士打大學，工科是有名的，裝置了一個原子反應器，倒是全加拿大大學唯一有這個設備的。坎城的餐舘最著名的，還是華裔開設的，叫做格蘭餐舘，東主吳桐。他經營有道，是一方的華裔財主了；他的姊姊是吳君薇醫生，早幾年還在多倫多執業，吳桐先於他的姊姊逝世。後人可像沒有繼續經營格蘭餐舘，眞是一件可惜事。

除了餐舘業外，經營洗衣業的也不少，不過，多半是老一輩華僑的事業了。年富力壯的從業者已不多見。其中有黃杏友、譚能宜等老先生都執此業，一直到退休爲止。

譚能宜先生，原名生，以字行，好談先賢古訓，又好讀書，尤好陶潛詩。善堪輿之術。好杯中物，惟飲不多，每夕必自飲自浸補酒半杯。壯歲來加，抗戰間返大陸。人問他爲甚麼在戰火中南返，他說回去飲勝利酒。大家笑他做白日夢，那時日本正節節勝利，中國有何勝

利之希望呢？譚先生不以爲然，他用大三元之理來算國運的。到他回國以後，珍珠港事件爆發，美軍封鎖了太平洋，他無法回加，就一直留在故鄉，眞的飲了勝利酒才回加拿大；大家才對他信服。其中最佩服他的命理的人，名叫張阿聯。

阿聯也會排八字，但不及譚先生精到，另一位信服他的人，名叫關文祥。他們不時聚集一下，摸着酒杯底，高談古今人物生辰八字，彼此推理，各說各見。阿聯與文祥均無妻兒之累，譚先生的家人也不在加，老友三人，天南地北扯一陣，不到夜不散。

他們三個人的生辰八字，彼此都知道，每年大家都推算一下彼此的流年。年年檢討準確與否？他們之中，一致公認張阿聯第一個逝世，而且定了年月。

那一年，就是阿聯命該終結的一年。阿聯反覺猶豫起來，覺得自己身體頂健，不似死期已到，而且又無先兆。便去請教譚先生。

「入伙以後有異像，你今年必去無疑。」譚先生沒有拖泥帶水的說。

阿聯半信半疑。果然一入秋，他開始感冒，初時他不注意，但過了幾天不好，跟着而來是聲音沙啞，他才心有所感，又跑去問譚先生。

「時間到了！你去預備後事吧！」譚先生說。」

阿聯對他的命理是佩服，他也不害怕。回去將後事委託了朋友。把銀行的存欵提了出來，寄了一部分回家鄉，一部分交友人作安葬費，衣物也處置了。三個老友再聚了一夕，大家話別，可像遠行一樣。

三天以後，張阿聯果然死了。在坎問頓許多老華僑都聽過這件事。

譚先生的子孫後來都來了，均能卓然自立，現在都住在坎問頓。他則於十年前退休回港了，至今仍健在，快九十歲了。正是：

能者勞乎？人生似夢耳，但憑一片冰心，抵掌共談名士理。

宜乎衆矣！先聖如是云，還飲半杯濁酒，
微酣悠讀歸來辭。

第十一回：夏利屋面臨破產 張廣就情重輕財

華僑因淘金業而開始移殖加拿大，發源地雖然在卑詩省，但若論個人成就，加西人士顯然比不上加東的張廣就。

如果以地區來分，安大略省顯然是最重要的省份，魁北克省鬧獨立以後，安省的地位更重了。在經濟上更不能不談安省。

安省的富庶自然有它的地理環境。而它開始時，也是因省的北部發現了金鑛。不但繁榮了當地，而且帶動了整個省份都富庶起來。金鑛的發展，和張廣就有莫大的關係；所以，談加國經濟，不能不注重安省，而安省的發展，不能不從省北的金鑛開始講起。要講金鑛，則又不可不知張廣就其人其事。如果談加拿大華僑史沒有張廣就一頁，就太不公平了。

話說安大略省北部有一個小鎮，名叫「確倫灑」（KIRKLAND LAKE）。有些老華僑嫌西文難讀，自己按上一個名號，叫做「銀坑」，表示開坑掘金掘銀的地方。這個地方，距多倫多約有八小時車程，地方寒冷。一九零零年以後，已有不少人投資開礦，因此招集了不少來自各地的礦工，頓使這小鎮熱鬧起來。到了一九一六年，有一間小型的唐人餐舘，靜悄悄的開始營業了。吸引了不少礦工前來。餐舘的名字叫「查理餐舘」。

經營餐舘是一位青年華人，礦工們叫他做查理就。他爲人誠懇，對人又和善。礦工們多半是年富力强的人，食量大。查理就常常加意地爲那些食量大的礦工們添加食物，使得他們內心十分感謝，便到處爲他宣傳。這小鎮本來人口不多。查理就開業不到一、二年，已成小鎮餐舘業最興旺的一家。兼營唐、西餐，眞是豐儉隨意。查理就終日笑口常開，礦工們一日辛勞之餘，到查理餐舘吃晚餐，查理就倒屐歡

迎，相熟的更噓寒問暖，加湯加飯，樂得那些小伙子們一身舒服，忘記終日辛勞，慢慢地寧願連中午餐，也老遠從礦場跑到餐館，不再自備午餐了。查理餐館的生意就有增無減，一日比一日好起來。

看官！這位青年，就是張廣就。他爲着容易讓西人記着他的名字，取了一個洋名，叫做查理。但西人常把最後的名字，算是姓氏，張廣就的「就」便成了姓，大家叫他做查理就。

張廣就生於一八八五年，這一年，剛好是加拿大菲沙河一帶發生淘金狂熱的開始。他在廣東省開平縣張橋這個地方出生了。到了一九零零年，他才十五歲，便離開了香港，開始越洋來北美，到一九一六出現「確倫瀝」開餐館的時候，他已經是三十一歲了。到一九五零年，加拿大百萬富翁列傳的排列，是被排在廿名之前的一位了。

廿世紀的初年，菲沙河一帶的淘金業已接近尾聲，有經驗的採礦師、工程師和礦工們，陸續向安省北部搬來，許多幸運兒，向政府投到的礦場發現了金、銀礦。也有許多倒霉鬼，花了許多人力和設備器材，結果一無所獲，宣佈破產的，也大有人在，幸與不幸的遭遇，就有天壤之別了。

幸與不幸的礦場老闆和礦工，只要一入到查理餐館，就掉開了煩惱。查理就一視同仁，對那些失意的人們，他更能體貼，手裡拮据的，明明吃得不夠的，他靜悄悄的加上，在他呵呵的笑聲裡，礦工們感到心裡一陣溫暖，大家心照不宣，他們是感激他的。

查理餐館的生意越做越好，地方已不敷用了。隔鄰又是一間彈子房，終日乒乒乓乓，張廣就決心他搬了。這一搬，就搬到一直經營到現在，由他後人接管的現址，這座建築物，成爲確倫瀝小鎮發展的標幟，位於該鎮的中心，左右挾着兩間大銀行，佔地很大，以後亦成了張廣就的產業，到現在仍叫「查理旅店」。查理餐館變成了查理旅店，不但提供了餐館的服

務，而且有房出租。那時張廣就已三十九歲，前額的頭髮已脫落了一些，露了廣闊的前額，也變得很福相。

查理旅店的作風依然不變，張廣就好客，賓至如歸，許多獨身的工程師和礦工們，很多以查理旅店爲家，所以常常客滿。可是，其中也有不少失意的投資客和工程師，常常欠賒的也不少，但是，查理就不以爲忤。

看官！不論中外，論人心之變，世紀末的風情，確是今不如昔。現在如張翁者少；那些受惠的人，感恩懷德者也少。好人難做，做了被人當「老襯」的大有人在，「人心不古」，此之謂歟！特別是我先僑的忠誠遺風，求之今日，豈可得呢！

查理旅店住着有多少失意客呢？果然不少，由於查理就心地慈祥，也是失意客投靠的好去處。其他的旅店，如一再的賴着不給資，還不是被攆了出去麼？

其中有兩位失意客，就長期住在查理旅店，一個叫夏利屋，另一個叫萊特。他們兩人，都是美國採礦的工程師，他們成立一個叫做「湖邊礦產有限公司」，投了一幅礦地，早就開始開採，但開來開去，總是開不出礦來，經濟早就發生問題。但這兩位工程師，心有不甘，并認定經營的鑛地，不應該沒有礦的，但經久開不出來，一因運氣差，無法採到礦苗，時日過久，資金週轉不靈，許多礦工就辭職不幹了。二因設備不足，事倍功半，兩人非常失意住在查理旅店。

除了他們兩人以外，還有好幾個公司的職員，都住在查理旅店，他們知道，即使公司的薪金有問題，他們的食宿是可以通融的。

事實上，「湖邊礦產公司」的職員們，對他們公司所擁有的礦場，能否開到金鑛或銀鑛，信心早已發生動搖。公司的資金週轉不靈，他們的工資，有時已拿不到現金支付，公司用股票來抵償僱員的薪金，可是，大家都沒有信心，很多用來抵償食宿費，轉讓給查理旅店。

「湖邊」股票每股只是五毫，由於開不到鑛，職員們減價向張廣就轉讓，每股當三毫計。本來，開不到鑛的股票是沒有多大價值的，許多人都不要，但張廣就夠義氣，既然住客失意，用股票抵償，總比沒有的好，而且，他是同情他們的境遇。他是不忍撞他們出去的。

夏利屋和萊特對查理就的仁慈是感激的，他們住了相當時間，還是開不到鑛。但他們的經驗告訴他們，所控制的礦場，的確蘊藏着豐富的鑛產。於是，又咬實牙根開下去。結果又過了一段時期，還是一樣的失望，公司已面臨破產的程度。夏利屋和萊特頹喪到了極點。不只前途成問題，即一日兩餐，早就欠下查理就好幾個月沒有付了。自己還是天天照吃照住，查理就雖然沒有說甚麼，自己心裡却不好意思。而且，自己幾個職員，同樣也住在這一所旅店，不須細說，也一定欠下可觀的數字了。如何向查理就交代的呢？

夏利屋和萊特是個有担當的人，他不會拆爛汚一走了之，他終於找到一個適當的機會，面對查理就說：「查理，我們住在你的旅店，少說也有幾個月，你不叫我們付款，我們也實在不好意思。不過，像你所明白的，我們實在無法週轉，才這樣積欠下來。」

「沒關係！你們有的時候才還吧！」查理就笑容滿面的說：「做生意的人，手頭緊的時候時常有啊！」

「查理！」夏利屋見張廣就這樣說，還恐怕他誤會，他開門見山說：「我們不只是現金手頭緊，簡直面臨破產的時候，說實的，什麼時候才有錢還你，一點把握也沒有。」

張廣就的確不知夏利屋的「湖邊」公司，會拮据到這樣田地。不過，他天生樂觀，倒爲他們難過起來，反來安慰他說：「沒關係！」他的口頭禪就是如此：「住下去好了！有才還！」

「查理！這樣不公平，我們還是要還的，目前欠了幾個月租和食費，如果你不反對，我

們用股票償還作抵吧！」張廣就很同情這幾個青年人，反正他們現在也沒有錢，接受他們的建議，反使他們心安理得；面子也沒有這麼難堪，於是就同意以股票作抵。夏利屋於是和合夥人萊特商定，也與其他礦工一樣，每股當三毛計，發了相當數字的股票，交給了張廣就了。

「湖邊」公司的困難仍無法解決，夏利屋本來想回到美國去籌欵，但連旅費也沒有，困在酒店一籌莫展，許多礦工看着公司不發薪，很多跑到其他礦場去討生活了，也有一些重要的助手，信心動搖，也離開了公司另謀發展。夏利屋住在酒店無聊，有一次和張廣就聊天，透露了他的苦惱。張廣就想，這個青年，倒是忠厚，又有毅力，能帮他解決這問題，自己的本錢，也許他日可以收回的。

「夏利！」他開口說：「你有甚麼計劃呢？你對礦場的前途還有沒有信心呢？」

「查理！怎麼沒有信心呢？只是我們運氣不夠，設備少，才事倍功半，如果我能回美國向朋友借到資本，增加測鑽開鑽的設備，將來一定會成功。」

「夏利！既然你有信心，我帮你，我借給你旅費，你籌款回來，如果不夠，再問我好了！」

夏利屋萬想不到世間還有這種義氣的商人，他認爲查理就不向他追索費用，就夠朋友了，那敢苛望，他還會帮忙自己呢？他未嘗不想，查理就這次帮忙，果眞出自肺腑的；對自己也信賴的。要不然，拿了旅費，正好鴻飛冥冥。他感激得楞在當場。

夏利屋果然從張廣就手裡，接到了旅費和必要開支的費用，回到美國，向親友徵集了數字相當的資金，有的是借款，有的用股票抵押。然後再回到「確倫瀝」來。開鑽的設備在美國訂造的，也陸續運到礦場來了。

張廣就的眼光果然不差，那位夏利屋工程師，的確是個忠厚有毅力的人。他回來就馬上再搬進查理旅店，並且向張提出了計劃。

「查理！我對礦場的金鑛蘊藏量是有信心的，這次承你的幫忙，我已籌備了相當的資金，成功的希望大大提高了，如果你有信心，歡迎你參加本公司，你投下的資本，除了應得的股權外，我還會送相當數字給你，來報答你的幫忙，并且請你担任副董事長。」

張廣就對這個誠實的青年是信賴的，而且，他對夏利屋那番念舊的情意很欣賞，就答應下來，投下了相當的資金，使「湖邊」公司的資本更加充足了，他也担任了副董事長的職位。

看官！人的盛衰有時是天命所關，但個人的因素，也應算上一個相當的份量，如果夏利屋沒有那份毅力，鑛地更多黃金，也早就轉讓，了他人。又如果生性乖巧，不一定得張廣就的賞識，可能支持不來，被迫宣告破產，更好的礦地也不能守了。那裡會成爲全世界著名的礦業巨人呢？

「湖邊」礦場終於發現了金鑛，而且蘊藏量十分豐富，全個「確倫瀝」轟動起來。不！全省轟動，整個加拿大都爲此歡呼！

很多人，包括認識查理就的各界朋友，甚至不認識的顧客們，都跑到查理旅店去報訊和道賀了。

張廣就本來已從夏利屋的電話就知道了，他心中當然歡喜，但是，他勤儉慣了，還是繼續他的日常工作。當賀客來到他的旅店道賀時，他仍是穿着侍役的白制服，正在爲顧客端餐上桌。

查理旅店充滿了笑聲，大家爲查理就乾杯。不久，夏利屋和萊特也回來了，三位公司最大的股東熱烈地擁抱，互相道賀。

「查理！」夏利屋說，「沒有你帮忙，我們不知有沒有今日！」

查理就呵呵的笑，他是個老實人，他正在爲自己沒有看錯人而得意着。

「查理！你知道我們現在的財富嗎？你不要再經營旅店了？從此以後，大家一同享福！」夏利屋說。

「不成！不成！」張廣就搖着頭：「我做慣了！教我不工作，如何可以過日呢？」

「我們旅行，到各處看看世界，公司有職員照顧！」

「你們去吧！我還是做我的旅店生意。」

看官！張廣就雖然擁有數字龐大的「湖邊」股權，但他眞的沒有退休，或轉業，他仍然繼續他的旅店生意。

「湖邊」股票在沒有探到金礦之前，從礦工折現吃餐或住宿費的收購，只當三毛一股。他自己從沒有注意究竟有多少股。礦工來付賬，用股票的話，只把它壓到銀櫃的底格。後來又從夏利屋處拿了一大堆，也是用來折住宿和食費，借款的和投資的又更多，還有一部份是夏利屋代表公司對他的餽贈。根據加拿大股票交易所的紀錄，「湖邊」公司開得了金鑛以後，股票最高時爲一股六十元，超過原價壹百倍以上。夏利屋成了巨富，他在安大略省起家，曾在省內著名於世界的尼亞拉加瀑布市，購買了整座公園，送給當地政府，供遊客遊覽之地，他富可敵國，成爲世界著名的礦業巨擘。而他——張廣就所帮助的人，終生感激患難的至友，不論他到那裡，他都告訴查理就。他只有一女在美國，比張廣就較早逝世，此是後話。

張廣就仍然克勤克儉過他的生活；他開始對股票有興趣。以後，甚麼股票的來龍去脈，他都知一點。他擁有不少的電話公司股票，羅士文烟草公司和國際農具公司的也不少。

他的旅店，有不少貨物、禮品和糖菓出賣，只有一種牌子的朱古力糖，他是禁止出售的，因爲他無法買到它的股票。

「湖邊」鑛業的發展，已成爲尋金熱者憧憬對象，大家都跑到「確倫瀝」來碰運氣。使查理旅店更成爲尋金者的幸運標幟。可不是麼？像夏利屋、萊特這樣瀕於破產的人，住在查理旅店，就一變成爲巨富，何況大家都傳說着查理就怎樣帮助他們。於是一窩蜂似的住在查理旅店。使張廣就越來越忙，生意越做越好。

皇家銀行本來就在查理旅店的隔壁，銀行的經理，也時常到旅店內的餐館吃餐，自然與張廣就很熟稔。他幾次提議張廣就擴充，他答應全部貸款。可是由於唐爵難請。張廣就沒有接受他的好意。其實，幾年來的景氣，他那裡需要銀行的幫助才可以擴充呢？

張廣就不改原來的本色，一樣操作，一樣好客，許多人都不明白；也有人猜測他的股票和財產，不會很大，其實都是錯覺，他的確已是巨富，不過，他是老實人，又鑒於「錢財不可露眼」的明訓，穿的是舊的衣服，他不在乎外表，是個重實際的人。

當張廣就還沒有成爲巨富之前，常常和一個電台廣告的推銷員，名叫湯遜的人，是很好的朋友。他時常到查理旅店飲啤酒。後來他自己在北部地區，建立自己的電台，業務當然也較忙迫，不過，他仍來探望查理就。到查理就成了巨富，湯遜的事業也逐漸發展起來，買了簽文市的報紙，那時開始，他不斷向報業發展，兩年後又買了「確倫瀝」的「北方日報」，憑這報業爲基礎，漸漸成爲報業的巨子，後來他更買下英國的泰晤士日報和許多世界的名報，竟成爲世界的報業大王，受到英國皇室的封誥，成了湯遜爵士。

湯遜爵士的事業發祥地也是「確倫瀝」，他有時回到祖居之地，則必來探看他患難之交的查理就。

「確倫瀝」地帶奇寒，下雪大的時候，交通時常阻礙。有一次皇家銀行因風雪的關係，銀行的車無法運現鈔來。銀行的經理只得請張廣就幫忙，問他有沒有現鈔在。結果，查理就答允借他二百五十萬元，而那些現鈔，都是由一元到十元的鈔票。這個消息傳了出來，警察局不贊成查理就存着這麼多的現款在旅店，也反對他帶着這麼多的現款在身。可是張廣就沒有聽他們的勸告。有一次，他到多倫多探親，給小偷們知道了，走進旅店，翻箱倒櫃，只得二萬五千元左右，大家大嘆倒霉，不知查理

就究竟將鈔票藏在那裡。但經此劫以後，他就聽從警察的勸告，把現鈔存到銀行去了。

張廣就對「確倫瀝」市的捐款多少，沒有人知道，他也對該市的醫院捐輸過。他辛勤，到死時才停止工作。他終於一九七二年三月四日。多倫多星報曾爲此撰寫專文紀念。他辛勤一生，享年八十七。星報的專文，有如下幾句：

「查理死了！查理就這個人，他的名字是掀起了北部淘金熱年代的光榮……。他是確倫瀝第一間酒店的主人，千萬富翁；是報業大王湯遜的摯友，兩個鐵業巨人——夏利屋和標萊特的恩人。」

「確倫瀝」市的警官說：「查理捐獻了很多錢給市政府和醫院，使市政和醫院有很大的改變。知道的人不多！」

張廣就死了，整個「確倫瀝」市轟動起來。警察局派了兩個穿着制服的警察，把守了旅店。當然，除了對張翁的尊重以外，也還有另一個意思，那就是財產問題，究竟他有多少現鈔和股票呢？國稅局的人是不會疏忽的。

該市的博物館裡，掛着夏利屋和查理就的遺像，當然也還有他們的事蹟紀錄。

張廣就遺有一子張文忠先生，字偉堂。他繼承了遺志，繼續經營查理旅店，也接近古稀之年了。男孫三人——建强、建國，建華。前兩人協助乃父，仍在「確倫瀝」，建華爲多倫多大學博士，任職域多利埠。一門孝悌，仁者有後歟！這正是：

少壯放洋，英年得志，猶是布衣本色；
子孫能繼，仁者有承，眞爲僑社典型。

第十二回：會區海角今生續　楊柳梢頭舊夢稀

「確倫瀝」發現金礦，對安大略省未來的富庶與發展，起着重大的作用。但是省的北部，氣候奇寒，不似南部四季分明，而且地接美國。

商業重心便在南方興建起來：多倫多、坎問頓、渥太華、溫莎等城市慢慢成了雛型，亦漸漸有了唐人街，其中又當以多倫多爲重鎮。唐人街開始建立以後，很興盛的發展起來。

看官！華僑社會，本來是一個中國人道地的社會，移殖到外國的地方。她的結構，風俗習慣，還是遙接祖國的，所以，祖國有甚麼風吹草動，僑社也必波及。

當北伐之前，南北分隔。北方的軍閥劃地分肥，魚肉百姓，天災人禍，眞是民不聊生，南方的革命黨人，正在整軍經武，準備北伐，幷鼓勵許多有志青年，到海外去組織僑社，支援北伐。其中有位青年，姓李名諍，以國內環境，不適宜他的個性，願到海外來，無拘無束，想爲國家做點事，於是到了多倫多市來。那時唐人街剛剛建立不久，人事單純。李諍有守有爲，漸漸獲得僑社的推重。

李諍這個人，倒是個正直的書獃子，也曾下過苦功讀書，寫得一手好文章，連詩、詞、歌、賦等，無一不通，無一不精，而且文思敏捷，五分鐘之內，任何即景的詩，可以立就，而且寫得不錯。

有一次，有一個社團請了幾個有名望的畫家聯袂畫展，請他即席題詩，在衆目睽睽下，提筆立就，也只是幾分鐘內完成，連序也寫好了。對聯也對得工整，他曾參加過「昆明湖長聯」的對對比賽，也是榜元。

他在沒有來多倫多以前，在國內讀大學的時候，參加過全國大專作文比賽，同樣第一名

。當袁世凱想稱帝，向日本貸款，要和日本訂立廿一條不平等條約的時候，李諍才十九歲，寫了「長想思」一闋：

愁壓白山，悲凌黑水，神州遍洒遺民淚，夕陽殘照杜鵑啼，嘆黃帝子孫何去！故國魂遊，天涯羈旅，問頭顱可售幾許，龍淵未試已封塵，衣單休作憑欄柱！

許多人說李諍性子直，易得罪人，是他的毛病。可是，他認爲：天下滔滔，大家你詐我虞，指鹿爲馬，正氣蕩然，正義渺然。既是同道中人，應該坦誠相見，明大義，辨是非才對。人人不一定是堯舜，錯了認錯，那有甚麼關係呢？況且此事不對，不是等於事事不對，好言相諫，誠以對人，才是眞君子；所謂赤子之心，他是反對言不由衷的人的。

許多人的俗見，是無法改變李諍的。大凡有志節的人，必有一份固執的情操，絕不是世俗可以改變的。這是中國讀書人所特有的堅貞氣質，又非庸夫俗子可以了解。李諍爲了要保持這一份元氣，不只不隨世俗，而且以此爲榮，所以三十以後，他讀「孟子」，啃「孟子」。一爲他啃古文，啃放翁的詩，啃李煜的詞一樣。算得上苦心了！

李諍既然抱有救國救民的思想，要發動僑社，組織僑社，所以自然要參加當地僑社的活動了。

李諍爲人誠懇，許多正直的長者都喜歡他，在宗親會裡，他也得到昆仲們一致的推許，漸漸地，他成了僑社工作的中堅份子了。

當時有一位姓許名叫護理的人，本來在國內失意，加上年老，跟了一位舊時長官，也是同學；來到加拿大，希望混兩餐渡過晚年。初期在那位退休長官經營的餐館廚房，做做打雜和洗碗工作，後來却煽動廚師罷工，激怒了長官，將他解僱，他無所事事，只有在唐人街遊蕩，吹吹牛，拍拍馬，混兩餐過活而已。

許護理爲人有小聰明，又在國內官場打過滾，自然有他一手，向華僑吹吹他過去的歷史

，捧捧那些僑領，拉攏拉攏，不到幾年，居然被他混入了許多社團，做了委員，碰巧當時，海外部要僱用一名連絡人，而當地有名望，或有實力的人都分身不開，見許護理失業，又從國內剛到不久，了解內情，便僱用了他。

許護理生活得到了根本的解決，認爲僑社是值得運用。他想：自己到加拿大來不久，就冒出頭來，以爲僑社都是庸碌之輩，他滿肚計劃，也逐一實現了。

看官！僑社本來是單純的，大家抱着有事有人做便好，勾心鬥角的事還沒有過，便沒有防範他。這樣一來，在他處心積慮的佈置下，不動聲色混入各個社團，并且位居要津。可是，狡猾的狐狸也終露出了尾巴，慢慢地，大家發覺他在人事之間，製造矛盾，以便他從中操縱。最不耻的，是中傷他人，特別有能力的人，這樣，便可以控制平凡的羣衆。由於他玩弄手法高明，性格狡猾，大家背裡爲他起個綽號，叫做老狐狸。狐狸是護理的諧音。僑社有了個老狐狸，那還得安寧呢？

李諍與老狐狸同屬一個團體的，李諍比他參加久。可是，老狐狸要建立他的勢力，就開始用各種手段對付李諍，中傷李諍了。

李諍看得那團體過份黑暗，自己只想盡一份心力而已，何必與他們一樣斤斤計較呢？既然是「道不同，不相爲謀」。不參加就好了，乾脆從此不再參與了。但與李諍志向相投的朋友，認爲可以不理他們，但人要服務僑社，存心發揚民族文化，原是天經地義的事，這樣撒手不管，未免消極，大家商議結果，發起組織一個文藝復興社。效法意大利以文藝復興，來衝破「黑暗時代」。原本河水不犯井水的。可是老狐狸不以爲然，他認爲，任何僑社的事務，非插上手不可，暗中收買了文藝社幾個社員，興風作浪，要癱瘓社務。這些惡毒，任何人都疏於防範的，何況李諍這種人。看官！「君子可以欺其方」！一點不錯的。

老狐狸既然能策動幾個社員，滿以爲可以

一舉打垮了文藝社，一方面加緊督促手下兩個哼哈將。一老一少，分別造謠中傷，打電話拉攏社員，比軍閥的打擊還要兇猛。

看官！歷代末世權臣之壞，在對付忠良夠狠，比敵人還厲害。不過，有時做得過份，會激起許多忠義之士出來，大家不滿老狐狸的卑劣手段，不值哼哈二將所爲，大家起來，重新改組了文藝社。老狐狸等人眞是枉作小人了！

李諍的家人，反對他再在僑社服務。也的確，以李諍這種才情，如果集中精神，在學術界求一席位，的確是不難的，何況文章爲千秋事業，又比穢污的政治高尚得多。放棄他人所渴求而不可得的，是多麼可惜的事。於是，李諍看透了，從事藝文的著述，以後每年都有新作面世。都是洋洋灑灑的巨著。晚習書道，奠定他以後在藝文成就的基礎。

李諍不參加僑社了，但老狐狸還是恐懼李諍的，還是中傷他。當時日本開始佈置要侵略中國。他就說李諍到日本勾結，後來清黨，他又造謠說李諍到蘇俄，眞是何苦？本來，李諍未嘗不可以反擊他的，但是，想想他那蒼白的臉，要是打碎他的飯碗，很可能使他的家庭破碎，於心又何忍呢？

看官！正與邪的分別，具體一點來說，正是忍與不忍，狠與不狠而已！李諍與許護理是唐人街正邪的代表，與僑運的盛衰消長，是有關係的，不可不一記！

老狐狸原本不是唐人街的人，是失意的政客，可惜唐人街一般華僑思想單純，受到他的蠱惑。其實，如果他稍爲有點後台，他也不至淪落一生，到老投荒了。

雖然，這種小丑人物，原不值一記，可是，從他開始，實在影响了唐人街那種純樸的風氣，開始你詐我虞，大家勾心鬥角，派內有派，彼此杯葛分裂，始作俑者就是他。那些跟他走的年青朋友，眞也令人可憐。偌大一個海闊天空，任你飛翔的自由天地，眞不明白將自己的頭項套上鎖鍊，然後跟他唁唁而吠。

本來，「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涇渭分明，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李諍不是不知道的，但是，同這種人虛以委蛇，也眞會委得胃出血，僑社視此輩人，如洪水猛獸，圈外人稱爲「鱷魚頭」，甚至乾脆稱爲「光棍」。棍者「搞」棍；棍騙也。他們眞有負黨的培養了；是黨的盛名之累。李諍想到這些，從此再不與彼等爲伍，雖然有負初衷，但失之東榆，收之西桑，又豈知塞翁失馬非福呢。

千古才人，都有寂寞的身世。似乎是天道不常，吝惜福慧，不使他們得其所愛，展其所能。但深思一層，上天既給其才情，給其智慧，自有吝惜的一面，否則，又何以對庸愚之輩呢？想到這裡，又不禁啞然了。

李諍如是，柳鳳飛亦如是！

話說多倫多華僑日漸衆多，大家建議要籌備一所中文學校，幾經艱辛，終底於成，請了幾位男女教師，登壇秉鐸，笙歌不綴，造就了不少華僑子弟。其中有一位女教師，小字柳鳳飛，善書能文，好吟詠，曾將她的小字，嵌入她寫的一首小詩上：

楊柳梢頭舊夢稀，海天誰與共忘機？

倚樓身在心還遠，詩緒隨風逐鳳飛。

看官！這一位才女，生得婀娜娉婷，小小的蠻腰，恍如楊柳輕擺，眉如春山黛，淡淡的像兩彎隱隱的遠山，像是畫的那樣青翠，輕輕覆着兩泓清澈的眼波，小巧的鼻子，輕佻地看着那像櫻桃的小口。她裂唇一笑的時候，會令一室皆春。她感眉一愁，眞像觀音那樣，彷彿挑起人間所有愁慮似的，使人感到窒息，巴不得爲她分憂，免得她瘦削的兩肩支不起這許多呢！

柳鳳飛到加拿大，原是無意的。她的父母很想到外國來，認爲可以使兒女們，有個較好的就業和求學的機會。柳鳳飛善體親心。自己隻身先來，邂逅了一位姓凌的華僑，不久就結了婚，接了在香港的父母兄弟來，完成了父母

心願。可是苦就苦在夫婿，不解溫柔，又不憐惜，使這一位才女，活在落落的寡歡裡，多愁善病了。

看官！自古才人，對精神上的追求，遠較物質爲重，又非一般人可以了解。后羿英明神射，欠缺的就是那份相知的人，結果使嫦娥離開了他，奔月去了。落得彼此「碧海青天夜夜心」！

而自古才人相惜，說來以是同氣相投的巧合，但細想起來，上天豈是無意呢？多少纏綿悱惻的哀艷故事，眞是史不絕書，裨官野史流傳着，無非是同情他們的境遇。而亦是上天的安排，還是桑楡得失的一種報還吧！柳鳳飛後來認識了一位文士，叫做楊詩海，他們邂逅也很偶然。偶然火花，往往是那樣多采多姿；多麼教人懷緬！

楊詩海眞是學貫中西，古今同好的通才。看官！近世專材易得，通才難求，一個專業的人，憑一種絕活，便可以享盛名，而且容易得人賞識，因爲能人之所不能。此是捷徑。很多專業，大專畢業而專於所讀的，就成專業。通才不然，讀多少書，多少知識，精而能博，談何容易。他們雖然通，但世俗不以爲貴，甚至反被譏爲「週身刀，沒有一把利」。眞是人心不古，誰有慧眼呢？

那楊詩海落拓奇材，難爲僞社賞識，一士諤諤，只有那柳鳳飛欣賞，兩人心照不宣，惺惺相識。楊詩海和柳鳳飛一樣，也有了兒女，婚姻亦不美滿，配偶亦不體恤，志氣又不相投，眞如粵諺說：「江門屐，一高一矮。」心裡很是苦悶，認識了那柳鳳飛，志趣相投，一見如故，大家思慕起來。可是，一個使君有婦，一個羅敷有夫，眞是相見爭如不見，多情反覺無情了。楊詩海未嘗沒有衝動過，他曾決定過像撲火的燈蛾，爲追求光和熱而撲火。他曾如此寫下：

孵我於荆棘叢中，
羽翼散滿着世紀末的黃昏；

偶而，一朵野火在閃爍着，
我網着全身的力撲去，
我知道灼傷是必然，
只因爲我從未得到光和熱！

他想起徐志摩，這個才人，也曾寫信給他的夫人：「從此尊重人格，自由離婚，止絕痛苦，始非幸福，皆在此矣。」他又記起志摩寫信給他說過：「我將於茫茫人海中訪我唯一之伴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楊詩海那一份衝動是有的。

然而，徐志摩死後，陸小曼再嫁了。志摩自己認爲終生可以求得的伴侶，何曾爲志摩的偉大愛情而感動過呢？珍惜過呢？

那麼，愛情是不是像志摩所說：「在交會時互放的亮光？」如果生離時，或死別後，愛情是否就熄滅了？他掉在疑惑中。

然而，他爲她鳴不平，爲她難過。爲甚麼不在相逢時，他倆仍是自由身呢？他爲她的憔悴寫過那麼一首小詩，有志摩的味道！

憔悴的石榴樹，
靜寂對西風，
無言俯視連根的土；
默數如今寂寞！

×××　×××

散飛的一片悠雲，
洒落相憐的雨，
洗去一身愁塵，
重現出昔日歡笑。
欲飛向蕭遙的天際，
怎奈連根的枝，
連枝的子！
相對是徒然，
誰生長這塊古舊的泥土，
歷程早就註定：
抽芽、發葉、開花、結子，
然後守着殘枝，
認着蝸牛似的步伐，度着歲歲年年。

×××　×××

悠雲，應悔它無意的投影，
又被風吹散無踪了！
只落得彼此的思念，互數
暮暮朝朝！

柳鳳飛後來沒有上中文學校了，不見了！她到何處？楊詩海不知道，誰知道呢？只知楊詩海拖着幾個孩子，庸俗得可怕，在唐人街躑躅着，陪太太去買一點柴米油鹽之類。誰知道，他曾是瀟洒過，曾經被人期許過。然而，這是塵俗啊！可以把人磨得失去稜角，磨得使人庸俗。何況這是唐人街，一個寄生在他鄉的華人社會啊！「浪淘盡多少風流人物」？李諍如是，楊詩海如是，悲乎？

但想深一層，何能怪李、楊等輩呢？唐人街是市肆啊！它不是養蘭花的地方，它是賣鮮魚的地方。賣鮑魚之肆是甚麼味道？久居鮑魚之肆，鼻子的感應遲鈍了，不讀也罷！君不見：鳳凰去後昏鴉集，詩海無波只濁流。

柳鳳飛以後，多倫多還有一位才女，區姓名敬慈，本是順德的望族，幼即聰慧過人，好讀書，尤酷愛詩詞。十九歲與曾先生結婚，兩口子恩恩愛愛，眞是一對璧人。可惜不久便值抗日戰爭，曾先生乃一熱血男兒，便離開了嬌妻，從軍報國去了。輾轉戰地，夫婦間自然聚少離多，使得這位才女，欄杆拍遍，秋水望穿，寫了許多思夫之詞，下一首便是「懷外子」，調用「自由詞」：

風瀟瀟，雨沉沉，聊守寂室中，奈何人比天涯遠，恨書總來遲，風敲雨索添愁惱，惟有明月知道，試問人隔幾重山？曾否相忘，此情偏切，長懷難免！

八年的戰爭，夫婦分別比相聚時多。他們的孩子們，相繼出生，全賴敬慈的撫育。到了抗戰勝利，本來可以長相守了。誰料國內戰爭又起，旋即逆轉，曾先生以前的職務所關，只得隻身匆匆赴港，未及攜眷，使這位才女，又飽受離別之苦。她想，這一生不如意者，眞是十常八九，似是天妒我也，幾次想遁跡空門，

但看到待哺之雛，於心何忍者，只得咬實牙根，在專制暴政下，忍着痛苦，希望總有一天熬出生天。她曾寫下：

幾多心願未能酬，情緣悟盡復何求，
設使空門容我入，孤山披剃任雲遊。

×××　　×××

柴米油鹽費張羅，時刻風波口舌多，
惡吏遇圍如狼虎，自感平生死趣多。

對有情人來說，情字最難輕拋。曾先生豈是無情之人，拋妻別子，情非得已。香港和穗市，近在咫尺，等若天涯，他曾感念愛妻，剪了一束頭髮，寄慰遠人，并附一詩如下：

莫道風流笑我痴，聊將愛意寄烏絲，
東風那管人間事，此心惟有訴卿知。

敬慈收到了那束頭髮，哭了幾次，自念此生那得再見呢？便覆他一首，寫道：

夜仰長空數星辰，默計時光念征人，
自愧酬君無別物，生時心瓣死時魂。

後來，大陸發生了逃亡潮，區敬慈率領兒女，居然逃過鬼門關，到了香港，找到了曾先生，恍如隔世，兩夫妻抱頭痛哭。不久，舉家來了加拿大，本以爲白髮齊眉，廝守到老，誰知天妒紅顏。區敬慈忽患癌症，不久去世。曾先生檢其遺詩一卷付梓，具見才德佳俱。子女均卓然自立。香港賈訥夫先生爲其像贊曰：相夫教子，戚鄰欽崇，才高詠絮，懿德可風。

第十三回：華裔組成抗日會 日僑被困集中營

中國經過十多年的軍閥戲劇局面，終於統一了。可恨的是日本軍閥，不容許我們有一個統一安定的國家，眼見中國統一，便加速侵略的步驟；終於演成了中國的全面抗戰，海外的華僑，又忙着響應國內的號召，努力輸將，僑滙一批接一批的寄回祖國，作支援對日戰爭的捐款，有些華僑子弟，更回國參加行伍，爲捍衞國家而流血，他們崇高的民族感情，眞教人肅然起敬！

多倫多的唐人街，也爲了响應抗日國策的號召，由許多愛國的華僑領袖們，組織了抗日會，發動僑社捐款運動，支援前綫，獻機獻艦，做得有聲有色。可是，偌大的一個唐人街，也有些人說閒話語。其中有一個商人，不但不損款，還對抗日會冷嘲熱諷，消息傳到該會辦事人耳中，經會議議決，便將那位商人綁了出來遊街示衆。

看官！當日抗日，是全國國民一致擁護的，連海外華僑都沒有異議。本來，華僑寄人離下，有當地法例的保護，對國內政見之不同，本來不至於被拖出遊街示衆。可是那是正值加拿大也是協約國之一，也對日宣戰。而且對華埠的事不太注重，也就任由抗日會處置，站在民族大義來說，此人遊街，當然罪有應得，但站在人身自由，言論自由或今日倡導人權，則又當別論。這一件遊街示衆之事，確在多倫多發生了，而且是全加唐人街唯一發生過的事，也是最後的一次。

日本國內的軍閥誠可惡，但日本在國外的僑民，不無善良的。有許多與中國僑民相處，由於同文同種。日子既久，彼此產生了友誼，原是極自然的事。

話說有一位日本僑民，叫做佐木太郎，他

的父親因經商來加，時常居住國外，眼看日本侵略中國，很不以爲然。索性就定居下來，住在多倫多近郊，由於年來經商的盈利，積蓄相當可觀，大兒子太郎出生日本，後來隨家人來加，在多倫多讀中學，一直生活在加拿大，間有隨父回日之行，總是旅遊性質，不留很久，一腦袋是自由民主的思想，厭惡侵略成性的國內軍閥，十分同情中國。

那位佐木太郎在中學時代，有一位很要好的中國裔同學，名叫關忠民。兩人私交很好，忠民有一妹，名叫慕民。父親關經，是個有學問的人，時常耳提面命他們兄妹倆，說了許多國家民族大義，使他們從少就深知國族之事，本來與佐木太郎感情不錯，爲了避免良知上的責難，便日漸借故疏遠了。

關經也爲此事唏噓着，他知道佐木太郎的人品好，從來就尊重他的一家，他也知道忠民兄妹，與太郎有數年同窗之誼。想不到中日宣戰了，連他們這些生長在外的僑民子弟，忽然彼此之間劃起鴻溝來。好戰軍閥們，眞是人間的罪魁了。

可是關經却必須阻止他們繼續交往的，全民已敵愾同仇，誰還肯和東洋鬼子打交道呢？不捐錢支援前綫，已經遊街示衆了。和日本人交往的人？不是漢奸是甚麼？要是對待漢奸，那眞是拆骨剝皮了。

做父親的唏噓還有另一個理由，佐木太郎這個人，甚麼都好，只有一個壞條件，那就是日本人。然而，這一個條件，却不是太郎可以改變的。關經也未嘗不知佐木太郎對慕民很好，要是中國人，倒眞是珠聯璧合，佳偶天成。無奈他是日本人，反勞做父親的，時時在慕民耳邊，提醒她：那佐木究非我族類，其心難測之類的話。關經畢竟是個長者，自己說的不是由衷之言，心裡一面說，一面難過，但又鑒於民族大義，又不能不說，這就是唏噓的理由了。

初中的時候，佐木太郎結交的對象僅及忠民而已。一起讀書，一起遊玩，童眞未泯，誰

想過民族間陳年舊賬，而又與他們僑民子弟有甚麼關係？關經當時也不阻止，佐木太郎進出關家像老朋友或子侄一般，忠民也時到佐木的家裡去，彼此不以爲忤。這樣來往了幾年，慕民漸漸長大，長得亭亭玉立，也漸漸和太郎愛慕起來，這樣，看在關經的眼裡，自然要及時阻止，免得將來愈陷愈深，而自絕於華僑社會。

看官！中日戰爭的時代，加拿大的華僑與日僑，眞是楚河漢界，死生不相往來，如果發覺與敵國爲友，將不恥於僑社，受盡奚落而自絕於國人的。

當時的華僑子弟，思想比較純良，慕民聽了父親的勸告，就漸漸和太郎疏遠。忠民也少去找他，到中日宣戰的時候，忠民就婉轉道出停止來往的請求，他們多年老友，即使很婉轉，無疑也變成哀的絕交詞了。聽得佐木太郎心如刀割，好好的朋友，戀戀的情人，爲了民族的仇怨，使自己嘗到及身的苦痛，這還有甚麼好說呢？他黯然神傷，也就尊重忠民的意見，大家從此不相往來了。

然而，忠民是難過的，慕民更不在話下，佐木太郎不可饒恕的罪過，只是日本人，還只是個日裔的加拿大人而已。

佐木太郎和忠民兄妹一起長大，爲了中日戰爭而絕交，也許是時代的悲劇吧。小人物往往受不可預知的命運安排，然而，這個世界，有幾個大人物呢？眞是天地不仁，以蒼生爲芻狗，多少珍貴的友誼，美麗的愛情，被扼殺了。

佐木太郎剛好大學畢業，跟着父親做生意，太平洋就不太平了。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對日宣戰，加拿大也對日宣戰。幷且經過議會的通過，將日僑統統送進集中營，差不多將敵對國的僑民當成戰俘，來報復日本俘虜加拿大兵在香港的集中營一樣。

於是，佐木太郎的一家，也被迫離開了家，受到禁錮在集中營。

集中營不設在安大略省，却在加國的中部。加拿大政府已知會了所有日僑，這種匆促決

絕的法律執行，迫使許多日僑，將自己的財產，半賣半送給加拿大人，許多人因此發了財。因爲匆促的決定，誰能找到買主呢？何況非賣不可！加拿大人心裡有數，殺價是難免的了。站在日本人的立場考慮，入了集中營，甚麼時候重見天日呢？誰知道呢？俘虜的生活是不是人道呢？又誰知道。他們想到自己國家對待他國是如此不人道，誰保証他國不報復？

佐木太郎的父親也像其他日本人一樣，正在徬徨處理財產問題，他想，如果賤賣給加拿大人，何不先問問關經，一因以前是通家之好，二來自己國家對中國人太過份了，多少有點愧怍爲報之念。這一念之仁，就引起以後想不到的變化。

原來關經這個人，除了民族意識特別强烈以外，倒有一顆仁厚的人。看着那兩小無猜的小兒女，在兩國火併的情形下變得不相來往，想不到佐木先生在入集中營以前，偌大的產業，以最賤的價錢賣給自己，還說明多少不拘，將來慢慢付欵也可以。關經想：「佐木入集中營，日子多久不知道。說是墊還，他那有把握，即使自己不供期，他在集中營，又有甚麼法子呢？可知他是有心關照自己，這是一個義人的所爲。」他想到這裡，就不想乘人之危，却只想如何幫他。當下自告奮勇對他說：「佐木先生，我不會在這種情況之下買你的產業。不過，我可以幫你管理！」

「唉！我有沒有希望活着走出集中營也成問題，你和我管理又有甚麼用呢？」

「難道你會一輩子關在集中營麼？」

誰知道！外國人不會像你們中國人那麼仁慈。日本軍閥罪孽深重，一向對待俘虜不好，他們要報復，我們有甚麼可說呢？」

「沒關係，太郎兩兄弟總不會也一輩子出不來吧！」

「關先生！你不必客氣，即使將來你收到租，我在集中營，也沒得地方用，倒不如平價賣給你算了。」

「佐木先生！」關經一本正經的說：「即使你賣給我，你拿了現欵，到集中營又有甚麼用呢？」

關經是一語道正日本人入集中營的無可奈何的事，即使他們賣了產業，變成隨身的現欵，攜到集中營，又有甚麼作爲呢？可是將產業掉在外邊無人管理，還不是一樣失掉，如果變賣了，多少總帶在身上，比掉在外邊好。權衡之下，只好賤賣了。

佐木難於把這種比較說白。不過，他也的確準備由關經給多少，就不考慮接了，也好報答幾年相交的友誼。

關經見佐木沒有話說，便接道：「你們放心去吧！到了那裡，寫個地址回來，我收到租，一季或半年，一定就帶着租金來探望你們！」

那佐木先完全明白關經確是個臨財思義的君子，他感激得停立在那裡，久久說不出話。

佐木到律師處辦理各種授權書，交關經管理所有的產業。不久，全家一妻兩兒，跟鐘被關在集中營去了。

加拿大鑒於日本僑民，在珍珠港事件從事爲其祖國偵察沿海美國海軍基地的先例，便把日僑關在加拿大中部數省的集中營，使他們遠離海岸，無法偵察加拿大的海防。佐木一家，被關在阿畢省中部的曠野中。

佐木對關經的厚意，本來是便宜了他人，倒不如便宜關經。關經對佐木，一因佐木的好意使他感動，再一原因多少有點對佐木太郎表示無可奈何的歉意！

佐木并沒有以爲關經眞會來探望他，想不到他不只來，而且還帶了忠民、慕民兄妹來。那是佐木入集中營半年以後的事。

集中營和俘虜營沒有甚麼分別，外圍用鐵綫網圍繞着，有守衞站崗，瞭望塔等監視設施。

關經本來想自己一個人來，因言語不通，沿途轉接，長途跋涉，入集中營的問話，都不是自己能力可及，所以預備帶忠民同來，而且忠民與太郎有同學之雅，也應該探望他一下。

決定忠民以後，掉下慕民，她一人在家又不放心，結果，還是一家同來。

集中營全部是軍事管理。關經和子女進入之前，也經過了檢查各種手續。終於見到佐木的一家。

佐木對關經是感激的，這不僅「風雪故人來」，也比「雪中送炭」的情義要重。佐木是不必花錢的，一家的食用，全部配給；又不能走出集中營一步。關經帶着本年的租金，老遠跑來，要交還佐木。佐木那裡肯收，要關經除去所有費用，并且扣除全家旅費，剩餘下來的，用關經的名字，爲他存在銀行。并且囑咐他，遇有用度時，也可以支付。

看官！關經的表現，使佐木認爲是個義人。他一家被困集中營，前途未卜，難得關經如此信實。他想，如果關經要使詐，從開始到現在，他都可以整個吃下去，然而他沒有，可見是個義人，佐木心裡盤算着感恩圖報。

關經聽到佐木要用自己的名字爲他存欵，而且也不問數目，他很不以爲然。

「那怎可以，錢是你的，我不過代你効勞。」關經不答應。

「這樣吧！你和太郎聯合吧？」佐木說。

「我不贊成，你應該和太郎。」關經說。

「我這把年紀在集中營，在曠野裡過這個冬天，能不能活下去都不知道。你不要固執，以後照顧他們兄弟倆，還要你帮忙。」佐木幾乎哀求了。關經無可奈何！只有又把存欵收起，預備帶回多倫多，照佐木方法去做。

愛與同情，同是人性最可貴的一物兩面，又只是那麼一點點之隔。慕民聽老父的勸告，遠了佐木。心裡原有惆悵，可是情未深陷，來得及自拔，於心亦戚戚然。如果佐木太郎還是以前充滿前途好景，她可能心安理得的分離，不會難過。可是，今日相逢！一個朝氣勃勃的青年，竟變成無緣無故的階下囚，那兇頑暴氣的日本軍閥們，又與這麼一個日僑，又有什麼關係呢？慕民看到太郎那無告的眼神，想起從

前那充滿憧憬、活力的形像，她同情他，而且難過極了，她的心像給人突然剜了一刀似的。

她記得他們相處的那時，兩小無猜。他們常在一起講故事。他是個風趣而有理想的人。她記得他說過許多許多的故事，但很多忘了，日子會將人的記憶磨平，但有一些則經久彌新。深刻的、難忘難忘的。她彷彿又聽到太郎爲她說那個「佐佐木小次郎」的故事：

「佐佐木小次郎是日本武俠中最受人傳誦的傳奇人物，他絢燦的一生，只有短短的廿四年。」

「他和你有親屬關係嗎？」慕民笑着說。

「不敢！我不敢高攀，我姓佐木，他是佐佐木，比我多了一佐。」太郎神氣的說：「我在家的地位比他高，我居長，所以叫做太郎。他不是。」

「中國人不喜歡太郎。」慕民天眞的說。

「爲甚麼？」佐木太郎頓時緊張起來。

「郎和狼同音，太狼的人不會憐香惜玉的啊！」

太郎知她說笑，自己也笑起來。

「在日本就不是，太郎在家有權威的地位。你不知道，我比佐佐木小次郎忠誠。」他突然煞住不講下去。慕民一面可笑，一面催着他說：「小次郎不老實麼？」

「很難說得清，他開始和兎禰小姐私奔，後來爲了自己闖出一個江湖劍客的地位，不清不楚離開她。以後見了萬子，他又和她私奔了」

「怎麼？」慕民對小次郎發生了興趣：「是不是後來又遺棄了她。」

「不！他沒有！可是萬子誤會了，她爲了他自殺！」

慕民的眼睛圓着。

「小次郎看了萬子的舞蹈，練成了『返燕流』劍術，他只想着成名，忽視萬子對他的愛情，使萬子誤會，以爲她只是被利用的對象而已。」

「那小次郎眞的利用萬子麼？如果眞的，他

是不可饒恕的。」

「不是！他只不過沒有認識愛情的眞正價值。我們可以從以後他對萬子的懷念，內心的失落，就可知他是無心之失。」

「小次郎長得怎樣？」

「女孩子就是關心這些敷淺的事。」太郎想，不過，他還是告訴她：「他長得十分英俊，高挑的身材，白哲透紅的臉，那個女人看到他都會心跳的。他的眼神有那樣迷惑，而且他長了一頭長長的秀髮，那是因爲他結的仇太多了，多少有一點掩護的作用。」

「這樣說來，他不是帶點女性的形像麼？」

「不錯，他有女性的形像，但有完全的男人氣度。」

「怪不得他是個迷人的異性！」

「嚴格來說，他不算是個浪漫的人，性格也不瀟洒，是個武士道的實行者。」

「怪不得萬子的死，仍沒有使他改變過來。」

「小次郎是傷心的。可是他爲了追求人生的理想——一個天下無敵的劍客；他繼續闖蕩江湖，到他已贏得劍客的名號以後，他才發覺自己不是需要它，它不是人生的理想。」

「甚麼是他的人生理想呢？」慕民追問着。

「一份默契的、相知愛情。」

慕民默然聽着太郎的訴說。

「於是，他回頭去找兎禰，可是兎禰已獻身教會的工作，做了修女，她把她的愛奉獻給貧苦疾患的人。小次郎反覺得自己不配；他黯然自退。」

慕民愕愕的聽着。

「後來他遇見奈美，他們本來彼此欣賞，也曾思慕過。可是，小次郎發覺奈美，有一個失敗的人更需要她，而這個男人，却是自己生平的恩義之友——南屋十兵衞。於是，他又黯然離去了。」太郎聲調越來越深沉：「最後，他對自己的生命已漫不經意，在與宮本武藏比劍中受傷死去。那時，他只有廿四歲。」

他們像追悼小次郎似的。大家默然。

「小次郎的身世是個棄兒，所以，他一生都奮勇地去追求榮譽，到榮譽有了，他才知道榮譽不是他的人生目的。因爲，他是個愛情的棄兒了。」

「那麼？我們只怪他的身世和遭遇，支配着他的一生。」慕民說。

「他本來也可以擺開這種支配！當他從萬子的舞蹈中悟出劍術時，他應該滿足這種造詣，在精神上得到榮譽感，不必再在江湖闖蕩，與自己所愛的萬子廝守終生，不就可以嗎？」

「你的意思是在精神上確認，自己是天下無敵的劍客就夠，應該和萬子廝守麼？」

「對！」

「可是萬子已經死了！」

「小次郎應對這死負責任！」

慕民怔了一下：「我不明白。」

「萬子的自殺，不管直接或間接，都是爲了小次郎，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吧！」太郎把手擺開：「日本的武士道有個缺陷，對甚麼都可以負責，惟獨對女性最不負責任。」

「怪不得外國人都不肯嫁日本仔了！」慕民裂着嘴說。

「不過，我是例外，我會全心全意愛我的女人。」太郎也裂着嘴。

「怎麼樣一個愛法呢？」

「我會爲她先着想，然後再爲自己着想！」太郎的話似乎沒有開玩笑的成份。

慕民怔怔的想到這裡。面對被困集中營半年的太郎，他已失去以前的活潑神采了。

不錯，在他沒有入集中營以前，他們已經疏遠了；太郎沒有一句抱怨的話，是那樣平靜。

「再見！太郎！」慕民和父兄離開太郎時，緊握着太郎的手，他們又回到多倫多來！

冬天春來，佐木先生沒有死去，不過，他已是飽經風霜，心力交瘁的人，不再把生命當一回事了。他委託他的律師，把自己的產業，做了法律上的轉移，交給他兩個兒子。太郎在集中營的生活是沒有希望可言，他痛恨日本軍

悶的好戰，貽禍於無辜的僑民，是深痛惡絕的。他也對加拿大的不分皂白的作風，也極度不滿，然而，他又有甚麼辦法呢？戰事一天一天的延續與擴大，他的災難也永無止境的延續下去！

他是思慕慕民的，但關經以後來探他，慕民已再沒有來了。產業的收益，全由關經收在銀行的戶口上。他想：慕民已不可能愛一個仇敵民族的人了，這是多麼愴懷的事。太郎是不會怪慕民的，她只不過是民族仇恨的犧牲品而已。他反過來爲她難過，他自問自己能不能爲她做點事。結果，他想到了。

他寫了三封信，一封給集中營，抗議不人道的待遇。第二封給日本軍閥們，抗議他們的好戰。第三份給慕民，請他接受他名下的全部產業的決定。然後，他自殺了！他的利刃從肚子的左方橫割過來，血流如注，他的痛楚使他昏了過去。他的靈魂像出了竅，像一直不散似的，若隱若現的飄緲着。他又像看到慕民。

「啊！慕民！我不是說過麼？我比佐佐木小次郎好，我會爲妳着想。我不是懦夫，雖然，我也不是武士。」

「是的！你是武士，你是偉大的武士，只有武士才有這種爲人的胸襟，爲人的犧牲，而不把自己的生命珍惜。」

「妳不就是慕民嗎？」

「是的！我就是慕民，你愛的慕民，我會守候你！」太郎像迷糊的聽到慕民，然而他想，人的魂魄眞是這樣玄妙，自己彷彿眞的見到她，那也不枉這一死了！

看官！太郎的自殺，眞是九死一生，他失血很多，幸好他年青，他被救了，那是他自殺後已是三天三夜的事。他才脫離危險！有分教：多情自古難一死，今生還續他生緣！

第十四回：溺水三千一勺飲　綠楊全蔭三家春

話說太郎自殺，獲救以後，還糊裏糊塗以爲他的靈魂，眞的纏上了慕民。不知他所見到的，却眞的是她。他的遺書，在他自殺的時候就被發現。被送到管理當局。加拿大畢竟是個人道的國家，立即通知了遠在多倫多的關慕民。關經匆忙携着忠民兄妹，乘機趕到醫院。經過了三晝夜，太郎才甦醒過來，脫離了危險。醫院只准許一個最親的人探他，大家便推慕民來。慕民本來不好意思的，但感太郎的情義深厚，也不避嫌了。所以，太郎見到的是眞的慕民。

太郎到底知道自己被救了。因爲養傷，所以特許留在醫院，不再在集中營了。他的自殺，轟動了一時，新聞界做了許多同情他的報道也是導致他例外不須重入集中營的原因。在養傷期間，慕民不時來探望，說着許多安慰的話。想不到傷癒以後，集中營管理當局，竟通知他不必重入，要他留在外邊易於受醫生照顧云云，這無疑是網開一面的藉口。然而，太郎的家人都被困營中，他是個無家可歸的人，這也是令人感觸的事。不久，關經一家人都知道了。

「慕民！」關經那一天靜悄悄和他的女兒說話了：「你還對太郎有意思麼？」

慕民楞楞的望着父親，這個平日嚴肅的父親，忽然軟軟的問起太郎來，他不是曾經勸自己疏遠太郎麼？

「唉！」關經見慕民只是楞楞的望着他，忍不住說：「說實的，我也喜歡太郎，只是因爲中、日世仇，恐不容於僑社。想不到太郎雖然是日本人，却也有一副好心腸，而且深明大義。我再不會反對你們來往了。聽說他不須再入集中營，又無家可歸！唉！」關經見女兒不出聲，不好意思再說下去。

「接他回家住吧！」慕民終於開口了。

「不成！這裡華僑多，大家不諒解，也不好。」

「那怎麼辦呢？」

「唉！」關經嘆一口氣：「所以我問你還喜歡他不？就是這個道理。」

「這有甚麼關係呢？」慕民不解。

「關係可大了。」關經說：「如果沒有意思，當然我會想法安置他，如果妳還喜歡他，那麼，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你們便可成家，遠離多倫多一點便不妨了。」

慕民才明白關經的意思，他不會再反對他們的婚事了。幾經考慮，也感太郎的情義，終於默允。關經寫信告訴太郎，要他回多倫多一行，名義是照顧產業，實際是讓他和慕民重聚。看官，天下間最偉大無私的愛，是來自父母，一點不錯的。

佐木太郎一家在多倫多住上這麼多年，許多鄰居，都知道他們是日本人，而日本人是被憎恨的對象。特別是中國僑民。所以，關經等待他們重聚不久以後，就提議他們成親，然後立即遷到滿地可城去。

滿地可城的譯音，是一般華僑的慣用譯法，在中國地理用的是譯成「蒙特利爾城」。是加拿大當時的第一都會，華僑也不少，也有唐人街。滿地可城在魁北克省內，該省與美國的紐約州接壤，從滿地可到紐約市，五小時車程就到達了。

看官！佐木的產業實在不少，收益的積聚也相當可觀，關經和佐木商議好，就將他們的聯合戶口的儲蓄，交給太郎作成家的開支。佐木見兒子有救，而且出得生天，與慕民成親，繼後有人，老懷歡忭，自是不在話下。於是，又重新將關經管理的產業，作了許多安排，許多劃歸太郎夫婦的名下了。

從此，佐木太郎與慕民來到滿地可近郊，自置一所房屋，作爲住家。他努力向慕民學習華語，改了一個中國名字，自認中國人。加拿

大戰時也不景氣，兩口子開了一所小型餐廳，生涯倒是不俗，恩恩愛愛，不久就養了個男孩，一家歡樂。他們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了，日本投降。佐木一家在集中營出來，才遷回多倫多市。以後發展所長，終成巨富。此是後話，暫且按下不提。

滿地可開埠很早。中部省份的小麥，是要經滿地可轉入美國。所以從中部到滿地可的鐵路，是加拿大鐵路最早興建之一。滿地可又是一個海港，大輪船可以停泊下來起卸，也使滿地可註定成爲世界性的商港。

唐人街也在市中心，由拉加士爹利街和克勒街交加而成，還有幾條小巷大街，但華人的商號不多。究竟滿地可唐人街與多倫多唐人街那個較早存在呢？難有定評，因爲成「街」標準，是見仁見智的看法。但後期的發展，則多倫多唐人街遠較滿地可迅速和有規模，那已是不爭的事實了。

看官！域多利第一個中國女人阿秀，是被生得像鷹眼的華人殺害。但是，滿地可早期有一位女人，是不是第一位，那就無史可考。雖然也引起風波，但不是悲劇收場。還有好幾位年齡在九十左右的老華僑，也許會記得當時傳誦唐人街的韻事，就是發生在她的身上，而且結果發展得妙，雖然當時驚世駭俗，但今日視之，則彼姝似爲「婦解」之先知先覺者，亦未嘗不可。故野史不可不存，正史不可不知也。

北美洲的唐人街，一直存在三個問題。就是求偶、求職和求學問題。特別在以前，求偶問題最嚴重，因爲男多女少，一直是唐人街陽盛陰衰的特徵。法例歧視華人，禁止或限制華人眷屬入境，此爲主因之一。而飄洋過海，究竟不是女兒家所願。以前傳統觀念，三步不出閨門；何況涉洋而來，豈不形同和番，誰肯把女兒遠適他國？有些在鄉結了婚的人，爲了謀生，也寧願安置妻子在鄉，亦不願跟在身邊，到此冰寒異域，自己容易咬緊牙根，捱過孤寒，一待有個積蓄，便可回鄉團聚，誰會帶妻兒

同來呢？所以，女性便絕少增加。故唐人街求偶問題一直存在。另一方面，華僑地位在以前是低落的，要娶個白人淑女，談何容易，那些不三不四的，娶了也不光彩，反惹口舌多多，所以，華僑在比例上娶白女，爲數亦不多。也因此，光棍比有家室的人，眞是十一之比。一人有妻，九人虎視眈眈，乘虛而入，希望奪得「女」人歸，美不美倒沒有甚麼關係了。

話說滿地可唐人街，在克勒街某號一幢舊式樓宇中，住着幾個華人。屋主李伯，年近六旬左右，退休下來，買了這幢舊屋，自己住在樓下前房，中間房賃了一個遠親，姓朱，是個廚師，後房是廚房。二樓的前房住着一對夫妻，聽說以前跟戲班來滿地可演出，就在唐人街定居下來，不再返唐山了。男的叫程生，女的大家就叫程嫂了。程生日間在雜貨店幫傭，早出晚歸。二樓中間房住的也是個廚師，叫阿烈。後房住着一位老者，大家稱他日伯，在攤舘任扒攤的，白天睡覺，晚上在攤舘工作。地下的廚房是公用的。

程嫂大約三十出頭，說得一口流俐的廣州話，那倒是唐人街所少聽到的。一雙水汪汪的眼睛，走起路來，一搖一扭。有時在唐人街走過，小伙子們都停了工作，伸着頸子看着她的背影，一直盯到看不見爲止，才嚥一啖口水，把頸子收回來，總有好幾分鐘感到若有所失似的。

程生夫婦住進以後，全屋好像有點怪舒適。特別阿烈，因爲餐舘每晚一時打烊，回家上床時分，差不多已是二時左右，所以明天要到中午以後才起床。不時在矇矓中就聽到程嫂哼上幾句清脆的粵曲，嬌聲瀝瀝的撩人清夢。起床以後，大家時常在通道上碰上，程嫂笑口盈盈，一雙媚眼，把阿烈勾得三魂七魄都不齊全了。

阿烈也是三十出頭，長得也壯健。他漸漸和程嫂熟絡了；有說有笑，更使他怦然心動。偏偏住的是幢舊樓，住的是一牆之隔，而那道

牆，倒不如稱做一板之隔。因爲是用木板加防火板造成的。幾十年的樓宇，破裂失修，隔壁放個屁，那邊能聽到。阿烈睡得遲。前房只以爲更闌人靜，一個興起，摸黑做愛。阿烈却還未睡，更聽得他心潮起伏。最遭的是落力拍演，有板有眼；阿烈就更不成眠，明天眼腺紅紅，那邊程嫂又呢呢喃喃的哼着粵曲。唉！眞是難說出阿烈心中滋味！

阿烈又愛又癢，晚上睡眠不足，日間便精神不聚。那天晚上，又故事重演。阿烈那裏能入寐，天亮時抵不住消耗，半睡半醒的躺着，起不了來。上工的時候早過了。

程嫂無聊，想着那阿烈，怎麼上工的時候還沒有起床，一定貪睡了，何不叫醒他，做個好人呢？想着就去敲阿烈的房門。阿烈迷迷糊糊去開門，瞪着紅腺的眼，正望着程嫂，倒把她嚇了一跳。「怎樣！你是不是病了，眼都紅了，你不上班嗎？」程嫂定一定神說。

「那裏是病，你們昨夜又玩着，我那裡睡得着呢？」阿烈糊裏糊塗說，而且說得很自然，他是神不守舍的。

「你壞，怎麼偷聽人家的私事呢？」

「我那裡偷聽。」阿烈慌忙的辯道：「這道薄薄的隔板，那裡需要偷聽，你們玩多久，那夜玩，我全都聽到，還說呢！妳興奮時像劏豬的叫，聽到我心勃勃的跳，唉！妳看，我整夜失眠，眼就紅了。」阿烈戇直的說。

程嫂本來聽得有點那個，但阿烈戇直，漫不經心的隨口說出，反覺此人自然可信，感到一點歉意。

「我怎知你會聽到呢？又怎知你會失眠。」她像很憐惜的表示歉意。

「不要緊，反正我也喜歡聽妳的叫聲。」阿烈眞戇。

「哎呀！原來你壞！」程嫂揪他一眼。

「妳不知道做王老五的苦，如果有一天你搬開，我眞不知怎樣想妳。」阿烈一本正經的說，倒教程嫂聽得舒服。甜在心上，站在門口

不動。阿烈也楞着，大家默默相對。那程嫂見這樣尷尬，正想離開，誰知阿烈心一動，還想和程嫂說話，又恐怕她走了，一探手就搭住她的肩膊，正想縮手，却感到程嫂沒有躲開，胆子頓時壯起來，輕輕把她攏過來。程嫂怔怔的回過頭來，阿烈用手將她一拉，她就入了房。

程嫂也實在有點喜歡阿烈，這是男歡女愛最起碼的條件，如果連一點眼緣也沒有，說甚麼也合不來。她是過來人，而且吃過紅船飯，思想比較開放，打情罵俏的事見得多，韻事也聽得不少，嫁了程生，來到滿地可定居，生活刻板得像一池死水，每天悶在家，少不免胡思亂想，精神沒有寄託，程生白天工作，晚上歸來，一天的辛勞，就想睡，而程嫂一天無聊，養足精神，只想程生返家和她打發寂寞，最好做性遊戲。看官！那時既沒有電視，也沒有電影。男人還可以上賭館找刺激，到妓館找發洩。女性只困在家，很少在外找工作的。程嫂以前在戲班混過，不工針線，也眞夠她悶，所以困了幾個月，心態就有點不平靜。阿烈將她拉入房，雙手就緊緊將她合抱起來，一陣鬚髮的幽香上衝，阿烈忍不住就在她的頸項吻起來。程嫂覺得全身發麻，迷着眼讓他吻。阿烈雙手有力，她有壓迫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何況壯男姣女，正是乾柴烈火，能不燎然！

看官！這是如弓在弦，拉得緊緊的時候，阿烈更戇，也不會只吻頸那麼笨，手也不會只合抱那麼傻，這是自然的趨勢和反應。效果一擴大，變成了生理上的需要，理智就閉塞了，這就所謂「欲罷不能」！

阿烈掩上了房門，全屋沒有第三人在。他的胆子就壯起來，抱起程嫂，倒放在床上，她已吐氣如蘭，星眸半張，癱瘓的軟臥着，阿烈看得心頭一動。看官！以後的事，很難說得清。顚倒事，糊塗賬，不談也罷。程嫂對阿烈是滿意的，好不是麼？他那麼壯又野，這一點程生是不及的。

自從程嫂和阿烈扯上關係以後，她就比較

快活了。程生早出，她就靜悄悄過來，興到時大家歡好一番。就弄午飯，大家借故同時來用廚房，許多時也同吃。屋主李伯也不見怪，大家有同屋之誼，一齊開飯，那想到有其他的用意呢？但住在中間房的小朱就認爲怪異了。第一，做餐舘廚，回餐舘便有得吃，誰會在家吃了飯再上工。第二，這幾日來，樓上阿烈的房間，有不尋常的震動，阿烈也住中間房，正好在小朱的樓上，唐人街的建築物都是木板樓面，上有聲，下面多少都有點响應。他工作時間差不多和阿烈一樣，睡得夜，起得遲。這幾天上午十一時左右，阿烈的房間就有搖動聲，而且有點邪門。

好幾次小朱側耳細聽，心裡已有狐疑，但不能証實。到底給他想了一個好方法。

小朱一週有一日休假，他借了一個鐵鑽。趁阿烈上工未返，他就把一張椅子搬上了桌子上，拿了鐵鑽，在天花板的接口處，輕輕的鑽了一個小孔，剛好把阿烈的樓面鑽穿。雖然這麼一個小孔，阿烈那會留意看到，但小朱透過小孔，阿烈的房間，有許多幅度可以看到了。

程嫂和阿烈那裡會想到，他們所顧慮的只是程生而已。程生出了門，就以爲是他們的天地，在阿烈的房間胡天胡帝，不知道春光已經外洩，看得小朱目定口呆了。

這才眞是目不暇給，小朱的頸也伸長了，他還是興緻勃勃的看下去，這也的確夠小朱瞧的！他們是對好搭檔。

嗄！怪怪！程嫂平日的風韻，已吸引唐人街的小子們。果眞騷在骨子裡。小朱暗暗的想道。

小朱靠着小孔看了好多次。阿烈那個傢伙好艷福，怎麼程生一點不知道呢？他們這樣攪下去，自己也沒有好睡，倒不如告訴程生。不成！這會對不住阿烈。告訴他們不要在自己睡覺時搞吧！這不成，他們知道了，自己想看又沒得看，他委實看上了迷。程嫂的胴體和熱烈的反應，就夠小朱回味無窮。

「嗄！我眞笨！阿烈可以和她搞，爲甚麼自己不可以分一杯羹呢？」小朱終於拍一下自己的腦袋，他也在盤算着。

下週的休假日，小朱起來，特意高聲和李伯說話，要到外面逛逛，就出門了。他不走遠，在附近看着李伯外出，那是李伯一向的習慣，也因爲這樣，程嫂和阿烈才這樣放肆。李伯出門不久，小朱算準了時間，程嫂已在阿烈的房間了。他放輕脚步，靜悄悄開了大門，再返回自己的房間，果然聽到程嫂和阿烈纏上了。

也許他們以爲連小朱也不在，就更放肆起來，這是難得的機會。也許由於盡興，到阿烈要上班的時候，程嫂還嬌慵不起，睡在阿烈的床上。

阿烈出了門，小朱聽到關門的聲响，程嫂還倦臥在被窩裡。小朱連忙輕步上樓，阿烈的房門還虛掩着。他輕輕的推開，閃身入了門，再輕輕的掩上。程嫂正閉目養神，冷不防有人上了床，初以爲阿烈忘了帶東西，要轉回來，也懶得開眼，那知道有點異樣，有一隻手已按到自己的胸部，那裡像阿烈的。嚇了一跳，睜眼一看，差一點叫出來，忙在四週抓內衣褲。小朱已按住了她，那裡抓得到呢？

「小朱，你幹嗎？你不走我叫了。」程嫂瞪着小朱說。

「程嫂！你還敢叫，你睡在誰的床上。」小朱說。

程嫂倒窒了一下，求饒地說：「小朱，人家看見怎好呢。」

「有甚麼不好，你和阿烈玩，我見得多了。剛才你和阿烈玩，怎樣的方式，我清清楚楚。」小朱就將看到的說出來，程嫂呆呆的聽着。忘記自己還是赤着身子，小朱的手還捏着她的胸脯。

「你怎樣看得見呢？」

「怎麼不見？我鑽了個小孔，你們上面做甚麼，我清楚的見到，你們說甚麼，我也聽到了。」

程嫂恍然而悟，怪不得他說得這麼清楚。

「小朱，求你隱瞞一下。程生知道就麻煩了。」程嫂哀求着。

「程嫂！我當然爲妳隱瞞，可是我太喜歡妳了，如果我不爲妳着想，天天搞得我睡不着，不早就告發了嗎？」

程嫂聽小朱說來也有道理，也就沒話可說，她心裡明白，小朱乘虛而入，目的再明顯不過，就不再掙扎了。小朱看來也不錯，和阿烈年紀上下，比程生年青，說不定也有可取之處。

小朱見程嫂靜下來，也不再說話，自己除了衣服，和程嫂燕好起來。

自此以後，程嫂周旋於三個男性之間。如果她不是個放縱自己的人，也許會另遷他址，遠離阿烈和小朱，未始不可以免去韻事傳出來，只因爲她是個有强烈需要的人，而阿烈和小朱，都爲她所喜歡，給予她不同的享樂，她是捨不得割愛的。阿烈和小朱更不在話，他們找不到老婆，有這樣一個可人兒，又怎樣捨棄得呢？

後來，阿烈也知道小朱和程嫂有一手，彼此心照不宣，讓程嫂爲他們安排時間，倒也相安無事，只有程生被瞞在鼓裡。俗語說：「密如鷄蛋壳，也孵出小鷄來。」一間屋又不只住着阿烈和小朱而已。還有屋主李伯和扒灘的日伯。

日伯是個賭鬼，識得三教九流，因爲好賭，老來也沒有積蓄，晚上到賭舘專司扒灘的工作，白天睡覺，夜裡工作。老人易醒。在阿烈和程嫂搭上的時候，日伯已有所覺了。好不是，阿烈的隔壁就是日伯，男歡女愛，有時可忍而不可忍，這種聲浪是過來人總清楚不過，一屋就只有一個女人，還用猜麼？不過日伯不管閒事，年事又老，沒有興趣分一杯羹，聽到的也想忘記，塞着耳朵不想聽。阿烈年壯力强，程嫂姣好，這對野鴛鴦倒配，日伯就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了，免得他們麻煩。

可是，有一次，日伯覺得那不是阿烈的聲

音，有點像小朱，他好奇，果然認出小朱。這是怎搞的，日伯怔住了！

「怪不得唐人街小子都想着她，果然風騷得很。」日伯想。但他畢竟是個不管閒事的人，也就不管。但心裡嘀咕，認爲世變之事，莫過於此了。

賭館品流複雜，手風順的時候，賭徒口角春風，逆的時候，罵神咒鬼，常是見怪不怪的。因爲品流複雜，口沒遮攔，許多艷事醜聞，也在那裡傳誦出去，而且繪聲繪影，但可能子虛烏有，惟一犬吠形，二犬吠聲，不眞的也眞了。稀有其事的，那就更諸多附會，比原來不知嚴重了多少。

程嫂的韻事終於在賭館傳出了。開始的時候，是幾個賭徒開玩笑，說程嫂今天上街，滿面春風，又可能思春了。如此這般的說來，日伯一時興到，認爲她不只思春。而且左擁右抱。

日伯平時少說話，大家一聽如此說，又知知道伯和程嫂有同屋之誼，便想套他說。其中有一個鬼靈精，想出先扣他一頂帽子，然後迫供。

「日伯白天在家睡覺，趁程生上工，你還不趁機向程嫂勾搭？大家同層樓，過房就是。」那賭徒說的。

「亂說！」日伯急忙否認：「她過阿烈的房，那裡會看上我這個老鬼呢？」他笑瞇着眼。

「你還不認，程嫂左擁右抱，左邊阿烈，右邊一定是你。」那人又頂上一句。

「如果眞是這樣就好了，可惜抱的是小朱。」日伯又無意中泄洩機密。

就這樣，程嫂與阿烈、小朱的事，在日伯無意中傳了出來，不幾天，唐人街的口語運動展開了；連程生也聽到。

程生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老婆外向，但他仍以爲，只要他留在家，少有機會在外與人接觸，便會減少外來的引誘，自己多注意一點對她溫存，供應多一點她生理上的需要，就可保無虞。如今聽外間傳說，竟是同屋之人。眞是千

防萬防，家賊難防。

他氣冲冲的回家，屋主李伯沒有外出，他只可壓着嗓門，關了房門，咬牙切齒的質問他的老婆：

「唐人街都在說妳和阿烈小朱攪上，你老老實實說出來。」

程嫂怔了一怔，眞是苦也，不知是阿烈，還是小朱，一時口疏洩了嘴，如今東窗事發，怎可以不承認呢？承認又難啓齒，倒教自己爲難。她只有低着頭，不敢望程生。

程生見她不言語，那就是默認了，怒向胆邊生。拍的一聲，一巴掌向程嫂的粉臉拍過去，這正是：莽漢原是多情種，姣女由來薄倖人。

第十五回：黃伯飛刀白番鬼　亞冲生子黑炭頭

話說程生打了老婆，問題還沒有解決。因爲面子關係，他怔忡的思索着如何應付外間的閒言冷語。此外，他一定要杜絕小朱和阿烈再對他太太的染指。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要搬離原有的地址。

本來，偷過漢子的女人，屬於「七出」之列，怎可以重收覆水呢？可是，在舊日的華僑社會，求偶談何容易，許多人巴不得你將老婆逐出家門，可讓他們有機會娶過去。程生要是老唐山，也許第一個念頭就把她休了。可是，身處異邦，不忍氣也得忍，有個偷過漢的女人，總比連老婆沒有的好，也就算了。看官！唐人街許多閨帷不修的事，不無與這種姑息有關，慢慢成了風氣，也就見怪不怪了。

程生果眞帶了老婆，搬出唐人街；也不再在雜貨店工作，免得他人譏諷。程嫂初期尚稍收斂一下，後來又耐不住寂寞，和小朱、阿烈再分別糾纏起來。他們倆人紛紛鼓勵程嫂和丈夫分居或離婚，這樣，他們便可以與她同居，或者擇一個結婚。這樣，程嫂的胆子也就大起來，不再恐怕程生遺棄她就沒有人照顧。實際上，在情愛方面說，程嫂感到小朱或阿烈，都比程生對她熾烈。她對程生，只在道義上感到虧負，無法啓齒要求離婚而已。

程嫂再度與小朱和阿烈偷情，日久了，當然又被程生發現。他心裡有氣，夫妻間的衝突再引起。而程嫂不再肯讓他的丈夫支配她了。

由於有恃，所以無恐。程生發覺她的陷溺，已是無可挽回。而他，一方面既捨不得她；多年夫妻，總有難忘的感情在。他方面，失去了她，又怎樣再娶另一個呢？唐人街有幾個女人，數也可以數出來，自己那有把握再娶呢！罷罷！就算她是個解決性慾的工具吧！有一個總比

沒有的好！

於是，程嫂慢慢的放恣起來，初期還遮遮掩掩的「偷」，後來，漸漸明目張胆。程生也無可奈何，到最後，小朱、阿烈索性搬來，大家同居一屋，倒也相安無事。過了一段日子，大家更合力購入了一幢房屋，以作日後的愛巢。他們遠離滿地可唐人街，可是，他們的消息還是外洩了，知道這事的人很多。

說來不能不算是異數，這種畸形的愛，却一直維持下去，到程嫂死後，小朱、阿烈也老了，都沒有另娶。這是不是「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誰知道？而程嫂的艷史，又有誰不知道？

如果要選「婦解」的先進，那麼，程嫂應是先知先覺者。可是，如果要選「衞道」人士，則阿陸叔亦應榜上有名。

阿陸叔本來業理髮師，在滿地可唐人街，許多還生存的老華僑應知其人，他第一次的新娘，據他說不是黃花閨女，他爲此很氣憤，也有不少人聽他發過牢騷，所以才傳了出來。陸叔是個執着的人，這事一直橫耿於心，夫婦爲此，常是貌合神離。然而，這是無可挽救的事。陸叔認爲，娶不到一個完璧，是人生一大憾事。所以，他要離婚，希望還有一個機會，來補償這種損失的。

好不容易經過許多阻折，終於得償所願，他花了不少金錢，也等了好幾年，終於離了婚，他興高采烈返回香港，憑媒介紹，要另娶了個花訊年華的閨女，不論從那一個角度看，都是純情的人。他滿心歡喜，這才算眞的小登科。以前那個，提起就可惱！陸叔自己自言自語，編織着新婚燕爾的美夢，而好日子終於來臨。洞房之夜，陸叔以憐香惜玉之心，輕輕扣關，怎知關門早有人開了，可以長驅直進，陸叔大駭，追問究竟，新夫人初則支吾，被陸叔迫得急了，就乾脆承認，但誰經手呢？她又不肯說，說了又有甚麼用呢？陸叔何等失望，慨嘆道德淪亡，還沒有過三朝，他就不辭而別，自己隻

身返回加拿大，也不回滿地可，免得介紹人知道。他是個執着的人，決不與不是原璧的女人做夫妻。他搬到柯太華去了，也不再剪髮，轉了行，去幹廚師的工作。至今亦已垂垂老矣，終身不再娶。他對女人完全喪失了信心。

這是時代辜負了陸叔，還是陸叔追不上時代呢？誰能判斷呢？

當然，情慾之爲物質，那不是精神底的產物。文明愈高，對物質的追求也愈烈，則又不能否認。到後期，移民放寬了。許多未經一面，而憑媒說合，由男的申請女的到來，於三個月而匆匆成婚的，也有許多不幸的悲劇上演。

話說滿地可有一位老華僑，年五十左右，娶了一位新娘，也是憑媒說合，接了她過來，成了親。兩口子倒也相安無事，本來這樣下去，不難同偕白頭了。只是丈夫老了二十多年，少婦有時難免失望，這是體力的差距，也是無可奈何事。

老華僑忘其姓氏，只記得他叫阿冲，他的太太，自然就叫冲嫂了。冲嫂結婚三年，仍無所出，閒得無聊，也就跟着幾位唐人街的朋友，做車衣工作。車衣工廠離唐人街很遠，廠方爲便僱員，特別請了一位黑人，專做接送的工作，結果就出了問題。

那黑人每天接送冲嫂和其他婦人上班下班。這些人當中，冲嫂最年輕，很多時遇着冲嫂一人在車，黑人就借故攀談。冲嫂開始時不理他，後來漸漸熟絡，那黑人又獻慇勤。冲嫂有時假以詞色，便助長了黑人的野心，日子一久，便互相調笑，而冲嫂既無法從丈夫身上得到滿足，對黑人的挑逗，未免不怦然心動。可是，冲嫂最不愜意的，倒是那黑人的膚色，和身上那股羶味，好幾次春心蕩漾的時候，偶一接觸，一股中人欲嘔的氣味，把慾火都澆熄了。

那一天也合該有事。原來車衣廠每年一度的聖誕節前夕，照例有派對，全廠工人回廠慶祝，廠主招待晚膳，大家吃火鷄，然後開舞會。冲嫂的丈夫向不喜這種社交，沒有陪太太同

去。冲嫂又以歸路過遠，只得陪着工友們在舞會，等大家玩完，才由黑人送回家。

看官！酒精有時會使嗅覺遲鈍，冲嫂在大節不便拒絕工友們的勸飲，喝了幾口，倒覺得有點飄飄然，也興高采烈地跟着幾個婦女學跳舞。那黑人見冲嫂要學，自告奮勇要教她，本來，如果冲嫂沒有喝了幾口酒，也許不會接受，即使接受了，也不會忍得下那股羶氣，自然理智得多。可是，現在不同了，她跟着他跳，完全在毫無厭惡的心理下，彼此的隔閡便告消除，那黑人是跳舞老手，而且擁着冲嫂，有意與無意之間，找冲嫂的敏感地帶磨擦。冲嫂是個健康而生理需要安慰的人，給黑人擁抱幾回，漸有不勝酒力之感，半倚在黑人的臂彎裡，而又恐怕失儀，只好央黑人送她回家，那黑人見有機可乘，自然立即帶着冲嫂，離開了人羣，扶冲嫂上了車。

看官！聖誕的季節在滿地可城，眞是白雪的大地，隆冬的天氣，朔風眞可刺骨。上了車，黑人開掣，讓汽車的機器先轉動，暖一回，然後開車，這原是一般習慣。由於天氣太冷，黑人用手彎着冲嫂，彼此取暖。那冲嫂也因爲太冷，汽車的暖氣還不夠暖，也就大家擁着，黑人是個調情老手，幾下擁抱，正是搔中癢處，冲嫂已全身無力了，斜靠着黑人，任他得寸進尺。那黑人開動了汽車，也不車她回家，擇一處闢靜的地方，就在車上糾纏起來。車外的白雪飄飄的下，車內春色盎然，暖氣薰人，誰知道是暖氣機吹出的，或那裡來的？

不要問風從那裡來？反正到沒有風的時候，也不知從那裡去了！冲嫂整理一下衣服，黑人送她回家的時候，已經子夜了。

冲嫂倒有點歉仄，丈夫還沒有睡，在等她回來。

平安夜的心裡也不大平安，她有點內疚。可是，當她回味一下車廂間，那困獸一樣的黑人，鬪得她如此筋疲力倦，豈是她丈夫可以比擬呢？她怔怔的凝憶着。

她是個有內疚而無決心的人，她無法抗拒那情慾的挑逗，還是和黑人藕斷絲連。不過，她很小心，所以一直沒有出亂子。

可是，她還是憂心忡忡的，因爲她懷孕了。她無法確定這個孩子是誰的。她自己曾計算過，和黑人的次數不及丈夫，自然屬於丈夫的機會較多，也就無可奈何地等着臨盆了。

亞冲是高興的，老年得子，比甚麼都好。到分娩那一天，他叫了一部車，親自送冲嫂上醫院。她入了產房。他就坐在等候的房裡，懷着初爲人父的喜悅，預備迎接一個繼承自己的新生命臨到！產房終於傳出初生嬰孩的哭聲。這個傢伙夠聲，定是個强壯的男孩。他這樣想。

果然是個男孩。亞冲聽到護士說着恭喜，向他報告是個男孩的時候，已經推着嬰孩出來了。

嬰孩是用白布包裹着，安穩睡在推床上，露出了頭面。

「嗄！」亞冲看一眼嬰孩，倒嚇了一跳：

「小姐，妳攪錯了，這孩子不是我的。」

「怎會不是你的！」那護士滿有信心說：

「你不是亞冲？」

「對！我就是亞冲。可是我決不會是他的父親。」

「你怎樣這樣肯定？」護士說。

「妳看，我是黃面孔的，他是黑的。」他指着嬰孩說。

「那不一定，你怎知上幾代，你的血統沒有黑人呢？」

「天！我怎不知，我們在唐山，那有人和黑人結婚，我是全家第一個來北美的人。」

護士縮一下肩膊：「那你以後問你的太太吧！」

「那還須問，你弄錯了，把別人的孩子調亂了。」

「你眞可笑！產房現在只有你太太一個人，怎樣調亂？而且，我是接產醫生的助手，親自從母體接出來的。」

亞沖呆了一呆，頭腦忽然像給人擊了一下：「我要去見我的太太。」

「不成！」護士不同意：「她打過麻醉針，你等半小時吧！」

「小姐！你可當眞爲我太太接出這個嬰孩麼？」

「這是不能開玩笑的事！」護士說完，推着嬰孩走了。

亞沖木然站在原地不動，也難怪。他怎樣向親友解釋這個黑孩的來歷？難道眞自認作父，悠悠之口，自己怎樣應付？

這個賤人，竟背着自己做出這些事，怎可以連黑鬼都可勾搭上呢？算了，現在一切已經太遲了，追問又有甚麼用？他在胡思亂想。

然而，亞沖的確沒有勇氣在唐人街躭下來。「好事不出門，醜事傳千里。」何況唐人街呢？那些陰邪邪的眼神，冷邪邪的笑，將會向自己詢問：「你的老婆怎會生塊黑炭？」

亞沖想到這裡，他拔脚走了。回家收拾一些自己的衣服，離開了唐人街，也離開了滿地可。

以後，他沒有再在滿地可出現過，連他的太太也一樣。

中國人到底是中國人，黑鬼與白鬼，總是非我族類，即使他們不歧視我們。老一代的華僑，畏懼「老番」則有之，但決不向他們認同，幷不如現在有些華人，滿口洋語，染得頭髮不三不四，冒充洋人那樣肉麻。

他們時常提醒下一代，不要讓洋人同化。漢文漢語必須學習，許多土生土長的老華僑，雖然沒有回過中國，但說得一口流俐的漢語，思想也與道地的中國人無異。可是，現在的僑青們，許多忘了自己的語言，而舉止洋化，眞是今不如昔了。

以前華僑，對子女管教亦較嚴格。當然，教育理論近年劇變，不無影响華僑家庭。現在主張自由發展，學生可以頂撞教師，而教師不能體罰。學生會有權過問教師的水準，亦可以

報告學校當局，對教師提出非議。那裡有尊師的誠意。女學生可以免費向學校衞生處要避孕丸，那裡有半點兒貞操觀念呢？十七歲還沒有性經驗，便被認爲落伍。

華僑對名節是注重的。滿地可也曾發生過飛刀斬鬼的事，這也是因民族思想和名節而起的。

事情的發生，本來是可以避免的。那個叫黃伯的老華僑，從開始就警告女兒，不得和洋人有瓜葛，從少到長大，黃小姐的青梅竹馬伙伴，以至青年朋友，都是洋人，那眞是教她爲難，她不是不想交中國朋友，可是機會不多，而且認識的意不相投。而青年男女，春花秋月，未免有情，黃小姐豈例外呢？暗中與一位同班洋青年來往。

看官！男女在戀愛時期的舉止，往往瞞不過那些過來人。黃伯一看，心裡有數，也不出聲，靜悄悄的留意，發覺自己的女兒，竟與一個洋青年同行，好幾次都由同一個人，送她接近唐人街才分手。黃伯認定事態嚴重，如不及時阻止，恐怕以後就難，於是嚴厲警告女兒，馬上斷絕與洋人交往。

愛情屬靈性的，不是物質底的，其不似物品，是不可以替代的。如果可以替代，那麼愛情又何可貴呢？古今中外，許多可歌可泣的愛情故事，其所以可歌可泣者，究其主因，就是無可替代的緣故。

那些人譏笑愛情，問它「幾個銀錢一斤」？眞是庸俗得可以，要知道，許多人把男女的感官情慾，當了愛情，才產生這種錯覺。不錯，要發洩情慾，只求情慾之解決，的確可以飢不擇食，無所謂對象，有同一器官就可以了，這種物質底的發洩，可以論酬庸，可以論彼此滿足，自然是可以交易，可以論「幾個銀錢一斤」，可是，這豈是愛情。

多倫多有一位很有才氣的律師，名叫簡家聰，他曾說過：「一個人，如果一生沒有轟轟烈烈的戀愛過了，他（她）就不知道愛情，沒

有過愛情！」旨哉！斯言！

黃伯嚴重地警告女兒。他是充滿信心，以他一向的嚴肅，黃小姐從來是父命是從的人，豈有違背之理。

怎知道，愛情的力量發生了，她無法自拔，還是偷偷的來往。

黃伯既然着重女兒的事，也就暗裡調查，發覺自己的女兒，竟然抗命，氣得幾乎發昏，關起門，指着黃小姐說：

「倩宜！你竟敢再和洋人來往！將來誰敢娶妳！老實說，我決不讓妳嫁個番鬼仔！」

黃小姐小字倩宜，聽到父親如此說，心裡不是味道，又不敢反抗，她垂頭不語。

「我再次警告妳！如果我再見到那人，一定斬死他！」

倩宜心中一懍。黃伯讓倩宜出來，自己還在氣惱着。

她不敢隱瞞，將父親的話轉告了男朋友——彼得。彼得大不以爲然：「倩宜！妳知道，他這種態度，是種族歧視，不是我歧視你們，是他歧視了我。倩宜，我們也有好人，也有至情至聖的愛情，妳不知道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故事嗎？只要妳愛我！就應該反對這種不合理的事。我不怕他斬我，爲了我們的愛情，我抗爭到底。」

「彼得！你不能，你一定聽我的勸告，見到他，一定要逃避，你被他斬死了，甚麼也完了，更偉大的愛情都是悲劇的，於是何補，給我機會，慢慢的將他轉變過來。」

倩宜知道父親的脾氣，她同樣知道彼得，也知彼得是認眞的愛上她，而她又何能捨得決絕呢？然而，悲劇就產生了。

黃伯注意女兒的行動，豈是說說就算，老一代對名節所關之事，是當眞的。當他知道女兒還是和洋人來往的時候，一方面氣，一方面也爲女兒操心。暗想，我如不眞的向她表態，恐怕以爲嚇一下就算，倒不如拚着犯官非，眞的用刀追殺那人，可使他畏懼，不敢再來糾纏

，也可讓倩宜知道，自己不是說着玩的。

他算準倩宜和彼得相別的地方，藏着一把菜刀，靜靜的等着。

不久，果然見他們拉着手來了，黃伯立即衝出來。看官！黃伯可以等候他們走近一點，突然衝出，才可置彼得於死地，但是，黃伯究竟是個仁厚長者，他與彼得無怨無仇，爲甚麼一定要殺死他呢？只是立威阻嚇，達到棒打鴛鴦，令他們分散而已，所以，遠遠就追過來，讓彼得有機會逃生而已。

倩宜一見老父舉刀衝出，拉着彼得逃命。黃伯年近六旬，那裡追得上，他將刀飛擲過去，就不追了。幸好還沒有遇上警察，氣呼呼的回來了。

但是，唐人街的人都知道了。街頭巷尾，都說黃伯飛刀斬鬼的事。使他聽來十分可惱。

更令他傷心的事，倩宜當晚就沒有回家，急得黃伯坐立不安。他想，如果造成這個後果，他眞後悔了。這豈不是迫自己女兒與洋人私奔麼？

黃伯何曾想到自己的女兒，就是因爲怕回家，不知受怎樣的責罵，所以才不敢回來，并不是不體恤親心。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倩宜踪跡渺然，黃伯不是不可以報警的，但他也顧慮女兒的名聲，所以一直沒有做。而且，由於他管教過嚴，一直不准女兒的洋朋友來訪，所以，他亦無法和倩宜聯絡，他後悔又有甚麼用呢？他已是個花甲的老人，氣惱加上思憶，結果病倒了。倩宜一日不回來，他的病一天天的加重，憂憶過甚，連茶飯也全沒有胃口，身子日漸孱弱，漸漸地，神智也漸漸不清了，醫生和家人商議的結果，送他入了醫院，幾天以後，不但不見起色，而且每況愈下了。

不是倩宜狠心，忍令老父如此，實在她恐懼回家。她想，過一段日子，讓父親心平氣靜，才可以回來，所以一直連電話也不通一次。

原來倩宜離家以後，跟着彼得回家，將事

情告訴了彼得的父母。彼得的父母却是個有教養的人，看見倩宜與自己的兒子相好，而且是個秀外慧中的好女子，心裡早就歡喜，一切順着倩宜，大家好好的住下來，準備還過一些日子，才與黃伯商議。時間就這樣過着，到倩宜打電話回家的時候，黃伯已到彌留的狀態了。

倩宜聽到母親在電話的訴說，差一點昏過去。立即向彼得的父母說了，大家便馬上陪着倩宜，趕到醫院去。

黃伯在彌留中，聽到倩宜回到自己的身邊，眼睜忽然睜起來，兩行清淚，從深陷的眼眶流出來。憐惜地望着倩宜。她一陣傷心，抱着父親啕啕大哭，他們都後悔自己的過失。黃伯用手抱着倩宜，艱澀地蠕動着嘴唇，倩宜知他要說話，把耳朵靠近他。

倩宜心中一恫，原來父親也是個理性的人，只是外表凌厲而已，親情終於戰勝了一切，心裡更覺難過起來。無法抑止自己的悲苦。

「不要哭，爸年紀也大了，總有一天去了。」也許黃伯迴光反照，一時間忽然清醒起來，也彷彿精神振作：「你們要結婚嗎？他在那裡呢？」

「爸，不要提了，我聽從你，不再和他來往了。」倩宜刻意安慰。

「不！」黃伯不同意：「你們眞是彼此相愛，就不要分開，爸現在是同意了。」

倩宜想不到黃伯眞的轉變了主意，她默然垂下頭來。

「帶他來，爸想見見他。」他用手向倩宜示意。

倩宜緩緩的站起來，立即跑出病房，拉着彼得進來。

黃伯失神的眼睛又重新亮起來，他努力的伸過手來，倩宜知道父親的意思，趕快叫彼得握着他，黃伯終於露出笑靨，緩緩閉上眼睛，手從彼得的掌中滑下來，他安祥去世了。

任何的愛，只要和父母的愛比起來，就顯得有所不及。「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黃伯逝世以後，遺下的商號，仍繼續做下去。而主要的負責者，竟是長女倩宜，和她的丈夫彼得，這眞不是黃伯始料可及，彼得對岳母很好，連許多中國人也不及，黃伯應可含笑九泉了。

這究竟是一個例外，還有溫尼闢市的區富夫婦。此外，多少華洋男女，有幾個可以偕白頭？

滿地可的華埠，始終比不上雲高華，近年亦遠遜多倫多市，華僑人口一直保持二萬左右，沒有顯著的增加。近年魁北克黨執省政，以獨立爲號召，更使僑胞他遷，新增的不多，似有遞減的跡象。

可是，滿地可究竟是個有數的大城，聖羅蘭河的運輸，港口的吐納，而地接近美國，在經濟地理言，是十分重要。加上近年該市興建了世運會的運動場，以及前建的世博會，更使滿地可市具備第一流都會的設置和規模。可惜的是唐人街太不相稱了。

由於新移民不到滿地可去定居，新人才就少了。唐人街較具規模的滿地可芽菜廠和永興隆麵廠，部份已遷到多倫多市去。唐人街仍以餐舘業和雜貨店爲主。新餐舘規模最大的有聚讌、漢宮、新國民等，論食家則應到鳳城。

鳳城的東主曾在澳門龍家服務，好幾代爲名廚，有家傳實學的，離開唐人街的餐舘業，比較著名的，有北京、紅寶石。北京由余文質先生夫婦經營，生意一直很好，近年擴展到科羅烈達州去。余先生的綽號「副官」，究竟是怎樣的來歷，大家都不知道，他也沒有當過副官。「副官」爲人諧趣，是個樂天派的人。

說到滿地可的僑領，自應首推李道軫。道軫先生以做芽菜廠起家，人極厚道，早歲加入國民黨，在北伐和抗戰時代，他出錢出力，而從不表功，樂善好施，甚得僑衆的擁戴。抗戰勝利，他一度回鄉，及共軍南下，道軫先生以一介僑民，自認沒有對不起國家，而且自少年起，即在外洋謀生，賺的錢也不是在國內，更

是清白不過。怎知還是逃不了被監禁，幸好他知機，而且那時政權剛成立不久，還沒有管制出口，他覷了一個機會，就逃出香港，立即重回加拿大，再也不回大陸去了。

他，曾任滿地可中華會舘主席，黨部常務委員，李氏公所主席等職，由於他有長者風度，僑社的糾紛，每經他一句而解。他逝世後，子偉日、偉琪繼承遺志，克紹箕裘，李氏有子矣。

李道彰以後，甄庸甫、杜寶田神甫、馮嗣芳律師等，都做了不少華僑社會的事。甄庸甫後期被中華民國政府遴選爲海外中央民意代表——監察委員。甄先生年青時好技擊，臂力過人，舞獅頭有勁。近年來往於台灣與加拿大之間，亦將年近八旬了。

滿地可市的麥基大學，是世界有名大學之一，許多名西醫出身於此。目前仍有不少中國學生，也有中國教師。聽說曾當過周恩來的助手林達光，就任教職於該校。林先生仍很活躍，常到各校演講，每多有關大陸專題。他的兄弟林達威醫生，却曾被台灣邀請參加學人的建經會，並到台灣訪問。弟兄兩人，一左一右，各有各的理想，各有各的認同。但論憑良心和自由意志爲之，乃兄似較乃弟勝一籌。

唐人街有些地段，已被政府收購，將來怎樣，很難逆料，但滿地可的唐人街發展，目前似停頓下來，僑倖不減，但亦難增，似是定數了。這正是：十年河東十年河西，一代風華一代風塵。

第十六回：林舉恩父子捉賊　葉生伯兒孫有成

在魁北克省幾個小埠中，都沒有建立起唐人街。勉强算得上的，只有一個魁北克市，那是省府所在地，但也只有幾間舖而已。舖戶雖然不多，以前還有一、二千人，也有中華會舘，國民黨分部也成立了。但近年華僑他遷的頗多，新移民很少選擇那市定居，所以華僑人口越來越少。在該市爲華僑服務出力出錢最多的，是司徒北昂先生的子侄們，以前則是胡介生先生，但他於四年前左右謝世了。

從滿地可到柯京（又名渥太華，華僑稱柯京，故從俗），一個小時車程，或稍多一點就可以抵達。但柯京屬安大略省，到多倫多則須五個鐘頭。

柯京雖是加拿大首都，但不是經濟金融中心，僅是政治的樞紐。所以華僑不多。雖然也有唐人街，但比起滿地可還差得遠，更無論雲高華，或多倫多市了。

柯京也有中華會舘和國民黨分部，但新血不多，所以也沒有顯著的表現。近年在僑社服務，著有名聲的，有林安邦、龔培滾、蔡錫培、李希勤諸君。除林君外，都超過花甲之齡了。

安大略省許多小城，住的華人可不少，如巴里、高夫埠、濕比厘、滑鐵盧、保靈頓、京士頓、尼加拉亞市等，都有幾千人，而其中又以咸美頓華僑最多。

咸美頓、京士頓和濕比厘都有中華會舘。以前也有過唐人街，現在則是名存實亡，成了歷史的陳跡。咸美頓市是國家鋼廠的所在地，帶動了加拿大的工業起飛。城靠安大略湖而建，因爲鋼廠的煤屑倒入湖中，附近的魚族，入口有「火水」的味道。那裡的鯉魚特別大，有的數十磅，就因爲有「火水」味，大家不吃。

咸美頓向西開車四十英里，便是尼加拉西

瀑布，是世界的奇景之一。也有幾間唐餐舘，規模却不大，不過做遊客生意，生涯不俗。

從多倫多到咸美頓的途中，經過屋會鎮，那裡也有好幾伙唐餐舘，再走遠一點，保靈頓的「天橋」餐舘，十年前算是大規模，生意鼎盛。後來。在鄰埠多開了「天」字的餐舘，似多爲同一集團的連鎖分店，如「天河」、「天仙」等。他們進一步想在多倫多市投資，購買了唐人街士班太拿街一所大厦，高七層，設了「天天市場」。幷買了文華酒家，改名「天龍」，「天龍」因管理不及，沒有繼續做下去。他們屬於道地的華僑，却有新的經營思想，是老一代中的新血輪、生力軍。

多倫多市以北的巴里小鎮，距多市一小時車程，七、八十年前已有華僑的踪跡，安省的法院有紀錄，新聞界曾爲他們追賊而表揚過了。

巴里小鎮住着好幾伙唐人，其中有叫林學恩的人，早年來到那裡，開了一所餐舘。辛勤工作，又在唐山接了妻兒來。大家一同生活，倒也美滿。兒子的名，單取一個錦字，生於一九〇六年，地屬僑鄉的新會。到十歲那年，林學恩接他來加後，入當地學校讀書。林錦生得幷不高大，但結實强健。初時，同學們欺他生得矮小，常欺負他。林錦的忍讓，反助長了他們的氣燄。林錦忍無可忍，就找最會欺負他的人來個公開的較量，結果打得那人面腫血流，以後大家都不敢再惹他。林錦打贏對手，不是亂打亂踢，他跟父親學過幾下散手，眼明手快，因他矮小，攻其不備，先傷其下盤，然後趁機打頭面。洋青年自然不是他的對手。

林學恩的餐舘生意不俗，頗引起當地市民的注意。他爲人忠厚，看來是個好好先生。這樣，常引起白人的歹念。其中有兩個人，已經在盤算向他搶劫了。

那天快將打烊，客人很多離去了，到了最後，剩下林學恩一人在清點帳目，幷預備關門了。忽然，來了兩個洋人，林學恩正想招呼，爲首的一個已拔出槍來，命令林學恩不要動。

那時，林擧恩因爲點賬，銀櫃的鈔票統統暴露出來。本來，如果那握槍的一直指着他，而命令助手去拿鈔票，林擧恩便無隙可乘。可是，他們不似劫案老手。握槍命令林不要動後，便自己來拿鈔票。那時，天已黑了下來，餐舘靠燈火照耀着。

林擧恩表面是怯兮兮的聽着擺佈，心裡在盤算着，眼在伺機而覷着。那賊只以爲林可欺，竟經過林的身旁來拿鈔票，眞是說時遲，那時快，只見林右手一起，劈向他握槍的手。那人猝不及防，手一痲，槍脫手飛側落地。林左手當胸一掌，那賊身不由主往後倒，林右手順勢抓回鈔票，左手按熄了電掣。那只是電光火石般動作，在此同時，他已高呼「有賊」！驚動了廚師，他們拿了菜刀預備衝出來。

那賊一倒即再起來，但後來的賊已掣出手槍，對着林開火。

那時燈火已熄了，林在青年時練過武，身手矯捷，靠着熟識的地形，用櫃檯躲避。那人一掣出手槍，他已看到，他就地一仆，避過一槍，子彈從背擦過，他抓起酒樽，先竄上幾步，反身一擲，只聽到哎呵一聲，有人受傷了，但槍聲又一响，幸好林已再仆下，子彈射破了他的衣袖。林又抓着座椅，又擲過來，槍聲又一响，還是射不着林。

廚師聽到槍聲，不敢衝出來，只在高聲求救，用力猛擊洗碗盆助威。劫賊兩人知三槍射不中，早已有點心慌，何況，一槍掉下，再纏下去，恐怕外邊鄰居發覺，事情就不妙了。一聲暗號，大家奪門而出了。

林擧恩追出街上，兩個賊人已失去踪影，黑夜裡追踪是不容易，何況一賊有槍？

由於槍聲卜卜，鄰居早已警覺，許多人已拿獵槍出來。隔壁是巴里日報，編輯人員還在工作，聽到槍聲，有個記者警覺，早拿起照相機出來。那時正是林追出的時候，他就借着街燈的微光，拍下林的追勢。

記者和林是相識的，大家隔着一道牆，經

常過來飲咖啡和吃餐，大家有說有笑。記者便問他發生的過程。林擧恩也全部告訴他了，大家返回餐舘，開着了電燈。林擧恩檢查自己的衣服，有三處被子彈射破，賊人只有三槍，每槍間不容髮，如果林不機警熄燈，以賊人槍法之準，那有生還之機。林也爲自己捏一把汗，記者對這種目擊而又戲劇化的新聞，那有放過之理，央林擧恩讓他拍幾張不同角度的照片，來表示出槍彈所射擦破衣服之處，來增加新聞的眞實和驚險性。

於是，林擧恩空手退槍賊的頭條新聞，在巴里報紙上喧騰起來，成了新聞的英雄人物。那槍手被林擊落的手槍，也交警察處理。據後來所知，不是當地人，是到處做案的職業槍手，他們這次吃虧，不是經驗不足，而是看不起林，是大意的結果。觀之他們槍法之準，在黑暗中能聞聲而射，而差不多槍不虛發，林的運氣使他成了鎭上的英雄。

林錦讀完中學，跟着父親做生意了，他已長成，回唐山娶了親。當時正值廣州共產黨暴動，他擧家遷到上海去，經營出入口。後來以國內時局不穩，又值抗日，林錦擧家重返加拿大，但不再到巴里鎭，而定居於多倫多市，後來，他的父親也退休，遷到多倫多來，父子開了一間雜貨店，店號「三利」。「三利」初開時在依利沙白街，後來遷到旦打西街，是曉倫街西北角第二間，是「隨園」餐舘和日本古屋商店的中間。根據事實，多倫多新唐山街的開始，應該以「三利」爲種籽店。此是後話，暫且按下。

且說林錦四十那一年，「三利」還在依利沙白街。有一天，在下午時分，「三利」雜貨店闖入一個洋人，右手在右衣袋裡，握着手槍，一進來就對林錦說：「你知道我的意思了。」他把插在口袋的手槍向林錦指一下，繼續說：「鈔票放在那裡？」

當時店裡一共有四個人，林錦是主力的，他的父親是半帮忙式，除非林錦忙，否則只與

顧客聊天。另一個是到訪的朋友，名叫黃茂賢，他是僑領黃景燦的父親，還有一位顧客。

那顧客姓劉，名希臨，却是個武家，在多倫多開了一間「中國餐舘」，他到「三利」來，是想買點燒臘。想不到遇着賊劫，他知道那賊人袋裡有槍，就不動手，只有林錦應付。

林錦有乃父風，他很鎮定，人也仔細，被他覷出破綻。

「三利」有兩個銀櫃，一個靠近燒臘板，一個近雜貨，賣燒臘當然沒有賣雜貨的多錢。賊人問鈔票在那，林錦就指一下燒臘的銀櫃。那賊倒機警，示意林離開銀櫃，他然後轉入，一手開銀櫃，眼睛剛移到銀櫃的時候，林錦已一個箭步衝上，那賊冷不防，被林錦雙手箍着，他像平日抱猪上檯一樣，雙手一起，把那賊扳起，雙足離了地面。

劉希臨就趁機推門走出，還把門反鎖了，在街上大呼捉賊。

店內的情形有着變化，林錦抱着那賊，又像抬猪一樣摔下來，那賊雙脚離地，力不從心，忽然又被林錦摔下，還未及起來，林錦已抄出手來，左右開拳，儘是打向左右丹田、眼鼻，像武松打虎似的，早已昏了過去，林錦恐把他打死了，停了手，在燒臘檯拿了一把砍肉刀，騎着他，如果他還反抗，他將以拍蒜頭一樣再把他拍暈。

「三利」的門口，儘管有許多聚看的華僑，却沒有一個敢開門進入，其中只有一個人，名叫黃文（不是「萬里」老闆）的老華僑，他敢開門，看到林錦拿着砍肉刀，制服了劫賊，他就轉身去打電話報警。

那賊悠然醒來，睜眼一看，林錦已拿起刀，正想拍下，慌得他求饒：「不要打，我輸了！」林錦心裡可笑。那賊又說：「你聽到嗎？我說你贏了！放我走好不好？」

林錦看見他一面血，着實打得重，但這種劫賊，却是放不得的，他搖搖頭，那賊人只可認倒霉，也不敢再動，林錦還是像武松騎虎似

的按着他，手裡擧着刀，直到警察進來，然後將他交給警察，人贓幷獲，扣了手鐐，從口袋搜出的不是手鎗，是水喉管。林錦早就看破了。

多倫多的地球郵報和星報都派了記者來訪問，林錦也像父親一樣，成爲當時唐人街捉賊的英雄了。法官譽爲市民的模範。

林錦有二子，各有職業，但沒有意思繼承父祖的事業。原配死於戰亂，繼室協助他主理「三利」，十年如一日，亦眞難得。他還是每天操作，時入冰房料理瓜菜，許多年青的小伙子都抵不住寒，他則若無其事。他說：「慣了。」談起往事，還是眉飛色舞。不過，歲月的痕跡，依舊無法抹去，他樂觀的談笑中，不時有英雄老去的感嘆，究竟他已是七十多歲的老人了。

環着加東，以多倫多、滿地可兩城爲中心，有華僑在一千以上的小埠，差不多都有中華會舘，而中華會舘的前身，本來叫做抗日救國會，戰後改稱中華會舘。加東抗日救國總會設在多倫多市，緣起之時，乃海外部宣慰專員劉維熾的倡議，得到僑界的响應；於是，各埠陸續成立，以抗日救國爲目的，先後經各地抗日救國會滙欵返國的數目，爲數甚鉅，華僑支援抗日的偉大貢獻，抗日史不應抹殺。每一次國家發行公債，他們就義無反顧，節衣縮食的購買，那個加拿大華僑沒有買過？有一次，昭倫公所因清理一個老僑的遺物，他是身後蕭條，無以爲殮，可是其遺物中有上萬以上的國民政府公債。看官！抗日時代的加幣幣值，兩千元可以在唐人街買一棟商戶或房子了。哀哉！國家多故，悲作華僑，一生血汗所積蕩然了；主國政者能不善之！

總部開始時設於多倫多龍岡公所內。主委是黃鏡鳳，後來是張子田。在多倫多與滿地可之間的各小埠，則以比吐華市爲中心，包括了京士頓、罕和等，主委是陳孔倫，書記則是譚光普。

華僑對祖國的確只有貢獻，有許多青年，爲了民族的存亡，回到祖國，與同胞共赴國難的，也大不乏人。如多倫多市的趙里鵬君，於抗

戰的時期歸國從軍，服務於空軍，轉戰南北，於戰後凱旋，始重返加拿大，執業人壽燕梳，是「國家人壽燕梳」的分行經理，業務鼎盛。趙君早已不問政治了。本來，他是個國民黨員，而且滿腔熱血，其對政治的冷感，不是他的初衷，是可以想像得到。又如上述之譚光普君，本來也是國民黨人，據他說，戰後返唐山的時候，碰巧與一「僑領」同行，那人身兼要職。可是，他將總理的遺像章，放在屁股的後袋，光普先生爲此很感慨。以一個身負黨務的人尚且如此，他更不論了。他回加以後，又是這班人負責黨務，於是，他不再參加了。

國民黨的發軔在海外，其基礎是根深蒂固的。近年每況愈下，那些在當地辦黨務的人，實在難辭其咎。像趙、譚等人的例子太多，則其每況愈下，如三尺之冰，豈一夕之寒呢？

如早幾年逝世的一位負責黨部的人，眞是不學無術，口水多過茶，早年在多倫多，一直游手好閒，不務正業，三十年代的後期，跑到京士頓，做的是番攤舘的「扒攤」者。後來又轉回多倫多，還是在混。在七十年代的前期，他一直掌握着黨部，直到他逝世爲止，以斯人、斯才、斯德，而不敗壞者，寧有斯理！

其實，不學無術之人，這個世界多的是，販夫走卒，愚夫愚婦，都是這種人，普羅的大衆們，也大多是這種人。原是沒有甚麼可議之處。最可怕的是，這種人一旦有了野心，加上了運氣，得了非份的職位，則就危險了。因爲他們的才識與職位不相符。職位越高，危險越大。

縱觀我國史實，政治人物可分四個類型。一爲有學有術，這是周公、孔子之流，屬於第一流的政治家。次爲不學有術之人，這種人未必有學養，但識人任用，術又能馭衆，仍不失爲一個政治人物，至少可以蕭規曹隨，穩健安定，雖不爲第一流之可以開局面，至太平，但保泰持盈，有他的手腕，既不算壞，如寇準之流。第三種爲有學無術之人，這種人理想多，

但不實際，往往書生之見，與現實脫節，這種人足以亂國，如王安石之流。第四種人最卑下，就是不學無術，學與術均沒有，却有職權，如果不幸做到宰輔，則這個朝代非亡不可。這種人，如賈似道之流。這個道理，應用到僑社依然可以發現，只要那些不學無術的人掌權，非七顛八倒不可。日子越久，腐敗不除，新的難生，這個社團的命運，也就不待龜著而知了。

多倫多有一位華人律師，他是第一位華人律師；不，他是第一位東亞人的律師，包括日本、韓國、印度、越南等，都是以他爲第一個，資格最老的一個。有人問他爲甚麼不參加社團活動，而以前是如此積極的一個。他沒有直接說出原因，只說了八個字：「黃鐘毀棄，瓦釜雷鳴。」

這八個字眞是妙到顚毫，也的確道破僑社的怪現象，僑運衰退的癥結所在了。

很多人以爲多倫多這一位律師——葉求鐸，一個雲高華土生土長的華僑子弟，那裡會用這些傳神的經書句子作喻呢？那就未免小覷這位法律專業人士了。他的舊學基礎好得很，當他爲駁斥對我華僑苛例的時候，有感而寫了以下的一首五言詩：曉日明東閣，幽鶯唱柳枝，旅人初夢覺，又憶畫眉時。

那是寫我華僑思妻之情，而又不能相聚的苦，午夜難寐而遲起，醒來「又憶」畫眉之樂，風人之旨，鐸叔得之矣。

第二首亦寫旅人之苦，錄之如下：多年久別意難忘，何日歸來共一觴，作客他鄉人漸老，秋風吹雁不成行！此詩亦可圈可點。

葉求鐸專業律師，但人極詼諧，人稱鐸叔，他怡然自得。他的名字，是康南海爲他起的，這倒是華僑僅有的名字。他的國學基礎，是跟嶺南大師陳樹人奠下的。

講加拿大華僑史，不能少了葉求鐸這一家。葉的父親，名叫葉生，生於台山都斛鄉（一八四五）。來加以後，勤儉興家，他不識字，但很尊重讀書人，有義氣，初任築路工人，後來

做了工頭，變成僑領了。

葉生雖不識字，却有頭腦，雲高華附近一帶魚類不少，他將魚放鹽、變了鹹魚。銷到上海、天津、汕頭等通商口岸的城市，所向獲利，漸漸富有起來。到雲高華中華會館興建的時候，葉生就是主理人了。

他對祖國政治是關心的，戊戌政變失敗，康有爲亡命海外，到了雲高華，自然結識這位重要的華僑領袖。康有爲善於攏絡，與葉生遂極相投契，他親教葉生認字，教他讀孟子，到後來，葉生倒把：「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這節一唸得滾瓜爛熟。自然葉生也爲康有爲做了許多事，如興建憲政黨的大樓，作爲保皇黨的大本營。

後來葉生鑒於自己沒有受教育，深知文盲的苦痛，又興建了「愛國學堂」，延聘了國內宿儒（都有「舉人」功名身份）主持。這本是一件極有意義的事，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千秋事業，但有一些自私、目光短淺的人是不贊同的。如當時有一個撈家，名叫盧致榮，是南海縣人，就曾私自警告葉生說：「大家上學堂，有了知識，你我將來還有得『撈』嗎？」可是葉生沒有爲自己着想，「愛國學堂」還是辦起來，以後絃歌不絕，培養了許多人材，此是後話了。

康有爲究竟不是個救國救民的豪傑，其尊皇思想是歷史潮流的倒車而已，革命的風氣已開始風起雲湧。同盟會已靜悄悄地建立起來，陳樹人本是孫先生的秘書，已到了雲高華建立了總支會。葉生伯的長子葉劍胆，却成了同盟會的盟員，爲推翻滿清皇朝而致力了。

葉生伯的次子求鐸，後來也成爲國民黨的黨員，並在雲高華中國領事館當過八年秘書。

葉求鐸先後就讀的大學，都很著名，他在哥倫比亞大學讀自然科學，在密士根讀化學，在雲埠U·B·C·得文學士，然後轉來多倫多柯士古唸法律，而後執業律師。

鐸叔曾向不同的女友求婚，有六次之多，都

沒有成功，最後，向鐸嫂求婚，她答應了，倒把他嚇了一跳，婚後夫妻相得，他說幸虧以前的女友沒有答應。生三子，長子任工程師，在政府機構任職。次子與幼子爲孖生兄弟。次子研究天文學，在西德空軍任職，并且有上尉軍階，幼子爲電腦設計師。三弟兄均學有所長。葉氏有後矣！

葉求鐸對僑社是有貢獻的，他曾與艾世光醫生，謙模律師，黃益等組織了「廢例會」（廢除苛例運動協會）。主要是發動輿論，毀除「四三苛例」（一九二三年實行）。經僑社各方的努力，終於一九四七年廢止了。這正是：不平則鳴，能平則興。

第十七回：曹國舅一言失愛　章皇后半夜偷情

對廢除「四三苛例」，是全僑一致的希望。華僑成立了「抗例局」，來主其事。多倫多的重要主要人有：麥錫舟、麥造周、張子田、羅景耀、周天祿、葉求鐸等人。而宣言是由麥錫舟先生起稿的。

「四三苛例」的廢除，的確是我華僑自己努力的結果，而影响到以後華僑親屬來加者實大。於是華僑的親屬可以接來團聚了。所以，從一八四七年開始，華僑子弟們開始來加，華僑人口便在急劇的增加了。「抗例局」諸公是功不可沒的。

「四三苛例」是那個政黨執政時立的？很多人以爲保守黨對移民例比較嚴緊執行，相信會是保守黨所立。錯了！對我華僑最苛刻的「四三苛例」，是自由黨執政立下的。說實話，自由黨對移民，不見得比保守黨好。其實，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常以國內經濟環境爲轉移，景氣時便放寬，不景時便收縮。與那個政黨執政沒有關係。所以，我華僑取得公民權的，在選擇政府執政的時候，不可誤聽他人的宣傳，以爲自由黨對移民好，所以便毫無考慮地投其一票，這個當可不能再上，一定看其政策政綱，來選自己喜歡的政府。政客只有在我們握有可以選擇的選票時，他們才考慮我們的權益。

華僑對當地政治，不及對祖國熱心。雲高華先後出了鄭天華、李僑棟，他們膺選爲國會議員。多倫多市劉光英是該市議員。教育局委員葉求鐸，他也參加過市選，但沒有選上。此外，簡家驄律師也參加過省議員的選舉，雖沒有選上，但得票數字可觀，對後進起了鼓勵作用。

僑社對祖國政治的敏感，遠較當地熱心。僑社中亦涇渭分明。開始時，還有滿清皇朝的時

代，已孕育着反清復明的思想。後來演變成爲保皇黨與革命黨之爭。到民國成立，國民黨成爲最有號召的社團。但致公堂以歷史悠久，仍可舉足輕重。

本來，在推翻滿清和建立民國，國民黨和致公堂是一致的。所以，有一段時期，彼此合作無間，也無分彼此的。他們開始的爭論，是起自國旗。致公堂主張原來以五族共和的五色旗爲國旗，於是與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大相逕庭了。這不同的意見，終於表面化。雲高華的新民國報與大漢公報，爲此展開了論戰，彼此，開始了國民黨與致公堂的分歧。

由於雲埠的分歧，慢慢影响了各埠，多倫多兩黨的黨人也開始受影响。國民黨的醒華報和致公堂的洪鐘報亦不時發生論戰了。

最著名的兩次論戰，一爲王冠英任主筆時與洪鐘報對「禮記」的論戰。次爲莫夏風任主筆時，對洪鐘報爲英女皇登基的新聞加黑邊的批判。

致公堂人對國民黨另一分歧處，是中華會舘的場所問題。因向國民黨的樓宇租賃，他們認爲這樣，中華會舘成了黨部的附庸，以後致公堂沒有參加中華會舘，始因就是這樣。後來，這兩個堂所的成員，曾發生衝突，後得張阿深從中調解，才沒有把事件擴大起來。

近年來，國民黨人的對象，當然與共產黨徒或其同路人的鬥爭爲主，雖然中共不承認插手僑社，但明眼人總是可以看到蜘絲馬跡，詭辯無法掩飾了事實的眞相。例如說，近來雲高華的中華會舘的選戰，如果還說中共黨人沒有插手，就是三尺童子，也會嗤之以鼻。這都是後來的發展，暫且按下不提。

話說「四三苛例」廢除，各市唐人街都哄動起來。大家忙着辦理申請家人前來，心情興奮，自是不在話下。

於是，許多華僑子弟相繼的來，唐人街漸漸熱鬧起來。新來客還是以雲高華和多倫多爲主。比例上，仍可分出多倫多是後來居上的優

勢。但且於原有華僑的數量，雲埠最多，到目前還是比多倫多稍多，不過，距離已不大了。

華僑人口的增多，比例上是男多女少的，求偶發生了問題，幸好加拿大的移民政策，是基於人道的立場。通過准許華僑接引和申請未婚夫或妻來。於是，許多未婚妻，以結婚爲理由到加；華僑青年的配偶問題，總算解決了。

娶妻的問題雖然可以解決，但婚後的家庭問題產生了。由於當年謀生不易，飛機票的價格又高昂。結婚的酒席費又需一筆，所以，有許多華僑婚娶，只是但憑介紹人的說合，大家通了信，交換過照片，如認爲滿意的，說定了婚娶，華僑便到移民局去，依法辦理未婚妻前來。所以，許多見了面才發覺不妥，有的婚後始逐漸暴露，但那時已定了名份，爲了面子問題，不得不忍下來，但總不能算做佳偶了。華僑家庭有許多問題，就因夫婦彼此不了解而起的。

也有許多愼重的華僑，自己親自回港或國內相親，但以時間相聚不多，與從未謀面的，也只是五十步與百步之比，但總比較好一點，有個起碼的認識。這種婚姻，和古代憑媒說合的差不了多少，以環境的關係，使新世紀的華僑，不得已實行了舊式的相親，把自己終身的幸福，輕易地交給一個陌生的人，這不能不算是廿一世紀的怪現象。

舊式婚姻有許多是幸福的結合，華僑婚姻亦然。怨偶亦不少，這也是事實。不過，以這種方式結合，畢竟是時代的悲劇，華僑的悲哀！

話說自從准許移民接引未婚妻以後，唐人街就出現了許多年青婦女，有媸有妍，好不熱鬧，比以前好得多了。

多倫多市的唐人街，有一街主街橫貫着，從庇街開始，一直到士班丹拿街，而且超越了它的，尚有好幾個商號。這條主街發展驚人，但十年前，唐人街的商戶，只有至大學街而已。過了大學街，雖然也算唐人街一部份，但只做住宅。

曉倫街教堂附近，住着一位姓章的屋主，年近五十左右，他的太太是三十出頭，也是以接引未婚妻方式接來。當她嫁到海外去的時候，正是花訊年華，還沒有超過廿歲，生得婀娜娉婷，面目姣好，身段亦十分美，常常顧影自憐，但以家裡負累多，父母希望她過洋，將來可有機會提携弟兄。她是個不經世面的少女，父母既如此勸告，也就無異言，憑媒說合，就答允了婚事。章先生寄了機票，她就隻身飛來成親。

章先生是個純樸的華僑，年紀比她大上二十歲，但倆口子都是純，初來幾年也相當融洽，生了兩男兩女。章嫂忙着照顧兒女，也還安分。丈夫做廚師，每次發了薪，都是全部奉上，交她處理。這樣再過了幾年，兒女漸漸長成，最少的也有七歲，自己上學校去了。本來章嫂以前很少出戶，連家庭食物，只吩咐丈夫採購。現在兒女都上了學，她坐在家裡無聊，便開始自己到唐人街去。章嫂不因有過生育而影响身段，反而更豐滿動人了，因爲結婚早，到兒女可以上校，自己也只是三十出頭，婦人愛俏，這是天生的。上唐人街難免裝扮一下，從她的住宅到唐人街商戶，走路十分鐘就到，又何必坐街車呢！所以，總是走路。

因爲章嫂的確長相姣好，又經裝扮，所過之處，不禁令唐人街的青年們都嚥上一口，呆了一陣。這些舉動，有時無意看在章嫂的眼裡，使她滿足受落，更顧影自憐了。所以每次到唐人街去，無不如赴宴一般，打扮得花枝招展，才一搖三擺的上街。於是，她在唐人街得了一個綽號，這個綽號，是以唐人街的主街命名，加上皇后兩字。

這一位唐人街皇后，所受的教育不多，人極單純，只有愛美的個性。那個女人不愛美呢？愛美是她們的天性，我們又何能怪責她呢？說她頭腦單純，又豈能引爲缺陷，她本來出身貧寒受的教育不多，要她個人負責，又豈持平呢？

章嫂以所過處，都對自己「另眼相看」，不勝歡忭，漸漸地，覺得自己的丈夫，簡直配不起自己。頗有鮮花插在牛糞上的滋味，於是言語不遜了。但章先生究竟是個善良的人，不以爲忤，更助長了章皇后的氣燄，不把丈夫放在眼裡。

看官！婦人放心難收，約束不於放之萌，而在放以後，是不容易的。章皇后的無知是可憫的，她未經世面，結婚以後是生育時期，以後撫育兒女，那有求知求學的機會。她的判斷與知識能力是追不上她的年齡的。

如果她的丈夫是個年齡相若，或有聲望的人，仍可以補救章皇后那種孤芳自憐的心態，或可斷絕外間的覬覦，渡過那危險的歲月，不難同偕白首。可是，年齡的差距，身份的平庸，都不是章先生所能補救之事。

章皇后漸漸成爲心理的變態者，她喜他人對她諂媚，越稱讚她漂亮，越發風騷相向，有意無意向人拋一個媚眼，使得一些狂蜂浪蝶，無不色授魂與。這樣一來，章皇后每天一次在唐人街走過，小伙們就出來打招呼，藉機親近了。

誰不知道章皇后呢？不過，她是個思想舊式的女人，總有某些顧忌。但結果，依舊無法阻擋一個近身的攻勢。「近水樓台先得月。」她最後一關被攻佔了。

原來她住的那一幢房子，是分租的。有一個住客剛搬遷，章皇后把招租的招紙貼出去。不久，第一個便來應招了，這倒把章皇后看見怔一下。

站在她面前的人，也是三十左右，身裁適中，像個白面書生，舉止溫文，是玉樹臨風的姿態。這又是五百年前的寃孽債，大家沒有多言語，就下定租了。是二樓的後房，那人就即時遷入，他是個單身漢，沒有甚麼行李。

那租客叫做阿定，聽說在美國唸完了商學系，來多倫多市跟自己伯父做生意。阿定的伯父在唐人街開了一爿商戶，賣雜貨，兼營出口

，可是聲名有點不光亮，但每個人有自己一本賬，阿定像個有學識的人，章皇后與他朝夕相處，倒十分關懷他的婚事。

看官！那個阿定不是盲目撞進章家的，他表現一派斯文，正了欲擒先縱。善獵者先攝其心，有其心便可攝其魂。心魂既握，形骸易事耳。

章皇后暗想，阿定如此斯文，人又漂亮，定是個體貼之人，嫁得如此郎君，眞是不負這一生了。可惜自己是個有夫之婦，而且有四個兒女，罷罷！諒此生無緣了。她雖然自怨自艾，但對阿定仍很關心，偏偏阿定常假以辭色，弄得她發了許多遐想。

章先生職業廚師，上午十一時上班，要到晚上十一時以後才回家。阿定和章皇后有許多機會聊天。他們像心照不宣似的，章先生在家，彼此視如陌路；單獨相處，則談笑晏晏，彼此取笑也無所謂。

那一天，章皇后又有意無意間問阿定有沒有女朋友。

「阿麗！」阿定第一次親暱地稱呼她的小字，使得她臉一紅：「我那裡有甚麼女朋友呢？」

「我不相信！」章皇后斜他一眼：「騙人，像你這樣人材，那會沒有心上人呢？」

「我當然有心上人。」阿定似乎前言不對後語。

「那你所說沒有女朋友，還不是騙人麼？」章皇后可像不滿。

「阿麗！說來你也許不相信。我沒有騙妳，女朋友與心上人不同。朋友是兩方承認的才算，心上人就不同了，不管她承不承認，總不能阻止我在心上想妳。阿麗，自從見妳以後，我把妳當了心上人。妳這樣美麗，又這樣善解人意。如果我是章先生，短十年命也是心甘的。」

章皇后心中一甜，但她究竟未見過世面，也未談過戀愛。啊！怎麼心上的感覺是甜膩膩似

的，自己從來沒有過。對了！這才是叫做戀愛，我戀愛了，雖然遲了一點，但我終於戀愛了。

章皇后多麼天眞呢？然而在戀愛的時候，誰不天眞呢？如果不天眞，他（她）不在談戀愛，只是談交易。

章皇后紅紅的臉，看得阿定心頭一懍。人說章皇后風情萬種，如果不是情場老雀，那有這種可放可收的風情，來顚倒衆生呢？但現在所面對的又不像，簡直是個情竇初開的少女。

不錯，在感情的歷鍊來說，章皇后確屬情竇初開的少女，阿定是她自己所很喜歡的男人。看官！不要輕視這一點，女性對這一點非常看重，尤其是身不由主的女性，只要她發覺此君才是自己所愛，常會不顧一切去爭取，甚至可以爲他死。這種事，常常發生於歡場女性，就是她們心理常受壓迫，身體常不自主的緣故。

本來，阿定才是情場老雀，他對天眞的章皇后，只略略掠過一層薄薄的歉意，他的目的是骯髒的；他已在情感上掌握了她。

是眞的，章皇后初戀了，一千一萬個遐想在她思維中轉着，她去扼衣襟，不知所措，心還是甜甜的震盪着。

「阿麗！我愛妳。」他是如此穩定，一面誠懇：「如果有一見鍾情的話，這一次我遇上妳，應該不會錯了！」

怎搞的，這句話是章皇后心中想到的，却說在阿定嘴上，她更相信自己眞的找到愛情，而且是一見鍾情，充滿羅曼蒂克的。她報以他深情的一笑。

女性的某一種笑，在男性眼中，是別有意義的。阿定情不自禁地用手挽向她的腰肢，她就像全身乏力的倚靠在阿定的胸膛。

看官！女性全身都密佈性感神經的，各有各的敏感地帶，那章皇后的腰脊神經最過敏，天賜阿定巧合的一挽，她就全身酸麻。其實，有一半仍是她自己的心理作用。但見她星眸半閉，火燄像隱隱在紅唇燃燒起來。

「定啊！」她像囈語的吐出來。

阿定更緊緊的挽着她，她更無力的凝視着他了。她像斷了簧的洋娃娃，雙手無力的掛在阿定的肩膊上。

阿定熱烈的吻在她的紅唇上，輕輕的咬着她那充血的下唇，章皇后從來沒有試過這個滋味。她有着飢渴的需要，她的眼神告訴了阿定。

阿定挽着她回到自己的房間，輕輕的關上了門。然後拉她上了床，章皇后沒有拒絕，她需要阿定。

「定！不要離開我！」她像哭泣似的。

「我怎會？我一定使妳快樂。妳知道，我是愛妳的。」

章皇后有了愛情的寄托，她比較少上唐人街了。唐人街許多傳說開始了。大家在捕風捉影的在議論着。她是多情的，她已將整個感情，毫無保留地投向阿定的身上。她怕失去他，她爲他可以做出任何事，她甚至半夜起來，拼着被丈夫發現的危險，摸黑到阿定房裡，問阿定需不需要她。眞是情到濃時，管它天高地厚！

阿定如果有良心，對章皇后的癡心，是應該感動的。

「阿麗！」阿定終於對章皇后說：「我們要做長久夫妻，還是短暫的？」

「定！你怎麼這樣說的呢？」章皇后驚愕一下：「我怎能沒有你呢？」

「我們怎能長期偷偷摸摸呢？有一天被妳丈夫發覺，那怎辦？」

章皇后不是沒有想過這問題，但她怕去想，抱着過一日算一日的態度。阿定提出來，她又能怎樣回答呢？

「阿麗！妳捨得我離開妳麼？」

「定！不要離開我！」

「妳既然捨不得我，就跟我私奔吧！」

「私奔！」章皇后從沒有想過拋棄了丈夫和兒女們，要跟阿定私奔。自己雖然和丈夫沒有感情，但對子女却是血肉相連的，那最少的兒子，才只有七歲，又怎忍心呢？

她不禁躊躇起來。

「阿麗！妳爲甚麼還有猶豫呢？幸福是要我們去爭取的。除非妳不愛我。妳想想，妳十多年來的幸福被蹧蹋了。是否還將下半生犧牲掉。」

「我怎對得住他呢？」

「怎麼？妳對不起他？妳整個青春都給了他，幷且爲他生了四個兒女，他對妳付出了甚麼？一張接引未婚妻的飛機票麼？」

阿定的言詞，多麼富有煽動性。章皇后語塞了。

「原來妳完全沒有愛過我！」阿定自言自語說。

「不！定，我這一生只愛一個人，就是你！不要誤會我！」她忙着解釋。

「如果妳眞的愛我，爲甚麼不想跟我做正常夫妻呢？」

「定！好吧！我依你就是了。」她屈服在愛情的壓力下了。

阿定笑了，他擁吻她一下。

「我怎樣辦呢？就這樣跟你一走了之麼？」她說。

「我們到一個新環境，去建立一個新家庭。當然我要工作，但不知要等多久？阿麗？妳有多少積蓄可帶呢？」

她的心弦震了一下，這的確要面對的一個現實。以前一切由丈夫處理，自己從沒有想到生活問題。

「我從來沒有工作過，那裡有個人積蓄的呢？」

「難道章先生也沒有麼？」阿定有點失望而緊張。

「他當然有。雖然銀行戶口是用大家名字，但錢却全由他賺的。」

「誰賺的還不是一樣，妳在家照顧孩子，他工作，天經地義是大家的，怎麼是他的。」阿定不以爲然。

她失去主意了。章皇后是個單純的女人。

「銀行有多少錢呢？」阿定問。

「大約五千左右吧！」她隨口答他。

「明天就走，早上我們去拿。」

她又震動一下：「這怎可以呢？他幾年工作，才積到這個數目，而且家裡要開支，孩子要吃飯，屋要充期的。」

「妳怕甚麼，他又不是失業，每週發薪，不有盈餘，那來積蓄？」

章皇后又爲之語塞了。雖然不願這樣做，但經阿定的請求，婦人心軟，最後還是答應了，那一晚上，他輾轉反側，無法成眠。

翌晨起來，她依阿定的計劃，把銀行的存欵提了出來。她的良心有愧，沒有盡提，只提了四千整數。看官！十年前的四千，對一個受薪階級來說，數字可不少了。

從那一天開始，章皇后在唐人街失踪了。章先生發覺戶口少了四千元，但在案頭上多了一封信，打開一看，上面這樣寫着：

「××：

請照顧兒女，我不辭而別，不要難過。我們實在有份無緣，以後，我流浪天涯，找我自己的歸宿。請不必來找我。

××草」

章先生看呆了，但他究竟是個內向的人，沒有把怨憤宣諸於口，也沒有對章皇后的出走加任何評語，他的確是個君子。他知道阿定也失踪，明白太太失踪的原因。

當晚，他和兒女們吃完了晚飯，大家問起媽媽。他嚴肅的宣佈：

「媽媽回香港去，要接管外祖父的生意，會有幾年才回來，以後要大家彼此照顧。」

小兒女大家含着眼淚，但想到：媽媽已經走了，是沒有辦法改變的事，也就悵然不再問。

章皇后提走了四千元，他沒有追究。

不過，像他這樣的一個好人，如果還有天道，應該憐憫他的遭遇。但天眼有時亦瞶瞶，兩年以後，住宅失火，十分鐘燒通了頂。修無可修，結果以一萬八千元出賣了。要是到今天，在同一地點，可以賣上廿六萬。好人是多災多

難的，此又一証。

而章皇后又如何呢？傳說紛紛，是眞是假，誰能判斷呢？不過，總是不好或不幸的多。既然也是個不幸的受害者，何忍多責、多提！

然而，有一確實性的：章先生帶着兒女們！父兼母職，咬實牙根，渡過了艱辛的十年，到現在已各能卓立。賢與不肖的結局，又忽覺天道報還，也未必全是瞶瞶了。

在章皇后私奔的那幾年。私奔之風氣很盛。所謂私奔，當然不是循正當手續離異，或者公開決裂，却是與人有約，不理配偶而一走了之。

章皇后的私奔雖然轟動，但不算傳奇。曹國舅的太太私奔，簡直不可思議，但究竟發生了，才眞是匪夷所思。

曹國舅者，唐人街一餐舘的東主的綽號，他的眞性名反被所掩，大家都忘記了。這是一間小型餐舘，是兩個人合股經營的。曹國舅人甚純良，青年時代來加，到中年以後才結婚，和太太也有二十年的差距。他的綽號是怎樣起的呢？大概以幾個姊妹的親戚稱他做阿舅，也可能因他名國，有的叫他做國舅，好事者就爲他改了曹國舅。

曹國舅的太太，也是引用接未婚妻的方法而來的，同樣沒有眞感情做基礎，加上年齡的距離，生活刻板，大家對得很沒有意思，但彼此都是舊式人，沒有外來引誘，還是生兒育女，相安無事。到曹國舅望六之年，太太正是盛年，又沒有其他精神寄託。而他整天都不在家，非到晚上十一時不回家，等到回家，又太夜了，還有甚麼可去呢？那幾年，中國戲院仍沒有，英語片又聽不懂，唯一的消遣，只有夜裡和丈夫做愛。但是曹國舅體力日退，而太太需索頻仍。因爲晚上睡眠不足，日間在餐舘便打起瞌睡來。大家看到他打瞌睡，好事者問起原因，曹國舅老實，將實情說了，連老婆需要多次，才能滿足的話都說了。所以大家一看到他打瞌睡，就知道昨夜的風雨。而且都知道他的

太太對性的愛好。

這有分教：洩漏天機人遭殃，一枝紅杏過東牆。

第十八回：盧醫生一針解毒　王法官大義儆頑

曹國舅的餐館的人與事，本來很單純，所以即使曹國舅不諱言其妻室有性飢渴的事跡，但大家只一笑置之。後來，那一位老廚師退休了，另請一位新移民，年未及不惑，亦未結婚；聽着曹國舅之妻有性癖，不覺怦然心動了。

男性有取悅女性的心理，也有逞強好勝，這是一個弱點。但自古英雄豪傑，很多難衝破這一關，何況無文如這個年未不惑的廚師壯漢？

那一天，曹國舅又打起瞌睡來，大家又取笑他：「國舅！那又不能怪她，譬如一個人，每天吃不飽，見了現成的飯菜，那有不想多吃幾口的呢？」有個侍者這樣說着玩。

「甚麼會吃不飽呢？」曹國舅不以爲然的爲自己辯護：「不要以爲我年老力衰，說實的，我比你還成，不是因爲我的不濟，實在是她的胃口太大。」以這樣一說，大家都變了掩嘴葫蘆。本來這就算了，那知曹國舅還加了這麼一句：「誰都不能滿足她！」

那新來的廚師，本來就在打主意，又經曹國舅這樣一說，他潛意識那種不信邪的脾氣又發作了。

「我就不信邪！」他心裡說，腦袋又憧憬自己會怎樣征服她，如過去征服對手一樣。

他靜悄悄解下圍身布，從後門溜了出來，直奔曹國舅的家去。曹國舅的女人曾經到餐館去過，廚師認識她的。他按門鈴，她就出來開門。當時家裡沒有人，兒女都上學去了。

「阿嫂！」他直截了當的說：「曹國舅年老，沒有辦法來滿足妳！我阿康不同，身體好，又體貼，一定使妳滿足！」

原來她叫做阿康，曹國舅的女人的臉一陣紅，垂下視綫，不好意思看他，但也沒有表示，更沒有惱怒之色。阿康也眞是吃了豹子的胆

似的，就伸手來抱她。男女之間的緣份，有時說來，眞教人難相信，說難則難，說易則易。就這樣忸忸怩怩下，兩人終於成了好事。

她怔怔的回味着，阿康的野，曹國舅那得及呢？

「妳捨得離開曹國舅麼？」阿康突然冒出這一句：「跟我走！離開這個城市，我們組織一個新家庭！」

她猶豫一下，但阿康的話很快就像催眠曲一樣，她終於跟着阿康，不顧一切，即日走了。

餐館失了阿康，大家以爲他到洗手間去，久等不見，找到洗手間，那有阿康的影子呢？大家心中納罕，又見他的圍身布丟下來。莫不是誰得罪了他，使他一聲不响走路。但今天大家做得快快活活，那裡起過衝突呢！

阿康當然不是與人衝突，掉下工作而走的。但誰也想不到，他會因聽了曹國舅幾句話，居然去向他的女人作毛遂自薦；而她也竟會跟着他走了；這是鐵一般的事實，在多倫多唐人街發生了。

申請未婚配偶的移民例實行後，造就了不少美滿姻緣，但也製造了不少怨偶；眞是悲歡離合，有幸有不幸！

唐人街發生過一樁未婚妻不與未婚夫結婚，因爲她來到多倫多以後，在還沒有結婚之前，邂逅了一位比未婚夫更理想的對象，因此悔約了。後來幾經調停，終於由女方補償飛機位的票價和結婚費用，她另嫁他人了。這件悔婚事曾哄動一時，總算和平解決了。

在結婚之前悔約，雖然不幸，總比婚後容易辦理。唐人街有好幾樁婚後才發現不妥的事件，說起來也教人唏噓。

話說那個華僑青年，性凌，名叫日進，是個殷實的華僑子弟，以年及論婚，家長勸他物色對象，久久幷無頭緒，他們便委託香港一些親戚，介紹了好幾個女子給他通信。其中有一位長得娟好，聽說人亦聰明，而且還沒有戀愛過云云。凌日進和她通信不久，便漸漸喜歡了

她，於是就論婚娶，代她辦理了來加手續，買了飛機票，寄了回去。不久，她果眞翩然而來，日進在機場接機，一見之下，不覺大喜，眼見自己的未婚妻，果然長相姣好，擧止純情，眞是天賜良緣。當下立即進行結婚典禮，大宴親朋，大家交口稱讚。日進更慶幸自己慧眼不差。

洞房之夜，日進有點懷疑，但新婚燕爾，而且新娘一派純情，也阻止他向壞的方面想，所以也沒有追究。

可是，這個陰影和婚後許多事連在一起，又不能不教日進懷疑。因爲，不管他怎樣獻慇勤，她都可像無動於衷似的。也從來沒有關心過他，可像除了上床以外，一切與她無關。此外，一個月過去了，長途電話費教日進嚇一驚，支付了近二百多元，追問起來，說是思鄉病切，打了許多長途電話給父母云云。日進雖然是個電器技工，所受的教育不高，却是個心思細密的人。他也不再說甚麼，却進行他的計劃。

他藉詞母親逛公司，要她陪去見識。她們一出了門，他就將電話機裝上了電流，自動地帶到屋裡一角的錄音機上。

於是，她以後打電話回香港，原原本本的對話，都錄在安裝的錄音機的帶子上。於是，她的眞面目被日進揭發了。

他仍然不動聲色，特別請了幾天假，截獲了太太幾封從香港寄來的書信，總算掌握了第三方面的証據。他找律師了，幷擬好了文件。

那一天，凌日進沒有上班，吃過了午飯，他把錄音機拿出來，說要播放一些奇妙的錄音給太太聽。

他的太太不置意見，和平時一樣，一副愛死不活的神態，可像甚麼事，都與本姑娘沾不上邊的模樣。

凌日進也不表示甚麼，可像聽不聽由你，放是放定了。

錄音機一响，倒把日進女人的神經，拉緊起來，她的臉，一陣紅又一陣白，眞是變化萬

端，不再是不死不活了。

凌日進這一次的表現不同了，和平日剛好相反，彼此易位似的，他一派淡定，可像與他毫無關係。不錯，「哀莫大於心死」。凌日進的心死了，還有何哀，更有何愛呢？

「不要再放了！」凌的女人說：「你既然知道了，打算怎樣？」

凌日進沒有答她，從口袋掏出幾張信箋，那是他截獲的情信。

她接到手上，看了一眼，就知道怎麼一回事；也不看了。她只等候凌日進的答覆。

「妳和我結婚的目的，不過是自我犧牲，取得移民資格，然後申請妳的愛人來，我沒有甚麼好說，妳的意思呢？」

他的女人默然！

「我們不必敷衍下去！」凌說：「妳在這文件上簽個字，使我們的分居合法化，三年後便可以正式離婚了！」

「爲甚麼要等三年？」凌的女人問道。

「這是加拿大的法律，分居三年才可以離婚的。除非有一方與第三者通姦，而被對方握有証據向法院提出，才有被批准立即離婚。妳不想我用這種手段對付妳吧！」

她又默然，這是突發的事件，就算她聰明，新的環境總要有一段適應的時日。

「分居以後，妳的移民身份不會取消的，只要妳能找一份工作，不是可以自給自足麼？將來離了婚，妳就可以申請妳的愛人來了。」

三年！在一個女人來說，未免太長了。她有一點猶豫了。可是，難道就這樣回香港麼？則這次嫁到加拿大，不是白白犧牲了色相，而毫無所得麼？除此以外，難道請他向法院告自己通姦！然後又自己承認麼？她究竟年輕，她已經徬徨起來了！

「妳怎麼猶豫呢？」凌說：「這不正是妳所要的計劃麼？我不會找妳麻煩，妳簽了字以後，我們各行各路，我不追究妳以前的任何事，大家好來，也好去！」

凌的女人咬一下牙根，她終於在文件上簽了字。

「謝謝妳！」凌說：「我有一個問題想請教妳！以妳的犧牲，不可謂不大，這樣冒險來嫁一個從未謀面的人，妳難道不怕？」

「爲了愛！有甚麼可怕？」

「不錯。但是，如果你在香港的男朋友，或者丈夫，也爲了愛，他怎會讓自己的愛人涉險，甚至犧牲色相而無動於衷？」

她怔怔的望着凌，可像從來沒有想過這句話似的。

凌日進看着她的眸子，漸漸地，他彷彿看到悲哀從她的瞳孔溢出來，她像洩了氣的皮球，瘓癱地坐下來。她想說甚麼似的，但又嚥回去。

他也沒有再說，拾起他的衣服；他以後再沒有回去了！

究竟凌日進是受害者？還是凌的女人？誰能說呢？抑或兩者都是時代的犧牲品？唉！華僑！華僑！

話又說回來，人總是人，許多僑婦的無知，平添了僑社許多問題。但這豈能徒責她們，因爲這裡的環境如此，人物是這般，責任要女性全負，又焉能公允持平呢？有多少僑婦，整個青春，埋葬在冰天雪地下，一生歲月，困在四壁的蕭牆之中，她們的心在無聲的瀝着血，而眼淚向肚裡流，這種婦女，多的是！命運之神稍爲眷顧的，嫁個辛勤的丈夫，大家一同捱，雖然一生青春掉了，倒看見兒女長成，各立門戶，也就舒一口氣，到老守着老伴，看着楓葉一年一轉，吃幾年養老金，然後葬在「快活谷」，也就算了。可是，有的運氣不夠，嫁個沒出息的人，到老還是沒有積蓄，靠幾個養老錢過活，嫁到金山來，豈不白活呢？

然而，大多數華婦，她們是安貧的，許多有成就的僑商，就是他們有一位能咬實牙根，捱得苦辛的賢內助，一點一滴的積聚，終於遇了機緣，然後脫穎而出。可是近年由於新移民

大量湧到，也有許多本來純樸的僑婦，禁不住外來的誘惑，走入了邪途，天天嚷着與原配離婚，也是有的是。安省家庭法庭，以前很少華人在那裡出現，可是近年來已不斷的增加了。

家庭法院位於多倫多市的渣華街，是旦打士東街和左拉街之間，裡面有一位資深的華裔法官，姓王名克勤。他在英國得了法學博士的學位，便到加拿大執業律師，曾代表保守黨，參加過國會議員的選舉，十年前，政府任命他爲家庭法庭的法官，才結束了律師職務，專任法官了。

說起華僑的家庭糾紛事，相信他是最瞭解的人了。

王法官出身於中國的家庭，他深知倫理的優點，他也是個重視倫理的人。許多華裔的不肖子孫，時時受到他的訓誡，由於他深受倫理的薰陶，他的判詞，眞是可圈可點。安省法庭有這樣一位華裔法官，眞是中國家庭之福了。

家庭法庭還有另一位華裔高級人員，就是萬華清先生，他在這法庭服務，比王法官還早，許多人得過他的幫助，都知道他是個忠厚長者。

到過家庭法庭的人，才知道華僑家庭，已不似以前的簡單，許多案件的增加和它的複雜性，似是一年比一年嚴重，人口的增加固然是一個原因，但也不能抹煞倫理的忽略而致。在家庭法庭當過繙譯的陳子豪、梁鎭乾諸先生，一定會同意這一看法的。

在安省家庭法庭裡，許許多多在唐人街也聽不到的事件裡，有多少令人震驚的事發生過，說來也令人搖頭嘆惜。

例如那姓馬的老太太，辛苦地爲兒子撫育了兒女——她的孫子們，到孫兒們一個個的都長大了。那個做兒子的竟告訴兒女們，以後不得再和祖母見面。原因是他的續婚太太是個洋女人，不喜歡馬老太。害得馬老太掛念孫兒們，哭腫了眼睛，後來得到隣居的幫忙，向家庭法庭投訴，希望法庭强制他兒子，准許她看孫

兒。

兒子向法庭申辯，說孫兒們不想見她，不是他的阻梗。加拿大是個自由的國家，誰都沒有强制誰一定要見他的自由，孫兒既然不願見她，法庭也不能强制。

王法官請了馬老太四個孫兒到法庭來，長的十五歲，他懂事，他記得父親的吩咐，咬定是自己不願見她。王法官問爲甚麼不願見祖母，他又說不出理由來，支支吾吾。王法官問他記得祖母撫育過他麼？他又說記得，而且一派內疚的神情，但一問誰不准他見祖母，他又否認任何人，只說自己不想見。到那個最小的作証，他一看見祖母噙着眼淚，觸動了童心，嗚嗚的哭起來，大叫要見祖母，并且說了眞話，是父親的阻止。王法官問他，你既然要見祖母，沒有人可以阻止你的。法庭可判你每一週去見一次祖母，如何？小孩大喜！王法官又問誰還想見祖母？結果，大家都想見，於是，規定了每週在金龍餐舘見面。馬老太破涕爲笑了！

多少悲喜劇在家庭法庭發生了！

有一個性刑的女人，竟聯同丈夫，用罐頭打穿自己父親的頭顱！

有一個性毛的小孩，年齡不到十五歲，躲在後巷，向走過的成人洋女露體，不止一次，後來被警察逮住了。這都不是傳說，有檔案可查。

至於打老婆，或虐待翁姑的，在這法庭紀錄不知多少。世風在變，唐人街風尚也在變！

多倫多唐人街的興旺，在一九六七年開始，就發軔了。那是因爲香港暴動的結果，一下子就大量增加二三萬人。從那一年開始，唐人街的洋娼就相反地顯著的銳減了。

說起洋娼，唐人街以前是「鷄飛狗走」。在四季旅店一帶的加仙娜戲院，以後轉到「榮氏」餐舘，一到入夜，肥環瘦燕，鷄叫鶯啼，的是熱鬧得很。有些長駐旅店候教，由華人經營的，在樽塞街有一間，在榆樹街有一間。比較著名的，有陸海通旅舘、楊氏別墅，都川流不息，洋鶯在這些地方排排坐。大門開了個小孔，

一見唐人才開門，入內便聽到雀叱鶯啼了！

被法庭罰款的戶主，最馳名的兩人，一爲楊氏，一爲周氏。楊、周後來受到嚴重的警告。後者因爲被捕多次，但他曾經參加過加拿大兵役，所以一直從寬處理，後來又被捕，法官清楚告訴他，下一次則必然將他送入監獄去，他才不敢再犯，結束了妓院，但以年老無事可爲，便回到大陸去了。後來遇上一個運動，被人檢舉，說他在加拿大這種資本主義國家當過兵，而且開過妓院，被拉了去勞改，以後生死，也就不明了。因爲他回去的時候，亦已七十過外的老人了！

有娼妓就有性病，那是無法避免的。幸好唐人街有一位好醫生。那些青年，看來神氣活現，那來病呢？踏入他的診所，十九都是醫那個症候的。

醫生姓盧，醫術佳，人又幽默，那些染了病的人去找他，常常啼笑皆非。

性病有時拖得久才發覺，手尾很長，不是一兩次可以奏效的，有的還用管插入尿道，用藥洗滌，痛得死去活來。盧醫生此時就笑着說幾句頂心頂肺的話，最常說的是：「你插人，醫生插你，那是很公平的，哼甚麼呢？」

那些初染不嚴重的，他一看便知道，跟着就說：「好傢伙，脫褲吧！」

「盧醫生手下留情！」他顯然是個老雀，而且捱過盧醫生的厲害。

「嗄！又去了！」盧醫生雖然色厲，但是，對這些不能改的慣犯他是同情的。他掏出針藥，就向他的屁股打一針。說實的，手法的輕重由他。屁股的一塊肥肉，淺深均可，所以他因人而施，那些求情的人，多數是摩準了他脾氣，他也眞是個慈祥的人，一聽病人求饒，下手就輕，彼此莞爾而笑。他也有時加上這麼一句：「想辦法娶個老婆吧！免得又來麻煩我！」

「對！你——盧醫生介紹吧！」病人有時也會幽他一默：「你家有女孩麼？」

盧醫生不以爲忤，他也會頂上一句：「我

沒有女孩，就是有，也不會嫁你這個鷄蟲！」他說完就哈哈大笑！

盧醫生深知，不是華僑好色，實在求偶是不易。生理所需，在某些環境下是值得同情的。

十五年前，誰不知道唐人街盧醫生呢？他的傳說很多，特別那些好此道的人，盧醫生的高明，似乎甚麼傳染，他都可以一針解毒。那時唐人街的西醫不多，他成了萬家生佛！

盧醫生性喜方城之戰，更喜番攤之局。但他服務僑社，一點不含糊，唐人街老老少少都尊敬他，他沒有時下那些自以爲是大人物，表現「道貌岸然」，陰裡則偷鷄摸狗。暗中吃盡了公家錢財，明裡又捐一筆，僑界還以爲是善長仁翁，社團的正人君子。

僑界懷念盧醫生，因爲他是性情中人，率眞的君子，他不虛僞，富同情心。他是個土生土長的華僑，而他畢生的言行，都與儒家道理相脗合的，「禮失而求諸野」，信然！

盧醫生以後，執業西醫的華裔，在多倫多市輩出，究竟有多少人？只有醫生協會才知確數。不過在華埠有診所的，或是與服務僑社而知其名的，最少也不下數十人。一般所知的有劉輝（孟嘗安老院院長），李均宜、張燦文、羅國鏘、梁世麟、謝日棟、梁潔茵、何友章、李碧珊、黃新英、翁庸華、鄧兆華、周筱春、艾世光、麥芝祥、姚嘉應等。至於在醫院服務的醫藥人才，技術專業人士，就更多了。牙科醫生以盤國恩醫生爲第一個，謝世後、簡啓明醫生在他的診所繼續營業至今，近年從事牙科的醫生亦復不少。骨科專業醫生也有爲數約十人左右，以梁汝南醫生最得僑胞的信仰。

中醫師從張景憲開始，以後有林善影、關舜年等。近十年來增加了許多位，差不多每一間中藥店，均有一位常駐診的中醫師。許復琴醫師的事跡，在華僑史上應值得一記，因他爲了中醫師的地位，在加拿大敢挺身而出，與當地醫生公會爭辯，而且曾率領中醫同人，在安省議會前示威，抗議醫生公會對中國針灸師的

執業的取締。

許復琴醫師本來是中華民國全國中醫師公會的顧問，也是駐港澳的辦事處主任，港澳的中醫師，如果要申請衞生部發給中醫師証書的，他就是審核人。歷任香港中醫師公會理事長，會立研究院院長，作育中醫人才至衆，與香港名醫丁濟萬、陳存仁、楊日超、陳養吾、陸易公等相交至篤。他自己出診不多，主要還是教學，長於文史。著有「中國文學簡史」上下冊，「廣東民間文學的研究」，「啼聲劍影錄」，「江南啼痕錄」，「餓火」（詩集）等行世。執教香港專上學院，書宗板橋，詩學放翁。抗戰時奉命回鄉，率領團練，在僑鄉一帶守衞，抗擊日僞，幾次險死還生。幷北上陪都，爲四邑飢民請命，得中央撥米救濟，而免於餓殍者數萬人。抗戰勝利，獲政府頒「勇字」獎章。

一九六八年，許醫師到多倫多來。他是多倫多市第一個在唐人街執業的針灸師。一年以後，再回香港主持中醫公會會立研究院。至一九七四年，加拿大安省醫生公會開始放出空氣，要禁止不是西醫的針灸師執業。有好幾位友好的針灸師，希望他再回多倫多市，爲此事主持抗爭。

當他回到多倫多市，醫生公會已開始在議會立法通過。他一面組織中國針灸學會，一面領導針灸師到省議會示威，一面自己出資在多倫多星報和太陽報登報，逐點駁斥醫生公會不合理的決定，他聘請了前任國會議員的懷恩律師作法律顧問，展開與西醫一場學理之爭。在報紙、電視台、電台展開了一連串的激辯。只算報紙的廣告費，已化去加幣七千元左右。在加拿大，公開和西醫作學理之辯，宣傳中國醫學，維護中醫師地位，許復琴是第一人。

但是醫藥法例的立法，醫生公會有絕對的影响力，那是毫無疑問的。許醫師雖然沒有全面扭轉過來，但已作若干的修正。而且已引起大家對中國醫藥認識了。

早幾年，當許醫師六十生日，子孫爲其祝

暇，友好們在報章上賀他，送他一對賀聯：「有弟子逾千，癒人逾萬，文章逾千萬。」下聯是：「爲飢民忘我，爲公忘私，家國忘我私。」他欣然接受說：「平生快事，都在這一聯中了。」

他後來東遷滿地可唐人街去了，爲的是，那裡有間頗有規模的針灸學院，他可以到那裡教書，他是個喜歡教學的人。滿地可華僑對他也十分信仰，到後幾年，如果問起他，誰不認識呢？

多倫多中醫，已成了行業，執業的人很多，也有深懂中醫而沒有掛牌行醫的醫隱，如盧少荃先生，他的開方紙就寫着「少荃醫隱」幾個字，他的脈理精深，可惜前年辭世了。

此外，在治安藥房的吳海峯醫師，他是全國考試委員之一，是丁濟萬老醫師的高足，名師名徒，造詣可觀，他有弟鵬搏是個有名的針灸師，他兄弟倆都是這一行業的翹楚。

還有老鐵打醫師麥盤根，八十歲還參加香港一年一度的渡海泳，攝生之道了得。另一老牌中醫陳仲儀，目前駐在「利求」，也是學養精湛的人。此外，著名的針灸師馬德明，痔漏科的盧海、關鐵魂、劉艮丰等。氣功的游龍，都各有絕活。關國泰、張培恩、方凝、林一菁、楊逢春、鍾卓高、雷家祥、吳振祥、吳金銘等，各有師承，服務於多倫多市，懸壺濟世。楊逢春還是粵海音樂社的主幹，間亦有粉墨登台一番。開臉飾丑生是他的拿手好戲，幾句「白欖」數下來，清楚俐落，如果飾演惡家姑之類的角色，眞不作第二人想，保証台下捧腹絕倒。林一菁兼長功夫，是螳螂派的好手，則又很少人知道了。

唐人街的行業，近十年來和以前相較，顯然是多了好幾倍。一九六六年，唐人街開始有一間地產公司，位於旦打西街靠近中央街附近，地下是新林棧雜貨店，二樓就是那地產公司，名叫雅來地產公司，開始的時候只有許家駒一人，一週以後，加入了黃司徒懿卿和關文，以後陸續增加漸漸有了規模。

這間公司，後來一直推動唐人街向西發展，它也一直跟着發展轉移，到了士班太拿街的現址。唐人街以後增加了好幾間地產公司。但是，這已是後期的事了。前期的推動工作，則是雅來地產公司，那是不容爭辯的事實。所以在市政局對華人從事地產業的資料上，許家駒是在地產業項下第一個納稅的人，這是從事繙譯中國人名的李秋雲女士檢出發現的。

話說地產公司有一位職員，因爲請人照顧小孩，在窗橱貼了一個小廣告。那天，有一男一女應徵而來，男的是父親，女的是女兒，原來他們是跳船的，沒有合法的居留權。這正是：此處不留人正是留人處。

第十九回：中國舘無端失火　老梁伯有意賣田

話說那父女倆，籍貫滬上，到香港十年，因得不到地利，就借旅行爲籍口，買定了環遊世界的船票，到多倫多以後，就借遊覽市區爲名，兩人到了唐人街，就在街上逛，爲的是碰運氣，打算不依航程，想辦法在多倫多定居下來。

當下父女見了那地產商人，便自我介紹：原來他們姓孫的，想在多倫多謀一枝之棲，然後想方法辦理居留，希望他憐憫，成全他們的心願，大德不忘。說得誠惶誠恐，一派唯君是賴的模樣，打動了那商人的惻隱之心，何況他們的樣子怪可憐，不忍之心，人皆有之，便僱用了他的女兒，幷把她的父親介紹到央街一間大餐舘去當廚師。

孫小姐在香港讀完了初中，但英文基礎不好。地產商人幾次介紹她到寫字樓工作，都沒有被取錄，只得暫時留她在家看小孩；直至她的父親任職的餐舘請女侍應生，才轉到那裡去。以後幷且協助他們取得了居留權。

那一間餐舘，在多倫多北部，算是有名氣的，以我國兩大河之一命名。東主原本與人合股購買一座大屋，位於唐人街。是「專業大厦」，（Professional Building）的地盤之一，後得以高價賣出。因爲他是大屋的主理人，一切由他獨斷獨行，而其他合股人，有的死了，生的又不識多少英語，只憑他的良心做事。看官！可以共患難，又可以共富貴的人實在不多。大多數的人，只可以共患難而不可共富貴，或可以共富貴而不可共患難的。晋文公亡命在外，受了介之推的恩惠，到他回國即位，要介之推出仕與他共富貴，這種人究竟不多見。

因爲大家患難，沒話講，希望捱個出人頭地。在還沒有富貴之時，也就沒有利益分配之

日；於是可以共患難。到富貴了，有利益可分了，利益誰不想佔多一點呢？於是你虞我詐，謀的是多得一點，或者獨吞全部。有了這種存心，也就是富貴不可以共的開始。有幾個人能「見利思義」？所以，不可共富貴的人是無義的。另一種人是，只要你有錢，有油水揩，飲食徵逐可以奉陪，是可以共富貴。一旦阮囊羞澀，無油水可揩，掉頭不顧而去，還說什麼共患難呢？此種人是無情。世上無情無義的人多的是，有幾個有情有義的呢？看透這一點，又不必深責大江餐館老闆獨吞賣屋的高價錢了。

老闆已是六十開外的人了，大家叫他做宗憲叔。因爲他能說英語，平日在唐人街做「出番」工作，憑他三寸不爛之舌，招了許多親友，合力籌款，在唐人街買下了那個地盤，預備將舊樓宇拆了，重新興建一幢大厦，算盤打得很响，大家就信任他，集了一筆大資金，預備動工。那知有一個醫生集團，也正想收購同一地段的樓宇，宗憲叔消息靈通，立即按着不動，等候時機了。

那些集資的人看見他不動，發生了懷疑，就鼓躁起來。但他已在暗中和醫生集團議價，一切成熟了，各方面的法律手續都攪妥了。他就召集那些合股人，聲言大樓不再起了。如果大家要退股，當然原銀奉回。親友們面面相覷，樓已買好了，不拆不建，那來入息？而且以前招股，聽他好話講盡，卑言求助。今天召來，可像吃了幾斤蒜頭，不希罕以前的投資額，那麼，他又何能立即退還原款呢？於是有人不信邪。好吧！退就還款來。那宗憲叔不慌不忙，打開了皮喼，數了整數，一手交錢，一手索回股票。看得其他股東，大家一怔，暗想內裡必有隱情，也就散會再算。

天下那有永遠的秘密，大家分頭調查，才知道宗憲叔以三倍於原價以上的高價，將地產出售給醫生集團了。大家急得馬上向他交涉，要求連本帶利分派。宗憲叔却慢條斯理說，所賣的房屋，是他自己買的，大家集資要買的，

還沒有買好。聽得衆人火起，有的要揍他。宗憲說：「我沒有用過你們的錢投資，你們的錢都在銀行，隨時交回你們，如果動武，打傷了我，我告到法院去，不怕你不賠，錢在我的手裡。」

大家果然不敢造次。看官，那宗憲是個老謀深算的人，他用招來的錢，買下那個地盤，却用自己的名義註册，成了產業的所有人，依法是他的，與投資公司無關。他賣給醫生集團，得了三倍以上的利潤以後，就更立心獨吞了。

現在，他聲言公司還沒有買地，大家又有甚麼辦法呢？「財到光棍手」，得來一紙股權証書，萬一宗憲一不做、二不休，將那些錢橫七竪八散了，難道去告他麼？錢債案是民事訴訟，甚麼時候索回，眞是天曉得。罷罷！拿回原銀算了。於是，大家都在這種心理下，拿了股票，索回了原銀就算了。於是，宗憲獨吞了所有利潤。

這種手段雖然高明，但總算卑鄙。他也不躭在唐人街了，遠遠離開了市中心，多倫多市北買了一塊地皮，建了一座很美觀的餐館，內設酒吧、餐房、裝修得古色古香，吸引了許多顧客，生意不俗。可是爲人刻薄，賓主時時鬧得不歡，許多餐館業者，寧願失業，也不願看他的面色。只有像孫氏父女這樣極謀一枝之棲的人，才會忍得做下去。大江餐館給夥計的伙食，最拿手是吃鷄翼。可是老闆和他的侄媳婦有專用的飯菜，不與大夥兒同吃。侄媳婦是卅許人，面帶幾分嫵媚。每天和老闆同吃，打烊以後，也由他送她回家。他在人前介紹她是侄媳婦，但沒有誰見過她的丈夫，不過，誰有閒情去調查眞相呢？

宗憲叔在廿年前是唐人街的活躍份子。現在，人們已漸漸淡忘他了。他有的是錢，但沒有朋友。則得了東檢，失了西桑，他還是要付出代價的。

孫氏父女在大江餐館躭下來，摸熟了環境，結交了許多新朋友。而且當時加拿大的移民法

例以經濟繁榮，抱有爭取的態度。父女既然生活解決，工作也有了着落，也就樂意批准他們的居留權。

孫先生有一個同鄉，姓應，別字恒究。以字行，原名反爲所掩。旅居美國紐約有年，長袖善舞，與國內銀行界甚至政府財經界很熟絡。他每年回台北，是中央銀行樓頭的常客，一派海派豪情，手段闊綽，表面慇勤工夫，做到十足，這樣人物，國內那有不歡迎之理。由於他對人事關係攪得好，代理了不少外銷產品，大家就更對他有信心，當他是財神爺看待；也由於這樣，早已引起另一方面的注意，對他設法運用了。

加拿大開國一百週年，接辦了世界博覽會，就在滿地可興建起來，時爲一九六七年，邀請各國參加設館。當時，加拿大和中華民國仍然有邦交，於是中華民國館也在博覽會建立起來了。

博覽會內設一個餐館部，裝飾得美奐美輪，比起台北的圓山飯店餐廳也不遜色。滿地可和多倫多餐館業的華商們，很多在密切注意這一個餐館的投標消息，甚至間接寫信或直接向中華民國的大使館詢問，并表示他們的興趣。

大使館職員的答覆是，博物館址的興建，屬財政部的外貿委員會。可能在國內招商承辦餐館業務，也有可能在當地，由有經驗的餐館業者投標，而由負責主理館務的館長決定。館長已發表了，是打得一手好鼓的張靜岩。

可是，世博會終於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廿八日開幕了。中國館內設的餐館，始終沒有招商投標，也不是從國內派人來辦的。却由美國紐約的應恒究負責，他又不是餐館業的內行人。誰都知道是怎樣的一回事，但大家還是佩服應先生的神通廣大。

應先生知道孫氏父女已來了多倫多，便叫了他們到滿地可世博會幫手；於是，他們離開了多倫多，到滿地可去了。那個幫助過他解決生活，找職業和辦理居留的人，後來在滿地可

碰上他，上前和他打招呼，他竟然可像從不認識。這是一個無法解釋的疑團，但孫先生顯然不是個失憶病者。他是個深藏不露，負有神秘任務的人物；他也不是跳船的普通非法偷渡入境的人。

於是，孫先生就在中華民國館的餐館中工作了，他的職務，算個廚師，但只負責炸春餅。掉到油鍋裡炸黃，就是他全部職責了。

春餅在那裡賣五毫錢，當時在唐人街餐館只是賣一毫而已。但世界遊客都集中在世博會，誰計較價錢呢？有人估計，應先生每日的純利，以最低估計，平均爲美金一萬元，而且肯定沒少過這個數字。

應先生是名成利就的人了，他和館長出雙入對，事無大小，館長也和他商談，一個有錢，一個有勢，門當戶對，大家稱兄道弟起來。

孫先生薦了兩個朋友到餐館來，一個廚師，一個侍者，都是中年人。

應先生身旁又有另一個人，他不在餐館的時候，那朋友儼然是他的代理人，自然也與館長混得很熟。

本來，張館長在開幕的前一段時期，曾經和保險公司接洽過，商議要買全館的保險，主要的當然是「火險」了。陳列館的國寶很多，不買火險是不成的。因爲附設的中國餐館規模大，廚房的火力設備太猛，所以火險的價錢也高，館長便找應先生商量；這消息當然也給應先生身旁的朋友知道了。他向應先生說：「餐館不必買保險，大家小心一點就可以，半年時間很快便過去。」

「雖然貴一點，即使爲我們自己打算也要買，燒了豈不是燒了自己的財路。」應先生不以爲然了。

「如果燒了，我按日賠償損失，我可以爲此事向你保証。如果你要保証書，我簽給你。」他堅持着。

「那又何必冒這個險呢？」應先生說。

「應先生。」那人正色的說：「我是餐館

的合夥人，買保險我不同意，如果你不方便向舘長交代，我可以代表餐舘向他說項。

原來他是餐舘股東的合夥人。應先生還是有點躊躇。

「應先生，我們合夥經營這餐舘，雖然憑你的人事關係，但我也出一半資金，利潤却七三分帳，我只得三成，老實說，都是衝着大家以後的合作，我才這樣吃虧，如果，連一點意見都不接受，也太不夠意思了。」

「好吧！」應先生被他打動了：「你和舘長說吧！」

於是，他代表了餐舘來見舘長了。他換過一副誠謹的臉譜。

「應先生近日很忙，派我向舘長請示保險的事。」

「好！」舘長當然也知道他是餐舘裡的合夥人：「本來保險應該一早就購買了，但你們一直沒有答覆，因爲大家是自己人，不好意思催促。你們預備簽字購買了麼？」

「舘長，我們投資了這麼巨大的數額，那會不爲自己打算呢？不過，買了保險，只是賠償有着落，還是不能保証不會發生火警，何況價錢又高，倒不如不需保險，將這筆錢，請人在關閉時間看守，豈不更爲妥當呢？」

舘長猶豫起來。那人繼續說：「世博會不是已經開幕了嗎？我們不是平安無事麼？不要說陳列舘，打烊以後，那會有火燭發生的可能呢？我們的餐舘，已經有專人看夜。我們主張不買保險就用這筆保險費的一半，便夠請一個專責的人加强看守，就萬無一失了。這事我就和應先生商量過，他也認爲這方法可靠，即使我們要負責保險費的數目，也希望交給舘長用來請人看守，保障我們餐舘的安全的，而不願意買保險。」

張舘長還是有點猶豫。

那人停了一下，他沒有給舘長詳細考慮的機會，接着道：「買保險只在失事後設備或陳列的賠償，對防止事件發生有啥用。而且，像

我們做餐館的，如果失事了，停了業，火險幷不賠償停業的損失，利潤的損失，這也是我們堅持請人看守而不買保險的理由。」張館長有點意動了。那人從口袋掏出一張簽好字的支票，數目剛好是館長通知他們要付的餐館保險額：「館長，這是保險費的全部數目，我們不主張購買保險，是請館長請人看守，如果有任何不幸，我們責任自負，決不向館方索取賠償！」

館長算一下這個數目，足夠請好幾個專責看守的人，甚至連陳列館也看上，也還足夠，則又何必購買保險呢？何況，將來結束時，開個保險賬，豈不是又可以……。他想到這裡，不好意思想下去。看官！那人表面是有道理的，但這只似是而非的誑言詭辯。試想，保險公司受了偌大的保險，雖道他們不設法保護，而只乾着等意外，或者只委諸天命麼？保險費不錯是貴，但多少國寶，建築物的保險額？比起保險費，那眞是大巫見小巫。他們豈會掉以輕心呢？保險公司對保護受保的物品和建築物，他們是富於經驗的專家，豈可與普通守夜的人可比！

館長是個打鼓能手，可不是個幹練精細的人。他終於沒有投下保險額，表格一直擱在辦公室的桌子上。他只請了一個守夜的「看更人」。

世博會開幕後一個月又兩天，天還未亮，大約上午五時左右，中國館附近有兩條黑影，輕輕在耳語着：「一切準備好了麼？」

「準備好了。」另一個答道。

「好！上級交下的任務你記得麼？」

「記得！」

「這一次，你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如果失敗，你知道你應該怎樣自處。」

「知道！」

「祝你好運，幷祝你達成任務，勝利歸來！」

於是，一條人影消失在黑暗裡。另一條已竄到中國館的後門。不到一分鐘動作，他已拉開了門，閃身進入。五分鐘以後，有人從後門

再出來反手再鎖上，然後像鬼影似的傍着暗處走，轉眼間消失了。

天際剛剛透出了一絲紅光，直射中國館的屋頂，那處正冒出一條黑煙。一個看守世博會的加拿大職員，發覺這不是錯覺的時候，第一線火燄已噴出來。於是立即通知駐會的警衞人員、救火局。於是，整個滿地可，不到十分鐘前後，已經震動起來，市區奔馳來救火的救火車，從四方八面赴援的有十八輛，淒厲的呼嘯，驚醒了全市居民。救火車一共載着一百二十個救火員，直向世博會進入，跟着的警車，也不知有多少。火是燎然的第三級火警，到控制下來的時候，差不多已燒通了頂，陳列室和展出品不是燒燬的，便被救火員破壞。

可是正館是燒了，附設的餐館少有波及。五十萬元的建築費，無價之寶的陳列品，因爲沒有買保險，都白白損失了，在這國際場合的活動，張靜岩掉盡了中華民國的臉。潘朝英從美國到燒後的中國館來視察，到多倫多一轉，曾向醒華報的編輯這樣說過：「我見過大大小小的官員，沒有一個比張靜岩更官僚，這種人瞞上欺下，早應革職，現在還留在這裡，眞是異數！」張靜岩埋怨應先生的朋友又有甚麼用呢？他反說正館的人不檢點，火是從裡面燒起來，與看守人又有甚麼關係呢？

張靜岩後來歸國，被政府判了公務員失職罪只坐了五年監。但滿地可的老華僑聽了，認爲太輕了！因爲他損失公帑不算，那些無價的國寶，他是百死不足恤的，他應該槍斃才對。

應先生確是長袖善舞的人，他還一直往來台北，還是貴賓。可是，十二年以後，到美國快要承認中共的時候，應先生又率先响應和中共大做生意，爲各開放城市建造觀光酒店，投資額在廿六億美元。此是後話，暫且按下不提。

多倫多從一九六七年開始，城市發展便加速起來。因地價的高漲，致富的華僑不少。許多住宅，因興建大廈，被高價收買了，一夜成小富的人多得很，所以，要分享城市的繁榮，

投資地產是必要手段。

有意的投資，能獲得可觀的收獲，是意料中事。但有許多無意而致富的也有的是。如薛伯彭和梁狗仔等均是。

薛伯彭先生，四邑人，是餐舘業的先進，在湖邊區買了一間餐舘，佔地很闊，舖的後面臨湖政府沒有劃定準確的長度。薛先生買了以後，生意一日比一日好起來。他爲人勤奮，對顧客很和氣，都是生意日進的主要原因。做了那盤生意，一轉眼就廿年。廿年的變遷可不小，滄海變了桑田，奇跡果然出現在薛先生眼前。

原來薛先生那座餐舘的位置，在湖邊一個轉彎處，陸地比旁邊更遠遠突入湖中，所以湖水的迴旋，慢慢冲積了一塊小小的沙地，以後日子越久，面積亦越大，廿年過去，他的佔地增了好幾倍。因爲地契沒有註明長度只說到湖邊，所以一直向湖外伸出的冲積土地，在法律上便歸於他的了。這塊湖邊區的商業用地，隨着城市的發展，地價便直綫上升，終於有一個投資集團，出到了一個令薛先生滿意的價目，用現款向薛先生買過來。於是，薛先生退休了。薛先生致富以後，很熱心僑社事，他是鳳倫公所的元老，現在亦八十開外的人了。

另一位無意而致富的人，是台灣餐舘的東主老梁伯。他的綽號叫梁狗仔，因爲容易記，大家反忘記了他的眞名字。他來加數十年，因時勢關係，竟終身未娶。爲人忠厚勤儉，有了積蓄，便買了台灣餐舘那個產業，一連三間，位於旦打西街近喬路街左右。

梁狗仔沒有嗜好，唯一的祇是好飲兩杯威士忌，他與譚士逸先生最算老友，士逸也好飲。兩個好友，也是酒友，到晚年還是一同工作，終生無忤逆於心，眞亦知己了。

梁狗仔認識了一個洋人地產經紀，在飲杯之餘，梁狗仔在他的遊說下，以七千元的現欵買了一塊一百畝的荒地，位於密西西架區。買了以後租了給農民做種菜，租金僅夠土地稅。廿年以後，到大多倫多市將該區劃入了範圍，

許多地產商便開始在衞星區發展起來。最大規模的「化爲咳得力置地公司」，剛好在梁狗仔土地對面，興建商業及住宅混合大樓。到消息確定的時候；梁狗仔的土地，一夜之間成了黃金地段了。

投資公司興建了商業和住宅混合大樓，發展得非常成功。自然便收購附近土地，以備日後的擴充。便派了一個經紀來向梁狗仔說項，要高價收購他的地段。

那經紀在台灣餐舘拜訪梁狗仔，見他土頭土腦，大暑的天氣，頭上還戴着一頂毡帽，早已暗中好笑。他不知道梁狗仔是個牛山濯濯的「光頭佬」，笑他土，態度倨傲。梁狗仔一生最恨洋人調笑華人，雖然他受的教育不多，却是一個抱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人，而且是國民黨老黨員。梁狗仔見他出言不遜，便問道：「你的公司叫甚麼名字呢？」

「化爲咳得力置地公司。」他一臉驕氣：「你開個價吧！我們不會少給你。」他充滿信心，他想，像梁狗仔這種人，一輩子發夢也沒有夢過這麼大的數目。

梁狗仔白了他一眼，也不作聲。那地產經紀心裡嘰咕：這老頭也算怪物了。這樣下去，不知纏到那時才好，不如自己開價了：「梁先生，你知不知道我代表的公司，是全加拿大的置地公司呢？」

梁狗仔沒有做聲，亦是乾瞪着他。

「你是個幸運的人，我們發展一個衞星社區想把你的地段買下來，你守了這麼多年，終於碰上了這機會。至於價錢，我們願以最高的數字五十萬元給你，怎樣？」他等待梁狗仔那份驚喜的表情，可是他失望了，梁狗仔還是那一副乾瞪眼，加上的只是搖搖頭而已。

「五十萬元，你嫌少嗎？我知道，你買來的時候只是七千元，加拿大的土地買賣是有檔案可查的。」

梁狗仔見他有壓迫的語氣，更不想和他談。那經紀無法，這是一塊大肥肉，佣金可觀，

暗想：自己不能低估這個土佬的知識，他也可能知道地價的漲勢了，不如老實的開個合理的價讓他放手，就換了一副無可奈的面孔說：「這樣吧！我們爲了爭取你的土地，提到最高點，八十萬，算你好運了。我們決不再增了。」

「我的土地，決不賣給你，也決不賣給你的公司。」梁狗仔終於冒出幾句。

那經紀一怔，繼而一想，那有人將財神擋住。他以爲梁狗仔幽他一默，呵呵大笑起來；怎知梁狗仔說完，起身走了。他才知道這不是開玩笑。當下陪着笑拉着梁狗仔坐下來。說道：「梁先生，你不會是開玩笑的吧！」

梁狗仔瞪他一眼：「那裡和你開過玩笑？」

「那你是甚麼理由不賣呢？」

梁狗仔端詳他一下，見他認眞的問，也就認眞的答：「我不喜歡你，也不喜歡用你的那個公司。」

「我的公司又有甚麼得罪你呢？」

「它用了你這種人，我就不高興，所以也不會賣給它。」

那經紀苦笑一下：「你會後悔，只有我們的公司才給這個價！」

「不要緊，這麼多的錢，對我來說，沒有很大的誘惑。你不知道嗎？我單身，也七十了，這個生意，足夠我飲酒了。」

「我那裡開罪你？」

「別嘮嘛！你當我土頭土腦，一臉驕氣對待我，還說沒有開罪我，你走吧！別再來！」

那經紀一臉灰走了，但又無法不向公司交代。只推說那業主像個神經漢，而且不肯賣，支支吾吾報告，希望搪塞一下就算了。

可是，投資公司是極需要這塊地皮的。他的經理想，世界那有不賣的土地，除非價格不滿意而已，或者另有紀念性的。但總可以說出個理由。於是他親自去訪梁狗仔。

梁狗仔也接見他，但他一說出公司的名字，梁狗仔就不耐煩了。

「我已經告訴你的經紀，因爲他不友善，

我決意不賣給你們。」

那經理心裡知道是甚麼一回事，向他道歉，就辭別出來，回到公司，向董事會提出會面的經過。幷且提議，爲了順利的交易，只得另行組織一個分公司，並且選派另一位代表，再和梁狗仔接洽。

公司只得依計而行，選出個態度客氣的代表，又找梁狗仔。那代表知道過去的故事，加倍小心，而且有意無意中奉承他一番，樂得梁狗仔心花怒放，幾次交往，便以九十五萬的價格放手了。

梁狗仔晚年得了這筆巨欵，也就退休了。結束了台灣餐舘，每年到各處遊覽。後來連樓業也賣了，就更無牽掛。他有一點血壓高的毛病，但他是個達人，酒還是要飲的。他常常摸一下自己那粒生在鼻樑上的大痣，許多人以爲這一粒痣令他發大財。有異相的人，往往被認爲成形成格。梁狗仔生得異相，無端致富，人們也就更多傳說了。

前一年，他搬到唐人街來，可惜一年以後謝世了。

多倫多市飛躍的發展，敏感的投資人士競相而來，更令市面興旺，據移民部的估計，加拿大移民的總額，有百分之六十五到多倫多來。香港的投資客，特別在香港暴動以後，更視多倫多爲他們遷地爲良的首選。正是：多市江波容釣客，五龍潛水起波濤。

第二十回：猛龍坐退香港客 那邊能保釣魚台

香港來的移民，帶了現欵，舉家遷來多倫多的，自一九六七年起，就有增無已。也有的到了多倫多，投資於地產，委託了親友，或信託公司代管後，又重回香港生活，每年歸來一次，表示不放棄居留權，這種人也實在不少。有的怕麻煩或以爲費用過鉅，他們沒有一年一度歸來，過了若干年，只要不直接回加，經過美國，在水牛城下機，然後由親友用汽車開到那裡接，再開車回來，過關的檢查員，多半不問從那裡回來，也就可以重行入境而不須報，省了許多麻煩。來投資的香港客，大致來說，只有兩地吸引他們；一爲雲高華，一爲多倫多。

初期，雲高華以靠近海岸，和香港遙遙相對，比多倫多接近，所以，不少人投資雲埠，而該埠幅員不如多城，大量的投資刺激了當地產業價格上漲。是香港人直接影响了雲埠的地價。那是不容置疑的事。多城就不同，城市的幅度大，人口多，而世界各投資集團亦不少，香港人的投資額，在比例上是少數，所以影响不如雲高華的大。本來，加拿大歡迎外來的投資。但是，自從香港對雲埠的是影响，總有戒心。但加拿大是個自由的國度，不是非法的投資行爲，政府還是歡迎的。

大約在一九六八年左右，有一個旅行團到雲高華來，不到兩週，買下了一個巨型的商場，而且差不多在同一時間，買入了一個新開發的大公寓區，包括了三座巨型的公寓大樓。成交額在一千萬美元以上，付的是現欵。這個集團，表面是由商人組成，包括了著名的銀行董事，地產商和劃則師。實際上，集團的成員，却包括了香港著名的警界人物。雖然，董事會的董事，只有兩個他們的代表人。可是，看來頭，這兩人所代表的資金，足夠控制多數股權

，也就是說，這兩人實際地操縱了這個投資集團。

在雲高華的投資，使加拿大人對香港投資力量，要重新估計了。也使當地人有一個錯覺，以爲所有香港人來購買地產，都是現金，不要按揭。甚至，有些人望香港客，早日光顧他們待賣的產業，簡直當香港客是財神爺了。

這個集團不久便到多倫多來，地產業都千方百計去接近他們。的確，他們是大主顧。但是，結果都沒有做成他們的生意。因爲他們碰到一個宣告破產的建築商，由雙方代表的律師斟妥，買下了整個地段和建築藍圖。

這個集團在多倫多，同樣成爲投資界的話柄。他們確實可以和任何投資集團一較高下的。

在加拿大投資後不久，那幾位著名人物相繼退休了，他們每年在加拿大半年，在香港和東南亞一帶半年。巡視一下他們的投資事業，也算是旅遊渡假，週而復始，生活過得十分寫意。

但好景不常，風聲漸緊。

風聲漸緊的原因，從××署成立便開始。這個機構，以其針對整個貪污問題，倒不如說，首要針對×界的貪污。從它籌備的時期，×界已密切注意。可是，×署也不簡單，在未成立前，許多幹部，已奉命向那個部門臥底了。

能夠爬上探目，總探目的人，那個不是「眉精眼企」之輩，一點馬跡蜘絲，都給他們預測了全局。

××署成立以後，許多被傳訊或者拘捕的人都不得已提供了不少資料，自然許多都與著名的×界中人，扯上了關係。到葛柏、韓森等被捕，公開的証詞，就更落實了。那幾個以「龍」來代表他們的權勢的探頭，雖然退休了。但葛柏被引渡以後，「龍頭」就發覺情勢不對了。

他也不是等閒之輩，還有許多他的舊部屬，仍是效忠於他的。×界人拜關公，講的是義氣，「龍頭」接到葛柏起解的消息，他立即採

取一系列行動。首先把雲高華的大商場和公寓大樓賣了，全部現欵回籠。買得快，放得也快，乾淨俐落，又哄動了雲高華一陣。多倫多市的產業，因有代理人，而且在一公司名下，扯不上多少關係。他們的法律顧問，認爲沒有問題，所以不必售出。到香港政府採取行動，知會加拿大，要凍結那些著名人物在加的資產時，已經棋差一着。銀行戶口點滴不存，產業也沒有了。

而且，一個屬「龍頭」名字的人，坐飛機從雲高華離境。兩日以後，有三個穿着便服的人到了雲高華：一個洋人，兩個華人。他們攜帶了公文，到加拿大偵辦和引渡幾個退休的公務員。然而，從離境的紀錄看來，全部都不在加拿大，「龍頭」剛走了兩天，是最後一個離開雲高華的。事實上，他沒有離境，許多特殊人物，一人有三、四個不同名字的身份証者多的是。他是關係全局的指揮者，他只是將自己掩蔽起來。說實的，像加拿大這樣大的國家，要找一個人，談何容易！

這個三人小組，預備回港了。當他們在離加前一天，在飾物店選購一些紀念品，回港致送親友的時候。一位華人職員，突然遇上他的退休舊上司。

「小陳，」那上司已張開雙臂，一個親切的歡迎狀：「你怎麼會到這裡來呢？」

小陳奔過去，他們熱烈地擁抱着。小陳記得，當他初出道的時候，頭頂的上級，就是自己擁抱的人。

「凌SIR，因爲有一件公幹，所以來到這裡。」小陳答覆了他的話，然後和他叙舊：「凌SIR你退休了四、五年，初期聽說你到加拿大，因爲沒有你的地址，沒有方法和你聯絡，我是非常感激你的提攜。」

「不必客氣？香港各位手足可好！」

「現在有許多調遷了。例如我，就調到XX署來。」

「聽說XX搞得很起勁。」

小陳面有得色，他是××署的人，這是很自然的反應。

「你們年輕人，許多事都憑直覺。實際上，未必如你們的想像。」

「凌SIR，你指那一方面呢？老上司，你是自己人，還要你的教導和指點我。」

「廉能的政治是需要的，我不反對香港推行廉政。公務員能廉，一定先使他們能養廉，才可以廉起來。如果俸祿不能善廉，要他們不貪污，那眞是緣木求魚，怎可得呢！」

「我不明白。」小陳有點懷疑這個論調。

「說×界中人吧！」凌先生唏噓一下：「現在比過去已改變了不少，以前的薪水，少得那麼可憐，是所有公務員中最低薪的。怎可以養家？那不是政府默許他們的貪污麼？地位稍高的，負的職責也重，政府要求他們破案，又沒有特別費，試問怎樣去找線人，還有那些連絡費、獎勵金，誰能長期義務呢？」

「你不就是個廉潔的人麼？我們曾檢查你的紀錄，一點貪污也沒有，已把你比作我們的榜樣了。」

「小陳，不要憑直覺，戲法人人有，巧妙不同而已。有些知有所止，有些不知所止。但如果論污穢，像和尚吃狗肉，吃一塊穢，吃兩塊一樣穢，同是穢了，不過小穢與大穢的分別而已。」

小陳好失望。衆人的偶像，廉潔的榜樣的人，在自白中却否定了自己。凌先生繼續說：「香港政府的公務員，能有機會貪污的，是大有大貪，小有小貪，能廉的人，不是沒有，但很少了。要負責，香港政府先要負責。還有，貪官的財產充公了，如果用於慈善，或另設專門戶口，用於廣大被搾取的市民身上，你們的工作的意義就大了。現在不同，多了這一筆額外的收入，只是解到倫敦去的盈餘數字，多幾個圈圈罷了。」

小陳有點氣餒，他能說甚麼呢？

「你這次公幹，想必與猛龍有關吧！你知

道，洋人有洋人的圈套，他們對待華人就不同了。現在他們都不能回港，等於一生放逐，這種懲罰夠了，不必再把以前的手足，弄得家散人亡，留個面子，大家好相見吧！」凌先生滔滔而談，像全部衝着小陳的任務似的。說到這裡，更可像千里來龍，到此結穴。忽然，他轉了個話題：「小陳，到我們的家坐坐，多年不見，難得有機會一聚。」

小陳見到故人，本來一番興緻，但一經交談，似是有爲而來，恐引麻煩，只可告辭了。小陳走了，凌先生目送這一個青年的背影，不錯，他是有爲而來的，倒感觸了半天。

猛龍的確夠手段。他繼續隱居在加拿大，看來還有一段日子，不過，以他的鍊歷，保自身的安泰，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一場風暴，到港督宣佈不究既往的保証後，應該漸漸扯淡了。過江的猛龍們，他們今後則身僑社，能夠有一分熱，發一分光，以他們的財勢，和過往豪邁，未始不是僑社之福。

本來，僑社是中國人寄生在海外的社會，血脉仍與國內相連，國內統一，僑社統一，國內分左右，僑社也分左右，國內有運動，僑社也有運動。

近三十年來，僑社早就形成爲左右對抗的局面，有的明的，有的是暗的。眞是明爭暗鬥，各有勝負。論基礎，當然右派歷史淵源勝，論方法，則左派以組織勝。由於右派的方法陳舊，雖然人多勝衆，但無法結合起來，甚至步驟不一，互扯後腿。所以，有可勝的條件，却沒有勝利的方法。

左派雖然人少，但命令貫徹，把握主動，雖沒有可勝的資本，却能處處佔了先機。所以，結算起來，彼此扯個平手，應勝的不能勝，所以應敗的就不敗。而且，間有突破性的衝激，反把人多勢衆的一邊，衝得七顚八倒，好久才穩得住陣地的，也不是沒有發生過。釣魚台運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証。

保護釣魚台運動，在開始的時候，本是中

國留美學生，基於愛國的熱情，所自動發起的。愛國的呼號一响，使全世界的中國青年奮起，一致聲討日本的侵略行爲。香港的學生更舉行罷課，來支持此一愛國運動。於是，這個運動，發展成爲全世界華裔學生反日的大聯合，他們從一個學校串連到另一個學校，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結合起來，爲聲討日本侵略而大聲疾呼！

然而，這一個運動，漸漸發展成爲攻擊中華民國政府。因爲當時中共，仍沒有與日本建立邦交，所以一切罪証，都推到當時執政黨—國民黨的身上，認爲日本敢侵佔釣魚台，主因在國民黨政府對日外交軟弱之故。學生們提出了：「內除國賊，外拒强權」的口號。把矛頭對準了政府，反日却爲次要了。學生們用「握拳」作爲「保釣」組織的統一標幟，到處開會串連。許多著名的大學，成立了「保護釣魚台運動委員會」。加拿大各大學的中國同學會，同樣地亦與美國各大學的「保釣會」串連，彼此間訪問、演講，都集中攻擊中華民國政府。在許多集會上，掛的是「保護釣魚台座談會」，但談的是台北北投的妓女生活，和被剝削的鑛工，或被管制的雷震事件，許多都與釣魚台扯不上一點關係。

多倫多市的中國大學生們，自然也組織了「保釣會」。有一次，還準備了一具黑色的紙紮棺材，扛着在唐人街遊行。

本來喚醒華裔的僑民，爲了保護國土而抗爭，是一件義不容辭的責任。可是，以這種神聖的外表，來作爲兩黨閱牆的掩飾，無疑是强姦了許多眞正爲保護國土而吶喊的人們的眞意。

在保釣運動發展到最高潮的一段日子當中，學生們經常集會，左有左的集，右有右的集。但右的對外活動不多，只是時常約集自己人開會應付，而許多慷慨激昂的發言人，到付諸行動的時候，不是那天沒有空，就是請不到假，無法參加云云。所以開會儘管開，行動的不多。

有一次，有人買了近一百本「釣魚台專號」

的雜誌，開會完畢，大家推舉那幾位說得慷慨激昂的人士到保釣會分派。

那個所謂學生主任委員說：「我是不能露面的。」

「多倫多的地頭不熟，怕找不到地方。」一個外埠來的委員也打出這一手太極。

「我不會講廣東話。」這也算理由。

「我年紀這麼老，不及你們年富力强。」一個初露頭角，還不到六十歲的人，領受政府津貼的也推卸了責任。

「看來，這個豬骨頭，又是你和我的了。」一個講廣東話的青年向他一位朋友說：「他們那些人，只想爭職位，比高低。誰肯眞的去幹！」

果然不出所料，大家推三搪四，結果又是那兩個完全沒有職位的人幹了。他們一個開車，一個挽着那包雜誌，到「保釣會」集會的地方去派了。

「保釣會」是有打手的，但不好意思在會場中揍人，眼巴巴看着他們派完，以爲待他們出來才揍他們一頓。想不到他們也不笨，一個不知那時先溜了出來，開車駛到集會場所，另一個見車到，便立即衝出來，上了車。那些打手想攔阻已來不及。便想攔車，想不到開車的人，一點不含糊，開着馬達，那管誰擋着呢？反嚇得那幾個打手趕快讓開。

當他們回到集會之處，繼續聽到的又是那幾位高調的「學者」們，慷慨地發言設計了。

「保釣會」由愛國的運動轉移了方向，成了統戰的組織。逐漸地，許多人退出；不幹了。後來保釣份子，差不多全是清一色的左派份子。

當時的集會，攻擊國民黨政府的，主要是沒有與日本人力爭，是無能的。而且，和日本簽訂和約是錯誤的；中國不應忘記日本人侵略我們八年的血賬。

可是，到以後中共和日本建交了，許多華僑問當時的保釣份子，爲甚麼不去抗議建交呢

？不再和日本算那八年血賬？爲甚麼中共表示到釣魚台捕魚的漁民，是無意駛進該區的偶發事件。豈但沒有力爭，簡直是向日本人道歉！爲甚麼當日意氣風發的保釣份子，今天不敢哼一下呢？

但誰有時間答覆海外華僑的問題呢！釣魚台在地理接近我們，兩個政權只用這事件來攻擊對方，但誰也沒有用行動來保護。哀哉！吾人神聖領土！

中共文化大革命以後，美加華僑社會被波及了，釣魚台事件應該是革命輸出之一。台灣的工業成長，外銷美加的商品，在唐人街也發生了影响力。國內的變動，華僑社會被波及，是有目共睹的事。

有一段時期，台灣貨的售量比大陸還要多，特別是「馬蹄」、竹筍、毛菇、鳳梨，好幾年全是台灣貨，現在則是與大陸貨平分春色了。但論醬油，大陸的珠江牌，至今仍無抗手。至於道地藥材，亦爲大陸所獨佔。從政治到經濟，唐人街受國內影响是無法避免的。特別大陸與蘇聯交惡以後，因爲要爭取其他與國，從乒乓外交攻勢開始，入了聯合國以後，接着在美國設辦事處，一連串對外活動都加强左右兩派在僑社的鬥爭。

美國一直對中共進行的禁運，要到尼克遜訪問大陸，雙方簽訂了「上海公報」才解禁。在此以前，大陸貨是不准入美國的，但美國唐人街對大陸貨的需要，是有增無已的。特別是藥材，和大陸才有的土產。這樣，許多香港的出口行，要先運到加拿大，才由加拿大從陸路偷運入美。加美兩國接境的關卡很多，美國的邊境檢查人員，是防不勝防的。有的也明知道而放行。當然，這又是非錢不行了。

從雲高華到美國比較困難，因爲路程遙遠。但從多倫多到水牛城，兩個小時便可到達。有些偷渡商人，乾脆在尼加拉瓜（瀑布）市租了貨倉，分別用貨車、汽車日夜不停的進入美境。這些商人，有的甚至和關卡的人員打通了

關係。因爲運入的貨，多半是唐人街需要的藥材和土產，不是毒品或禁品。也就樂得坐地分肥，所以，法令儘管禁，還是源源不絕的在唐人街出現。許多加拿大華商由此致富，算來爲數不少。

幸與不幸是相對的，有個致富的偷運商，因爲和美國黑社會勾結，以後惹了許多麻煩。結果到最後，他選擇了本份，放棄許多既得的利益，還我本來，雖然保得了性命，但十年的時光，總算交了白卷。得到實際利益的，只有那個美國黑社會的洋人。

但許多憑着自己的運氣，做走單幫的獨脚大盜，他們靠碰運氣，就更有幸有不幸之別。僥倖的幹得一年半載，有了墊脚的本錢，在致富的途徑上起步快，遇上幾年地產暴漲，買得幾座房子，幾年下來，漲幾倍的價錢，也可以面團團作富翁了。不幸的，禁貨被搜查到了，輕則充公罰款，重則拉去坐牢，連貨車也充了公，坐牢出來，人事全非，加上一貧如洗，能不觸目傷懷。

自從加拿大法律規定了最低工資，唐人勞工偷渡到美國才減少。在以前，許外專偷運唐人入美境的，正如偷運大陸禁貨一樣的多。他們爲偷渡者準備了加拿大籍居民証件，頂着偷渡者的名字，因爲証件沒有相片，許多過關了。有的關卡檢查人員很仔細，看了出生年份，身的高度，稍有懷疑，便追根問底，如果是頂借他人的，終於問了出來。因爲偷渡是出高價的。那偷渡的人，一到事敗之時，爲求自己脫身，當然供出眞相，是繳多少代價，由那偷運者安排入境的，他是無知等等理由，坐實了偷運者的責任，這一來，那偷運的人可就罪大了，這是屬於刑事的違法，是要坐牢，還要罰款的。一坐就三、五年，獄滿出來，雖然不是滄海桑田，但人事多變，不知是怎麼一個世界了。這正是：依稀當年事，誰憐此夕心。

第廿一回：論治亂人才難得　講僑團劇社有成

華僑涉洋而來，不求利求甚麼？但近世以來，由於世局變幻莫測，華僑遠適外國，專求利而來的，沒有以前多了。許多謀避難之所，有的爲了自己，有的爲了下一代。甚至放棄自己既得的職位和財產，到外國來，雖然學不致用，但爲了下一代的教育，或一個較有發展的環境，作了自我犧牲的選擇。這些，都不是爲眼前的利益而來，更不是求利而來。這個轉變，應該從抗戰勝利以後開始。不過，一切都有例外。

如馬鏡湖牧師爲宣揚基督教義而來，麥造周先生爲僑教而至。他們沒有在物質上求滿足，却在精神上有莫大的豐收。

唐人街有教會，應以馬鏡湖牧師主持的長老會爲最久。以後有徐騰輝和簡牧師，簡牧師任職不久辭去，由杜維廉牧師接任至今。簡牧師最年輕，可是辭職不久，突因心臟病逝世。徐牧師尚健在否？近年無所聞。徐牧師任職期間，有一事頗引僑社側目者，是爲了當時中華會舘主席羅景耀醫生之喪禮。他以教堂中不宜設祭爲辭，拒絕了會舘爲故主席公祭的場所。醒華日報爲此有專文評議，徐牧師亦有專文答辯，在「論祭」上各執一端，文來筆往，大家針鋒相對。

平情而論，「祭」不能狹義的專視對死人的崇拜，祭是禮的一環，對死者的追思多於遺體的崇拜。換言之，對屬靈的、精神的思慕，多於迷信的偶像崇拜。對教義未必有抵觸，何況國情不同，宗教勸人爲善，則對死者的追慕紀念有何不可。中國剛逝世的主教于斌，他是文復會的副會長，每年率領人民祭天、祭地、祭歷代祖先，難道他也偶像崇拜，有違教義麼？

長老會的興建成功，成爲華埠屬靈的重鎮，也經過許多艱辛的籌建，合華僑公立學校和青年會爲一完善的建築。寓宗教、團契和教育於一處的。它的興建，唐人街各行各業的人都有一份力量。負責的人而出力最多的幾位長老，都先後謝世了。如麥造周、麥錫舟、伍于鏗等。僑社社團領袖如張子田、羅景耀等也出力不少。

華僑公立學校是多倫多中文學校最有歷史和規模的一間。麥造周校長畢生精神，都爲僑校出盡了。他以後由黃秉勛先生繼任。兩位校長都逝世於任內，確是盡瘁僑教。他們以後，接着的是黃建人、何茂予、劉選民和李達仁諸校長。都是教育界名宿。學校董事會董事長先後有張子田、麥錫舟、許家駒、伍于鏗、和現任的林壽楨，其中只有林先生不懂說粵語，聽說增設了一位副董事長吳劍聲先生。伍于鏗先生在任內，當時剛好九十歲，年老多病，不能視事，而副董事長也是吳先生。在此之前，董事會是不設副董事長的。

有這麼規模的學校，悠久的歷史和成就到現在只有六十位左右的學生，如盡瘁僑教的麥造周、黃秉勛校長有知，恐亦黯然神傷。

許多職位，因不得其人，所以事倍功半。不是在職者有所不爲，實在是有所不能。僑校本是教育的機構，董事會的負責人，雖不一定懂得教育，但最少對教育有一點認識的人，才可以配合學校的發展，起着支援的作用。即使對教育沒有認識，如果熱衷教育、重視教育，也還可以截長補短。否則，徒擁虛名，還有何用？若因此而誤盡僑教，誤了僑社子弟，豈不罪過呢？

僑社黨同伐異，自古已然，於今尤烈。因爲以前僑社的成員，來自僑鄉，最多不過是溫情主義作祟，重視宗族鄉親。也就是說，關係第一，才能第二。現在則不同，宗族鄉親的觀念淡了一些，但論其他的關係，還是關係第一。而且層次更複雜。和誰「死黨」，誰就是「

我的人」，其他才能、正義、是非一概不問。這是近年僑社明爭暗鬥的最主要的原因。也就是說，不管是非黑白，全是論人，不是論事，更不必論公道了。於是黑白分界，正邪對立。

有一個「青年才俊」，負責宣傳的，竟然毫不臉紅建議：「我們暫時不講是非道理，以後再講吧。」唉！天胡此醉！

看官！天下之治亂，和人的才職是否相符，有莫大的關係。大部份在職的人，其才識與職位相符，便會相安無事，於是成了治世。否則，在職者其才識不逮，而在野者多遺材。這樣，那些不得其位的才識之士，善良者執戟長嘆，不羈者則揭竿而起。於是，由治至亂，就從此起了變化。武則天做了皇帝，看到駱賓王爲徐敬業寫的討她的檄，驚得一身冷汗，不是害怕徐敬業的兵馬，而是以朝廷未能用這一個寫得如此好文章的人，顯然野有遺材，怎不生亂呢？她是爲天下變亂而憂。

其實，不止治亂決定於人才之得其位與否？盛衰興亡，也決定於人才。試看歷史，最盛者爲漢、唐。漢高祖以亭長出身，但知人善任，智謀如張良、陳平、典制安民爲蕭何；孫叔通，善用兵者如韓信、彭越、周勃、黥布、夏侯嬰、樊噲等。項王雖然出身世家，力能拔山倒海，連一個范增也不能用，兵敗自刎，自然是必至的結果。玄武門之變，也是人才決定了勝負，李世民也成了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明君，人才輩出，造成歷史上有名的貞觀之治。

滿清晚年，由於對外戰爭失敗，國庫空虛，賣官鬻爵，才職自然不符，成了賄賂公行，全國貪污，那有不敗亡之理。流毒久遠，入民國後仍無法稍戢，加上對日戰爭，民生困苦。於是中共崛起，掩有大陸。鑑古知今，人才豈可等閒視之！

僑社亦然，祖國統一猶可了，一旦紛亂，僑社亦步亦趨。近年國事蜩螗，僑社更固步自封，當事者才職不符，那有不日漸萎縮之理！

一般來說，僑社是注重傳統的，也是注重

正統的。即使滿清末年，政治腐敗，又是外族統治，但華僑來自僑鄉，一腦子臣民思想，依然帶到海外來。李鴻章來加拿大的時候，域多利和雲高華，多少爲他的蒞臨而建的牌樓呢？多少僑民爲他的光臨，設宴款接呢？所以，孫中山先生奔走革命的初期，在海外是備嘗艱辛的。點滴的累積起來，逐漸才可以打開局面。在開始的時候，許多僑民聽到他的宣傳，多半掩耳而走，視之爲江洋大盜，大寇，是大逆不道的。鼎革以後，中華民國成了正統的代表，也就相沿下來。到現在，因爲有數十年的歷史，基礎不可謂不厚固了。所以，人才也集中在國內執政的國民黨的海外支、分部來。在以前，要在僑社露頭角，必然先在黨部建立聲望，才可以在僑界佔一席位。這是僑社名人進身的一個模式，十足如國內的從政官員一樣。中共佔領大陸，情勢稍改，僑社也出現了左派。因爲有了左，當然就有所謂右。右是左派唱出來的，正如左派是右派唱出來一樣。於是產生了左右之爭。因爲右派根深蒂固，在大陸陷共初期，左派在加拿大僑社，實在是不成比例，完全由原有的社團支配。華僑領導者，差不多清一色是國民黨的黨員。這種情勢，一直到六十年代初期，仍不稍改。

從一九六五年開始，中共開始注意海外僑社。因爲對蘇的罵戰，已從暗裡發展到表面，全面破裂已開始，不能不改變對外政策，也就不能不改變對僑社的全面爭取。

踏入七十年代，中共在加拿大僑社培養的人士，各方面的績效已漸見，到七十年代的中期，在多倫多、雲高華這兩個華僑密集的城市，已能和右派一較長短，而且有間歇的突破發展。如一九七八年雲高華中華會館的選戰，不能諱言，左派勝利了。

不管如何勝，是不是僑民擁護？不見得。可是開票的結果，左派題名的人士都上榜了。右派的一個上不得，倒是幾個倒戈的人上了，那就再明顯不過的結論！右派失敗了。

右派年來的表現，有點像王小二過年——每況愈下。當然，中共的統戰分化是有影响的，但右派間相互傾軋，自相排擠，妒賢忌才，更是主要的原因，教人扼腕嘆惜。

本來華僑熱衷於政治，目的純正，是利他的，不是利己的。以前，華僑在革命初期，誰個曾爲升官發財的念頭而參加呢？而且，他們在革命的歷次舉義中，都曾熱血沸騰，請纓上陣去。許多人都被孫總理制止了。看官！多倫多市唐人街在夏天的日子裡，有一個賣西洋菜的老人，時常蹲在街邊一角擺着檔的，名叫鍾鎮漢，他就曾參加黃花崗之役。

說來也令人唏噓，這些爲建國而準備犧牲的革命老人，到八十歲超過了退休的年齡，還要到溪邊去撿西洋菜。然後挑到街上販賣。嗚呼！國家多難，誰記得起這些前輩呢？那些只會在當地僑社爭名奪利之徒，眼睛何嘗向下看一下呢！

參加黃花崗之役，加拿大華僑有五十餘人，但孫總理堅持不准他們上前線，所以許多人無法如願。爲紀念加拿大志士的愛國精神，黃花崗烈士墓的刻石，加拿大黨人的紀念石，放在最高的地位。

開國以前，孫總理有多次到加美兩地來。有一次到了雷振打，向洪門兄弟宣揚革命的道理。認識了一位志士，名叫余毓才，多次交往，吸收他成了革命幹部，特別爲他剪了辮子。余翁畢生効忠總理，生二子，長子梅慶，次子超平，都是効忠民國，至今尚健在，亦已近八十了。曾孫余道生，柯京嘉路頓大學政治系畢業，曾爲國民黨十全大會青年代表，四代効忠國民黨，算得是革命世家了。前幾年，多倫多許多右派青年，希望他出來整頓局面，替代那些剛愎自用，專事打擊同志的人，這是大家一致通過，責以大義，迫他出來的，不是他想甚麼名利的，這是再清楚不過事實。想不到有一個傻佬，趕着當哈巴狗，歪曲事實到處造謠，反和那些拆爛汚的人馬糾合起來，對余作人身

攻擊，比左派還厲害。

天下間不平則鳴，本是物之常情，亦人之常情。可是濁世滔滔，誰肯爲是非說句公道話呢？余道生曾被左派登廣告作人身攻擊，他沒有氣餒。站在黨同伐異的對抗地位，不打擊他打擊誰呢？可是，在同一陣容來打擊他，可眞教他難過；這種難過，不是爲了個人，是這個團體的前途，以微見著，豈不可悲呢？

老的如鍾鎭漢，因爲其無所求，目的純正，洗甲歸來，自力更生，寧願擺地攤賣西洋菜，亦不向人哼半聲。他從來沒有爲自己表功，近這四十年，也再沒有到過分部去。可是誰會理會他呢？更誰體會他呢！他只是個賣西洋菜的小攤販者而已！

少年的余道生，英挺的楨幹，如稍有長者風範的人，培養與協助，應惟恐不力。那些打擊他，誣他的人，豈不別有肝肺？

右派勢力的萎縮，人材凋零。鍾、余二例可爲典型的主要原因。正如葉求鐸說：黃鍾毀棄，瓦釜雷鳴。

那些瓦釜們，法螺吹得街知巷聞，各有各的功勞，爲孫總理挽皮唸，北伐捐獻，爲抗戰捐欵，爲剿匪宣傳。可像中華民國的成立到統一，都是他們親手締造似的，少了他們，一定不成功。他們雖然自己也不相信。但是，他們也清楚，如果不是這樣，他們不會有這麼多銜頭，包括國內的任命。

他們那一個來自革命的家庭呢？沒有！但這不重要。可是，他們的子弟也沒有一個參與工作，因爲他們自己沒有信心。沒有信心的工作，和沒有目標的工作釋義，是在「混」，混的是名與利，如此而已，求其績效，豈不是高估了他們！

民國成立以後，有一部分人的動機不純了，但究竟不多。加拿大有一位激烈的革命份子，很是愛國，民國成立以後，他想謀一官半職，可以在國內服務，此人名叫吳志鞏，但以性情躁暴，許多同志叫他做吳志革，志革是資格

的諧音，粵諺是形容那些自以爲了不起的人。當他向孫總理請求的時候，朱執信剛好在旁，勸吳不可謀官位。因爲他的性情暴烈，不善爲官。朱執信是一番好意的，那知傷了吳志鞏的自尊心。一肚怒火，無處發洩，一巴掌就向朱執信的臉上掃去，朱冷不防他這樣不講理，着實捱了一下。孫總理對此很反感，着實教訓他一頓。罵得吳確實無地自容，倒是朱執信量度大，反來向吳握手，并且表示：名器是國家的，一切職位都對國民生計有影响，勸他不要幹，不是否認他對革命的功績，只是認爲不適合他的工作而已，爲了國家，他反對，吳志鞏深悔自己的暴戾，以後引爲檢點，終身再不爲己謀，活到八十多歲謝世。

加拿大的致公堂比國民黨成立較早。這個歷史性的社團，在多倫多的發展也有歷史可尋的。首要的人物，開始時有譚義，後來有余石和，再後有呂樂等。近年來，致公堂的首要人物，合作得很好，在新唐人街建立了新大厦，地在要衝，會所寬敞，提供了娛樂界一個理想的場地，吸收了許多擁護他們的僑衆。

早年，致公堂有自己的喉舌刊物，就是洪鐘報，和國民黨的醒華報分庭抗禮，但可惜後來停刊，至今仍沒有復刊的跡像。

國民黨過去的首要人物，黃茂林以次則爲張子田、黃景燦、麥錫舟、羅鏡甫、張星輝、趙柏裕。都担任過分部的常務委員。只有黃景燦健在，餘皆作古了。去年是由黃衞青担任常委，身兼中華會館主席、醒華日報社長。張子田或麥錫舟先生生前最活躍的時候，都沒有身兼三職的事。集黨務、僑務、宣傳於一身。聽說最近沒有兼分部常委了，由張進文担任。

論社團的歷史，到現在仍存在的，世界鏡劇社算是一個歷史悠久的社團，以前曾經活躍過一段長時期，演過粵劇、話劇。是附屬於國民黨分部的。

後來，有一部份社員，另創一個聯僑劇社，開始的時候有胡龍斌、林立環、林立鋤、林

善彰等。這些創辦人，當然也是國民黨的中堅分子，即使他們另立門戶，仍是效忠三民主義的。該社章程第三條清楚註明：「以三民主義爲依歸。」便可概見。這個具有歷史性的社團，爲了維護它那光榮的傳統，每一個社員，特別是資深的元老們，要愼防一些偷樑換柱的人，不要輕易地讓他們塗上粉紅色。

聯僑的社員有很多自置實業，內裡有舞台。從省港請了名班來上演，收費五毫，座落在市政大樓的後面，是「假日旅店」的現址；後來轉到安省藝術學院的對面，也是社的產業，佔地也不少。聯僑綴演已經二、三十年，直到七十年代初期，該社爲响應孟嘗安老院的興建而義演古裝話劇：「重見天日」，恢復訓練人材，自籌上演戲劇的活動。「重見天日」是越劇「十五貫」改編的。多倫多市第一齣古裝話劇恐怕應推「重見天日」了。該劇由龍軍訪、許家駒、呂寶兒担綱主演，假賽路臣劇場舉行，座位一千以上，預備演一個晚上，但向隅者多。後來增演一次，是爲華僑公立學校籌欵，也賣個滿座，該劇的觀衆，至今仍有印象的很多。兩年以後，聯僑又爲華僑公立學校籌欵，上演了現代話劇：「火燭小心」。由蔡甦執導，演員有許家駒、簡家驄、黃英發、黃國俊、譚析文、劉麗瓊等，也在原劇院舉行，給僑衆很深刻的印象。可惜近年沒有再演了。

涉趣園的創辦份子，也是分部的成員。創園以後，也請老倌上演和敎戲，近二十年來，演戲已中綴。前時園址，在萬國、荔園對面，今已重建，是華僑樓新址所在，可惜去年被爆，殺傷一人，今仍封閉。涉趣園賣了舊址，遷到新唐人街，門首仍塗上黨徽，是個忠於正統的社團。

劇社近年較活躍的，尚有粵海音樂社，成立至今，大約有十五年，已能自演全套粵劇，從棚面（音樂鑼鼓）到演員，都可以不假外求，年來成績蜚然，對培養粵劇人材，成就十分可觀。創辦人的幾個老前輩，少崑崙和馮盈相繼

逝世，目前該劇社的中堅人物，計有劉榮、張植、何醒華、許國光、謝耀光、楊逢春、司徒文等先生，都是音樂好手，也可粉墨登台，允文允武，後起之秀輩出，是僑社劇運的巨擘了。該社的宗旨：「以發揚祖國音樂，培養人材，及聯絡感情，互相扶助爲宗旨。」他們做到了。

粵海音樂社址，設在一一一A登打士西街的地下，由於社員衆多，現址似不敷用。這個社團提供了僑界戲劇、音樂的娛樂，如果將來義演籌款興建會址，一定能得到廣泛的支持。

唯一研究國劇的，整個加拿大，到目前爲止，只有一個「多倫多華人業餘國劇研究社」。該社的宗旨：「社本以提倡正當娛樂，發揚中國國粹，豐富本地多元文化藝術爲宗旨。」國劇社由九位發起人組成社務委員會，選舉社長一人，而社長得任用副社長一人，財務一人。可知屬於社長制，由社長主理社務。

爲了確保該社的純潔性，在章程上，明文規定了以下的規則：「本社社員，不得利用本社名義、地址、社會關係等進行任何與本社宗旨無關之私人及其他政治性活動。更不得進行與任何黨派有關之任何宣傳、統戰、鬥爭等活動。」白紙黑字，一點不含糊，而他們也確實做到。

劇社是個社團，其最大目的，不只爲共同興趣而結社，提供彼此練習或表演的場所，還有培養人材，發揚藝術，負起繼往開來的責任。如果沒有這個目標，結社幹甚麼呢？何不大家約時間集在一起，彈唱以後，各自散去。可知結社主要的目的，倒不是提供場所這麼簡單。

戲劇界的人材，僑社也日漸增多了，來自大陸、台灣、香港、或是由當地社團培植出來的，評彈唱鼓，各方面都有可觀。

藝術比較講天份，對那一方面有特別天賦的人，成功的機會就愈大。例如唱工，天賦歌喉沙啞，唱得更好，總是美中不足，成就與那同等唱工者比較，當然先天輸了一籌。

藝術貴有恒，一曝十寒的人，趕快離開藝術界。任何藝術，都講熟練，巧在其中矣。所以，沒有一份對藝術癡心的人，天天練習觀摩，豈不是一大苦事呢？只因是所好，始不爲苦。像白石老人，大家知道他畫蝦精妙，那長長的蝦鬚，怎會畫得如此細緻和均勻，殊不知他畫了幾百萬條，才到這種揮洒自如的地步，不嗜畫的人，教他每日只畫十條，保証已喊苦喊屈了，那有心情求其精妙呢？

藝術——是一種念茲在茲的精靈結晶。不才不恒不嗜者，難望有成，絕活的過程是嘔心瀝血的。藝者得人尊重者在此。

說起多倫多的善唱者，各方面人才有的是。如粵劇，唱新馬腔的有龍軍訪，他曾在多倫多担綱演出，一曲「火網焚宮十四年」，大有出藍之勢。龍君的唱工造詣很好，好在有韻味，抑揚頓挫，充滿了情，這是唱者最難跨的一步，跨此一步，則登堂入室了。鄭玉龍學唱於多倫多，幾年來的進步，有目共覩，每次登台，知他又進了一步，唱工介於文千歲與林家聲之間，也是韻味十足，他是多倫多年青一輩的今日之星，是粵海音樂社的當家文武生。此外，林麗梅也可唱男腔，宜男宜女，造詣可觀。袁瑞貞的聲線甜潤，有韻味。唱花旦的蘇紫雲，藝號飛鳳，中氣足，天賦的好歌喉，以唱工見稱。還有盧小蘭，學唱於內地，正式科班出身，工架好。近年的李小梅唱的是是芳腔，咬字清楚，尤有過之。

說到職業性的粵劇界台柱，多倫多也有，玉喉小生黃千歲、旦后余麗珍都在。他們兩人曾先後登台，以後就退休。余麗珍這個粵劇名旦，更是洗盡鉛華，少與外間接觸，每日閉門讀書，性嗜藝文，以一直忙於舞台獻技，到此日歸璞返眞，竟能潛心經典，博覽藝文，此又非大智者不可以爲，誰謂伶人無定性。

至於播音界前輩，蜚聲藝壇三十年的鄧寄塵也定居多倫多，鄧翁子女多人均爲著名之士，其子鄧兆華醫生，爲精神病專家，享譽杏林

，鄧翁含飴弄孫，亦詼諧百出。

鄧翁退休後，頗好方城之戰；戰術熟練，甚是了得。和出幾次，則諧談雜出，與戰者大飽耳福了。鄧翁去年應多倫多大學主辦中國文化講座之邀，主講香港電影發展史及其經歷之播音過程，吸引了許多觀衆。是鄧翁退休後在海外學術界享盛譽的另一成就。

至於音樂界，許國光的梵鈴，劉澤的簫，鍾小姐的古箏，都是有名的。特別是許國光，此君對音樂和戲劇，簡直到了着迷的地步，任何棚面所用的樂器，他無一不精，無一不能。在舞台上能莊能諧，的確是個藝壇奇材。粵海音樂社弟兄們稱他爲鬼才。大家可惜他生活在海外，否則，在藝壇佔一席位，那是輕而易舉的事。

此外李技能的結他，也是有名的。他設帳授徒，算是專業的人士。鋼琴則應首推林鴻禧，林君曾執教於香港大學，指法精嫻，幷熟樂理，許多華僑子弟，都向他求學。他的夫人岑海倫女士，是個聲學家，曾多次開獨唱會，深獲好評。伴奏者自然是他的先生，夫彈婦唱，眞是牡丹綠葉，是藝壇的一對璧人。

平劇的人才，自然集中在國劇業餘研究社了。應屆社長爲柯亭先生，是個名票友，曾與許多名角配戲。唱小生，擅演周公瑾和呂溫候。這種武小生的名劇，雄姿英發，如見當年周呂。柯亭不止唱得好，做工也傳神，一舉手投足，法度十足，不輸名角。柯君不止能演，而且更能文拉武打，拉得一手好京胡。又懂舞台面譜，兩年來，曾應多倫多大學的邀請，爲學生們示範京劇臉譜及舞台做工，深獲好評。

陳其昌先生擅程派青衣戲，韻味十足，唱工跌蕩有緻，數十年的浸練，總不白費。陳先生對平劇知識淵博，指點後學，具見功夫。

黃健唱大花臉，中氣充足，聲大音洪。燕人張翼德與竇二墩見之，恐亦驚曰：「眞像俺也！」

小唐的老旦角，也是一絕。老生亦是人才

濟濟，章老先生，王將軍，都是表表者。

該社音樂方面，張忠效的鼓，唐老先生的二胡，都是有板有眼。唐老先生爲我國名書家唐駝先生哲嗣，藝文之後，其來有自歟！

話劇的人才不是沒有，但是劇本難求，所以演出不多。如過去演出「火燭小心」的演員，就很不錯。近年有天主教會人士組織的「嘉模話劇社」演出的「孤寒財主」，有好幾個年青人，在舞台上也演得有板有眼，那個演七姑的徐瑞芳，給人的印象深刻，是個有深度的演員。黎彪的諧劇也是一絕。他不僅能演，而且能唱。英文的聖誕歌，他可以一唱就十支八支，音色雄渾，吐字準確俐落。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這有分教：一梯橫掃衆辟易，好漢由來終出頭。

第廿二回：唐人街寸金尺土 多倫多臥虎藏龍

黎彪來多倫多，爲時不久。因爲聲名響了，便惹起許多人的妒忌；許多人的爭取。眞正欣賞他的才具的人，那就少得可憐。所以，所謂爭取，也只不過利用。黎彪不是不知道的，他也就維持獨來獨往的作風。在彼得·畢競選市議員期間，黎彪負責了華區的選務，左派洋人的勢力大，助選的人多。許多洋人，看到黎爲彼得畢的助選的影响，非打擊他不可，於是諸般阻擾他。有一次趁着黎去貼宣傳招紙，約了十多人，準備和他搗蛋，逗他動武，想憑人多，給他一次好看。

黎彪爬上了鐵梯，那些洋人就聚攏起來，去搖鐵梯，那是很危險的事。黎彪一人，沒有辦法，只得下來，也不和他們吵鬧，扛着鐵梯離開；那幾個洋人有爲而來，一直跟着他走，諸般詆譭辱罵，黎彪覷個正着，將鐵梯反手一撥，半弧形的一掃，那些走近的人，紛紛受傷倒地。有個立即衝前，要箍黎彪。黎飛脚而至，一脚踢中他的小腹，當場倒地不起。那個還敢上呢，但是他們還不離開，一直跟着，準備找機會痛毆他。黎彪鎭定，引他們到競選總部，自己尋了一條棍子，再走出來。舞動棍子，虎虎生風，嚇得那十多個洋人，鷄飛狗走了。

後來受傷的洋人，控告黎彪，是選戰的大新聞，後來上庭，法庭以黎彪自衞，當然沒有判罪。

另一次黎彪被人控告，那是一次華文教育會議，黎彪仗義執言，却給人控告恐嚇和毆打，大概又是對黎的陷害吧。耿直的人總是吃虧的，這是唐人街啊！

唐人街有許許多多的陷阱，有明的，也有暗的。明的是擺在那裡，願者上釣，如賭檔。賭檔要抽水維持，長賭必輸，誰都知道。但是

還有這麼多人去賭。賭檔開在那裡，大家知道。開賭的人沒有要求和邀請賭客，好者來，貪者來，大門是敞開的。贏輸是個人的運氣。雖然長賭必輸，傾家蕩產的有，但也有人發了財。最好不賭，要賭，後果自負。因爲賭檔沒有廣告，也沒有招徠，是賭者找上門來的。

暗的陷阱好多了，擺出的是堂堂之陣，打出來的是正正之旗，但內裡文章，非加入參與者不知。即使參與者，慧根淺一點的，還是滲不透禪，悟不到道的。那些人，還是佔了多數，他們才是眞正可愛的羣衆——這是政治家給一羣羊牯的術語。沒有一羣羊牯，牧者有何看頭。所以，牧者一定想盡方法拉羊牯入隊的。

看官，把有理想的羣衆當羊牯，豈不罪過。事實上，的確有人以此爲心的，好在時間會使羊牯變得聰明，當他們看清楚牧羊人的眞正面孔；或者了解他們那副狠子野心時，就不會再給他們利用了。何況民智日發，法螺吹得再响還是法螺，一個人吹得多久呢！

唐人街新生一代已經起來，質與量已變，老腐的渣滓已在淘汰中。各行業有他們自己的組織，選出自己的領袖。

有了自己的領袖，就沒有要他人越俎代疱的必要。那些想頂着他人的名字來混的人，自然也機會不多了。一個進步的社會，自然各行各業都有。所以社團的組織，職業團體和服務社團，都各有各的基本會員，要他人歸併到另一個團體去，請求他人領導，在民主思潮發展的今天，這只是一廂情願的夢想而已。

天天想找人的辮子，就從來不把自己的辮子交給別人，世界上那有這等事呢！

近年多倫多唐人街成立的社團，就這樣日漸增多起來。舊的進展反不大。商業團體有華商會。首屆主席林善堂先生，他本來也是分部的成員，但一直以來，沒有得到重視。他創辦了華商會，做得有聲有色，奠好了基礎，就卸任不幹了。成了華商會的好榜樣，他以後，有簡家聰、黃伯濤、溫仲、葉敬國，都能有守有

爲，爲華埠爭取了中文路牌的設置，反抗對燒臘的法例，推動華埠發展等事功，都博得一致好評。

華埠獅子會的建立，也爲唐人街的發展，和當地社會產生了溝通作用，發起人都是唐人街的著名人士。首任主席曾達明，以後是詹德團、簡家聰和周樹鎬。都是職有專長的人士。每兩週會員聚餐一次，請專人演講，交換知識。每年從會員捐出的善欵，資助了許多學術機構和華人社區。

孟嘗安老院的興建，是唐人街的一大盛事。院址的地段是雅來地產公司經紀其事，由黃司徒懿卿辦理，佣金部份捐作基金，藉爲倡導。安老院的院長李宏輝，香港大學畢業，服務教育界有年，是個資深的行政人員。他担任了安老院院長之職以後，廉明公正，很得各界推重。安老院附設了高齡康樂會，鍾秉剛先生主司其事。鍾先生的業師是何漆園，是嶺南派的巨擘。高齡康樂會年來舉辦了許多文化活動。如書法班、國畫班等，幷且主辦了年宵市場，都非常成功而深具意義。

中華文化海外復興協會對中華文化的發揚工作，年來有卓越的貢獻。計全市性的華僑活動有：在校學童的書法比賽，象棋比賽和乒乓球賽。此外，不時舉辦書法和國畫展覽，或文化講座，都是蓬勃了唐人街的文化活動。在該會會址內，設置了許多班次，有中文班、國語班、縫紉班、攝影班、入籍班、英文班、太極班、民族舞蹈班等。都由專門教師担任的。該會成立於一九七五年，發起會議在登打西街某號二樓，召集人許家駒，到會的發起人有陳魯愼、張佩常、余道生、梁鐵魂、何競文、龍讜、黃健華、黃有鈞、施小曼、陳樹幹等。當施安甫來多旅遊時，被邀請列席指導。他們都成了文復會首屆的支柱。

有許多宵小很妒忌該會，到處攻擊，幷且煽風點火。想搖動那剛成立的一點根基。但是，這一羣發起人，又豈是平庸的人呢？文復會

在風雨中日漸壯茁起來。到第三年開始，已經枝葉婆娑開花結子了。

文復會應屆監事長馮民鑑，字冰若，北平大學畢業，是教育名宿，工詩詞，善國畫，是風骨稜稜之士。理事長許家駒，年來的著作有：「火花」、「藝文欣賞與評論」（以上爲文集），「暗潮」（長篇小說），「去國吟草」（詩集），和「國劇臉譜的研究」（戲劇，中英文本）等行世。好鑑古，喜書詩，不信邪，是個滿肚子不合時宜的人。副理事長陳魯愼，歷任國內、香港各著名大專的資深教授。工書，出顏入柳，渾厚天成，已從工反樸了。能詩善詞，文學基礎深厚，是個恂恂的儒者。秘書長施安甫，曾任大專教授，中學校長，篆書泰斗，好國畫，任事負責周密。會所主任鄒徐慕眞，是抗日名將鄒雄先生的夫人。

鄒將軍於抗戰勝利前四個月，與日本人對峙粵省，戰績彪炳，不幸積勞殉職，政府軫念功勳，在台灣新竹縣建碑紀念，春秋二祭，至今不綴。鄒夫人撫孤長成，晚年致力於文化復興工作，尤令人敬佩。其他理事，都是閱廣資深。如鄭子超曾爲童軍總監、感化官。何競文曾任華航駐港的公關主任，黃健華是青年會營主任。羅德在抗戰期中，啣命策反僞軍；勝利復員，轉業從商，是商場的成功人士。馬德明是針灸師，正直務實。余道生堅毅幹練。黎之良是教育界先進。梁鐵魂是工程師。曹藏修精專於工藝，龍讜則戲劇長才，劉鏡明人緣佳而實幹。他們分工合作，各展所長，把這個會辦得有聲有色。監事會人材鼎盛，和理事會很配合，和衷共濟，也是成功的因素。此外，理事會聘請的顧問，都是僑社資深名重的人士。他們能顧，理事會能虛心的問，理事會的常會都請他們列席，有不決的問題，都向他們請教，顧問的意見受到最大的重視。顧問有張達才、張振國、皮宗敢、譚均幹、李榮近、梁榮慶、李秋雲、莫履朝、黃展鵬、周務成、黎希聖、莫秋懷、周顯榮、林環陔。

文復會保持了光榮的立會制度，工作是分層負責，每件事功，都集思廣益，推選適當的理事主其事，大家都能各展所長。不是集中一兩個人決定，大家不計名位，所以能日新又新，會務蒸蒸日上。

也還有幾個滿口仁義道德的宵小，存心不良，以爲還可以拉動文復會的幾支台柱，就可以打擊它，殊不知理事們都不是爲名利而來，對那些專用名位去引人入彀的把戲，都看得一清二楚，雖然內心厭惡，還是逗着他們玩，看看他們耍着甚麼鬼把戲。說來也令人唏噓，做慣賊的人，思想舉動，自然就是賊頭賊腦，改也改不了，眞是可憐可慨！

美術界年來在多倫多也是人材萃薈的。資深的高朝中先生，是花卉畫的能手，着色淡雅，層次分明，工夫是老到的。甘乃明對畫藝之精專，與其對藝史之嫻熟，有莫大的關係。術與道能精的人，其造詣自有可觀。年青一輩的如黃錫儒、王鷹等，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苟能假以時日，他們的前途未可限量。此外馬笑如、周浩基、陳秋言、葉耀堃、張梁萍、伍景春等藝壇能手，都早已定居多倫多了。近日新來的伍時彤，是牡丹名手，紅花綠葉，相得益彰。

藏家以兩陳執牛耳。陳耀波先生藏扇面幾千件，上溯於元、明，下及現代名家，凡是扇面，陳翁無所不有。文復會第一次法書展覽，陳翁以其珍藏之清代十四狀元扇面去參加，觀者無不稱讚，惜於去年謝世，聞者惜之。另一人爲陳鷗先生，此公不但書畫藏家，而且古玩的收藏亦豐，全屋都是古董，身在其中，如入寶藏然。

武術界的人才，委實輩出，早期移民，多屬農家子弟，有尚武的精神。武是技藝之屬，凡是技藝，非專精無所成，先天不足又吃虧。武者本身要嗜武成性，才不以練武爲苦。可知武藝能有所成，是有必備的條件的。

鄧强師兄弟以後，有曹濟。移民重心東遷，

多倫多有劉一點。劉一點於數年前病逝了，遺囑化骨成灰，撒到海柏公園的大樹蔭下，他是瀟洒的人物。他的家人，有一部份在香港。他死後，安老院少了一個耍「醉八仙」的老人，誰能超脫自然界的法則呢！

精武會的師傅羅景熊，是洪拳的好手，已是六十許人，但精神矍鑠，面色紅潤，這是練武的好處。羅師傅不但精於拳、亦善混，弟子滿門。康樂武館是道家陳斗的門人陳郁任教席，陳師傅的武藝，不只精，而且博。有個洋漢醉了，到他的門口騷擾，他一出拳，那洋漢近二百磅的身軀像拋球一樣，仆到街心去。康樂武館還有另一位老教頭，名叫陳振，臨場搏鬥的經驗老到，也是一等好手。近年白鶴派巨擘陸鏡榮來市設館：「中國功夫學院」。隨他學藝的青年也不少。吳家太極傳人吳大齊師傅，開設了太極拳社有年，也是桃李滿門。吳師傅乃大揆先生之弟，公儀老先生之子，家學淵源，成就自不在話下。於工餘之暇教拳的，還有巢國堯師傅，擅迷宗羅漢，身手矯捷，以快速見長。毛錦洪師傅每星期二晚在文復會教太極，是誨人不倦的謙謙君子，且擅以內功爲人治病，很得人尊敬。其他伏虎臥龍，隱於市肆的多的是，不及一一了。

星卜相學家，雲遊來多倫多的，很多寄寓於黃學旅店，有幾個很不錯，但駐候不久，又他去了。長駐有十年之久的有訪英雄，以後是游龍，最近則是月中桂。

訪英雄原姓張，開平縣四九墟人，業相命已久，早年在省港，亦以訪英雄爲名，閱人許多。此公好吟詠，書法亦有基礎。游龍以西法看掌爲號召，并授氣功。其英文造詣頗深，顧客有許多是洋人，月中桂近年始掛牌，也比前兩者年輕，眞姓名不詳，館設於新華埠士班太拿街某號的二樓上。業餘相者，爲數多少，就難以所知了。早幾年，醒華報有「相學與你」欄，作者楊君，惟近年少見發表了。加拿大第一位相士天中鏡，傳人有否，已無可稽了。

唐人街近年餐館林立，名廚多如過江之鯽。但在六十年前，加拿大的廚師，都是來加以後，才開始學做廚師的，他們從洗碗學起，慢慢的逐步學上去，像學徒一樣，過了相當年份，才可以獨當一面。從唐山來的廚師，眞是絕無僅有，加東只有兩人，一在滿地可，一在多倫多。

多倫多的頭廚，已忘眞名，但其孫則爲譚錫錚。錫錚亦業廚師，是西湖酒家的頭廚，拿手的菜式是「窩燒鷄」，是傳自乃祖的。譚君年來已南下美國，沒有在多市執業了。

近年來的餐館業興旺，大家都習慣了到餐館去。和以前相比，那是不可同日而語，老華僑那肯如此浪費呢？

「飲茶」成了風氣，還是近十年間的事。十年以前，大華酒家開始有茶市，吃的也不過是「鸞梳」（四邑人稱的「蝦蛟」）。但「鸞梳」沒有蝦肉，只是猪肉切碎，厚皮的，兩個一籠，體積也大。一件可比現在的「融蛟」四件大小。「牛肉燒賣」很韌，乾了可以當小皮球。其餘的是鄉下的煎堆、鹹水角之類，品類不多；已經是轟動了唐人街了。生意很好，才引起其他餐館效尤。聘請港澳名廚，以後式式俱全，要到一九六七年，香港大量移民湧入，才開始的。到了現在，許多著名酒樓，食品精妍，與港澳比，亦不稍遜了。粵菜館規模最大者，算是國際酒樓。近日開張的成吉思汗大飯店，標榜了蒙古烤肉，亦別開生面，設備講究，是北美洲的創舉。京菜的狀元樓，是籃球國手宋長海所經營的，有一定的水準。

洗衣業的前輩很多，後期的一輩，開始使用機器操作的有張棟材、周健華等，再往後數，則更多了。到如今，用手洗衣的已全部淘汰了。

差不多任何行業，唐人街都有了，專業人士多的是。多倫多大學的中國學生，據估計佔了五分之一。這個數字，即使稍有誇大，也不會離譜，中國人在多倫多，是少數民族中表現

得最卓絕的一個。有好幾年，高中畢業生最優異成績的人，就是華裔。早幾年，當地英文報紙，乾脆用「今年是中國人年」爲標題，來發表高中畢業生的成績，因爲從第一名到第十名，前幾名都被華裔學生佔去了。

華僑對子弟的教育重視，間接改變了唐人街知識水準。舊式一代的華僑領袖，已經無法領導他們了。近幾年來，已漸漸露出了端倪，多元化的團體領袖已經出現；唯我獨尊的家長的社團，實質上已淪爲一般性的一個單位。這是教育水準提高的結果，現在的羣衆，已不是下愚的人。除非不開口，否則，在今天的羣衆性的集會裡，一下子就露出眞相，是龍是蛇，絕對混不過去。

唐人街在登打士西街和依利沙白街的時候，已是第三次的轉移。十年前始越了大學街向西發展。當時靠近麥歌街只有馬源華理髮店，那幾棟小店舖，價值也不過是三萬元左右，已經算是高價了。

稍後有三利和榮豐行出現，已經靠近史班太拿街，當時也不過三萬左右，稍後有百吉餅店開張，也不過是七萬多，已經是街角的好地點。現在瓊華酒樓的兩個舖，開始時叫價四萬一棟。國泰酒樓的全地段，也只有廿六萬元，即使域多利戲院（即現在嘉禾戲院的整棟），也不過四十多萬。

西園酒家（現在醉瓊樓）的地段，業主是猶太人，是修補汽車座椅的東主，名叫基利，初期叫價也不過十萬左右。後來，一個洋人的投資公司興建，全部已賣出，到差不多竣工時才宣告破產，原來買者，從法庭再度投標購回來的。

唐人街西遷已成定局，登打士西街和史班太拿街成了新唐人街的市中心，地點適中，馬路寬潤，是北美洲最有氣派的唐人街。年來發展，已成寸金尺土了。店舖的價格，不管樓價與租價，都與舊唐人街等量觀齊，甚至超逾了。在登打士街近曉倫街一帶，舊的房屋，只要

正街能改建爲商戶的，市價已是廿六萬了。而史班太拿街的華埠商戶，也超過廿萬才買到一個舖戶。華埠的地段價值和多倫多最興旺的街道——央街的中心地帶，是不相伯仲的。唐人街可以引此爲榮了。

華人是安土重遷的，唐人街不輕易播遷。所以大城市的唐人街，都在市的中心附近，也可以証明，任何大城市的開發，華人便已存在，由於重遷，所以城市向外發展，唐人街還留在當地，只不過向她的四週擴展而已。也因此，發生了許多迫遷華埠的立法，相對的便是華人反對迫遷的抗爭。不過，可以肯定的，中國人自有我們適應生存的條件，唐人街繼續存在，而且繼續繁榮。中國人在北美洲每一個據點，都做得有聲有色，當地人對中國人的勤奮，是具深刻的印象和戒懼的。

求偶的問題，因大量新移民湧入的結果，男女的比例縮短了，看來是解決的了。和洋人結婚的人，當然還是增加，但不是無可奈何的勉強，是自願的，不像以前因找不到華人女性的緣故。曠夫少了，自然娼妓也比例的少了。以前唐人街華燈初上，在電燈柱下的流鶯叱啼，雖不算絕跡，但已少見了。至於華裔娼妓，不像港澳一樣的艷幟高張，無從稽考。只是五年前發生過一宗，被警察逮捕的姊妹花，是由一華僑青年領帶，從香港飛來，以旅遊身份入境，先由雲哥華開始，然後溫尼鬪、滿地可，最後到了多倫多，所到之處，好此道者趨之若鶩。

那個做線人的華僑，乾脆安排汽車，在唐人街波樓、餐舘約集，一車一車的載到艷窟去，大家排隊，眞是漪哉盛矣！雙姝也能甘露分施，普渡了所有慾海飢民。但結果很不幸，被人告發，在多倫多被風化隊的便裝警察逮捕了，搜出了現金四千元，放在長襪內，被送上法庭。她們哭哭啼啼，打動了法官的善心，只判出境，沒有判刑。但那位做線人的華人，則就難逃輕判，着實地坐了幾年牢，才放了出來，以後遠走美國，不再在加拿大躭下了。

「郵票新娘」也減少了。科技的進步，到遠東來回的機票只在一千左右，等於一般人收入的月薪。和以前不同了，單程機票便不只這個數目了，而當時的幣值，十年前也要捱三個月工作，再推上一點，廿年前也許要半年的工資才可支付。華僑青年們儘可以到遠東去，找到適合的對象，然後結婚，不是憑媒說合了。

各個行業，華僑都能參與，而且有很好的表現。加拿大軍部、警察、騎警和各個行政部門，都有華裔的參與，中國人是有適應力的。不過，如果與猶太人相比，顯然地，華僑仍稍遜色，猶太人移民來加，比較我先僑爲後，到如今，數不清的醫生、律師等專業人士，多少政要，都是猶太人。在金融界、商業界和學術界，猶太人的表現卓越，遠遠地超越了我們。但話要說回來，先期來的華僑，都是僑鄉的農家子弟，教育水準低落，是長久以來停滯在簡單的操作職業，或最普通商業上的主要原因。近廿年來，新的華僑，和已長成的華裔，已經起來了，他們的成就，在短短廿年中，已經令人刮目相看，苟以時日，華僑必能在多元文化的環境中，表現我們的優異品質和成就。

猶太人在一百年移民歷史中的輝煌成就，他們的聰明智慧，還是次要的原因；最主要的，是他們的團結精神，和刻苦耐勞的性格。這些原因是華僑所欠缺的，比不上他們的正是團結精神。許多華僑領袖帶有深重的門戶之見，狹窄的鄉土觀念。這還有理由可恕，那些妒賢忌能，才是罪無可恕。他們是唐人街推展的阻力和混亂的罪人。不過，他們只是時代的渣滓，新一代必然取代他們。他們霸佔的位置，只不過是延長新一代的接管，即使如此，站在整個唐人街的立場來說，這是一種罪惡的阻力。站在溝通僑界對正統政府的支持，也是妨碍新生一代對政府向心力，是打擊熱誠僑民擁護祖國的罪人。站在僑民的立場來說，他們是四體不勤，靠「把口」混的蠹虫。他們天天嚷團結，却是時刻不忘中傷他人，打擊他人．他們有

天生的本事。別的他們不肯學，倒吊也吊不出半滴墨水。可是搞陰謀整人，他們都得了眞傳。可以笑着向你下手。由於同類，老少的道行都很高。是李宗吾的厚黑學的信徒，那裡是孫總理的信徒呢！對他們能名利雙收的事，他們要別人支持，就把團結的咒語呼出，誰不爲他們的名利着想，誰就不團結。所有活動都是他們的專利；他們不辦，那人就是搞分裂。

團結！團結！多少人假爾之名，做出許多罪惡的事。使爾蒙羞，使爾成爲同流合汚的代名詞了！

唐人街是要生存的，也必然能生存，而且生存得比以前要好。一百二十年過去了，先僑的刻苦精神，對自由民主的嚮往，發揚中華文化，這種傳統，還是深植於每一個僑民的心田上，并且繼續影响到我們世世代代，在這個新興的、地廣人稀的加拿大，終有一天，出現無數個李光耀、何才這種人物，領導加拿大人民，邁向世界大同的境界。

看官！下面是一闋解珮令的詞，用以結束本文。去史不遠，鑑古論今，都付笑談中好了！

百年辛苦，一生飄泊，問來時底事能忘否！廿載淘金，築路是、不堪回首、到如今、孤魂何有！橫行鷹眼，名流廣就，笑王昌、展屠龍手，青史何憑，只分付、小兒黃口、廢興事、一杯濁酒。

篇成贅語

星島日報四十週年報慶之日，正是它恢復發刊美、加東版之時。胡爵坤先生要我寫個有關加拿大唐人街事蹟的連載專欄，用饗美、加讀者。以茲事體大，不敢輕諾。緣先僑來加，爲期已一百二十年，可查的史蹟多湮沒；史料亦不多見。如內容貧乏，有負雅託；至於近代，尤恐臧否人物，在所難免，如獲罪於人，更非所願。辭意雖懇，但胡先生責以身處當時當地，而不爲先僑史話留一言，亦殊非讀書人本色。大義在前，只可遵囑，但時間匆促，趕不上報慶紀念日，要等到十月才開始；香港星島晚報則較早發刊。

爲了避免人事的困擾，幾經考慮，不以正史態度來寫，改用章回小說的體裁。許多人物是虛構的，但事件在唐人街發生過。所以，實質來說依然以歷史爲骨架，從先僑在「中國灣」登陸開始，由西而東，興衰隆替，還是沿着歷史發展的軌跡，給讀者勾出唐人街的人事演變的輪廓，以野史達成正史的任務。取材也介乎於正、野之間，所以叫做外史，這大概也是吳敬梓寫「儒林外史」的原意吧。

我是比吳敬梓幸運得多，他在專制王朝的統治下來寫「儒林外史」，而我——一個乘桴浮海的僑民，「山高皇帝遠」，「帝力有何於我哉！」所以批評時政，品評人物，我只有良心的限制，所以，下筆較易。但結構較難，因時空的幅度較大，每個唐人埠有不同的背景和人物，故本篇後半部不如前半部緊湊，也就是遷就發展的史實，不能一脈貫穿，只得分頭來寫，這是無可如何的事。

加拿大這個國家，對我來說，確有深厚的感情。到目前爲止，我仍居留斯土，已經比任何地方都長久，包括我生長的故鄉。特別是唐

人街，與我結了不解的情緣；因由於參與服務僑社的工作，瞭解僑社，自然也比一般人多一點。如果把這一百二十年劃分幾個歷史的分期，每二十五年爲一期（四分之一的世紀）。除了第一個二十五年——也就是第一代華僑未及見以外，第二代有好幾個高齡的老華僑，我尚能和他們認識，有的甚至曾爲他們服務過。

雖然我不能夠在每一個城市的唐人街居住過或服務過，但僑社的人事動態，仍然是我所熟知的。有許多著名人物，還是我所敬佩的長輩，如域多利的余超平，雲高華的關雲龍、周紀常、溫尼鬪的區富，滿地可的甄庸甫、許植生、譚朝業、魁北京市的司徒北昂，霍倫瀝的張偉堂，雷埠的林培堅等。至於多倫多市，我僑居有年，更不在話下。由於職務的關係，我可以從庇街開始，沿着登打士街西行，一直到史班太拿街以西第一個街口爲止，整條唐人街主幹，爲數約四百號的商戶，最少有八成以上，我可以說出店主爲誰，業主是誰，和佔地的約數。支街和住宅區的熟識程度，雖不及主街，但仍相去不遠。

我來加第一年，就讀於咸美頓，是住在譚能宜先生的洗衣店裡，他們已經接近八十高齡。許多先僑的事跡，都是他告訴我，老拳師對洋拳師的一場武打，就是在他繪聲繪影的叙述中，使我深留印象。至於張廣就的歷史，是他的哲嗣提供的，葉生伯的生平，則是他的次公子求鐸律師口述。其他許多軼事和史料，來自各方親友，如張錫芹、譚光普、林環陔、李宏輝諸先生，在此一併致謝！此外「華僑人物誌」和「加拿大華僑史」，是我主要的史料參攷書。

多倫多有許多與我情誼深厚的長者，也是唐人街頗孚衆望的人士，如張子田、林善彰、麥造周、麥錫舟、黃秉勛諸公，他們的去世，我都爲他們寫過追悼文。麥公晚年體弱，担任僑校董事長，力不從心。而我當年對僑校關切，頗不以爲然，在會議席上說了一句語氣頗重的話，事後十分後悔，雖然這是爲公，但總覺

對麥公的徽疚，至今仍耿耿於懷，深悔當年强項，不在他生前向他道徽！附錄於此，藉示對麥公當年情誼不忘，幷誌我的過失。麥造周校長和伍干鏗長老，在他們八十與九十壽慶的時候，我爲他們一生的行誼寫成壽序，發表在當地報刊上。另兩位與我交誼深厚的長者是劉祖佐和薛毅夫先生。劉翁善書，薛公善詩，都是近八十高齡時去世。劉翁爲我寫公司的招牌，薛公爲我在僑社做和稀泥，都是至今不忘。以上名重當時的長者，對我情義深重的人，都先後謝世，本篇有一些他們的事蹟，是我對他們的景仰和紀念。一點點的溫暖，在我的心田裡，都會滋生一朵朵感激的小花。

唐人街自然也有許多不義的人，做出許多不忠不義的事。有一個時期，很想爲一羣被他們陷害過、打擊過的朋友們，寫一本名叫「城狐社鼠秘錄」，描寫和記錄這班牛鬼蛇神的劣跡。可是細思一層，中國人講恕道。而且「文人筆底有千鈞重」，下筆尤須厚道，即使罪大惡極，也應爲他們隱惡三分。何況「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這些念頭，都使我壓制自己，即使在本篇裡，也一一把他們放過了，我懇切的希望他們能悔悟過來。否則，我保持批判的取捨。

有關華僑或唐人街的大事，在這二十二回裡我已盡可能包括下來。只有兩件事不忍多着墨，一爲近期的雲埠選戰，整個過程與結果，我相當清楚。另一件「查假紙」，牽涉到很多人，恐傷厚道，也就從略。至於唐人街的艷聞，所寫的都是典型的例子，所以人物是虛構的，時空也調整過，既不遠離歷史事件，也可以當小說看，是避免揭他人私隱的用意。

篇中的打鬥招式，巢國堯和毛錦洪師傅，給我許多提示，至深感謝！

本篇成於倉卒，修訂乏時，信手寫來，沙石難免，尤望讀者諸君見諒。

著者於多倫多大學東亞研究院圖書館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二日。

星島出版社 經已出版書名目錄

①香車紅杏	每本十二元
②新天方夜談	每本八元
③歲歲保平安（附中英文索引）	每本十八元
④絕處逢生紀實（中英對照）	每本十元
⑤當代奇女子 賈桂琳外傳（附圖十三幅）	每本二元
⑥如何贏取友誼	每本六元
⑦每週三十分鐘 健身術	每本四元
⑧六大惡疾防治法	每本五元
⑨兩性知識（附圖65幅及週期避孕推算法）	每本十二元
⑩嬰童百病詳解與防治	每本十元
⑪花旗風	每本十三元
⑫唐人街外史	每本七元
以上書籍，星島各區辦事處均有代售	

茲函附支票HK $ _____ 訂購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本

惠購者姓名：_____

地址：_____

_____

電話：_____

祇限港九、澳門郵購

請寫"星島報業有限公司"劃線支票郵寄下址：

"星島報業有限公司"
新聞大廈
香港英皇道635號
（星島出版社郵購服務）

歡迎郵購

唐人街外史

（二版）

作者：程千里
封面設計：伍尚鈞
出版者：星島出版社
台北市青島東路7-1號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壹捌肆壹號）
印刷者：良友柯式承印部
渣華街159號
初版：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二版：一九八〇年一月
定價：港幣七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3 1761 12392083 7

SING TAO
$3.00

A_HK